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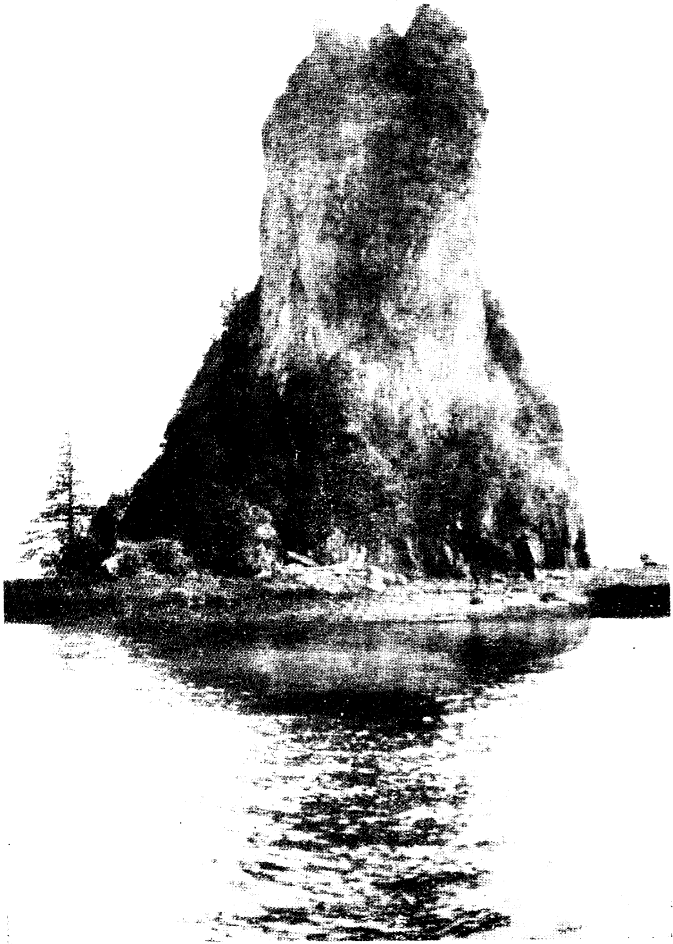
卡奔德世界遊記

阿 拉 斯 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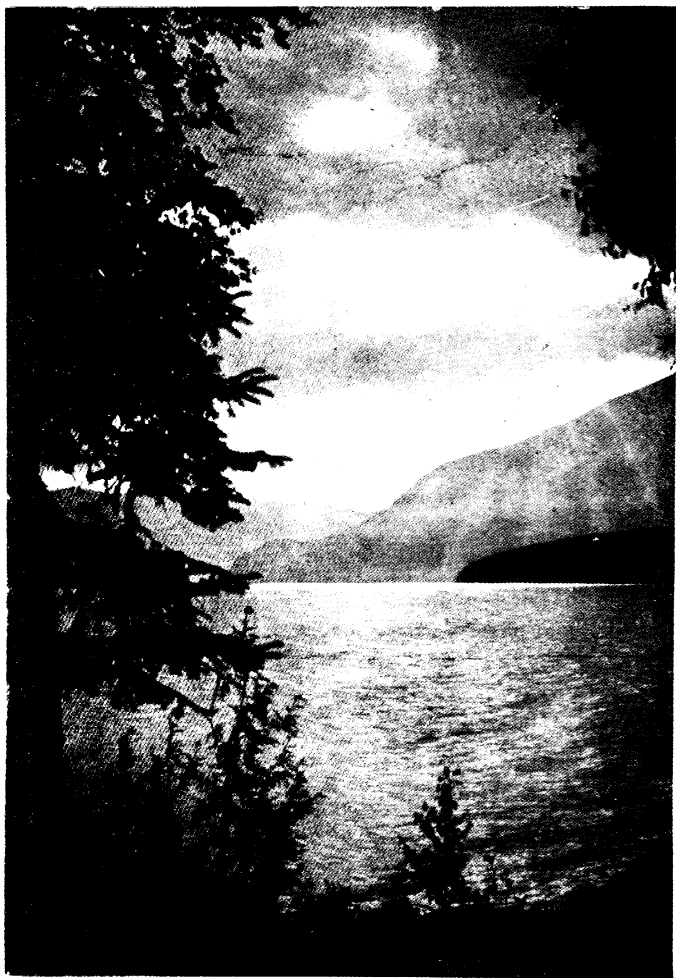
余紹抃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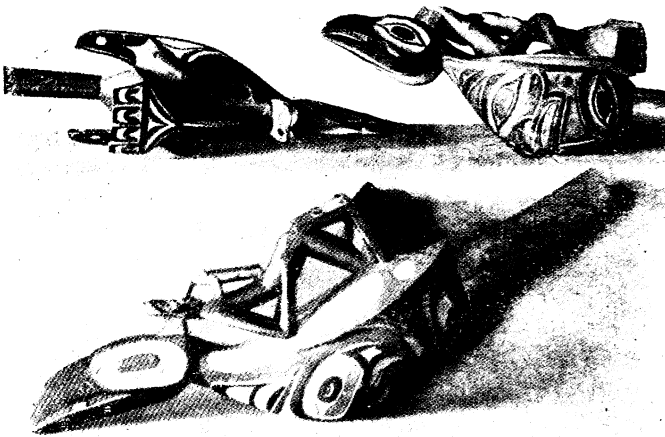
阿拉斯加東南沿海之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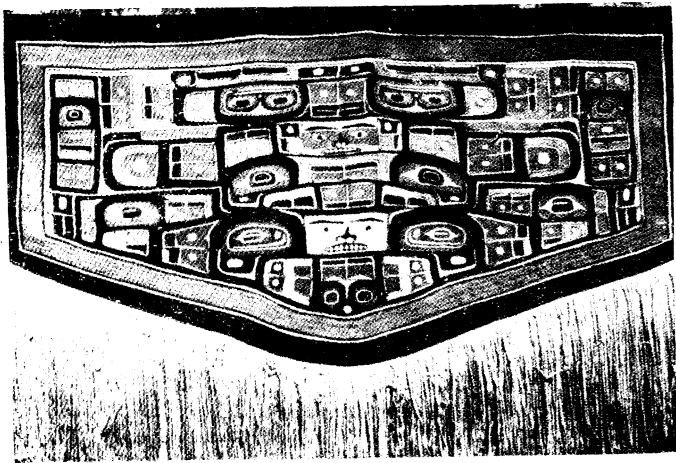
復 活 灣 之 風 景



馬琴山之攀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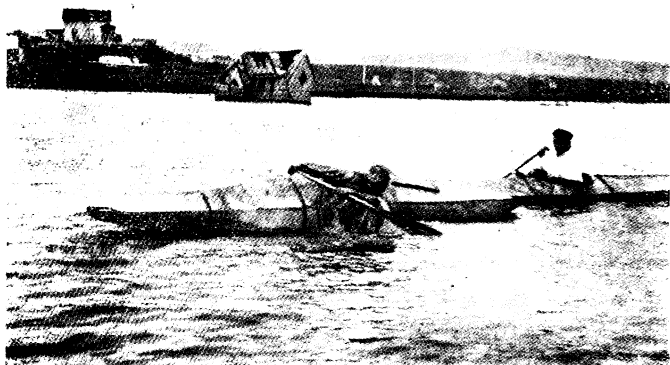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雕刻之避邪「急響器」(rattle)



契爾卡脫族婦女所織之絨毯



印第安人的死圖騰；熊，鮭，蛙乃分別表明死者所屬之族



伊士企摩人之種皮船,可在水中翻身



伊士企摩人之舞蹈及奏樂



冰天雪地中探險家之帳幕



狗 拖 雪 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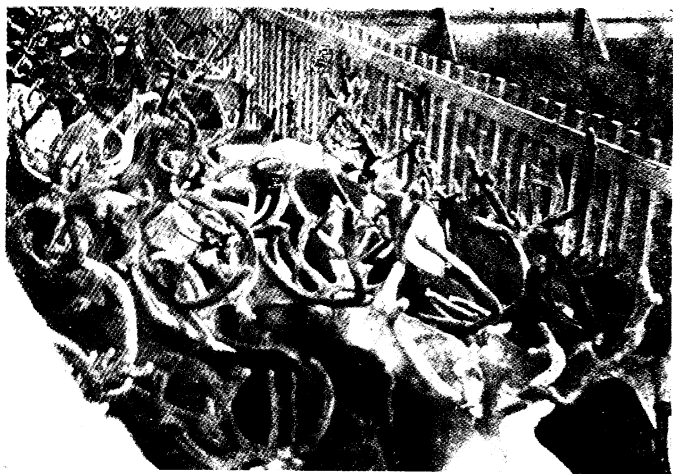
以雪橇運送郵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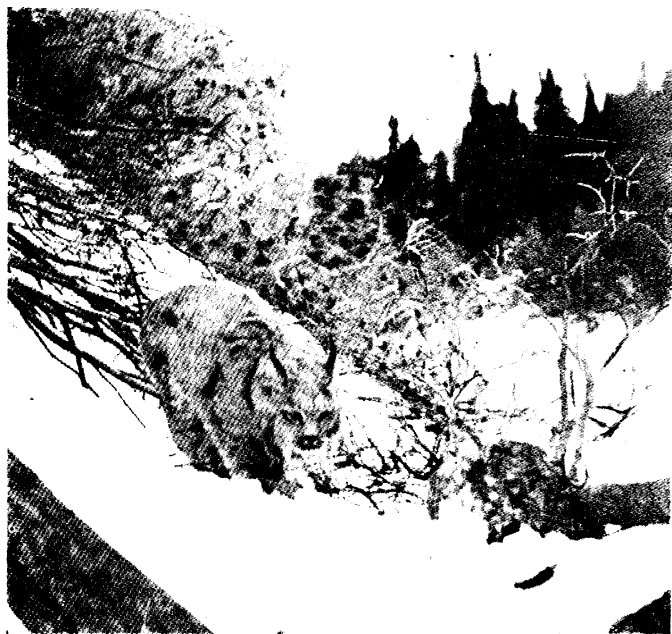
商店之以狗車交貨



此種鹿稱冰鹿（reindeer）或馴鹿，肉可食，皮可衣，又可用於運輸。冰鹿今在阿拉斯加已成爲一種重要事業。



鹿 冰 之 戮 屠 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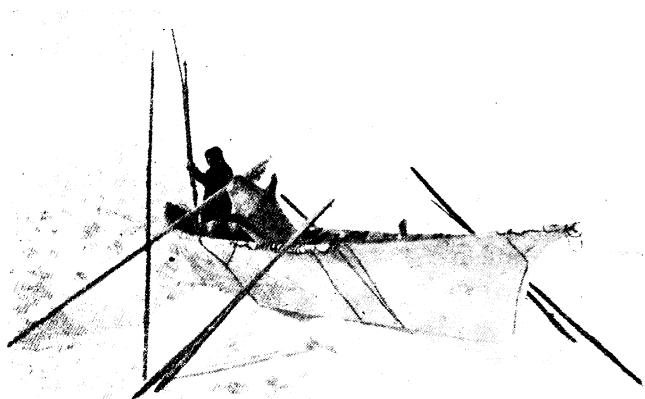
貓 山 之 加 斯 拉 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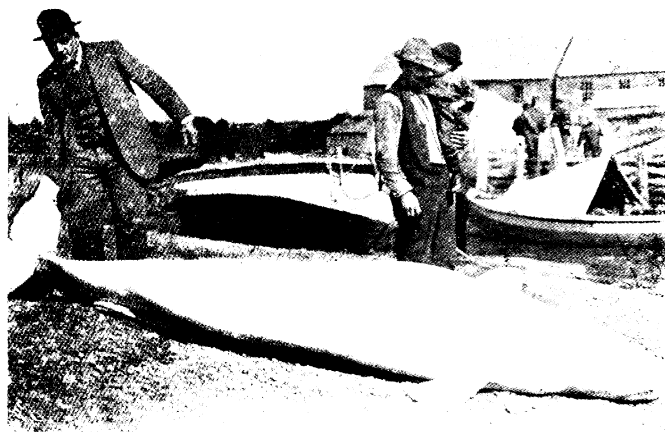
玄狐皮爲獸皮之最珍貴者,美人
現已在阿拉斯加營有飼狐場



野冰鹿(caribou),此種鹿爲北美原有之種,惟不能馴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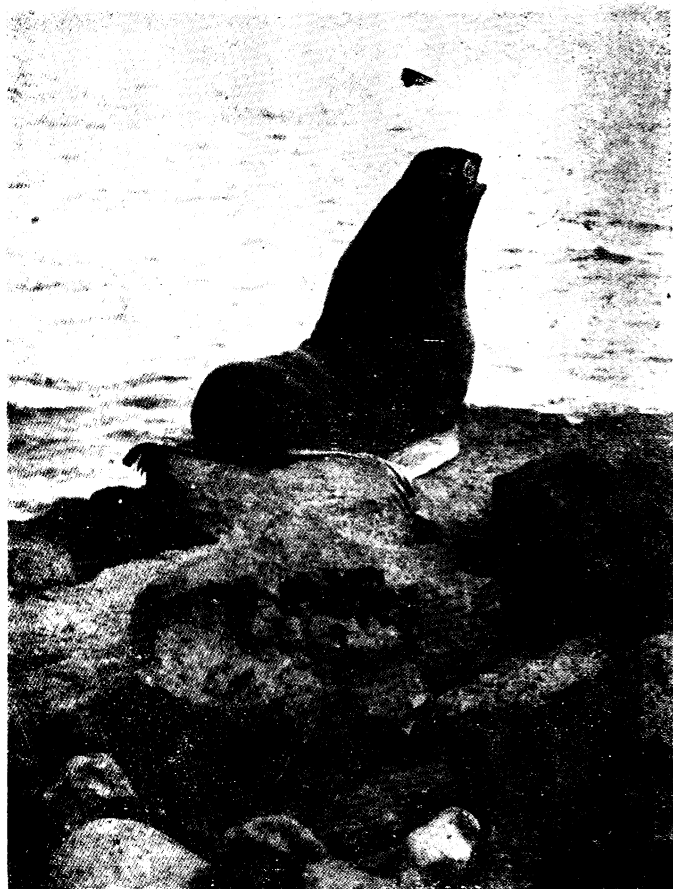
等待冰解入海捕鯨之皮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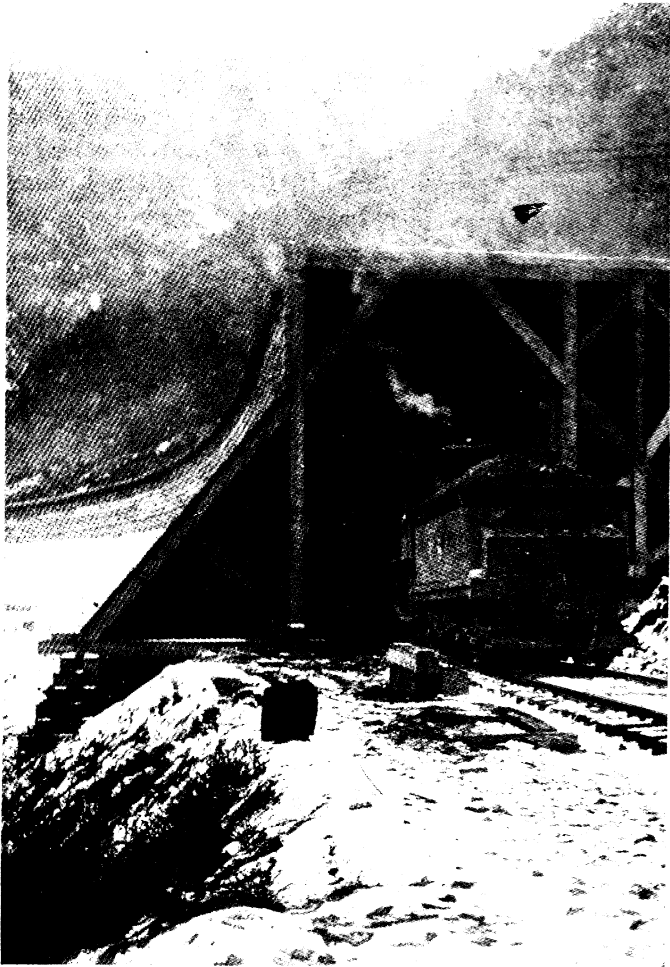
白 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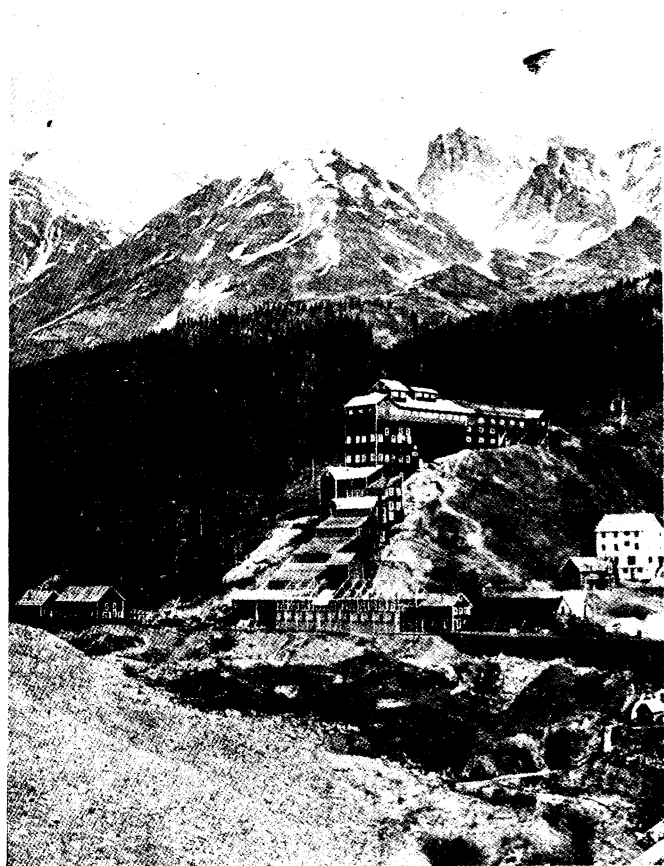
春季鮭魚入淡水中產卵。本圖爲
鮭魚逆流上躍之情形。



雄 海 豹



阿拉斯加山地降雪深厚,故其鐵路往往築有避雪棚



阿 拉 斯 加 之 大 銅 礦

弁言

這本書的出版，我很感謝我們華盛頓的官吏，給我許多函件，使我得到這領土內我們當局的無價之助，並感謝那些在阿拉斯加做偉大生產事業的領袖，他們優待我，使我能查得我們北方奇境內所成就的是何物，並予以平常旅客所不能得到的權利。

我又感謝我的編輯員哈門 (Harmon) 先生所給與我的臂助和合作，以及布朗 (Brown) 小姐雷門 (Lehmann) 小姐替我校對我的口述或筆記的註釋。

至於大部分的插畫，都得自我自己的照相乾片，只有某種照片，是由合衆國農業局，森林事務所，教育局，海岸測量隊，漁業局，阿拉斯加的工程委員會，萬國新聞紙公司，印刷所的攝影部，以及蘇頓 (Sugden) 博士和坎拿大的太平洋鐵路公司所供給的。

目次

第一章	啓程前的幾句話	一
第二章	克契根	六
第三章	好印第安人的村落	一六
第四章	阿拉斯加黃金的漁業	二四
第五章	秀厄德冰箱的故事	三三
第六章	司靈格斯族和海達斯族	四九
第七章	圖騰的印第安人和他們的習俗	五八
第八章	未來的田地	六六
第九章	在朱諾	七八

第十章	海底下的寶庫·····	八八
第十一章	世界最大的冰川·····	九九
第十二章	斯卡威——赴克倫帶克的門戶·····	一〇九
第十三章	踏上採金者的足跡·····	一二一
第十四章	在育空河邊的低地中·····	一三一
第十五章	塔那那冬天的故事·····	一四二
第十六章	冷地的溫泉·····	一五三
第十七章	菲爾邦克斯——阿拉加斯的芝加哥·····	一六〇
第十八章	極圈下的家宅·····	一七一
第十九章	由冰中溶解出來的財產·····	一八〇
第二十章	黃金和採金礦者的故事·····	一八七
第二十一章	在古老派中·····	一九五

第二十二章	由吉本堡至海洋	二〇六
第二十三章	金沙城	二一二
第二十四章	造成大富翁的金沙港	二二一
第二十五章	阿拉斯加的競狗	二二七
第二十六章	供給美國市場的鹿肉	二三八
第二十七章	在依士企摩人中	二四七
第二十八章	北極學校的共和政體	二五七
第二十九章	產皮的海豹和養狐場	二六六
第三十章	阿留地安島	二七八
第三十一章	秀厄德的城市	二九〇
第三十二章	騎馬經過墾乃	二九八
第三十三章	我們北方獵獸的保存	三〇六

第三十四章	阿拉斯加境內最偉大的東西·····	三一五
第三十五章	最高的馬琴力山·····	三二六
第三十六章	墾涅科特的歷史·····	三三六
第三十七章	在科拍河鐵路上·····	三四四
第三十八章	在美洲最後疆土上的婦女·····	三五〇

卡奔德
世界遊記

阿拉斯加

第一章 啓程前的幾句話

我們極北的奇境，在我遊歷的各地中，也是一個最有趣的地方，牠的位置，在大陸的西北端和亞細亞（Asia）洲很相接近，人們從阿拉斯加（Alaska）乘飛機到西伯利亞（Siberia）祇須十五分鐘，就是離開北極，也不甚遠，在早餐和午餐的中間，已可作一次的飛機遊行了。這個地方，現在成了我國和英屬美洲的接壤之區，一方面可使我們緊連着歐亞兩洲，一方面又可將我人和世界的最高峯聯絡起來。

阿拉斯加真是一塊奇地，有些地方，有些地方，冬季的氣候，是和美國南方維基尼阿（Virginia）的氣候一樣和暖；但在別些地方，牠們冬季的氣候，又嚴寒得和亞洲的庫頁島（Sakhalin）或堪察加

(Kamchatka) 一般，夏季之時，日中的氣候，與暹羅的盤谷 (Bangkok) 和緬甸的仰光 (Rangoon) 有同樣的炎熱，但在晚上卻很涼爽，人們睡時，又要蓋着絨毯了。這個地方，在春夏秋三季的時候，雖在午夜還是紅日高懸，可是到了冬日之際，卻又昏黑異常，所有學校裏，和人家裏的電燈，只有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的中間，方才可以扭熄；再這個地方的樹林叢密處，可以比得上喜馬拉雅 (Himalayas) 山樹木最茂盛的地方，而牠的荒涼處，卻只有稀疏的青苔，彷彿由終年冰凍的沙漠中發生出來的一般。總之，這個地方，有艷麗的野花，濃密的樹林，巨大的冰塊，常年積雪的山峯，和四處噴火的山谷，簡直是宇宙間最大奇境之一，不是我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最有趣的特點，就是環繞在我四圍的新奇之境，我在曠野之中，旅行了幾天，並沒有看見一間茅屋；在河中航行中很遠的路程，也沒有見到人們的足跡，此時我很容易想到我是個科俞布 (Columbus) 或是索托赫南鐸 (Hernando de Soto) 正在發見新大陸一般，當我渡過白令 (Bering) 海時，正值隆冬之際，我便覺得我是個冰帶的探險家，等到了阿留西 (Aleutian) 島，那些瀰漫不散的濃霧，寒透了我的肌膚，又使我心中恐怖，好像我已經在紐芬蘭 (Newfoundland) 島的海

岸聽得日夜吹着迷霧的警笛一般。

這書的材料，都是我旅行中寫下來的筆記；有的是在火車上和輪船上寫的，有的是在步行或騎馬時寫的，也有在乘着汽車從這礦工場到那礦工場去的時候所記的，也有在冰雪包圍的山頂上，或在隧道中看人們從地下掘取金塊時記下來的，這些材料，可以代表着我和我們遠北境內那些耐勞耐苦的嚮導的一種閒談，這些人在我們的全體人民中，是最有血性的愛國男兒，並且是眼光真切，手腕靈敏的一流人物，他們都是從遠方歸來的患難餘生，誠實和健壯的男子，所有怯弱的懦夫，早已一路上先後死亡了。老實說一句，我一路所遇到的，沒有一個是和阿拉斯加的諺語所說「用如意骨代背脊骨」的人們。

我在啓程北上的時候，我的胃，肺，肝，和目光，都還是好好的，等到我在西雅圖（Seattle）上了那船的跳板上，就覺得一切都痛苦起來了；我自從那天晚上起，就失了牠們，從此有四個多月，簡直不覺得牠們的存在。我在炎夏之時，吃的是蕎麥餅，酸生麵，熊肉，和肥豬肉，我在山上的空氣中呼吸着的，是香賓酒，我的肝激動得好像一架七十匹馬力的自動機一樣，還有我的目光，無論怎樣，並且無

論在那裏，必定是昏然入睡了。

我們極北的土地，剛在變遷的時代，政府對於這種領土，也正採用着一種很優容的政策，油礦和森林已經有人開拓，漁業有政府的保護，將來捕獲的魚，一定可以增多，還有養狐的事業，也漸漸成了利源甚厚的實業，養狐場有一百餘處，大都在沿海一帶的海島上，自從秀厄德 (Seward) 到非耳邦克斯 (Fairbanks) 的鐵道築成以後，聯阡接陌的耕田，已變成了渠渠的夏屋，最優良的硬麥，現在也有在塔那那 (Tanana) 山谷裏產生着，和春磨起來了。我曾騎馬經過這一帶的草地，其地草莖極高，草尖可以拂着馬耳，我又曾在北極圈內，吃過楊梅，在斯卡匯 (Skagway) 地方，看見過大如盛菜碟子的大理亞花。

在育空 (Yukon) 和塔那那一帶的園圃中，我曾掘得二十七種不同的山芋，割着水牛頭那麼大的捲心菜，和拔起在溫帶最肥美的領土上所不常見的蘿蔔；我在非耳邦克斯附近，曾參觀過好幾處成績優美的牛奶棚，又在科第亞克 (Kodiak) 島上，發見一個國立的試驗場，那是專門飼養種性純良的牛羊的；在相近育空河口的地方，我曾看見千百成羣的北地鹿，到了諾姆 (Nome)，我

又去參觀那裝製北地鹿的工廠，在這廠中，他們把那些北地鹿宰殺之後，冰凍起來，裝運到我們各大城鎮的市場上去銷售。

同時新的鑛源，正在陸續開採，品質純良的鐵鑛，也曾發現出來了。至於煤礦所佔的地面，差不多有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的鑛區一樣大，芝加哥夫(Chicagof)島所產的鎳鑛，預料將來可以比坎拿大(Canada)，或新喀利多尼亞(New Caledonia)所產的更多；又上等的白鐵，已經有人在白令海峽附近的秀厄德半島上開始採掘，還有政府特派的地質學家，和其他精於地質學的人們，最近所探得的煤油井，和建造鐵路時所開出的煤層，都可作為東太平洋艦隊燃料的新供給品。每年出口的銅，現在已值數千萬元，又在波特蘭(Portland)河附近，跨過美國國界的地方，還有豐富的銀鑛正在開採，此外除了黃金寶庫，仍舊埋在遠古所積冰塊之下的不去算他，新近又發現了許多石英金礦，阿拉斯加的前途，是何等光明啊！

第二章 克契根

我現在在克契根 (Ketchikan)，這是我們輪船進阿拉斯加要停泊的第一個海口；這地在巴哈得爾 (Panhandle) 的南端，是我們領土下端的大陸和海島所聯成的一條狹地，彷彿從英領哥倫比亞 (Columbia) 割下來的一般。巴哈得爾的位置，剛在司卡匯之上，和越過山嶺而到克倫帶克 (Klondike) 和陶遜 (Dawson) 的山隘相近，向南伸張，足有三百餘哩，這地包含着許多海島，和一片寬約三十哩的大陸，由太平洋起，直到沿海山脈的頂端爲止，連海島和大陸合計起來，才成了一個和南卡羅來納 (Carolina) 一樣大的區域，這個地方，就是人們所曉得的東南阿拉斯加，牠有牠自己的氣候，自己的植物，自己的特產，和富源，一年四季，都是草木青葱，比較大阿拉斯加的內部，好像緬因 (Maine) 和佛羅里達 (Florida)，彼此大不相同，數星期以後，我就要到牠的裏面去旅行了。

克契根的城市，距離美國的國境，並不甚遠，北離運河，不過四十哩，只要六小時的航行，就可到了普麟斯魯拍特 (Prince Rupert)，這是太平洋鐵路幹線，和海口之終點，這個海口，是坎拿大人開拓起來，作為到日本 (Japan) 和東方最捷徑的門戶。

克契根在西特里北面，彼此的距離，剛和紐約 (New York) 和托利多 (Toledo) 兩地間的遠近相同，我離開西特里以後，在加拿大運河行駛了五百餘里，纔到阿拉斯加的邊境，又從此地經過許多島嶼，而到勒維刺吉基多，克契根就落在這些地方的沿岸，計算我這次的行程，已是兩天多了。

這次行程中的風景，因為美景太多，而且各有各的妙處，簡直沒有這種生花妙筆，可以寫出來給讀者知道，真是失望得很！由西特里到斯卡雁這條路，叫做內道，在陸路方面，是迂迴曲折的，必須經過那些一半沒入水底的高山；在水路方面，又是飄浮蕩漾的要穿過那些雜有島嶼的大湖，沿着這些峽口，和在峽口裏旅行，就好像旅行在挪威 (Norway) 西部的峽口裏一般，一會兒有瑞士諸湖的勝景，一會兒有日本海島的奇觀，一會兒又有新錫蘭 (New Zealand) 沿岸一般的景色；這裏面有海，有天，有碧色的斜坡，積雪的高山，變幻無窮的彩色，和驚奇美麗的落日，彼此互相影映，

真有說不盡的奇觀。

這些都是東南阿拉斯加的特質，至於波特蘭 (Portland) 和林尼 (Lynn) 運河間的全部區域，是由那些林木青葱的島嶼組成的，好些樹林，牠們密集的地方，多有四五呎深，又有許多島嶼，含有常年積雪的高山，牠們的碧色牆垣，都直立在水中，還有大部分的陸地，也是一碧無涯的。

這些島嶼，大小不同，形式各異，都飄浮在碧綠的海中，當潮落之時，（此地潮水的起落，有二層樓的房屋一樣高，）好像一種飄浮的林園，植物的生長，要等牠們高出水面十五呎到二十呎，只剩下黑越越的懸岩留在水底的時候，方才開始。這些島嶼，多位置在岩石的上面，在海水下降之時，那有生物的地面，就好像高高懸起來似的，一切的森林，都聳立在石榻，和山脚有青白浮屠的山上，到處可以看見數百呎高的巉岩，和灰褐色的峭壁，屹立在碧浪之中，並且有好些不毛的岩石，從山坡上的青松中，探露出來。

當船向北行的時候，河道就有變化了，有時闊得和大湖一般，有時又變成長河，狹得同哈得孫 (Hudson) 和萊茵 (Rhine) 河一樣；有時這河道橫臥在大陸和島嶼間的山峽中，在許多地方，河

水的深度，有一千呎，但在別的地方，卻有高峻，尖削，如同華盛頓（Washington）紀念碑一樣的大岩石，藏在水面下有二三十呎。這些尖削的岩石，非常可怕，航輪被牠們毀滅的不知多少，我們的沿海測量局，常常用着探鈎去搜尋牠們，並且用浮標把牠們標記出來，阿拉斯加四圍的海面，因為有這樣的危險，所以人們有時都把牠們叫做「太平洋的墳地」。阿拉斯加的商務，激增甚速，頗有可觀，但我們買了這地以後，已經有五十年，我們沿海的測量局，仍舊認為牠的水面，還有百分之九十二，沒有經過測量，這種易受危險的面積，就用兩隻船，帶着避難處所必需的沿岸測量隊，和探鈎隊去測量，也要費五十九年的工程，才能完成第一次的測驗。

政府的船舶，是永遠地在島邊監護着的，我有一次，坐着一隻電線探鈎船駛了出去，親眼看見那些判罕德爾（Panhandle）沿岸許多尖銳的山峯，怎樣察覺出來。其法是用一根繫着浮標的電線，探入兩隻船的中間，將牠安置在一個固定的深度，當船向前行駛時，浮標拉動着，剛和釣魚絃的浮子一樣，等到電線觸着暗礁，就用浮標標明，再把牠的地點記錄下來，一千多個尖銳的岩石，向來為航行所畏懼，而且不是尋常的測量法子能够察覺的，都是用這種電線探鈎去探尋出來。

現在我們再說克契根，這個城邑，是坐落在累微臘希嘿多 (Revilla-Gigedo) 島的南岸，每逢夏天的時候，這個區域內，有大批的沙定魚成羣結隊而來，還有大多數由阿拉斯加運往合衆國和坎拿大的比目魚，也在這島旁的河岸捕取得的。這島的大小，有拍託里科 (Porto Rico) 三分之一，長五十哩，闊二十哩，是由羣山聯結而成，牠們的山峯，都是高聳入雲的。

克契根的城市，坐落在水面之上，後面接着高聳的青山，山顛時常覆着白雪，牠這海港，是一個半月形式，三面環繞着許多島嶼，商業區域，都建築在木樁上面，並沒有海岸可言，街道都是木板路，下面支着木樁，大多數的貨物，都用人拖的車輛來裝運，很少用着馬匹，因為馬蹄要損壞木板，而且他們經過街道的時候，全個城市就要受着震動，所以該地的運輸事業，都改用汽車，或裝貨汽車去替代馬匹。

住宅的區域，是緊貼在崇高的山岩兩旁，地勢非常峻削，人們要想步入通衢，必須拾級而登，有些人還要經過許多迂迴曲折的木板路，才能走到街上，這些木板上面，都有木條釘着，可以使人們不至滑跌下來，克契根的人民，都要爬過雲梯，方才可以到家，叫我們想像起來，真要當他們是巢居

之。

最上等的住宅，都高踞在岩石的上面，離開海港甚遠，好像是岩石裏生出來的一般，每一所房子，都有些小小的草地，種着各種花木，除了草地之外，還有一個小小的花園，可是要建築這種草地和花園，卻須把地面上先散佈了金沙，才能造得成功。

我寫到這裏，就聯想到我船上的船主，曾和我說起一樁克契根人的故事。這個人，在上一個月坐着他的船，當他坐在船主的右手，在那裏晚餐的時候，他總是一味的沉思冥想，一道道的菜上來了，他只略略的吃了一些，最後他才發出一種很沉痛的聲音，自己對自己說道：「我曉得忘記了，我曉得是忘記了，我曉得已經忘記了！」

「什麼？」船主說：「你是不是忘記了什麼東西，是你尊夫人叫你從外邊帶回去的嗎？」他的答語是：「是的，我會忘記了一些東西，我曉得我是忘記了，她囑咐我帶七袋金沙回去，散佈在岩石上，給她建造一個花園，可是現在我是已經忘記了。」

有些克契根人，種着蔬菜和漿菓，我在司託郎 (Strong) 氏的花園裏，曾看見覆盆子的叢林，差

不多有我的肩膀一樣高，在夏季的兩個多月之中，滿生了漿菓，可以給他盡量的吃着，這種漿菓，又大又香，就在成熟的時候，也從不會發軟的，克契根地方，又產生着小葡萄乾，鮭肉色的漿菓，和許多美麗的鮮花，而且因為地氣潮濕，一切的植物，只要有少許的泥土，就可以在那些岩石上面生長起來。

自從我到此地以來，霪雨連綿，簡直沒有間斷過，今天下雨之後，我向一個克契根人問道：「貴處是不是從來不停止下雨的嗎？」他笑着說道：「我住在此地，只有十五年，我也不甚清楚。」

這個城邑，一年之中，實在有三分之二的日子是下雨的，每年所下的雨量，總在十七呎以上，樹葉上不斷的滴着水點，好像那著名的森林，被中非洲贊鼻齊 (Zambesi) 瀑布的煙霧所洒着的一般。其實，阿拉斯加的南岸，原是世界上雨量最多的地方之一，朱諾 (Juneau) 是阿拉斯加的首府，和克契根是很相像的，在阿留地安 (Aleutian) 羣島，有些地方，只要有一天的日光，就算是一樁希罕的事情，但那裏的居民，鎮日的往來，並不把潮濕放在心上，他們戴的是油皮帽，穿的是橡皮衣，或油光的衣服，要是爬山的時候，他們就穿上長與腰齊的橡皮靴子，好些太太們，穿起油光的衣服，連短

裙短褂，都一律是油光的，凡有宴會或茶會之時，從來沒有人因為天氣不好的緣故而不去的，婦女們出去訪友，外面雖罩着油皮衣，但裏面穿的衣服，就是在紐約或華盛頓地方穿起赴宴的衣服，也不過如此，可是此地有些人告訴我，說克契根地方，也有很多天晴日麗的日子，這種氣候，不論我國那處地方，都還趕不上牠哩。居民都很健康，孩子們眼睛明亮，雙頰緋紅，他們到處遊玩，一些也不怕雨，在冬季時，他們由木板路上，乘着雪車下來，有幾處地方，這種木板路，由山上到山下，差不多有一哩多長，此地一年之中，雪花很少，可是遇着濃霜滿地之時，在早晨九十點鐘以前，一般乘橇遊玩的人，簡直大有可觀，要是在霜華不重的時候，還可在第一天晚上，把路上洒起水來，等到第二天早晨，就可以結成冰了。

許多美國人以為阿拉斯加的冬天，都是寒冷異常的，他們對於該地的觀念，在布勒哈特 (Bret Harte) 一首北極幻想的詩中，可以顯露出來，他的詩說：「矮脚的依士企摩 (Eskimo) 人，徜徉在冰雪之中；好玩耍的北極熊，突然的咬傷獵戶。」其實克契根地方，既沒有依士企摩人，也沒有北極熊，而且那裏很少冰雪，寒暑表降到零度的時候，也不常有，該地的氣候，簡直和亞特蘭大 (Atlanta)

或利支門 (Richmond) 是一樣的溫和。

此地的店舖，非常優美，大多數建築在水邊岩石上面的木樁上，店舖裏都裝有厚玻璃磚的窗子，貨色陳列得很整齊，我看見有一個玻璃窗裏，陳列着全套的電氣用俱，什麼電氣熨斗啦，電氣烘灶，和電氣火爐啦，都是一概俱全；別的窗子裏，又陳列着大宗的熱水瓶，和小孩坐的車子；肉店裏面，掛着好多鮮紅牛肉，都是剛從西雅圖 (Seattle) 運來的；水菓舖子裏出售的水菓，有阿拉斯加出產的覆盆子和楊梅，有從加利福尼亞 (California) 運來的橘子和無花果，還有從俄勒岡 (Oregon) 和英屬哥倫比亞運來的蘋菓，一切食品的供給，簡直有美國食品公司所供給的一樣精美，而且價值也不十分昂貴，我以為人們住在克契根，和住在克利夫蘭 (Cleveland) 和堪薩斯城 (Kansas City) 或嘎拉馬蘇 (Kalamazoo) 的確可以有同樣的省儉。

我在累微臘 (Revilla) 旅館，住着一間房子，是有浴室的，這個旅館，為當地兩個最上等的旅館之一，乃是一座三層樓的洋房，離開海面，祇有一間之隔，旅館的事務室，是一個遊息的場所，也可算是一個打彈子的房間，旅客和外來的客人，鎮夜都在那裏打着彈子，可是這個旅館，並不供給餐

膳，所以我必須到外面菜館裏去吃飯。當我在普特爾道格 (Poodle Dog) 店裏的焙器旁邊，用着餐膳時，我坐在吃飯桌子面前的一張凳上，從一個橢圓形的大淺盆內，吃着我的火腿蛋，或是別的葷菜，這個菜館，好像廣告牠這些火熱的大淺盆，是牠的特產，所有盛菜的器皿，都是用着這種盆子。

這個城市，有多量而絕妙的湖水，都是從山上一個湖裏供給出來的，人們要飲清潔的山水，只要把口湊在街旁任何自來水的小磁管上面，就可任意的飲着，除了這湖之外，克契根地方，還有一條湍激的河流，河水傾瀉着，好像正練般的，剛好流在這個湖裏。當鮭魚魚汛的時期，這湍急的河流，就充滿着大宗紫銀色的鮭魚，牠們來的時候，成千成萬，都向着那河流逆流而上，去散佈牠們的種子，冲着急湍，超越瀑布，真是勞苦極了，在魚汛的時期，不論何人，都可自由捕捉，大宗的鮭魚，都是捉來供給罐頭製造廠的。

這條河流，供給全城的電力，城中的街燈和電話，都要靠着牠才能轉動，有些人家的電力，也是由這河流所供給的，在我居留該地的時期以內，我曾和一個紳士，一同餐膳，他的住宅，非常華麗，一座十間房子的洋房，統統裝着電燈，和電熱，還有烹調的事情，和熱水的供給，也都是用電爐燒的，可

是他告訴我，他的電燈和電熱的賬單，就在嚴冬的時候，也沒有超過十八塊洋錢一月。

第三章 好印第安人的村落

在克契根的正南，阿南得 (Annette) 的島上，就是美得拉甘得拉 (Metlakahla)，即紅種人文明進化有顯著成效的地方。這個地方，是好印第安人的村落，為神父當坎 (Duncan) 所建立，他同那地方上人所做的神奇的工作，使他得到了阿拉斯加聖教主的名字。

神父當坎，從小即在英國做客商，當他二十一歲的那年，已經是很順利的得五千元一年的歲俸，但是他決定放棄了他固有的工作，去做一個傳教士，他進了大學，並且希望被派到印度去；但是其結果，他被派到英屬哥倫比亞西岸去同一族印第安人名叫地賓 (Timpans) 的去工作。

在當時，地賓印第安還是北美洲最野番的人種，他們相信作巫術的醫生，和吃人的事情。他們以漁獵為生，穿的是熊狼的皮毛，在他們魔形跳舞的時候，肩上都掛着熊熊的骷髏頭，他們的醫生，

戴着醜惡的假面具，常想用可怖的巨聲，去嚇退病人的積瘰，要是病魔還沒有逃，作巫術的醫生，就要用他的刀割去病人痛苦的部份，或者吸去燒去這已經腐敗的爛肉，無論何人一經這醫生指爲有惡魔在身，或者指爲有妖術的，就立可被這族人所殺。

地賓人對於婦女的待遇，有一種奇怪的意見，剛要成年的少女，一定要關在沒有人到的房子裏，當她要預備結婚了，就被人帶回來，說是從月亮裏弔下來的，在這個時候，擺了很盛美的宴會，地賓族的少年，就開始吃狗肉，吃人肉，和跳奇惡的跳舞了。印第安人並且也相信鬼同靈魂投生之說。在神父當坎到維多利亞去從事工作的路中，哈得孫灣公司的經理告訴他說，假如他要前去，是毫無疑義的要被人殺卻；但當坎始終堅持他的主張。經理說：「好吧！我的好朋友，如果你竟被殺而爲野人所吃，那末我祇好認爲你是自己喜歡受戮，既然你願意，我們只得讓你去吧！」

神父當坎得了他們的許可，就開始到辛普孫(Simpson)砲台去，這砲台是在英屬哥倫比亞離魯拍特(Rupert)不遠的地方，在他到海岸去找砲台官說話的路上，他到了一個地方，那邊有許多死人的尸骨散堆着，他們告訴他說，他所看見的尸骨，是前幾天兩隊野人開戰時所殺死而裂碎

的尸體。

當其時，英屬哥倫比亞沿岸，有許多部落的人，是要吃人的，神父當坎曾親眼看見一羣的印第安人，在海邊吃一個生肺病死了的孩子，同時他看到有一個婦女被殺，他根據許多理由，深信這婦人也同樣的被裂尸了。下面一段，就是他對上述事件的一段紀事：「我從前就聽得這種殺人的事情，有一天，管炮台的職員跑到我家裏來告訴我，印第安人在預備殺他們一個婦人了，他關照我要我關好門戶，並且說：如果我想去阻攔他們，我一定也要被殺的；不到一會兒，又有一個人衝進來，說這個婦人已經被殺死了，我們一同走到海邊去，那面正聚着一羣的印第安人，這些印地安人，一共分為兩隊，每隊都有一個堅強的人領着，大家都在那裏發出很可驚怖的狂叫，他們已經把這個婦人殺死，把她的屍體裂為二段，每一隊的頭目，都赤着他的身體，用他的牙齒咬着這婦人一半的身體，我們走過去的時候，這兩隊人就分開了，每隊的人，都圍繞着他們頭目的旁邊，他們坐在沙地上，密密層層地使我們不能看得清楚，等他們站起來的時候，連這婦人一片尸體，都找不到了，雖則我不知道她的肉變成怎樣，但我相信是一定被他們吃了，可是我始終懷疑這種食品，究竟合不合

他們的胃口，因為管哈得孫公司砲台的職員在旁邊，告訴我印第安人的習慣，在舉行吃人的宴會以後，他們往往要買多量的瀉鹽來。

在神父當坎初到的幾天，他們常常想法子去弄殺他，有一次，因為有一個會長，他美麗的女兒，將從月宮裏落下來去出嫁了，他就要求停閉這教會學校，會長說他女兒的來去，都十分莊嚴的，她將從月宮落到海裏，再從水裏升起來，肩膀上戴着海熊的皮，出現於他的百姓面前，那時有許多的禮節，要使得這個學校不能繼續開設着。

神父當坎反對關閉這個學校，但是這會長，卻堅持他的主張，末了，當盛宴將開的一天，他派遣兩個人，帶了長的刀去殺死這個教士，幸得他有個印第安人教他土話，纔得救了性命，而這學校，也仍得繼續開設。

這教士很沉靜的做他的工作，直到他使得八九個部落的印第安人都相信了基督教，成了印第安種中最奉法，最文明的人。在神父當坎的教化下，這種印第安人，雖不一定要做基督教徒，但他們的確已經答應不吃酒，不再用巫醫來治病，禮拜日不再做事情，他們自己設立了市政府來治理

他們自己，他們也有船，而且設立了一所罐頭製造廠，裝運沙魚輸送出口，他們學會做繩子，刷子，織布，紡線。神父當坎到英國去時，帶回來許多音樂器俱，他們就組織了一個音樂隊，他們有一所學校，和一座禮拜堂，裏面有鋼琴，有幾個人也會彈奏，他們有市屋，店舖，木工，錫工，鑛工，以及別種的工藝，凡未開化人種要經很長時間才能成功的，印第安人在神父當坎的指導下，不到三十年，都已經完備了。

當時英國的教會，已經在開始要干涉當坎教堂的事情，派了一個教主去管理他和這班印第安人，神父當坎因恐他的事業，將要無形的消滅，他就要求合衆國允許印第安人住到我國的領土上來，這是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的事情，此事在合衆國會經過了很詳細的籌劃，神父當坎得到亨利（Henry），窩德俾拆（Ward Beecher），菲歷普斯布魯克斯（Phillips Brooks），及其他的人的幫助，憑着他們的力量，纔得分配給他和他的印第安人一部阿南得島西北的地方。他們是八月間到的，他們到了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樹立旗桿，懸掛「星同條」的國旗，（美國的國旗）他們舉行了一個大會，有美國教育委員，及神父當坎的演說，末了，還有用地賓士話的歌詞和祝詞。

第二天，運到一具鋸木機來，這些人就開始到森林中裁了許多木頭去造新房子，他們造了一所罐頭廠，一年復一年，逐漸的建築，直到後來，他們也有了市政廳，禮拜堂，學校，貨棧，公共圖書館，以及其他文明進化所必需的建築，這個地方，就叫做美得拉甘拉州；因為在那時，祇曉得印第安人，叫美得拉甘拉人啊！在一千八百九十一年，阿南得島爲美國議會指定爲印第安人的專有地，並且依照下議院所定的規律，和條例，得爲該地人所居住。

阿南得島，是東南阿拉斯加最美麗的一部份，長十五哩，闊十哩，上面都是古木參天的山，山的背後，又有許多美麗的湖，近美得拉甘得拉灣的地方，陸地漸漸地傾斜入海，在這個地方，樹木已經斬盡，成了好幾百畝的田地，在海灣之左，銀白的瀑布，在山邊流着，這瀑布從支斯得爾湖流來，該地離內地不遠，高出海面約有八百五十呎。

在神父當坎的地方，最有名的建築，是一所有兩座高塔並塗着銀白色的大屋，名字就叫美得拉甘得拉禮拜堂，就是神父當坎的教堂，爲印第安人所建造，價值一萬二千元，這是阿拉斯加最大的教堂，可容五百人之多。

在教堂之左，是合衆國設立的公衆學校，再過去，有神父當坎的十二間房子，客房，辦公室，學校，以及他爲居民所建造的貨棧。

在碼頭上面，有一個沙魚製罐廠，每年有十萬罐的出品，在那時，這是一種極有利益的事業，使得彼處居民，都可以找到工作，同時也可得到大宗進款，同罐頭廠相連的，還有一所木箱製造廠，每天可出一萬二千隻箱子，供給沙魚裝箱的用場，那時每天差不多有一萬條沙魚的交易。

新美得拉甘得拉的圖書館，和監獄，也是該地新異建築之一，上面添着美國國旗的顏色，第一層見紅色的是監獄，第二層雪白色的是圖書館，最高的圓屋頂，則漆作藍色。

從近海岸起，一直到公共建築爲止，都是住民的屋舍，一共差不多有幾百所，統是印第安人靠了神父當坎的企業賺來的錢造的，這種房子，是一層和二層的屋舍，有玻璃窗，有門廊，四周有很舒適的事物，每人都有約八十呎長，九十呎闊的田地，每戶人家，都有一個花園。

這個社會裏面，有他們自己講道的，和通俗演說的人，有許多用地賓士語所講的道，都充滿了動人和華美的辯才，下底是一篇勸人相信基督是能保護他們的。

「兄弟們！姊妹們！你們都曉得這個老鷹，和他飛的路程，這老鷹飛得很高，停得很高，牠常是停在最高樹上的最高枝幹上，我們也應該像這個老鷹，也應該停在最高樹上的最高枝幹上，那個枝幹，就是耶穌基督，當我們停在他身上時，所有我們的敵人，都可以在我們的下面，並且是很遠的離開我們了。」

另外一個講道的，從前他的脾氣是很惡很壞的，他在下邊說了一段他自己的事情：

「我願告訴你們，我覺得我自己現在是怎樣，我很像一束野草，沿川流去，我帶着許多罪惡，如同野草沒在泥土，和污物下面一般；但是注意啊！我是已經衝到急流中了，那邊有一根木桿，很堅固的生在岩石上面，我緊緊的抱着牠，所以我能有現在的結果，水是不斷的流着，衝淨了我的污惡，基督，就是我的木桿，我緊緊抱住他而得到安全。」

我可以更用別的敘述來表明美得拉甘得拉人的文明，智慧和道德，他們的程度，比他們這種族人的一般程度要高得多，他們還想受較高的學問，要備具合衆國人民的資格，要有私人占有土地的權利，依着衆議院所規定的制度，印第安人可以推選十二個人，組織市政府來治理他們的居

民；他們的教堂，是由十二個長老管理，也都由人民選舉出來的。

第四章 阿拉斯加黃金的漁業

在已往的兩星期內，我已到過阿拉斯加東南部的幾個漁業中心，也參觀過幾個罐頭製造廠，廠中正在裝製鮭魚，以備運往世界各處，這種罐頭製造廠，在阿拉斯加東南部一處，已有七十五家之多，以全境計算，將近兩倍此數，我又參觀過克契根和別處的冰凍機廠，那裏有預備出口的冰凍鮭魚，又見過燻魚，及醃魚的各種手續。

但沒有幾人能知道，現在美國人在這領土內的海裏所得幾何，漁業是阿拉斯加最主要的事業，海洋與陸地，已證明有同樣的可貴，連海狗業在內，我們已得約五百兆金，從阿拉斯加漁業裏，我們每年可得到六倍於我們當初從俄羅斯人購得全境的價值，一直到現在，我們歷年所得的錢，已較這個數已有七十倍了。如果我們對於這種事業，能好好的保護着，提倡着，我們能永遠地依此利

率獲利。

阿拉斯加海，實在可以算得是我們食品的大來源，每年能出產幾萬萬磅的食料；單以罐頭鮭魚一項計算，已夠全美國每家十餐之用，而且還有餘剩的可以運出，新鮮鮭魚，每年售出有三百餘萬磅，冰製及燻臘，醃漬的，有一千五百萬磅，每年比目魚出售，約計七百萬磅，鱉魚約一千萬磅，除此以外，尚有其他各種漁業，雖現在尚在開始中，將來也定能大宗地捕運。

依美國漁業部的劃分，東南阿拉斯加，爲第一漁區，是我國（指美國）領土水區中之最重要者，業漁於此的，約有一萬餘人，在此區的島旁，有極大之魚堤，所以這個漁區，乃是阿拉斯加鮮魚業的地點，漁業投資，爲數有三千萬金，大部分是用在鮭魚上的。

第二漁區，爲中阿拉斯加，此區起於雅庫塔（Yakutat Bay）灣，包括阿拉斯加灣大地以南所有的海，及沿阿留地安島一帶，差不多要到亞洲境內了。此廣闊之海洋區域內，滿載着魚類，其中以鮭魚爲大宗，但每年輸出的鱉魚，也有數百萬磅，是由阿拉斯加半島南面，及阿留地安島間之大魚堤所捕獲的。

這種魚堤，很像在紐芬蘭的一樣，有幾個，長約一百二十哩，而且極其寬闊，地點也很適中，得使北冰洋，及日本海的急流，可挾多量魚食而來，而幾百萬的鱈魚，也都來就食於此。

第三漁區，爲西阿拉斯加，內有滿載鱈魚的魚堤，此區包含布里斯它爾（Bristol）灣，（鱈魚到此處來的，每年有一千萬。）卡斯科琴（Kuskokwim）河及育空河的三角地諾吞（Norton）峽的沿岸，和沿秀厄德半島的海，一直到白令海峽的威爾斯（Prince of Wales）地角。在白令海峽中，我們有一小島，牠的附近，也可捕魚，不過西部的漁業，不及東南阿拉斯加的來得重要。

有一個確實的故事，述說一位鱈魚業大王，在當時被人輕棄的淺色鱈魚事業上，怎樣開始他的幸運。這位鱈魚業大王所設的廠，是在一個多數魚來產子的地點，他選擇的地點，實在不錯，所以他捕得極多量的鱈魚；但那些鱈魚是淺紅色的，很使他失望，因爲那時淺色的鱈魚，還沒有人運售，各處所需要的，都是一種深紅色的鱈魚，於是這位大王，就把這種鱈魚罐製起來。上面加以標籤，表示這是市上惟一合衛生的鱈魚，籤題是：『罐內的鱈魚，可以擔保不變紅色。』他所捕得的魚，多數運往南部各邦，而販運這種鱈魚的行商，又都是很會經營的，所以到現在合衆國的南部，紅色的

鮭魚，反一些也不能銷售，人們以為紅的魚，是在罐中變壞了。

在阿拉斯加的中部，無論白人和土著，都間接的以鮭魚乾為冬季的食品，鮭魚業的發達，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種乾鮭魚，乃是哈斯啓（HASKIN）或阿拉斯加獵犬最佳的食品。

阿拉斯加七千萬的漁業投資內，有六千二百萬，是用在捕捉，罐裝，及船運鮭魚上面，這種鮭魚，共有四種，均甚美味，最大最貴的一種，為鮭魚王，平均每條重二十二磅，有時竟有重至一百磅的，在東南阿拉斯加，一年四季，均有捕獲，五六月裏，牠們就到河裏來產子了，次大的一種，為紅鮭魚，每條約一碼長，平均有五磅重，從七月到八月中旬，阿拉斯加全部，都有這種魚，還有一種銀鮭魚，因為肉的顏色太蒼白，所以不甚值錢，平均每條重約六磅，出現時期，比較紅鮭魚遲一些。又有一種駝背鮭，是鮭中的最小者，在東南阿拉斯加捕獲以百萬計，許多罐製廠，都靠着牠來營業，最重的，可達十一磅，除此四種之外，阿拉斯加又產一種大鮭魚，很合冰凍，醃漬，及燻烤之用，但不宜於製罐，這種鮭魚，大多數是運往日本去的。

捕鮭而載往廠中，也是一樁大事業，每年在有一定的幾個星期，或幾個月，這些鮭魚，都由海

洋到淡水的河裏來產卵，產卵的地方，往往在內地，離開海岸有一千餘哩，我曾在白令海，看見這種魚努力的游進育空河，深入河口有二千哩，也有許多魚，爬過有溪流的巖石，這些溪流，是從山上流到太平洋裏的。

當鮭魚在四五歲時，一種產卵的本能，可以驅使他們到內地的河流裏去，在淡水流到海洋中彼此接觸的時候，彷彿有一種吸引牠們走向淡水裏去的勢力，而且他們的前進，大都是一對一對的，當牠們遠離鹹水時，雄的鮭，就用尾巴和鼻子，在多沙石的河底，挖一個淺而闊的巢穴，讓雌鮭好在裏面產卵，等雄的用精使之受胎後，雄雌兩鮭，就用沙石去掩覆起來，然後趁河勢倒退，退時尾巴向外，並不游動，或想努力回到海中，幾天之後，雌雄都死，過了四五個月，魚卵化魚，再依其本能入至於海，直等牠們再如牠們父母一樣的產卵而後死。

在產卵的期內，鮭魚成羣結隊的來到河裏，我們可用陷阱捕捉，將網釘在河裏的柵欄上，或用船上的魚網亦可；牠們又可以用一種被河流所衝轉的捕魚輪去捕捉，其法，是用繩結的網，棚在輪上，等魚逆流而上的時候，就可鏟起來，放在船中，這種捕魚網，沿海岸所在皆有，印第安人沿卡斯科

琴及育空河所設的，爲數以百計。

阿拉斯加的罐製廠事業，頗爲宏大，我在克契根所見的一個廠，佔地有數百畝，每年能出七百五十萬罐鮭魚，此外，尚有數十萬磅的冰凍鮭魚，可以運往東方；當魚從船中整千整萬的傾倒出來，牠們尙還活着，扇動牠們的尾巴，就是牠們入『鐵釘釘』時，（一種機器，可以在半秒鐘裏，把魚洗淨，割去頭，尾，鰭，和內部等。）牠們還不曾死透，這種工作，起先都是中國工人做的，自從發明了這機器來代替中國人以後，牠就被人叫做『鐵釘釘』。直到現在還是沿用着這個名稱。這種機器，是一個西雅圖（Seattle）的廚司所發明的，他也因此就發財了。這機器，能在十小時內，洗清三萬條魚，抵得從前五十個華人的工作，機器的四周，好像一個麵粉桶，高不過八尺，裏面排列有許多小刀，當魚入內時，一刀割去其頭，同時一刀割去其尾，更進則一刀，剖開其腹，另一刀割去其鰭。

最後，魚已破裂，脊骨也已取出，等到魚血洗淨，就可預備裝罐了。在入罐之前，還要慎重的驗過，自從魚由輪子上面的皮帶上轉過時，就不斷的有人查驗，直到牠們被砍碎了爲止。

砍魚的機器，能自動的將魚截成適當大小的塊子，而且可以使每一罐裏，都能裝有一條魚的

各部，罐內必裝些魚腹肉，又須裝些魚脊肉，還要使牠肥瘦均勻，魚肉不會變味，這機器限定每罐裝十六兩魚，當魚罐向前推進的時候，經過一種自動稱量機，能將不足分量的魚罐，剔除下來。

此後，用機器來加罐蓋，加蓋時，須讓水汽走出，再將魚罐送到二百十二度的爐邊，或熱汽箱裏去，然後用別的機器，裝緊了罐蓋，不必用硫酸，或鈎蠟的，等到罐蓋蓋好，再把牠們運到大蒸溜器內，用二百五十四度的熱去煮上一個半鐘點，取出之後，就可把牠們標籤裝箱，運往世界各處了。

比目魚，是海中最有趣味的魚，牠是扁魚中的最大者，我曾見過了許多，如果將牠們的尾巴豎起來，可以達到我的頭頂，有幾條竟有三尺多寬，平均每一條比目魚，重有一百磅，也有些重到三百磅的，但捕捉比目魚，並沒有什麼趣味，只要把一根長繩墜入海中，使有餌的鈎達到海底就是了。有時，繩上載着魚了，船上的汽機，要費半天的工天，纔能將繩子繞了起來，繩子共分數段，每段有一個浮標漂在河面上，白天用一面旗子做標識，夜間則用燈火。

現在比目魚，直接由大船上捕捉，幾年前，是由大船上的小艇捕捉的，人在小艇裏投下繩子，然後帶回大船。

捕魚隊出發，大都以十天到三星期爲度，他們隨身帶着冰塊，魚從鉤上卸了下來，就用冰塊包着，等送到冷窖的時候，再把牠們洗淨，用冰車載往市上出售。

如果比目魚不立刻運往市上去的，就將牠們放在冰點以上十至二十度的冰箱裏，經過二十四小時之後，再浸在淨水裏四五次，使牠們外面包着一層潔淨的薄冰，用植物和料皮紙把牠們分別包紮起來，裝入一種七十五磅容量，有紙夾裏的箱子裏面，而以冰凍儲藏車運往東部銷售。

我在魯拍特及克契根到過幾個冰廠，那邊每個鎮裏，都有比目魚和鮭魚的冰凍廠，我看見最大的廠，能容一千四百萬磅的魚，牠們都是造在港埠上面，魚從碼頭裏出來時，已凍得很堅固了。

我走到冰屋裏去，裏面的牆壁和管子，都包著霜，溫度遠在冰點以下，阿摩尼亞的氣味，幾乎把我熏得暈過去；當我從排列着像木頭堆似的魚裏走過時，我拿起一條小魚丟在地板上，牠堅硬得和石頭一樣，墜在地上的聲音，彷彿有放手鎗這樣響，我再看那小魚，一點也沒有損傷，我將牠尾巴塞地，而直立起來，牠也一點不會彎曲。

許多比目魚，用鹽醃了放在大的桶裏，預備着運輸，每一個桶，能容八百五十磅，裝滿了，約值一

百元，預備鹽醃的比目魚，在裝運前，必須加以調製，先鈎住了魚鰓，將牠掛起來，再將背腹剖成兩大片雪白的肉，腹部是沒有骨的，祇須將背部的骨抽去洗淨後，撒以鹽，一層一層的放在桶內，放的時候，兩層魚須夾一層鹽，有些比目魚是燻的，隨便那裏的雜貨舖都有出售。

青魚，是比目魚最喜吃的食品，在阿拉斯加的海內，都可找到牠們結隊游行，有時，一隊佔數方里，一年兩次，牠們游到岸邊來產子，牠們成羣的擁擠而來，可以從水裏直接鏟到舟中，捕捉的方法，是用釘釘在板上，釘頭露出幾寸，然後將板子在魚隊裏拖去，魚便都藏在釘子中間，於是可以用一板一板的拉到船上來。有一年，在魯拍特地方，曾有一百多萬磅青魚捉來，冰凍了當魚餌出售。阿拉斯加所捕的青魚，大都是用在肥料，及油業上，但照統計算起來，一年也有八百多萬磅的青魚，用來當作食料。

在阿拉斯加也有鱈魚的漁業，捕得的鱈魚，和紐芬蘭所捕的不相上下，此魚大都在阿留地安島附近捕捉的，有許多船隻，都是以此爲業，每年鱈魚出產，有一千二百萬磅。

除了普通鱈魚以外，還有一種黑鱈魚，大小與平常鱈魚相似，惟顏色略黑，肉多油質，調製之後，

味很可口，阿拉斯加人購食這種鱈魚，已有多多年，但到近來，也有運往西特里的，那裏的食店，能有特別的方法，燻製鱈魚出售，他們將魚背肉醃了，加以燻製，吃的時候，再加上一些白搭油。

阿拉斯加的殼魚，將來也許會變成一大實業，沿南岸上的蚌貝之屬，竟有像茶碟大小的，在阿拉斯加的島上，有許多地方，能捕到像食盤大小的蟹，且有大大小小的蝗蛤，都很美味，大的有人手一樣大小。

但聽人家說，捕蝗蛤的人，須十分注意捕捉的地點，有些蝗蛤，生長在銅惟的附近，牠們的肉受了銅毒，就不能吃了。有一個巡海船的船長，曾告訴我，他的性命，怎樣被他的愛貓救下。他說：「說起來真是險極了！我買了些蝗蛤，剛要吃時，忽然想把些給我的貓吃，試試看有沒有毒，那知我的貓吃了之後，不一刻，就起了痙攣，滿地亂滾，嗚呼哀哉了。」

第五章 秀厄德冰箱的故事

現在請讀者同我到西特加 (Sitka) 的古城來遊歷一遍。這城創立於一千七百九十九年，約在喬治華盛頓新沒於味嫩 (Vernon) 山之時，乃是一個工業繁盛的中心點，當印第安人尚在芝加哥地方以打獵爲生的時候，已經建造着船舶，和鑄有鐘、犁、鉗、鏟等物。該城爲阿拉斯加的都城，和商業的中心點，已有一百餘年，坐落在判罕德爾 (Panhandle) 的境內，西北距離克契根 (Ketchikan) 有一百五十哩，北離西雅圖 (Seattle)，約同明尼亞波利斯 (Minneapolis) 離開新奧爾良 (Orleans) 一樣遠，俄羅斯人選擇這個地方，作爲他們政府的所在地，和俄皇派遣到那時所謂俄屬亞美利加的達官巨商的主要住所。當我們購得這領土時，西特加還是阿拉斯加的都城，這個國家正式移轉給合衆國，就在這個地方，自此以後，差不多有四十年光景，該地仍舊做着都城，直到一千九百一十二年政府的地位，移到朱諾 (Juneau) 爲止。

看了現在的西特加，人們對於俄羅斯人選擇牠作爲他們住宅的主要場所，並不以爲是稀奇的事情，這城的氣候，有和巴爾的摩爾 (Baltimore) 或利支門 (Richmond) 一樣的溫和，牠四周的景物，如此美麗，從前一定是個避暑之所，或是退隱的資本家常住的地方。這城位置於巴刺諾

夫 (Baranof) 島上，離太平洋口不遠，橫臥於一小海灣上，適在一個有急流的河口，三面環以覆着白雪的羣山；前面的河流中，有無數樹林叢密的小島，那環繞着的羣山，大都高聳入雲，諸山之中，有一個山叫做聖十字 (Holy Cross) 山，是以山巔的附近，顯露着有一個永遠積着白雪的十字形而得名的，這就是味斯多維亞 (Verstoria) 山，冬令之時，山上罩着一層白雪，但到夏季的時候，雪都消化，只有那巍巍的十字，天生在一種綠色的背景上，卻是一個例外；又有一個山名叫厄齊康白 (Edgecombs)，是在懸於路中的一個克魯瑣夫 (Kruzof) 島上，厄齊康白山，是一個已經熄滅的火山，外表的整齊和美麗，彷彿同日本的富士 (Fujiyama) 山一樣，這山是當船主庫克 (Cook) 在一千七百七十六年駛到這些河流時所發見的第一個界標。

在這城一邊的山上，是巴刺諾夫炮台的故址，從前爲俄羅斯市長所居住，現在卻爲農業試驗場的總場了，轉到山岩的左邊，在海港的進口地方，就是許多碼頭，連着商業會萃的街道，這街道是以林肯總統爲名的，由碼頭向後，再往前一直下去，到了一個小灣地方，有很長的一排二層樓或三層樓的洋房，房子頂上，插着許多旗杆，那就是印第安人的居留地了。這城約有一千名印第安人，我

們走到街上，隨處都可着見他們，但那裏也有五百名光景的白人。

在西特加裏面，美國人的新式住宅，和在俄羅斯人時代所造的百餘年前的木頭房子，是平排的立着，其中有一所木頭造的大棧房，構造得非常精密，連刀鋒都插不進去，這些木頭，每根都有二尺或三尺長的直徑，那座房子，在我們接收這領土時，乃是一個棧房，常常有價值一百萬元的皮貨，貯藏在裏面，當賣給合衆國的時候，這棧房還存着三萬張海豹皮，那時的海豹皮可賣兩塊多洋錢一張。

向街道稍進，又是一所木頭的房子，上面復着數百年的青苔，再前進一些，到了俄羅斯人的公墓附近，乃是一所俄羅斯人的營房，上面帶着了許多和印第安人開戰的戰跡。

現在的西特加，有一批精美的教堂，和一所教會的學校，其中有一所聖公會教堂，是用石頭砌成的，阿拉斯加教主的住宅，也附在這教堂的後面，還有瑟爾登約克孫 (Sheldon Jackson) 學校的六所大房子，是爲長老會所有的，這些房子，包含着工藝局，和印第安男女小孩的寄宿舍在內，這些小孩，穿得都很整齊清潔，而學校裏對於實用教育法上面，也可算做成極大的工作了。

在雪托加地方，又有一個養老院，裏面那些年老和不能獨立的男女，曾耗費着牠們的光陰，去幫助發展阿拉斯加的事業的，都由該地的政府，好好的看護着，城中最著名的教堂，是俄羅斯的天主教堂，兀立在由碼頭而上的大街盡頭處，坐落於百年前巴刺諾夫做市長時所造的一個教堂的故址上，現在這房子的建築日期，是遠在俄羅斯人佔據該地之後，但向來仍是供作傳教之用，直到布爾維克（Bolshevik）黨統治了俄國之後，這纔停止在阿拉斯加的俄羅斯教堂的活動。

俄羅斯人在此地做了許多傳教的工作，他們在阿留地安島上許多地點，都有傳教的場所，還有別的傳教場，散佈在全領土上，甚至達到育空河口。在西特加的俄羅斯天主教堂，簡直是一個名畫和珍寶的博物院，有許多畫圖，是由環繞和倫（Cape Horn）角或橫渡西比利亞而購得的，有些是由著名的藝術家所繪的，其中有一張畫像，畫着喀山（Kazan）夫人的面容，是代表聖母瑪利亞和一個小孩，這畫畫得非常美麗，人家告訴我，皮耳達特摩爾根（Pierpont Morgan）曾出過二萬五千元代價，要想購買這張畫，那教堂裏的人，還不肯賣給他。

近年以來，西特加已失去牠商務上的重要地位了，因為首都遷到朱諾之後，幾乎把合衆國的

公署，統統都遷移了過去，現在是沒有比牠更幽靜的城鎮在這領土內了。這地方不在旅行總線之內，祇有小火輪或夏季的遊船，可以達到；這些遊船，載了遊客到此地，都爲西特加風景的美麗，和牠歷史上的趣味而來，真是值得一遊的。

阿拉斯加的歷史，約有一百五十年之久，概括的說起來，可以分爲三個時期，每一期爲五十年。第一期的五十年，是爲探查和發見的時期，第二期的五十年，是爲俄羅斯人佔有該地的時期，最後的半世紀，是包括我們購得這領土後的時期。

阿拉斯加在十八世紀中，由俄羅斯人所發見，但一直到了將近十九世紀之初，只知道牠的內容，據說在一千七百十一年，彼得波普夫（Peter Puff）曾由西比亞坐着船去遊歷，經過了白令海峽，帶回來一種謠傳，說在亞西亞洲的對岸，發現了一塊大陸，等到十七年之後，俄羅斯的大彼得皇聽到這些故事，就從堪察加（Kamchatka）派遣了外塔斯白令（Vitus Bering）出去考查這事是否實在，白令曾走過一條海峽，現在這海峽，就是以他的名字爲名的，但那時海中必定發生了大霧，因爲他並沒有看見那橫臥在海峽中的美洲沿岸，或帶奧米第茲（Diomedes）海島，所

以他回來報告，說他沒有考查得什麼。九年之後，他又出去探查了一次，結果還是一樣。直到一千七百四十一年，他纔看見美洲，並且發見了秀美金 (Shumagin) 島，在那時，他的船停泊在科柏 (Cooper) 河口的附近，由此處回去的時候，經過阿留地安，到了屬於亞比利亞的白令海島，他在這個島上，因船被毀壞，就淒淒涼涼地死了，後來有些水手，尋着他們的路轉回大陸，才把發見阿拉斯加和阿留地安有異奇皮貨的故事傳了出來。

從那時起，俄羅斯人曾組織了很多次的遠征隊，到阿留地安島去，他們熱烈的報告，引起別的航海家的注意，尤其是不列顛和西班牙人，他們沿着阿拉斯加海岸，已做了許多次的探險航程；在一千七百七十四和一千七百七十五年，西班牙王派遣胡安佩累司 (Juan Perez) 由墨西哥到北方去，他在一千七百七十四年達到我們的國境狄克孫恩托倫斯 (Dixon Entrance)，第二年又到了西特加海峽，船主庫克，由英格蘭的普里穆斯 (Plymouth) 駛出去，約在哲斐孫 (Jefferson) 起草獨立宣言的時候，亞美兩洲之間沒有陸地可以聯接的事實，就是這位船主所創成的，他測量了沿海的一部分，圖記了主要的特點，一直到緯度十二度以上為止，然後向南而至夏威夷 (Ha-

Wain)，他被土人殺死，就在這個地方。

其後，又有俄羅斯人成立了商務旅行團，去做了好些其他的探險工作，並且還有從英格蘭和大西洋沿岸來探查的獨立皮貨商人，在十八世紀的末葉，曾有五隻船，從新英格蘭到阿拉斯加來採購皮貨，其中有一隻船，由船主格雷（Gray）指揮，他載着皮貨到了中國的廣東，買了一種茶葉的貨物，就帶着牠環繞着好望角而達波士頓（Boston），造成美國船舶第一次環繞世界的航程，直到一千七百九十年八月十日，他纔在波士頓登陸。

同時，俄國人已經漸漸地要求他的地界，達到阿拉斯加來，他們在前世紀之初，就和英格蘭訂了條約，把阿拉斯加海岸，讓給他們，直到北緯度五十四度四十分為止；在那時，據說俄羅斯抱着一種奢望，要想管理太平洋，她的目的，是要攫取夏威夷島和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的全境。俄羅斯人巴刺諾夫，是西特加的創造者，他有許多皮貨貿易的商場，向南遠達於現在的舊金山地方，並且是一個真正得有加利福尼亞第一次發現的金礦田的人，這礦田，後來纔入於約翰薩忒（John Sutter）之手。

在我們的國都，由菲列得爾非亞（Philadelphia）遷到華盛頓的八年之前，巴刺諾夫（Baranoff）在科第亞克地方，建立了俄羅斯第一次的殖民地。殖民之中，有好些犯罪的囚徒，他訓練他們成爲皮貨商，或農夫，用了鐵的手腕去管理他們，他的狀貌，雖不魁梧，卻具有拿破崙的特性，俄羅斯能在我們的大陸上，得到這樣一種的根據地，都是由他的管理和組織而來的。他不單是和印第安人，而且也和他自己的人民，作過許多次戰爭，有一次，一個殖民想暗殺他，他曾抓住那握着凶器的手，親手把他勒死。

一千七百七十九年，他把他的總部遷到西特加（Sitka），三年之後，當他不在那裏的時候，這些印第安人就起來屠殺俄羅斯人，殺了全部的官吏，和三十個職員，只有五個人脫逃了生命，這些印第安人，自從屠殺俄羅斯人之後，就建造了一座木頭的砲台來抵禦他們；但巴刺諾夫帶了一隻砲船回來，用着斷絕糧食的方法，終把這些印第安人征服了。

巴刺諾夫於是就把西特加的位置，移開八里地，到了現在的西特加城市的地方。當他將要到西特加時，那裏已經成立一個俄羅斯皮貨公司，這是一個有政府，俄皇，皇后，和許多貴族做背景的

專利公司，巴刺諾夫繼續管理這個領土，直到一千八百十七年爲止，那時他因受着政治陰謀的緣故，竟被免去職務，在一八一九年，他離開西特加，就死在他回國途中的爪哇（Java）巴塔維亞（Batavia）地方。

當俄羅斯握着所有權的時候，許多阿拉斯加的海岸，已經探查出來，育空河由海車中尉紮哥斯琴（Jagoskin）開到塔那那河口那樣遠，科策部（Katzebue）經過白令海峽，曾在秀厄德半島之北的北冰洋上，發現科策部海峽，卡斯科琴的三角洲，也成爲大衆所熟知的地方，就是南海岸；包括着判罕德爾（Panhandle），阿拉斯加灣，阿拉斯加半島，和阿留地安海島，也有同樣的聞名。

但是和不列顛的糾紛，這時已經發生起來了，因爲不列顛在哈得孫海灣公司的營業之下，已把他們的商場，由麥肯基（Mackenzie）河之上，推進到了育空河，俄羅斯恐怕在美洲的所有權，要落在大不列顛的手中，因此着急起來了。在克里米亞（Crimean）人戰爭之時，她就提議把阿拉斯加賣給我們；但皮爾司（Pierce）總統，對於這轉賣的事情，不願做一個承買人。當布卡南（Buchanan）的時代，又把這事重行提起，此時我們出了五百萬元的價格，俄羅斯人不肯出售。這種磋商，雖

繼續的進行，但那時內戰爆發，一般贊成奴隸制度的分子，不贊成再購買那種似乎不蓄奴的土地，因此這問題就擱下來，直到戰爭完結之後為止。

在一八六三年，西方聯合電報公司，計劃建築一條橫貫北美洲而達亞細亞的陸地電線，其後他們派遣了探險隊，沿育空河而下，經過秀厄德半島，而達白令海峽，一直到了西伯利亞；他們探查着育空河山谷，帶回關於阿拉斯加的許多消息。當他們正要預備去完成他們的路線之時，大西洋的海底電線，已告成功，同時人們對於阿拉斯加，卻增加了不少興味，購買阿拉斯加的磋商，又重行提起。現在把這一樁最有興味的故事節短來說，就是俄羅斯人願意把這領土，以約在兩個銅元一畝的價錢，售給我們，實在的價格，是七百萬元，另外再加上二萬元的轉移費，作為解決俄羅斯居民的要求。

有一夜，俄羅斯的住華盛頓大使男爵斯拖克爾 (Stoeckl)，來到我們國務卿威廉·秀厄德 (William H. Seward) 家裏，告訴他已經得到俄皇的敕令，委任他售賣阿拉斯加，此時國務卿秀厄德正在戲弄紙牌，這位大使就說他想明天到國務院來訂立條約，國務卿秀厄德答道：「大使先

生，爲什麼要等到明天，讓我們今天晚上就訂立條約吧！」這位俄羅斯人聽了，就回答着說：「但國務院的門是關閉了，你既沒有書記，我的書記，又散居在城中各處啊！」但國務卿秀厄德說：「不要緊的，我很容易覓到所需要的書記，如果你能夠在半夜裏，把你使館裏的屬員召集起來，你可以尋見我們等在國務院裏，預備辦結這樁事情呢。」這位大使對於這話是答應了，他們在午夜十二點鐘的時候，就在國務院裏相會，到了早晨四點鐘，這條約已經繕好，簽好字，蓋過印，準備送到上議院裏去了；不到一個月，就由上議院批准，而阿拉斯加就屬於我們的了。

這塊領土，一直到我們買進來的時候，大家還只知道是俄屬亞美利加，所以必需改換一個新的名稱，因此各種滑稽的題名，就獻議出來了。一個是「零圈的海島」，一個是「安地強森 Andy Johnson 的北極熊花園」，還有一個是「秀厄德的冰箱」，第四個是「瓦刺斯夏 Walrus-Sia」，這條約就叫做北極熊的條約，贊成通過這條約的議員，也賜了依士企摩 (Eskimo) 議員的雅號，至於阿拉斯加這個名稱，是最後在查理士薩謨涅 (Charles Sumner) 跟前選定的，他說這是土人一向所用的名稱，他的譯意，就是「偉大的大陸。」

接收阿拉斯加的典禮是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五的那天，在西特加舉行的，其時有大衛斯（Davis）將軍統帶的美國兵二百，排立在近炮台的旗桿東邊的地位，還有相等數目的俄國兵，在對面排立着；當俄羅斯的隊長，命令他的部下去扯下俄羅斯國旗的時候，正是下午三點三十分鐘。他的部下遵命去做，但是國旗繞在繩上，被繩纏着不能扯動，有一個俄羅斯兵爬上去，要想把國旗取下來，他取了一回，仍舊取不下來；另外一個兵再去取了一回，也是沒有成功，等到第三個兵爬上去，這才把國旗拿着；但他一滑手，那國旗被風吹去，剛正落在俄羅斯兵的刺刀上。這樁意外的事情，是如何的使人感動，那位和俄羅斯人一同在場的俄國皇子馬克蘇脫夫（Makutof），竟至淒然泣下，而那些俄國兵，也顯然受着感動了。

接着這樁事情之後，『老光榮』的國旗，就飛揚在空中了；於是在港內的美國兵艦，和在岸上的俄國炮台，就互相的鳴放禮炮，此時俄羅斯的委員，皇太子馬克蘇脫夫，就上前一步，對着美國的委員盧梭（Rousseau）將軍說：『鄙人奉俄羅斯皇帝陛下之命，把阿拉斯加的領土移轉給合衆國接收。』說完之後，皇子馬克蘇脫夫就把公署內總督的徽章交了出來，盧梭將軍演說了一回，就把

這移轉之物承受下來，這事就算完畢。可憐不到二百個字，阿拉斯加的統屬，就此改變，而一個新的國家，也就併入美國的版圖了！

現在讓我簡單地告訴讀者，我們對於那兩個銅板一畝的地產投資所得着的是什麼。阿拉斯加是自成一個世界的，雖在合衆國內，每一個男小孩和女小孩，都是地主一份子，可是大多數的我們，還不知道這個世界呢。這領土有六十萬方哩的面積，含有比美國旗幟下的全部土地六分之一的面積還要多些，假使阿拉斯加可以移到我國的本部上來，使牠東面的一端，在塞芬那 (Savannah) 地方和大西洋接着，那末牠西面的極端處，可以在勞斯安極立司 (Los Angeles) 以外的太平洋中，要是由勞斯安極立司西面不遠的地方算起，這個領土，可以伸張美國的版圖，幾乎到了日本。諾母離開舊金山西面有三千哩，阿拉斯加大陸，在白令海峽地方，離開西比利亞，不到四千哩，阿拉斯加由南至北差不多有由坎拿大至墨西哥一樣遠的距離。

這個偉大的領土，是有各種不同的土地，財源，氣候，和河道的一個世界，是一個有川流、湖、海的國家，幾乎有日本帝國一樣多的島嶼。牠還有一塊漫漫大陸的陸地，裏面含有高山、大澤、和起伏的

高原，偉大的平野，牠河流中可以航行的河道，約有幾千萬哩。

阿拉斯加有最高的高山在北美洲的大陸，有好些極大的冰田在地球之上，而且還有數十個山峯，是永遠不會沒有雪的。馬琴力 (McKinley) 山，有約在二萬呎以上的地方可以與天相接，是巴拿馬海峽以北的一座最長的山；向東稍遠一些，是聖伊來亞 (St. Elias) 山，這山有一萬八千尺高。在一塊不到馬薩諸塞 (Massachusetts) 四分之三這樣大的土地內，近着胡蘭吉 (Mount Wrangell) 山的地方，有十個高出華盛頓山兩倍以上，和兩個高過白 (Mont Blanc) 山的積雪的山峯。阿拉斯加的山脈，環繞着南海岸的全部，到處有將近八十哩的廣闊。這山脈有幾處低的山隘，內中有一個叫做布洛德 (Broad Pass) 山隘，離開海面只有二千七百尺，牠有六里至八里之闊，乃為形成美國新鐵路到大中央山谷的一條便道。

好像上議院議員在國務卿秀厄德購買阿拉斯加時，和他打趣的一樣，我們容易從山、冰、北極和永久不化的雪，而聯想到阿拉斯加，我們曾讀悉有可怕的寒冷，寒暑表在那裏要降到冰點下七十度，也讀悉有鹿隊和狗隊飛跑在雪上，和息米立亞 (Cimmerian) 人的漫漫冬夜的黑暗。其實

阿拉斯加是一個有特別氣候的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領土落在北極圈內，有幾部分領土的氣候，是溫和得和田納西 (Tennessee) 或墾塔啓 (Kentucky) 一樣，還有東南阿拉斯加，乃是一個比緬因 (Maine) 較大的區域，牠冬季的氣候，比華盛頓城的氣候還要和暖；又有大的育空山谷，是一塊有高原平野互起伏的土地，牠的冬天，好像和北達科他 (Dakota) 與蒙大拿 (Montana) 的一樣，至於全領土的夏天，和俄亥俄 (Ohio)，印第安納 (Indiana) 和維基尼阿 (Virginia) 的夏天沒有多大的差別。在中夏的時候，我可以看見全部的土地都覆蓋着稠密的植物，照我看起來，不論牠那一部分地方，要是能够移到合衆國的本部裏去，也沒有什麼變化可以認得出來。阿拉斯加的氣候，既有這樣的呆鈍，我對於緯度方面卻要再來說幾句話了。試以我們新鐵道終點的秀厄德 (Seward) 城來說，那個城市，不見得比彼得格勒 (Petrograd) 還要向北，而在冬季並沒有這樣近似的寒冷。阿拉斯加的都城朱諾，是差不多和愛丁堡 (Edinburgh) 及蘇格蘭 (Scotland) 同在一個緯度上，但我敢說是要比那兩個地方熱得多哩。西特加和哥本哈根 (Copenhagen) 比較起來，也有同一樣的道理。整個的斯干的那維亞 (Scandinavian) 半島，是在阿拉斯加的緯度中；好些阿

留地安島嶼，比北明翰 (Birmingham)，英格蘭 (England)，柏林 (Berlin)，和華沙 (Warsaw)，還要向南一些，至於克契根和莫斯科，是大約同在一個緯度的。

第六章 司靈格斯族和海達斯族

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有半打不同的家族，我在東南阿拉斯加旅程中最常着見的司靈格斯族，乃是散布在東南阿拉斯加全部的一種家屬，他們有四五千人，分開在一打或一打以上的部落之中，包括着奧克 (Auk)，契爾卡脫 (Chilkat)，卡基 (Kake)，西特加 (Sitka)，司的啓尼 (Stikine)，唐格斯 (Tongass)，和雅古達脫 (Yakutat) 等部落；克魯坤 (Klukwans) 爲司靈格斯族，而亨那斯 (Hanas) 也是屬於這一族的，這些都是半開化的人民，差不多每一部落，都有牠自己的教堂和學校，那時還有海達斯族，人數約在五千或六千光景，又有美德拉甘得拉 (Metlakatla) 地方的地賓 (Tsimpeans) 人。阿坦派斯干 (Athapascans) 族，人數約在四千光景，分散於十二個部落之

中，沿着育空和塔那那 (Tanana) 河一帶，都可以見着他們。阿留脫斯 (Aleuts) 族，約有一千五百人光景，是和依士企摩人有密切的連合的，他們住在一長條連瑣着的海島裏，這些海島，從西南阿拉斯加起，幾乎要伸張到亞細亞爲止。他們都是漁人和獵戶，他們女人所組的精細的絨毯，足以顯出他們有藝術的才能。

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着起來像日本和中國人比像合衆國的紅種人要像得多，他們有黃色或淡棕色的容貌，他們的眼睛略帶傾斜，權骨高得和蒙古人或西藏的居民一樣，當他們像白人一樣的穿着起來，很難辨明他們是不是從北方到鮮魚製罐廠來工作的日本人，就是他們起初是否從亞西亞乘着他們的獨木船，由堪察加 (Kamchatka) 橫渡到阿留地安島，再循他們的路徑而到亞歷山大 (Alexandes) 和亞浙貝勒哥 (Archipelago) 的，還是一個問題。白令海峽只有五六十里闊，而且當中還有兩個海島，所以很容易被朱克啓 (Chukchi) 和其他的蒙古部落；由亞細亞橫渡到這個大陸的陸地上來的。

在沒有採用西方文化以前，此地有許多習慣和在日本所通行的一樣，這是不難想像到這些

習慣，也許是從他們的蒙古祖先所傳下來的，譬如我初次遊歷日本的時候，每個寡婦，都把她的頭剃得和台球一樣光滑，表示她是在哀悼他的丈夫。她又塗黑她的牙齒，使得她自己不至爲他人注目。司靈格斯的寡婦，也是這樣的剃着她們的頭，直到傳教士教好了她們爲止。她們甚至把面孔畫成黑色，以爲服喪的一種標記，她們所用的黑色，是一種水彩色，如果黑色上沾有淚痕，就可使這個寡婦受人尊敬，因爲她對於已故的丈夫很是悲哀。火葬在日本是很普通的，但在阿拉斯加也實行了不少年數；中國人情願受盡困苦去舉行一個體面的表禮，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也有這樣的情形。

在東南阿拉斯加，我着見許多司靈格斯族。這種印第安人發現在判罕德爾海島沿海的一帶，他們的居留地，向北伸張一直到了普麟斯(Prince)威廉(William)海峽那樣遠，他們是爲遊歷家所最稱道的印第安人，他們的圖騰竿，或種族的寓意畫，和軍衣，雖因文明進化逐漸的消滅了，但在鄉村裏還是可以看見的。司靈格斯族，常在近海岸地方建築他們的村落，因他們的給養，十分之九是從漁業上來的，所以他們喜歡在海邊居住，差不多每一個家庭，都有牠的船隻，有些家庭，甚至

還有汽油船，他們的房屋，通常是四面散開，並不注意到永久的計畫，只是最近纔有幾份人家是有花園的。在昔時，這些房子是用薄板和樹皮湊攏來，覆在椽柱上面而成的，沒有一座房屋有煙囪或窗子，煙是由屋頂上的洞裏出去的。現在大多數的房屋，蓋有屋頂板，並且是構造得很舒適的住宅，也有窗子和煙囪；有些還有天花板，有些是裱糊和油漆過的。印第安人，現已成爲優良的木匠，並有新式的工具。新式一些的房子，也注意到衛生的設備；有些城鎮，還有木板的行人路和電燈廠哩。

在克魯坤族中，這些印第安人，裝有水管，由山上抽取飲水，並成立一種市政飲水制度。克魯坤是契爾卡脫的一個村落，在離開斯加威 (Skagway) 不遠的契爾卡脫河邊。這個村鎮，據說已成立了三百餘年，從前有過一千人口，牠的居民，都是商人及內地的阿坦派斯干人，以魚乾和油類交換皮貨。契爾卡脫族，是大田獵家，他們把打獵的場所分給各家屬，打獵的權利，可以代代相傳。他們在各種工業上的技能是很著名的，在一世紀以前，他們已經會織毯子，也會鑄銅元，和做美麗的彫刻工夫。這種技能，因爲文明的進化，已經有好些消失了，但他們現正做着鹿皮鞋，與縮小的圖騰竿，和其他的物件，以供遊客之用。

克魯坤的居留地，有一個興盛的連合商場，這商場如此優美，所以能夠從白人方面得到許多的貿易，據說印第安人有從遠隔一百哩地方來買東西，鎮上有土人的總會，每星期都有會議，討論關於本鎮利益的事情。

政府想勸導這些印第安人去做製罐的事業，有些裝罐機器已經送到那裏了；學校的教員，商議設置一個鋸木廠，他們說這些兒童學習木工，非常敏捷，他們在學校商店裏，做着桌椅和雪車，最近還開鑄鐵片和不透空氣的火爐。

印第安人的文化事業，是由傳教士和學校教員雙方促進起來的；首先來的是傳教士，他們創設學校，工業和其他事業，並且改變印第安人成了耶穌教徒。在傳教士之後而來的，有合衆國的教育局，這教育局，監護着阿拉斯加的土人。當各村落的學校成立之初，就在牠的活動方面，加了許多別的社會服務的工作。這些教員，現在教授成人的印第安人的衛生學和民政學，也在誘導他們設立商店，和從事各種可以自立的工業。

在海達斯族中，現已有了最顯著的進步，海達斯是在普麟斯威爾士(Prince of Wales)島

上，約有五千或六千印第安人的一個部落。在政府的保留地上，他們建造了一個市鎮，叫做海達卑格 (Hydabury)，是世界上最優越的印第安社會，該地土人組織一個連合商業股份公司，能付鉅額的紅利給持股票的人，在一九一一年，當居留地才成立的時候，海達卑格商業公司每一份股票的票價是十元，十年之後，每一份股票的增加值，連每年的股票紅利和機械租金的紅利在內，差不多要加到二百五十元。這個公司，現在除了牠的店基之外，還有一所鋸木廠，一所連船塢的製罐廠，一個電影設備場，一座汽車的車臺，以及電燈的裝具。

在海達卑格，每一份人家，差不多都有這商業公司的股票，所以這些人民，是很快的變為富裕了。許多人家有汽油船，全數的人民，都有安適的住所。這個市鎮，自己選舉官吏，鎮上有一個市長和好些市議員，一切事業，都以英文交易。

合作事業中的第一樁事情，是建築一條行人路，那時村庫裏沒有錢，一班青年的人，就拿出他們每季捉魚的進款；印第安的女子開了一個售賣食物會，從這出賣的食物上，得到二百九十元，把這筆款子買了木料，人們都出力工作，不受酬勞，所以那條行人路，在東南阿拉斯加，是一條最好的

路，有十呎寬，半里多長。

自此之後，這些居民，又建造了一個四百四十呎長的市立船塢，前部有五十五呎。這個聯合的大商店，又創立了一個交易所，作為商業上的練習，至於商業的方法，是由學校裏教授的，村裏有市政會議，一切公共利益之事，都在會議裏討論，並以民衆的投票，來決定應做的是什麼事情。

海達斯族，不屬於司靈格斯族，是另一種印第安的家屬，他們唯一的家宅，經過了很長久的時期，仍只限於傍着英屬哥崙比亞沿岸的沙羅德后 (Queen Charlotte) 島上，後來有些移到西海岸去，據他們的傳說，約在二百年前，他們在普麟司威爾士島的一部分地方，把司靈格斯族驅逐出去，就在那裏居住下來，他們常常自命為高等的印第安人，並且得有東南阿拉斯加最優良的油畫家，彫刻家，和獨木船製造家的美譽。在昔時，他們在獨塊的杉木中，挖出他們的獨木船；又建造杉木棟樑和壁板的房屋，這些棟樑和壁板，都是用着石斧做出來的。在一個時期內，似乎有八千光景的海達斯人，但我們購有阿拉斯加之後，他們的人數，在合衆國的領土內，從來沒有超出六百或八百之外。

學校的農業，是在改善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別種活動中的一種，不論兒童和成人，都教給他們怎樣的去建造花園，有些村落，現在都生長着蔬菜和各種的漿菓，有一位教員，報告他曾在北極圈內監造過十七座土人的花園。

政府現正竭力的在改進印第安人的衛生狀況，教員們管理清掃市鎮，教育局的醫生和看護士，從這村到那村去指導怎樣看護病人，和怎樣保持健康的衛生，據計算的結果，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人，患着各種或各期的肺癆病，並且有百分之八的死人，是患着結核病死的。

最近有一班印第安人的婦女，已經用着洋瓶去喂飼她們的嬰孩了。因她們對這一種嬰孩食品的預備，一些都不知道，所以許多兒童，自從斷乳之後，都是軟弱和瘦削的。學校的兒童，須由學校去檢查有沒有腺腫病，氣管病，和其他的疾病，並且教授他們保護牙齒，和警告着不許吃烟飲酒。

火酒已成爲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的一種災禍，據說在俄羅斯人未來之前，他們對於各式的酒，一些都不知道，但不久他們就學着吃煙和飲酒的技能了。起初是俄羅斯的『克斯』，其後是美國的威士忌酒。售酒給印第安人，是早已禁止的，但那裏常有好些白人，願意把威士忌酒賣給土人

去賺錢。

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在各方面都要想做法白人，他們現在是穿得和白人一樣，只是他們觀喜淡一些，顏色罷了。在我的遊歷期內，我有一班印第安男女，同着我們在輪船上，某日，有一位印第安少女，坐在兩個從西雅圖來的旅客的對面桌子上吃飯，在上菜的時候，他們注意到這位少女所點的菜，都是和他們所點的一樣的，她雖假裝着在那裏看菜單，但他們後來看出她並不認得菜單的字，這還是她第一次的經驗吃着白人所吃的食品哩。於是他們裏面有一個人，就點了一樣牛奶雞蛋糕做他的尾食品，並且目示他的朋友，叫他點着同樣的尾食品，所以這位少女，輪到她點菜時，也就點了一樣同樣的了。當這蛋糕送了上來，一個旅客就把侍者拿着的瓶拿起來洒了很多的蕃茄油在那蛋糕上，他的朋友，跟着來了一套，然後把那個瓶推到那黃銅色皮膚的女子那邊去，她同樣的洒了些蕃茄油，只是還多洒了一些。此時那兩個旅客停着不吃，等在那裏看那印第安少女的怒容，但這位漂亮的印第安少女，很英勇的吃完了蛋糕，連眼也不霎一霎，可是誰都知道那旅客已和她打着趣了。

第七章 圖騰的印第安人和他們的習俗

在東南阿拉斯加，有舊時印第安人習俗的一種奇怪的殘存物，可以在圖騰(Totem)竿內看見，土人把圖騰竿豎在每一座房屋的前面，又常常豎在家屬首領的坟墓上，這些圖騰竿，既不是墓碑，也不是偶像，而且牠們也永不會被印第安人當作如此用法的，他們所用的，是盔飾和軍衣，土人對於這種東西，如同歐洲的貴族對於他們的宗譜寓意畫，有一樣的光榮。印第安人能够讀悉圖騰竿上的故事，和我們看報紙一樣容易，他知道每一種符號是什麼意思，知道何處是種族的符號終了，和個人的符號開始；一座房屋前面的圖騰，不但告訴他誰人住在裏面，也告訴他屋主祖先的歷史，同樣的盔飾，多有用在花籃，鹿皮鞋上，和石、銅、及木頭彫刻物裏面的，如果一個土人有了頭部印字的信紙，他或者會印些這種符號在信紙的上端。

一位從前在西特加的瑟爾頓(Shelden) 約克孫(Jackson)博物院裏的管理員，說這種圖

騰竿，是由海達斯印第安人發明的，共有三種不同的種類，一種是豎在房屋面前，有各種野獸的形象，代表一個家屬和他們親戚的圖騰；另一種叫做死圖騰，往往僅爲一根空的墓碑，裏面裝着死人的屍灰，並且有時是豎在坟墓上的。第三種的圖騰竿，是海達斯豎起來紀念顯著的大事的，這種圖騰，爲歷史的記事錄，他們的故事，是用一組彫刻的形象來說明的。（一種象形字）一切奴隸，是永遠不准在他們住宅的前面豎立這種竿子，普通的規矩，竿子越高，屋主越是富貴。

在印第安人住宅附近的圖騰竿，自一人高的高度起，到一座四層樓的房屋一樣高爲止。牠們是用硬樹幹彫刻出來的，有些較大的，每根要值七千元，許多圖騰竿，都彫刻得很美麗，牠們的劣點是在圖樣不好，不是彫刻不好，大多數的彫刻，刻着野獸和飛鳥。房屋的圖騰竿，是指明屋裏的人，屬於東南阿拉斯加兩大家屬中的那一家的，這兩個大家屬，人們都知道是鷹和鴉。每一家屬有牠的分支，這些分支是用副圖騰來表示的；熊，狼，鯊魚，鯨魚和其他的分支，屬於鷹的家屬；海豹，蛙，沙定魚和水獺，屬於鴉的家屬；此外，還有許多別的分支，但牠們都是或屬於鷹，或屬於鴉的。

依據印第安人不成文的法律，丈夫和妻子，不能屬於同樣種族的家屬，一個鴉家的小姐，都盼

望和一個鷹家的先生結婚，她如果和一個沙魚，鯨魚，狼，或熊的家屬結合，是完全適宜的，因為他們都統屬於鷹的家屬。

但她不能和一個沙定魚，海豹，蛙，或水獺的家屬結婚，因為他們是由鴉的家屬傳下來的。

那些家屬的分支，照上面這樣分析的，是比別的分支尊貴。一個女子和比她低的分支結婚，就是有玷家聲，她被人們輕視，比較一位英國公爵夫人和一個閹人結婚還要利害，死了之後，她的親屬，也不肯合起資來好好的安葬她，如同她是和同等階級的分支結婚一樣。一位棕色熊分支裏的小姐，羞與一個老鼠，或蝸牛分支裏的兒子結婚，至於鷹和鴉，是在家系樹的最高枝上，只能彼此互為婚姻。

還有奇怪的事情，就是婦女們在印第安人中，常常居於領袖的地位，統治着家庭，要不和她商議，交易就做不成，旅行就不能去，就有要緊的事情也不能做。在圖騰上面，妻子的真容，在家系竿的頂上，而丈夫的圖騰卻在下面，任何印第安人，看見圖騰竿，就能說出這家的主母，知道這是統治這所房子的主人；假使他同這一家人家是屬於同一的家屬，當然他能受着歡迎，要是不同家屬的，他

就得先去思想一回，纔敢冒險的停留着哩。

人家告訴我，大多數的印第安人家屬，都由婦女開創起來，熊的家屬，由一個首領的女兒開始，依照稗史所傳，說她有一天和許多別的女子出去採楊莓，遇到一個大熊走上來，除她一個人之外，其餘的女子，統統都嚇跑了，她用手拍着大腿，在那裏笑他，但這熊追上那些女子，都把她們咬死，卻偏愛上這個看輕他的女子，把她做了妻子。這種結合的結果，就生出一個半女半熊的孩子，她就成爲現在熊圖騰下一切土人的女祖宗，另一個故事，講一個家屬，怎樣由一個灰色的雌熊發源出來，第三個是講一個婦人，怎樣創成武德衛母 (Woodworms) 種族的。

印第安人喜歡一種華美的喪禮，他們情願罄其所有，並從朋友那邊，再借一些來，花費在大出喪上面，他們把死者所愛的東西，放在屍體一起，把衣服和被褥放在棺材的旁邊，喪禮完畢之後，他們舉行一個大宴會來祭弔死者，吃着食物，以爲是滋養他的精靈，因爲他要向別的世界去了。在南阿拉斯加，因爲雨水這樣多，地土這樣薄，所以印第安人，不把他們的死人埋葬到坟墓裏去，只把他們放在木做的小窠裏，看起來好像小的房屋架在柱子上一樣，在從前傳教士還沒有來的時候，

許多印第安人把死人焚毀，貯藏他們的屍灰在空柱裏，在有些部落中，這種由火葬遺留下來的屍灰和屍骨，就放在一個袋中，保存在家中的藏屍室裏。

其實，這些或其他的阿拉斯加印第安人的習俗，神話，和民間傳說，既有這樣的興味，我們政府，應當派牠的科學家去工作，及早的集成一種習俗，神話，和民間傳說的記載，要是爲時太晚，那就無從採集了。我們在阿拉斯加需要些這種工作，如同佛郎克卡醒 (Frank Cushing) 在組泥斯 (Zuni) 人中，和詹姆士模耐 (James Mooney) 在西部好些印第安人部落中所做的一樣。關於阿拉斯加土人方面的事情，我們所知道的，大都從傳教士，和曾著了一大部分的一八八〇年戶口調查書的伊凡倍特老夫 (Ivan Petroff) 那裏得來的。李溫士敦伊詹姆士 (Livingston E. James) 先生，在司靈格斯族中住了二十年之久，最先得有關於他們的報告，他的「阿拉斯加的司靈格斯族的研究」一書，載明鴉鹿和其他家屬的故事，並且包含着許多種族的傳說。譬如鯨的家屬，據說是從一個印第安童子創始的，他用杉木刻着鯨魚的肖像，作爲他的娛樂，把他們放在水上行駛。一天，有一個杉木的鯨魚，忽在他的眼前澎漲起來，變成一個真的活鯨魚游着水去了；從這樁事情

發生之後，他的父母知道他將來必成一個大首領，但他也沒有使他的父母失望，因為他開創了鯨魚的種族。這種種族的分支，散滿在東南阿拉斯加的全部。

司靈格斯族，有許多傳說，關於人之原始，和說明星辰、日月是怎樣來的，依據他們的洪水故事，一切人們和動物，那時都被淹滅，僅僅的剩了一隻烏鴉，這烏鴉是一種有法術的飛鳥，他能隨意變幻形像，可以把他的羽毛裝上脫下，如同一件衣服一樣。當洪水退時，他想尋覓一個和他同類的朋友，但他沒有尋到。最後，他從海邊取得一個海扇壳，就把牠叫做他的妻子。不多幾時，他聽見從這壳裏面發出了一種細微的叫聲，如同嬰孩的哭聲一般，這種聲音，越叫越大，到後來竟走出一個小孩子，這個小孩子，就和這烏鴉結了婚，從他們兩個，才產生了世界上這部分一切的印第安人，因此這個國家，就人煙稠密起來了。

在司靈格斯族中，烏鴉居於神聖的地位，在昔時，他們當他是一位神仙，他是人所共曉如同創造世界的涅耳 (Yehi) 一樣，他是人類的恩人，並且享受極大的尊敬；他的權力不可限量，他安置日月星辰，各得其所，自從有了他，然後有人類和動植物，在他未生之前，世界完全黑暗，光亮是和他俱

來的。

在印第安人中，很少的人們，真能認識這種由傳教士的工作和我們文化的輸入而造成的變遷。當神父當坎來的時候，吃人主義，在英屬哥倫布沿海一帶，很是普通，奴隸制度，在我們買進這領土時，還存在於司靈格斯族中。至於印第安人的狀況，伊凡倍特老夫在他一八八〇年給政府的報告中，說有才能的奴隸，常在佳節時被屠殺的，一位富翁或首領，殺死奴隸去陪葬他，使他在冥土中可以得有僕役，並不是希罕的事情，現在居住阿拉斯加有些幼年做過奴隸的印第安人，據說他們的子女，還要被一向沒有做過奴隸的家屬看輕的。奴隸分有兩種，一種是戰時的俘虜，一種是做抵押品的。奴隸的子女，仍舊是奴隸，要侍候他們主人做各種下賤的工作，並且是很受虐待的。他們常爲着提高一位主人的財富和威權，而犧牲了生命，因爲這位主人能够犧牲奴隸的生命，就可顯出他的力量，對於毀壞如此寶貴的財產，也能擔任得起。

在傳教士未來之前，多妻制度，盛行一時，但現在的婚姻，都在教堂裏舉行，一夫一妻的制度，很是普遍，就是做首領的，也很少有兩個妻子。在昔時，好些種族的首領，都有二十個妻子之多，一位俄

羅斯的當局者，說起在那斯(Nas)河邊的一個人，他有四十個妻子，在這種情狀之下，是第一位妻子統治這班妻子的。司靈格斯人的一種舊習慣，當女子達到出嫁年齡時，就把她關在一個人跡不到的地方，做一個木籠，或造一間牢獄，給這位少女去住，大都要住上自四個月到一年的時期。她在木籠裏，除了從裂縫裏透進來一些光線之外，是沒有光亮的，所以在開籠門的時候，這位女子走出來，是面色蒼白，假定是卑賤的，並且就預備着出嫁了。這種婚姻，通常由親屬去安排，女子們是嚴密的禁止着不准向男人提出什麼請求的。

李溫斯敦瓊斯(Livingston Jones)先生，說殺嬰孩的事情，在印第安人中，並不希罕，生了雙生子，當作不好的運氣，常在生出時就殺死了。通常殺死嬰孩的方法，是用青苔或青草，填塞他們的口，常常背到樹林中去弄死的；這種事情，都由婦女去做，大都是母親的親屬。

瓊斯先生又述說土人受着白人文化的許多稀奇的故事，在土人初次看見汽船的時候，他們當牠是個惡魔，把牠拿到樹林裏去，他們叫牠爲大輪船，並且以爲牠可以引進好些如天花一般的恐佈的疾病，要避免這種危險，他們拔起某種本地的蔬菜，預備在觀看汽船時，拿來放在他們的眼

睛底下。當留聲機輸進來的時候，他們都沉迷在留聲機上，竟肯出二角五分的銀幣去聽一曲戲。在第一個黑人由北方來時，他們曾陳述了種種的原理，去研究怎樣使他黑的緣故。當他們看見一個有木頭脚的人，他們對於這個人就覺得非常的奇怪。別的事情，是一個人有一種可以戴上脫下的假髮，還有一樁更大的奇事，是一位店主，有了一副假的牙齒，這些印第安人都到這店裏去看，當他們看見他從口裏取出一副牙齒，牙齦和一切的東西，並且仍舊裝了上去的時候，他們的詫異，是無極的了。這些土人，都由四面很遠的地方來看這種奇事，這位店主，也覺得他這副牙齒，到是一種商業獲利的最好工具呢。

第八章 未來的田地

我現在纔是第一次看見了阿拉斯加農業的實用可能性，我們農業部的試驗場，在阿拉斯加的是總部，由總部管理着其他的四個試驗場。第一個試驗場，在近北極圈沿着育空河流的蘭木巴

脫 (Rampart) 地方另一個試驗場，在阿拉斯加中心塔那那的富庶山谷中，與非耳邦克斯相近；第三個在科第亞克 (Kodiak) 島上，離開秀厄德不遠；第四個在馬坦那斯卡 (Matanaska) 山谷中，這山谷是剛由政府的鐵路開通出來的。科第亞克島，比拍托里科 (Parto Rio) 島爲大，他的特產，是豕養牲畜業和牛奶業。非耳邦克斯試驗場，處於大農業區的中心，是專心研究大規模的農業的。蘭木巴脫，既在北部如此之遠，所以牠成爲試驗種植橡樹、大麥和小麥，用來栽植到寒冷地方去的最好處所。在馬坦那斯卡地方，五穀、豬、牛、羊和山芋，都種植和豕養起來了。在西特加地方，政府的農田，橫臥在離市鎮約一哩三分之一的浮絲多維亞 (Vestorvia) 山的山陰之下，此地的試驗，大都種植蔬菜漿菜和小菓子，這是因爲東南阿拉斯加的地位是如此，牠雖是一個富於植物的區域，但對於小農田和菜圃，比大規模的農田工作，卻要適合一些。我願意我能把東南阿拉斯加的植物，說明給讀者知道，因我在上月間曾出入在這些島中，和沿着海岸旅行，那些花木，真可令人驚異，這領土的地形，很像阿利根尼或不盧里基 (Blue Ridge) 的地形，只是樹林較闊，生長的樹木較爲稠密一些吧了。那些小叢樹，差不多到處是這樣密，要是不帶刀斧，簡直不能劈出一條路來通過牠。

們。這樹林從水邊起，到高出海面約一千尺的雪地爲止，在此距離內，大樹之中，還生滿了小叢樹，但高過這距離，那濃密的植物就不見了，只有一片如茵的碧草和綠苔，伸張到那積雪的邊際。

在樹林的任何地方，都有鬆而沒踝的青苔，還有許多樹木，也多掛滿着青苔。不在大樹下的小叢樹，看起來都俯伏和緊貼在地上，我猜想是被那整個冬天落在牠們上面的濃密之雪所壓下來的。那裏主要的樹木是冬青樹，還有虎尾樅，和紅的黃的杉樹，包括着一大宗可做木頭軟塊，和將來或可供作合衆國新聞紙料的木材在內。這些印第安人用杉樹皮做成繩子，又把杉樹心抽出來，把牠織成花藍和罩子。

再說那些野花，牠們到處生長着的，有亞爾卑斯（Alpine）的葵花，有秋金草，毛茛花，和有一寸長的杯狀物的藍色鐘狀花；有黃的紫羅蘭，紅的小菊花，和黑如墨水的荷花；有玫瑰色的桂花，和紫的白立恩薩斯（Bryanthus）花；還有像我們家裏所有的小而藍的毋忘我花；東南阿拉斯加還有三種不同的蘭花，和其他的草木。

這是一塊漿菓的土地，沙定魚漿菓，在整個的夏天裏，都是成熟的，牠有最大的覆盆子兩倍一

樣大，滋味卻很相同，又有生長在地上的覆盆子，和好幾種紅的莓苔子，還有野楊莓，藍覆盆子，和紅的黑壳耳（Huckle）漿菓，在海納斯（Haines）的楊莓，是種起來裝運到朱諾和其他市鎮去做生意的。

至於東南阿拉斯加已開闢的部分，在寫此篇記載時，既如此之少，所以沒有什麼記載的價值。從西特里而來的一般遊歷家，簡直沒有看見有一打和被單那樣大的農田，在大多數的地方，土地是這樣的峻削，可使我記起西維基尼阿。據說維基尼阿的禾稻，是在對山用獵槍去播種的，但在山谷的後面，也有些已開墾的小地方，那是開墾的人，斬去稠密的木材，而在那裏住家的喬治遜（George Son）教授，是這領土內的政府農業實驗的首領，他告訴我將來終有許多小農田，滿佈在阿拉斯加的這部分的。他說這些農田開拓出來，可以把蔬菜和菜子去供給礦業中心區，但他並不期望他們就能開拓出來，因為他相信要一世，或差不多一世的工程，纔能夠廓清林木，和掃去青苔哩。他以為沿海岸的地方，最好是用來建造花園，飼養小雞，和做牛奶業，至於天然的草窪地，或可利用着做象養牲畜之用。

好些農田，已經在許多漁業場的四週開拓出來了。最好的一個漁業場，是部克哈特 (C. A. Burckhardt) 的漁業場，他是克契根北面雅斯 (Yess) 海灣的阿拉斯加太平洋漁業場的場長，他對我說，他栽種大黃樹，葉子有洋傘一樣大，幹子有棒球棍一樣粗長，他種出的楊莓，有四寸的週邊。部克哈特先生，只有夏季是在阿拉斯加的，每逢夏季，他就乘坐着名叫帶雪 (Daisy) 的雪橇 (Toboggan) 牛走來走去，這匹牛是因爲他的女孩子而養的，現在試驗的事業，既如此良好，所以自此之後，帶雪就在北方過夏了。她似乎知道何時要向南方去，她走上船時，也不用催促，並且在這種變遷之下，漸漸的就發育起來了。

在阿拉斯加試驗場內，有許多畝的楊莓和覆盆子，並且有蘋菓、櫻桃、和梅子的菓園，這些楊莓，比我在合衆國的任何地方，或在歐洲所看見的要好得多，一切植物，也很強壯，並滿栽着菓實，我看見好些漿菓，差不多有雞蛋一樣大，許多的直徑，卻在一寸以上。這些大漿菓，是用本地的野植物，和從世界各部運到此地來的楊莓接枝起來而產生的。現在生長在試驗場的，有幾千種不同的楊莓，但是一切的楊莓，幾乎多少不同，都有阿拉斯加的血在牠們的血管裏。我願意讀者，能夠嚐嚐牠們

的滋味，牠們完全是楊莓，只是少數的有一種酸的氣味，但大多數的楊莓，既有這樣的美味，所以牠們一進了口就融化了。這種植物，比較我們的楊莓更能耐寒，可以生着菓子兩個月光景，一直要到九月裏纔落下菓子哩。

在該場進行的其他試驗中，有鮭魚漿菓和覆盆子的接枝，鮭魚漿菓有最大的懸鉤子一樣大，顏色是紅的，或淡黃色的，牠的滋味甚好，在阿拉斯加的全境，都是大宗的採留着牠。楊莓也差不多在任何地方都生長得很好，而且這種接枝已告成功，但這種新的菓子，含有鮭魚漿菓的氣味，要比較的多一些。

這個試驗場，也在試驗蘋菓和櫻桃樹的接枝，這些樹，將來可以生長在這領土的一部分地方。該場又把較為耐寒一些的各种榛菓，和硬壳菓來做試驗。

在農田中最奇異的東西，是三色堇，嬰粟花。玫瑰花，和別的美麗的花卉，現在生長着的三色堇中，有許多三色堇，牠的四週，有一個酒杯底這樣大，還有一些是黑如墨水；軟若絲絨的；又有異香的玫瑰花，和最紅亮而四週有茶盤一樣大的嬰粟花。這些從亞細亞移來的四季不斷的嬰粟花，也列

在阿拉斯加的奇物之中。

我和喬治遜監督，曾走遍了實驗的農田，以他的才能和經驗而言，是沒有人能再適合於他的位置了。好幾年前，在我第一次週遊世界，作考察新聞的旅行時，曾在日本遇到他，那時喬治遜先生還在東京國立農學院當教授，正把現代的農業引到日本的土地裏去，他生長在丹麥，當他未到合衆國之前，曾在該國好些大地產上，受過農業的訓練。

喬治遜教授，曾在阿拉斯加主管美國的農業利益，他旅行了全部的領土，研究牠的地質，氣候，植物的生命，和農業的可能性，他做過了半打不同的實驗場經理，並從世界各處，採集了適合合衆國這部分地方的種種草木。

我們正在觀看的那些苜蓿，是從西伯利亞運進來的種子所生長的，當我請喬治遜教授，把他對於將來的阿拉斯加農業的意見告訴我時，他答道：

『阿拉斯加必有一日，能擁着一個大大的農業的人口，那是沒有疑問的，如果說這個領土，終究不會有一個三百萬或更多一些的人口，簡直是沒有理由的。我們每一季中，正發現着新

的植物和五穀，譬如這種苜蓿，都可沿着育空河生長起來，而且我們把育空河北面的苜蓿，也已經試驗成功了。我計算阿拉斯加約有十萬方哩的土地，能作農業之用，就是說牠有六千四百萬畝，或有和賓夕法尼亞，馬里蘭 (Maryland)，德拉威爾 (Delaware)，新澤稷 (New Jersey)，康內克 告特 (Connecticut)，馬薩諸塞，威爾滿 (Vermont)，和新罕布什爾 (New Hampshire) 國家這樣大的一個農業的區域；但人們切不可爲這種土地，全部都能用來耕種，因爲這種計算，包括着約有五千方哩，除了用作放牧之外，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在這種土地中，約有五千七百萬畝，都是落在沿海岸山脈之外的內地上，其餘的七百萬畝，在沿海岸的區域裏，和在附近的海島中。每一區域，根據牠自己的土地和氣候，都有牠自己的收穫。有些海島，專從事於放牧和牛奶業，那些從東南阿拉斯加的菜圃，用船裝運到西雅圖的蔬菜，因爲牠們的質地優美，可以比譜熱 (Puget) 海峽所出的得到較高的價格，其實，這種裝船之貨，到現在還是做着呢。

對於我問的阿拉斯加究竟能否永遠的增高牛奶出產來供給合衆國的問題，教授喬治遜答

道：

「爲什麼不能呢？這是沒有理由的。阿留地安海島的氣候，如此和暖，那些強壯的牛羊，在許多年內，都能安度寒冬，或用少數的芻秣養活着，我們在育空山谷裏，也能豢養牲畜，只是牠們在那裏，一年之中，約有八個月，要喂草給牠們吃吧了。在內地的青草，長得和我的頭一樣高，而且我們的實驗，已經證明牠可以種植許多種類不同的寒五穀了。」

「那末請你把阿拉斯加的土質告訴我一些，牠比較合衆國最優良部分的土地又怎樣呢？」

教授喬治遜答道：「我們中部部分最優良的土地，在世界上簡直沒有幾處可以和牠媲美的，阿拉斯加究竟是否有些農區能夠和牠一樣，還是一個疑問。這個領土，沒有大草原的土地，也沒有同一質地的大體積，但有些部分，仍舊很合於耕種。塔那那山谷的有沉沉的沃土，在生產力的方面，可以比得上任何地方能尋得的最優良的土地。在非耳邦克斯試驗場，我們有種土地，只次於合衆國中西部分之饒富的大草原，就是在馬坦那斯卡和蘇細脫那（Sustina）山谷裏，也有良好的土地；其實，在阿拉斯加足足有幾百萬畝地可以開作農田哩。」

「那末將來阿拉斯加的農業中心點，是在什麼地方呢？」

教授喬治遜說：「這種中心點很多，好些農田，可以在每一個礦業區的四週開拓出來。非耳邦克斯，是現代的一個最大的金做的營地，那裏可以有最多和最優良的農夫，自從政府決定要建築鐵路之後，已有二三百戶人家，在馬坦那斯卡山谷建立了住宅，以備供給該地礦產的需要。在秀厄德的隣近，有一批已經開墾的農田，又有許多小的農田，在朱諾的四周，這個地方，也是另一個重要的礦業中心點，還有很多的小塊地，散滿在領土的這部分地方。其實，無論在什麼地方，要是有一個地方的市場，就可得到一個農業的中心點，這些地方，都可滋長起來，而且每逢新的居留地成立了，別的農田，就會開發出來。」

我問：「你願意勸告美國人到阿拉斯加來從事於農業嗎？」

「是的，如果他們明白這種情狀，並且他們到了此地，預備住下，和這個國家共同滋長起來的時候，要能知道他們是爲什麼而來，那末就可到阿拉斯加來從事農業了。但我不願勸告人們發狂似的湧了進來，不論在什麼地方，就建成了家宅，因爲美國國家是會給他們一個無用的農田的。」

般投機的人，要想因地價增高而賺錢的，也只有很少的機會，那裏沒有土地出售，美國國家是唯一的地主，他把他的地產，只給與能繼續工作的良善殖民，最容易得有成效的農夫，是那些知道氣候及何種收成物能夠生長的人們。挪威 (Norwegians) 人和瑞典 (Swedes) 人，以及芬蘭 (Finns) 人，都是在我們此地所有的情狀之下生聚起來的，他們度慣了長冬短夏的氣候，並且知道必要的耕種方法，我以為他們是最適合於這個國家的了。』

『那末一個願意去建立家宅的青年，要花多少錢呢？請你把清除土地的價值的意見告訴我一些！』

教授喬治遜說：『一個適當的青年，可以來到阿拉斯加，不用花錢，也能成功，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必須先給別的農夫工作，去嫌些工資，或在礦業區裏工作，好得到相當的生活費，直到他自己的農田，可以供給他的用度爲止。他的前程，卻不是容易的，或者他如果有一千或將近一千塊的洋錢，他就能購買一隊馬，或一隊牛，和一些農田的器具，也可建立了中等的房屋，和購買房屋內一切的工具了。』

他雖然仍須不時的工作，但不久就可開闢了充分的土地，開始去養着牛、羊、和家禽，使他的生活，能適用於農田之上。這樣的一個人，應當擇居在政府已經測量過的土地上去，當開始之前，他應當調查農具、傢具、和運費的價格，他一定會覺得運費率的高昂，因為平均的價額，自譜熱 (Pugget) 海峽到非耳邦克斯，大約是六十元一噸，但經由政府的新鐵道，用貨車來運輸的運費率，實在祇要一半的價錢。如臬這個人，有四五千元的資本，那就還要好一些；可是他有這許多錢，差不多在合衆國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好好的創業起來了。

『還有一樁事，是應該深深的知道的。』教授喬治遜接着說：『這樁事，就是一個殖民，必須有充分的體力和技能，把他大部分的工作，做在他自己的農田上，如果他在開始時，是出工資叫人來清除土地的，那末他不久就會破產了。因為阿拉斯加的工價，是規定和付給內地礦業的工價一樣的，通常比在合衆國的工價要高得多，在實驗場的農田上清除土地，有時竟要出一百二十五元一畝的價值哩。』

第九章 在朱諾

離開阿拉斯加的舊都，我就到了朱諾 (Juneau)，這是現在的都城，也是這領土的最大城鎮。牠是一個大礦業和大漁業的中心點，並且是一個新式的地方。此地有總督和高級官吏的住宅，他們的公署，是一種木骨建築物，離開總督衙門不遠。此地的國會，每兩年開一次。朱諾地方，還有一種可以自誇的兩層樓木骨官舍，頂上有一個小的圓屋頂，又有一個有大圓屋頂的市政廳，可以叫人想起，好像一個穿起游泳衣，預備跳到水裏採取珠寶的游泳家的頭一樣。

朱諾地方大多數的房子，都是木骨的，鄉村的四周，長滿了樹木，在碼頭上有大的鋸木廠，供給造房子的材料，但近來也有水泥鋼骨的建築物興築起來了。

現在的朱諾，只有三千居民，每一個人在這城裏，都是很忙碌的，這個地方，終日充滿着政客、律師、遊歷家和礦業家的營營之聲。人叢之中，有各種的階級，和各種的服裝，有些人穿的布洛德威

(Broadway) 或第五道 (Fifth avenue) 的最新式的衣服，有些人卻戴着垂邊帽，穿着麥克諾 (MacKinnaw) 的上衣，和加基 (Khaki) 的袴子，有些穿了長到膝蓋的靴子，而且不時還可以看見穿着白橡皮長袴子的人哩。

貨車，汽車，和馬車，在城中四面紛馳，還有一種機器驛站車，駛到在河道下三哩的退謨 (Thames) 礦業鎮上去。那裏有工廠，和阿拉斯加加斯提諾 (Gastineau) 金礦的工場，附近有朱諾金子廠。在河道的那邊，可以一望而見的有脫來特惠爾 (Treadwell) 和答格刺士 (Douglas) 城圍繞的脫來特惠爾礦區。

朱諾城，坐落於加斯提諾河首端的大陸上，地位很是優美，加斯提諾河是一條隔離牠和答格刺士島的狹小的海峽，爲接聯司蒂芬司 (Stephens) 山隘與林尼 (Lynn) 運河的聯絡線。在林尼河的北端，就是司卡威 (Skagway)，這個海港，是如此的優良，所以除了行駛在西特里和諾母 (Nome) 之間的船舶以外，一切經過阿拉斯加各水面的船隻，都要到這裏來停靠。一個夏季之中，每天都有往南往北的船隻，和成千累萬的遊客經過此地。

這城剛正在水面上，有樹木叢生的高山，差不多是垂直的起在牠的後面而約達二千呎高，我在世界上別的地方，也曾看見過這樣高的山峯，但牠們是灰紅和黑岩石所造成的直立的山壁，大都荒涼赤裸，有如撒哈拉(Sahara)沙漠，而朱諾後面的山壁，卻是滿覆着植物，綠得和尼羅河谷一樣。

這城是從岩石裏鑿出來的，或可說是用岩石撐支起來的，多數的房屋和街道，好像立在高蹺上面一樣，那參差的石基，都被那些石柱的高架台所壓着，碼頭也撐在石柱上面，當潮落時，在河道裏看起來，牠們好像一隊蜈蚣軍，走到海洋裏一樣。

現在計劃把金子廠裏無用的石屑，去填滿那些石柱的空間，好使朱諾城可以有一個堅固的基礎。在路旁的答格刺士城中，有一條沿着河道邊際的堤岸，是用這種石屑造成的，還有藍球場，也建在這種石屑上，但從藏在石屑的沙石中，卻曾得到幾百萬元哩。

朱諾的街道，包含着十哩以上的木板路，由山上通到山下，在這種路上，不能跳躍，人們的兩腿，搖擺到腰際，使腰骨發生疲倦，無論當中的木板路，和兩傍的行人道，既是這樣的傾斜，可以水都流

散到木槽裏去了。這種街道，代價甚高，且須時常修理，因此就想出一種用金礦石鋪的沙垢路，漸漸的去替代牠們的計劃來了。

商業區域和河道成平行線，靠近船塢的地方，有鋸木廠，木材行，金屬片工場，和機器商店。再向後一些，是一條長街，專開設着堆棧，銀行，和各種的商店，這個城市，憑着牠的百貨公司，雪茄烟廠，日報館和興盛的銀行，可以比在合衆國裏較牠大幾倍的地方所做的商務要大得多哩。

小鷄岡 (Chicken Ridge) 就是朱諾的諾布山 (Nob Hill)，位在該城的上端，離開水面很遠，這些居民不歡喜這個山名，要提議把牠改作蓓勒扶 (Belleuve)，或好空氣，或其他更文雅的名稱。那些房屋，都是美麗的二層樓木骨建築物，建造在由岩石裏鑿出來的小方地上，城中最富的富翁，有一塊和客堂裏地毯一樣大的草地，遊客到此，是要請去當作城中的一種風景看的；有些精緻的家宅，還要在山的上面一些，有些竟在那碧綠的懸岩上面了。昨天晚上，當我去拜訪朱諾城裏一家報館裏的主筆，爬過一條小路，比走上日本橫濱百步樓茶室的那條路，還要高幾倍。

朱諾的房屋，沒有百葉窗和其他禦寒的設備，然而那裏的人告訴我，他們不愁不能取暖，因為

寒暑表很少落到零度以下，就是較粗的水管，都裝置在地面上的，他們最大的煩惱，就是夜長日短，在嚴冬時，下午二、三點鐘，就要開電燈，不到第二天早晨九點鐘不會天亮；在中夏時，卻只有幾個鐘點，是眞眞黑暗的，人們在晚上十點鐘以前，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以不用帶着燈，而且一到早晨的兩三點鐘，就天亮了。

此地冬季的氣候，甚至能適合於熱帶太陽下生長的黑人，今天早晨，一個有色人種的擦皮鞋匠給我擦皮鞋，他的場所，就在大街上，他要我一角五分洋錢擦一擦皮鞋，並且告訴我要在內地的話，我總得付出一個二角五分的小銀幣哩。當他在工作時，我問他這裏的冬天會不會使他覺得寒冷，他答道：『不會。』並且說此地的冬天，簡直和他生長的地方巴爾的摩是一樣的和暖，大多數的時候，甚至連大衣都不用穿。他在阿拉斯加已經住了四年，曾北至庫克河口的鐵路城市安考賴基（Anchorage）那樣遠去工作，他埋怨朱諾地方，除在夏天以外，是一個不宜於擦皮鞋業的地方，因爲冬天雨水很多，人們出外，都穿的油皮和膠皮的鞋子，沒有一個人要擦皮鞋的。

我住在晉大（Zynda）旅館，是一所水泥鐵骨的五層樓房子，離開官署和總督的住宅不遠。這

旅館有幾間浴室，和一座時常升升降下的升降梯，牠和大多數的阿拉斯加旅館一樣，是沒有餐室的，我必須經過二三家店面，走到酒館裏去吃飯。這個酒館，食品精美，價亦較廉，而且因為阿拉斯加人的食量很大，備辦食物的人做出來的菜，都很豐滿，點了一樣肉絲或炙牛肉片，足夠兩個人吃，要是單點一樣精美的蟹，一個人簡直吃不下去。此地的蟹，四圍有大菜盆子一樣大，並且是很美味的。菜單是依照菜單格式寫的，但菜的名目，只要酒館掌櫃的腦中能記得出的，都是用着法國的名稱，譬如在今日的菜單中，有一樣肉湯，一樣牛排，也是用的法國名稱。酒館的侍者，都是由瑞典 (Sweden) 來的性情柔順的女子。

許多比我還要見聞淺陋的暑期遊客，都帶了大批不需要的服衣，到阿拉斯加來，他們負着皮貨和大衣，祇覺得這個國家的內部，熱得和火炙一般，兒童們都赤着腳，在四面行走。在這次的夏季中，有一個到育空去的團體，除了帶着厚重的羊毛衣服之外，並沒有一些別的衣服，他們的輪船，擱淺在某一個島上，在那裏，他們延擱了五天，寒暑表在樹陰底下，也有九十度高。

人們對於這領土裏的食品，也有同樣的無知，克倫帶克地方一個採金公司的大富翁經理，因

恐在食品方面要受痛苦，曾帶着一大批鮮肉和蔬菜到陶遜去，但他到了那裏，看見他船上有的東西，旅館裏沒有一樣沒有。

此地，他們說起庫拍河鐵道的海洋盡頭處哥爾多華（Cordova）地方的一個商人的故事，這商人請在西特里的一位經理，由邁涅索他（Minnesota）廠定了好些羊毛物品，這貨物應當在三十天以內送到，可是逾期還沒有送來，這位經理，就寫信到邁涅索他廠去詢問，接到回信，說這定單未曾填發，因為航行已經停止，而且此時裝運任何船貨到阿拉斯加，也沒有什麼用處，其中的實情，是哥爾多華的位置，適在太平洋上，一年之中，每星期都有船隻到那裏停靠的。

新近有一個芝加哥人，對一個正在那裏說這領土裏故事的阿拉斯加人說：『我除了你說蚊子的一樁事情之外，一切都相信，我想在一個有這樣多冰雪的土地內，一定不會有蚊子。』可是人們在夏季遊歷過阿拉斯加的，就知道這領土內是滿生着蚊子的，有時人們非把可以被蚊子咬着的皮膚保護好，簡直不能到樹林中的任何地方去。

許多美國人，都以爲哥爾多華是屬於阿拉斯加，而陶遜是牠的一個城市，這種錯誤，有時連華

盛頓政府的官吏，也會有的。不久，有一個郵部裏的高級執行委員，因為陶遜的郵政局，沒有把他的報告送到華盛頓郵部裏去，就送了一封警告信給他，通知他說，除非立刻把報告送去，是要把陶遜的郵局封閉了。這位郵政局長的回信，說陶遜是育空領土內的都會，他的報告，只送給在鄂大瓦（Ottawa）的加拿大政府。這樁事情，在世界的這部分地方，成了一個大笑話，而陶遜支局的經理，還慎重其事的，把這封信粘貼在掛牌上，把牠掛在郵政局裏。

再舉一個例，是美國財政部有一位書記官，有一次，在西特加還是做首都的時候，寫信給西特加的一位官吏，說部裏對於西特加所要的空白紙，存得很少，但阿拉斯加的官吏，可以很容易的跑到諾母去拿一些來用，因為諾母那邊有雙倍的供給哩。其實諾母距離西特加，有紐約到俄馬哈（Omaha）一樣的距離，而且只有海道可通，航程之長，和紐約到利物浦一樣，一個月裏，輪船只走一次。

人們對於阿拉斯加境內的路程，很少能夠注意，依着尋常夏季遊歷的路徑，由朱諾到非耳邦克斯，約有一千八百至二千英哩，但有一個非耳邦克斯城的商人告訴我，他曾接到一封由波士頓

公司寄來的信，說他們已經給他出了一張在朱諾某銀行付給的匯票了。

另有一個非耳邦克斯的公民，定了一部有十本或十一本之多的著名的字典，這字典，曾在各種雜誌上大大的登過廣告，這個人把錢寄去，請求把書送到非耳邦克斯來，一個月之後，他接到一封信說，這書已由加拿大支店，用船運出，顯見這公司以爲非耳邦克斯是在加拿大境裏的，結果，這部書被國境的關口扣住納稅，至今還沒有寄到。

還有一樁有趣味的故事，是屬於坎拿大和合衆國國界糾紛的時候的，當這問題在國會提出時，一位參議員，要想知道『林尼運河是由何人開鑿，並在何時鑿成。』人們要是記到林尼運河是北美洲大陸的一條大峽江，而且在未有歷史以前，就已天生成功的，那末這問話人這種的質問，也是一樁值得注意的笑話了。

在朱諾，接到一封由菲列得爾菲立公司寄來的信，回答一張貨到交錢的定貨單說，菲列得爾菲立公司，不能依貨到交錢的條款，把貨物送到外國去的。

不管外界不明瞭阿拉斯加的程度是怎樣，阿拉斯加卻不是缺少文化的國家，我走到東南阿

拉斯加境內看見大學生的人數這樣多，不覺大爲詫異，大約有半數以上的職業人員，都是大學畢業生。朱諾地方，有一個興盛的大學俱樂部，多數大學生，是由西方的學校來的，但耶魯哈佛（Yale Harvard）普麟斯吞（Princeton）和科涅爾（Cornell）各大學，也都有代表派來。華盛頓的大學畢業生，在西特里舉行一次敍餐會，竟有三十五人在一起敍餐。

朱諾的公立學校，很是優良，高等學堂，有職業分校，分有國語，機械畫，縫紉，和烹飪各科，牠發給畢業生的文憑，准許他們轉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或其他西方的專門學校。

我到此地，單爲考查人口而來，但這裏男女兩性間的人數，差不多是相等的，有許多婦女來充當學校教員，或書記，或速記生，並且都已結過婚。有些青年，會回到家裏去攜帶他們的妻子，女子生長在此地的，通常都居留在這裏，人口的數目，並非是不永久，如人們常常所猜想一樣的，我遇見好些辦日報的人，他們都住在阿拉斯加有十五年，至三十年之久，並且考查出青年男女，都希望在此地過一生一世的。

這城裏也有許多的公民精神，信仰市民的所有權，擁有，和使用主要的碼頭，並且有一個燃料

的倉庫，供給全城的煤炭。這種市政的建設，有時在壓低本地商人售賣煤炭和汽油的價格方面，得有顯著的效力，這個城市，還建有一座冷食貯藏所，一天有一萬八千磅的冰凍容量，貯藏室裏可以藏得五萬等魚。

第十章 海底下的寶庫

我的打字員，正在現代的阿拉丁（Aladdin）寶洞頂上的得的得的走着。在我底下的岩石，已經開成隧道，東彎西轉的成了一條曲路，比洛紫夢得（Rozamond）園的曲徑，還要來得複雜；有些小徑，很遠的達到海洋底下，別的小徑，又由山中鑿進有數哩之長，從這些小徑裏取出來的財寶，牠的價值，比阿拉丁的寶燈奴所取來的，要高得多，現在這些山徑裏，有一長隊的神魔，在繼續的行走，從山下或海底的洞中，取出簇新的金子哩。

我現在來說坐落在加斯提諾（Gastineau）海峽中的答格刺士島上，和在牠對面的大陸上

的特拉特威爾和阿拉斯加——加斯提諾礦產，因為有這些產業，纔賜給朱諾有金帶城的名稱，並造成牠為世界金子中心區之一。這些山裏的岩石，曾產生八千萬塊洋錢，或產生比十一倍於我們付給這領土全部的價值還要多些。

在阿拉斯加，有兩種金礦，就是沖積礦床礦和石英礦。在沖積礦床礦裏，落下金塊，有由小五穀到大金屬塊這樣的大小，通常都在溪灣裏，或溪灘旁，由沙石之中洗出來的，非耳邦克斯和諾母四周的金礦，就是屬於這種性質。在石英礦裏，有灑着小金點的鑛脈，或硬岩石的岩脈，這種金點，必須先行磨成細粉，然後纔能用化學的手續，把金子提取出來，這樣的礦石，依照每噸岩石裏採出的金子的多寡，分為高級和低級的兩種。在朱諾區域裏的礦山，為阿拉斯加全境正在發見和開採的最重要的石英礦脈，是包括在低級礦石裏的，然而他們已經產出有在這領土中開採的全部石英金的五分之四以上的金子。朱諾的礦山，列入最著名的金礦中，這種礦山，要算低級礦石裏產生金子的量數第一等多的礦山，許多在特拉特威爾一類的礦石，每噸中包含着比值兩塊洋錢的金子還要多，在開採的幾百萬噸礦石中，平均每噸只產生二元四角二分，加斯提諾礦山，是一種更低級的企

業，平均每噸只有一元五角。

讀者能知道金礦石每噸只有一元五角是什麼意義嗎？金子值二十元一兩，照這種價錢計算，值一元五角的金子，差不多等於一兩金子的十三分之一，把一塊值二十元的金子分作十三塊，是沒有一塊能和豌豆一樣大的，然而在這種礦石全噸之中，只能覓得那樣一粒金豌豆，而一噸礦石卻有一車的載量，要用兩匹馬去拖帶着哩。把一粒豌豆研成極細的粉，再把每一粒細粉，放進在一車礦石裏的每一塊礦石中，那末你纔可以想像到金子是怎樣的散布在礦石裏，和要把這些金子完全採出來，是怎樣的難法。

或者假定金子是鹽，礦石是水，我今天到藥房裏去秤了一些鹽，剛剛等於每噸礦石中含有金子的重量，這鹽還不滿一調羹，但一噸水，卻可以裝滿一隻二百五十加倫的大水桶。現在如果把這一調羹鹽，滴到大水桶裏去，再把水攪勻，等到鹽在水裏完全溶化爲止，你就可以得到我現在所寫的礦山裏的岩石和金子的比例了。想到從一車的礦石中，這樣的去採出那金粉做的一粒豌豆，恐怕這一些金子還不夠付給採取半噸礦石的工價，那末你就以爲要發生問題了，但是這個問題，加

斯提諾礦山的採礦者，已經很有成效的解決了。

這是顯明的，在化學品和工食的價錢來得高的時候，這種礦山和別的低級礦一樣，一定不能做出什麼利益就得停止開採，直到工食和化學品的價錢低落下去，和金子購買力增加起來，或是尋出採礦較廉的方法爲止。

在我沒有繼續說下去之前，讓我把這些礦產的軼事，先告訴給讀者知道。在山的旁邊，正在我的後面，有一個大的光榮洞 (Glory Hole)，第一塊金子，就在這個洞裏發現的，這個洞高出加斯提諾海峽數百尺，下離山坡甚遠，山的上層，現正覆蓋着白雲。這光榮洞，是一個極大的橢圓形洞，有八百呎長，六百呎寬，六百餘呎深，華盛頓石碑，可以豎立在裏面，而牠的鉛做的尖端，離開洞頂，還有五十呎，要是把石碑橫放在洞裏，碑的兩端，還不至碰到洞壁。這洞的洞壁，是一種有褐黃色，和灰色條紋的黑岩石，到處都有一線白的石英，金子就是從這種石英裏取出來的。

當我向下去看那洞時，一塊大岩石剛從頂上滑到洞底下去，這礦山，就從這種岩石得到，「光榮洞」的名稱，因爲採礦的工人，常被滑下的岩石打死，他們的靈魂，就到光榮的路上去了。說也奇怪，

許多死亡，都是爲着烏鴉的緣故，他們把「光榮洞」的附近，當作心愛的栖枝和飼養的場所。這些烏鴉，既有如此之多，因此洞的四周，都派了喇叭手站立着，如果有一羣烏鴉飛止在洞邊，就吹起號來警告鑛工，算是有危險了。第一次吹號，是說：「烏鴉飛來了！」第二次吹號，是警告鑛工，說岩石已經鬆動，就要落下來了。要是頭頂的沙石，有了纖微的啄痕，那就準要發生山石大崩墜的事情，是有幾噸的岩石，從兩邊傾瀉下來。

這「光榮洞」直到現在，還不能沒有危險，因爲四周的泥土和岩石，尙未達到靜止的狀態，有時還要發生岩石的滑下如同巴拿瑪連河的岩石滑下一樣。

特拉特威爾礦山最豐富的礦石，發現在山頂上，大約是從下面含有金子的低級岩石，漸漸的升上來，如同乳酪的作用一樣。這種礦石，由一個坎拿大人發現，他的渾號，是法蘭西派脫（Frence Pete）真的姓名，叫做佩耳厄羅沙特（Pierre Erussard）當朱諾（Janeau）和赫黎斯（Harris）兩人在加斯提諾海峽的對岸探探金子，並且開始要到答格刺士島去探探的時候。法蘭西派脫同着些印第安人一路走來，他在海邊淘沙，尋出金的色彩，後來他爬到「光榮洞」的山上去，發現一

種含有金子的石英層地，在那層地上，他尋出兩種需要的礦苗。他把一種礦苗叫做巴黎（Paris），是希望在那裏享用他所發現的大寶藏的。還有一種，叫做熊窠，因為他是在一個有一大熊和兩小熊所佔有的小山洞裏的。於法蘭西派脫就開始來採礦了，但他除了搖擺器和沖礦槽之外，並沒有別的東西，所以祇能把礦脈的柔軟部份拿來壓碎和沖洗出來，他所得到的金子，還不够應付開支，後來他因為要付一筆緊急的債務，就把這礦山以五百零五元的代價，售給約翰特來特威爾（John Treadwell）。

約翰特來特威爾爲了幾個加利福尼亞的資本家，來到阿拉斯加，已經在朱諾後面的銀弓盆地裏探望礦苗，並在帶形地裏尋得石英金塊，那就是現在厄布納爾（Ebner）礦山的地方，但那裏的金子不好，他正因失望而要放棄他的礦業，回到舊金山去，卻好遇到派脫，知道他在答格刺士島上發現了金礦，他就去看他的兩種需要的礦苗，但他以爲並不甚好，因為這種礦石，似乎質地太劣，不够抵償開採的工資，可是他仍提議派脫如果能夠給他一張棄業契，把這兩種財產，以五百元賣給他，那末他可以拿來轉售給舊金山的資本家。其時派脫有一片店舖，這事的解決，就是礦山如果

開採了，那些鑛工須在他的店裏做交易，這是一稿附加的條件，因此這財產就以五百元的代價售了出去，現在從這財產上面，已經得到六千萬元以上了。

鑛山的股票，是在舊金山發行的，特來特威爾得了三分之一的股票，其餘的股東，都是大資本家，內中有一位密爾斯（Mills），他的家財，大半是從這股票裏面得來的。其後，倫敦的洛司柴爾德（Rothschilds），也買進了這種財產，現在這鑛山，是爲密爾斯，洛司柴爾德和其他的富翁所有。

在開始的時候，這鑛山是用大資本去工作的，第一次的開掘，是在光榮洞裏，從這洞裏，已經採出五百萬噸含有金子的鑛石。約在十五年前，初次的地下鑛坑（Stoppings）纔做成功，於是就開始去掘地道的泥土，一切的工作，都是在地下做的，我說不出現在地下的工作，究竟有多少里，但這開鑛的事業，繼續在加斯提諾海峽的上下，開了一個很長的距離，並且很遠的由海洋底下開了出去。鑛石搬上那些有輪軸的大房子裏，然後用重力來降落到廠裏，鑛石的體積，浸向着海峽，有些地道頂上，還有幾百呎的海水哩。

在特來特威爾的集團裏，有四種鑛山；就是特來特威爾，墨西哥（Mexican），七百（Seven

hundred) 和現成的一千萬 (Ready Bullion)。最上面的三種，是在一九一七年，當礦山崩陷的時候，停止工作了。

一月之後，法蘭西派脫發現少數的試掘礦山，在答格刺士島上，他們裏面有一個人，從一塊好像石英礦脈的層地腳裏，挖出一盤沙石，拿去洗了出來，當他看見這些洗出來的東西，他就狂叫起來道：『我們已得到了，孩兒們呀，差不多是現成的一千萬呢！』因此這個礦山，就叫做現成的一千萬。昨天我和特來特威爾礦產的副經理威蘭 (Wayland) 先生，曾去周遊了一次。

我們爬進一個有五噸容量，像一個一百加倫大水桶一樣大的鋼做挖泥機器的戽斗裏，抓着戽斗的緣邊，那時一個電氣的信號發出來，我們就被射下黑暗的地方去了。這個大戽斗，向這邊擺動，我們就歪到這邊，向那邊擺動，我們就歪到那邊，我們降落的斜度，約在一個五十度的角度，依照這種角度進行了有二千尺光景，以後落下的斜度，更爲峻削，最後，我們從戽斗裏走出來，已是遠在海底了。我們拿了乙炔盞燈，揀着路走去，經過了隧道和礦坑。這些隧道，都有電燈點着，每一個隧道，各有他自己的鐵路，我們在軌道中走着，時時要走到傍邊，把身體緊貼着洞壁，讓那些礦石車過去，

這種車，是用驢子拖着的，在一處地方我們經過一個驢廐，人家告訴我，這些驢子，有時關在礦洞裏，有好幾年哩。我看見的這些驢子，卻是肥壯而馴良的，黑暗並不影響他們的眼睛，如普通人所猜想的一般。

我不時在礦坑，或大穴洞裏停留着，這些礦工，都在那裏轟炸礦石，他們用着以壓縮空氣來運用的鑽錐，去鑽出洞來，安放炸藥，因此就在水面底下，炸去了很大的地方。這些礦坑，有幾百尺高，差不多有一畝大的面積，有些裝滿金礦石，幾乎要到坑頂，可是這些礦坑，和海洋之間，祇隔着薄薄的一片岩石呢。

離開鑛山，我走過好些機廠，他們在那裏，把極大堆的岩石，壓碎成粉，去揀出少數的金子。這些紅房子的機廠，人們從海峽走上來時，可以在船塢那邊看見牠們。這些工廠，環列山邊，有如拱壁，人們走近牠們，就聽得一種好像無數鎗砲聲一樣的聲音，充滿在空氣之中，在廠裏面，這種鬧聲，更加利害，你儘可對着立在你旁邊的人的耳朵，大聲叫喊，但你不能使他聽見，甚至你自己都不能聽見你自己的說話哩。約翰巴洛茲 (John Burroughs) 說：『尼亞格拉 (Niagara) 是在特來特威爾

旁邊的，一種輕的嘈雜之聲。」大的聲響，是從幾百個常常落到礦石上去搗碎礦石的搗礦機發出來的。礦石運進來時，各種大小都有，大約從碎石路的碎石這樣大到大麵粉桶一樣大爲止，更大的厚塊，就得把牠們打碎來使合於搗礦機之用。這些搗礦機，把一切的石塊，都打成了像最細的麵粉一樣細的粉末。

有一個機廠沒有工作，所以我能夠去考察那些搗礦機。每一個搗礦機，包含着把四周和人的手臂一樣粗的長鋼桿子，裝有一隻八寸或一尺長直徑的極大的鋼鞋，這鞋緊緊在搗礦機的末端，桿子和鋼鞋，一共有半噸重，在搗碎礦石時，把桿子提起來，然後落到那礦石上去，每一分鐘可以打一百次，想到每一次落下一個半噸重的東西到礦石上，只要你的手表啣嗒一聲，你就可以略略的知道這種研碾礦石的力量了。那裏有幾百個這樣的搗礦機，同時工作，你看見了牠們，那末，你對於那樣大的嘈雜之聲，也就不以爲奇了。這種搗碎的工作，全年進行，無論日夜，星期，或非星期日，都是一樣的。

機器上有很多磨損和殘壞的地方，這鞋是堅實的鋼鞋，每一隻鋼鞋，有一個麵包二倍一樣大，

但在搗碎三噸礦石之後，牠就磨損得和刀鋒一樣薄了。墊放礦石的鐵塊，也不久要碾壞的，每碾五噸礦石，必須更換一次。

在碾碎之後，把礦石粉從金粉裏提出去的方法，是簡單的，在搗礦機的前面，是一塊用鐵絲製成的網狀的圍裙，網眼比任何廚房裏的米篩眼還細，當礦石搗碎時，用水流把粉末沖過了網眼，牠落在那些斜的鑲水銀邊的銅桌子上。此時，水銀對於金子是有一種吸引力的，礦石粉流過時，牠就把散的金子，吞嚥下來讓礦石沙流了過去，過了好些時候，水銀上面已裝滿了金子，就把牠取下來放到一個溶鍋裏去溶化，等到高的墊度把水銀化成汽體之後，那末所留下來的，就都是金子了。

除了這種散金之外，還有些金子，是在岩石中尋得的較劣等礦物裏面的，這些礦物，取出來放在搖動的桌子上，然後放到一種精化物裏去洗，這種精化物，吸取了金子，正和水的吸取投入水裏的鹽一樣，於是把這種有精化物的水，使牠經過了一種手續，那末就可以使牠把金子脫出來了。

第十一章 世界最大的冰川

在秀厄德和林尼運河之間，有五千多坐的冰川，內中有幾百座水川，向下流到海中，又有二十五坐，正落下牠們的冰山到潮水裏去。

除了格林蘭(Greenland)和安塔克替卡(Antarctica)(南極洲)之外，阿拉斯加要算是世界最大的冰川區域了。在這領土的東南部分，牠有許多的冰川，其中有幾坐極大的，只要從西特里坐了一隻安適的輪船，走了四五天，就可看見了。我現在在林尼運河，是在由朱諾到斯卡威(Skawway)去的途中，我的船在那些晶瑩的藍色冰山駛進駛出，這些冰山直立在從山邊慢慢流下的冰川的峻峭的頂端，潮水不時把冰山沖到海岸，任憑那些長松用樹枝拂拭着牠們。

從我臥車寢室的窗中看出去，能看見一排如城垣一般的積雪之山，甚至連山巔都映着青綠的顏色，正對着我的，是一方隆起在兩坐高峯之間的大冰田，這田闊有數里，斜坡向上，直達雲端，這

就是一坐冰川了。

阿拉斯加真真的冰川區域，由國境外不遠的地方起，沿着海岸，一直蜿蜒到和紐約到芝加哥一樣遠。牠緣着海洋之邊，伸張了一百里或一百里光景，然後折轉到內地去。

多數的冰川，屬於斯卡威之西北，不出乎一塊約一百哩闊五百里長的面積中，是一個約和紐約邦一樣大的區域，不及阿拉斯加全境十分之一；但這部分地方，正為一般遊歷家最常到的，因此他們的傳說，都露着一種意思，說這個領土，除了冰山之外，是一無所有的。

阿拉斯加的內地，比較要低一些，沿海岸的冰川區域，是高而崎嶇不平的，許多高山，高入雲表，有些是簡直與天相接，比較大陸的任何部分的高度還要高些。

牠們既是這樣高，這樣峻峭，和這樣寒冷，因此由洗滌南阿拉斯加的海洋熱流中所發出的濕氣，都被牠們沉澱下來，凝而為雪，造成了這些活動的冰川。

現在讓我舉出一些這種大冰塊來說：說塔古 (Taku) 海口，是一個大峽江，長有十八哩，四面高山拱立，島嶼環繞，人們坐着汽船上駛，可以數出四十五座冰川，末後一坐，就是塔古冰川，有一

哩之闊，二百尺以上之高，他的前面，就是冰川入海之處，在離海不遠的地方，這冰川是二哩闊，但可以繼續擴張到八哩闊光景，直到牠失落在靠近英屬哥倫比亞的一個大冰田裏爲止。

塔古冰川，是一種活動的冰川，牠能流入海洋，把牠大冰山落在海中。牠一天流動八尺或十尺，有些由冰山上落下來的冰塊，有和城裏高入雲霄的屋宇一樣大。和他貼近的地方，有一座不流動的冰川，在西南的山的另一邊，顯露出一種灰塵之色，因爲離岸如此之近，人們可以用搖頭的照相機，把牠攝影下來。這座冰川，約有一哩闊，但似乎祇到岸邊爲止。

我初次看見塔古冰川，是在早晨的五點鐘，太陽已出來兩個鐘點，日光射着飄浮在海口的冰山，使他們幻成無數藍寶石的顏色。我們的輪船，經過幾百塊這種藍蔚色的冰塊，一直駛到冰垣的前面，並且即刻冲上冰川裏去，當我們的船停止的時候，我們已在冰中六百尺了。

此時，太陽已從雲中出現，直照於冰川之上，使牠變成一座結着金鋼鑽霜，閃着藍寶石光的廣大無涯的銀世界。過了一會兒，只聽得一聲震耳欲聾的爆裂聲，就見一大塊的冰爆裂下來。當這冰山倒入水中，升起來成了一塊大藍綠玉的飄浮冰塊時，那冰川的表面，看起來好像截下一塊最白

的冰琪琳一般。

我們船停時，風從冰川上向我們吹來；風在海口裏，是和暖的，但此地這種嚴霜的冰風，吹到身上簡直寒冷澈骨，所以我也不能再寫了。

冰川的表面，崎嶇不平，牠的頂端，有幾千幾百的高峯，有些尖銳如鎗，其他都是破裂而紊亂的。看見這種冰川，可以使人們想到一幅崎嶇不平之山脊的凸景圖。冰是時時融化着的，一大塊冰飛入水裏，就有一種聲大如雷的響聲，要是轟了一炮，準有幾百座冰山倒了下來，我們輪船汽管吹起來的空氣的震動，也可使冰塊紛紛下墜，而且屢試不爽的。

洪保德(Humboldt)的船主，把船上的汽管，如放禮炮一般的吹了許多次數，來顯明這聲音的效力。當汽管的叫聲，衝開空氣時極大的冰塊，就從冰川上墜落下來，汽管繼續的叫着，冰塊也陸續的倒下，有時竟有一塊和一座紐約辦公廳一樣大的冰塊，爆裂到海洋裏去。這冰塊沒入水中，飛濺起一個極大的浪花幾乎達到冰川之頂，並起了很大的浪把輪船旋轉開去，過了一會兒，冰塊由海中升起有百尺高，就在水面上上一下的浮沉着。

當這座冰製的高山落下的時候，我向洪保德船主，一位身材魁偉的人說：「你叫我想起約書亞（Joshua）命令吹號手吹起號來，而耶利哥的牆垣就倒下來的故事了。」

冰川的景緻，如此美麗，足以使人感到牠的奇偉，牠曾從那些遊歷家方面，引出了許多奇怪的評論，我記得站在我手腕旁的一個婦人的言語，她說：「天啊！那不是很偉大嗎？牠足以使我記起我們樂劇場的垂幕，但這裏不是沒有北極熊嗎？」

當大冰塊墜入水中時，一個人——他或是一個酒館店的主人——很注意的說道：「噫！這樣的冰琪琳呀！一個人竟能做出那樣大的一塊哪！」

從冰川落下來的冰，十分乾淨，看起來很像冰琪琳，或是噶嚨水，有時那些船舶用繩子擲上較小的冰山，把牠們擒到船上，裝入牠們的冰箱，在很長久的時期中，這種採取冰塊，售到礦工區或城市裏去的事情，曾成了很大的商務。在五十年前，冰川的冰，從南阿拉斯加裝運到舊金山，是七十五元一噸，其後，訂立契約，改定為三十五元一噸。

離開冰川不遠，我們看見一隻大鹿，在水裏四面游泳，我們的船走過時，離開他只有二百尺光

景，船上一位得克薩斯 (Texas) 人說，他能夠在船上用繩子把他活捉過來。這鹿有華麗的鹿茸，他的頭角都伸出在水上，他的身子，可以在和水面相近的地方看得見。當我們向着他駛去的時候，他還在那裏游泳，我們看見好些近着海岸的獵人，開始去捕捉他，他們追逐這野獸，倏而向這邊，倏而向那邊，到後來，就把他捉到他們的船裏去了。

我乘坐着一輛汽車，從朱諾去看門登哈爾 (Mendenhall) 冰川，這種大冰塊的冰堆，坐落在離城九哩之內，人們離開在阿拉斯加境內，四面圍有礦山、工廠、商店、銀行和其他商業場所的華麗城市的最華麗區域，不到一點鐘，就可到了曠野的中心點，和這奇異領土的一個最著名的冰川影子下了。

試想坐汽車去看冰川是怎樣的情景啊！我曾循着鐵絲的錨索爬上維蘇威 (Vesuvius)，坐着著名的有輪齒的鐵道，爬到里支 (Rigi) 上去，但乘坐汽車駛於石堆之上，還是我第一次的經驗哩。我去看冰川，是步着朱諾銀行家貝倫特斯 (Behrends) 的後塵而去的，他這個人，據說就住在南面，他的面貌和精神，極像萊利 (Riley)，他的篤於友誼，簡直和胡雪爾 (Hoosier) 詩人一樣。

我們從朱諾一直馳到樹林裏去，有五十呎至一百呎高的樹，緣着峻壁，環繞着我們。那些接枝漿菓的叢樹，樹幹有我臂膀一樣粗，當我們經過時，拂拭着我們的車輪。路的兩旁，有一打不同種類的鳳尾草，和藍、紅、黃各色的野花排列成行；我們經過深紅色的火葦大花壇，駛過幾千根天青色的羽扇豆，那裏還有胡蘿蔔開着花邊似的白花，和黃而有毛的三葉形花。有些地方，青草長得和我的腰一樣高，兩邊路旁的山坡，是綠中的最綠者，植物好像和爪哇（Java）山上的一般，比我希望在阿拉斯加所能尋得的還要多些。

我們的路在冰川的途徑之上，我們所經過的山谷，從前是滿積着冰的，但現在已經慢慢的退去，剩出來的土地，都被小圓石和大轉石的地面蓋過去了。這圓石和轉石，因為他們老是在冰川上滾着，所以都是圓而滑的，然而這些圓石之中，仍舊生長着花草，牠們的紅色和藍色的花點綴成之風景。

當我們來到更近冰川的地方，這些轉石的大小，就增加起來了。有些轉石，有許多噸重，他們都是到處夾着石板的花磨石。在行迴曲折的山谷中，我們向右轉出，立刻到了冰川的面前，每一面的

高山都和亞來格尼(Allegheny)山頂一樣高，冰川裝滿了山谷的一半，這冰川凸起來，成爲一座峻峭的冰牆，向後推進，漸漸地升到地平線，直到牠似乎裝滿了兩山中的全部空間，和沒入雲中爲止。

走得更近一些，我們差不多駛到冰川的腳下了，於是我們就棄了車子，爬過岩石堆，而到沿冰牆脚下流着的水河的邊際。

門登哈爾冰川由山間湧出的地方，約有一里之闊，牠是一座大而起皺的藍白色的冰垣，向上傾斜，達於積冰的山中，在遠處觀着，好像是彫刻的大理石一般。牠的面上，犁成深溝，並鑿有許多小孔，嚮導者告訴那些輕信的新來的人，說這些小孔，是被蟲蛀出來的。他們說有某種蟲住在冰裏，常被那些飢餓的礦工捉來吃，而且的確的，他們還拿出一張照片，照着一個礦工，真真的吃着牠從冰中吮出來的蟲哩。其實，人是真人而蟲是麵條做的。

從林尼運河向西，約有四五百哩地的距離，人們可以尋得好些阿拉斯加最大的冰川，格里力(Greely)將軍，把牠們的名稱和地點，記入他的書目中，有二百餘種，哈里曼(Harriman)遠征隊

的吉爾柏特 (Gilbert) 說，冰蓋著的地方，有一萬五千到二萬方哩。大多數的冰川，都在距海洋一百哩地之內，最大的冰川，是在海岸線的南面；在威廉海峽，有十一座廣大的冰川，人們立在秀厄德的街角裏，可以看見全數散佈在山邊的冰川。

每一條阿拉斯加的河道，幾乎都有牠的源流在冰川裏；育空和卡斯科琴的支流，都受着這些冰川的灌溉。塔那那爲菲爾邦克斯所建立的地方，是由契沙那 (Chisana) 和內布斯那 (Nabesna) 河匯合而成的，這兩條河在胡蘭吉 (Wrangell) 山內，都升起來成了冰川。蘇細脫那 (Susitna)，是從阿拉斯加山脈的一座冰川內發源出來的。科伯河受着冰川的灌溉，那穿過牠的山谷的鐵道，連起基尼考脫 (Kenecott) 礦山與海的交通，經過柴爾德斯 (Childs) 冰川，和米利斯 (Miles) 冰川之間，而達於哥爾多華。

冰川灣，距離林尼運河的末端，祇有一箭之路，是一個五十哩長的水體積，有半打以上的極大的冰川，向下斜到灣內。最大的是繆耳 (Muir) 冰川，由發現這冰川的約翰繆耳而得名，牠斜進水面的地方，有三里闊，冰垣的高度約一千呎，有七百呎沒入灣中。

繆耳冰川，很是活潑，有些人猜想牠一天可以移動六十呎之多，但經過精密的計算，只有那種速度的六分之一，雖在阿拉斯加有些冰川，可以移動五呎至十呎，但著名的冰川很少能够一天移動一呎以上的。北格林蘭（Greenland）有一個冰川，據說每小時能移動四呎以上。一座冰川的移動，可以把石子放在牠的上面，或用竿子插入牠的表面裏去測量，當冰川向前滑去，那竿子和風景上固定點中間的空間，就可顯出牠移動得怎樣快了。

除了山谷的冰川之外，阿拉斯加還有大的冰田或冰蓋，例如瑪拉斯比那（Malaspina）冰川，是一片比羅得（Rhode）島國還要大的冰。牠的正面，約有五十哩，牠面對海洋並向內地蜿蜒三十哩而到聖伊來亞（St. Elias）的山脈，簡直是一塊合有河、川、小山和沙石的冰山的大平原或高原，雖然牠與格林蘭和安塔克替卡冰蓋比較起來，是未免渺乎其小，但在北美洲大陸上，卻是最大的冰田了。格林蘭冰蓋，有一塊四十萬方哩以上的面積，等於阿拉斯加全境三分之二這樣大。至於安塔克替卡冰蓋，料想可以覆蓋著三百萬方哩有和合衆國一樣大。

好幾年前，瑪那斯比那冰川，受着地震的震動，曾改變了牠的全部的表面，把地下的岩石，都扭

歪了，並且把樹木連根拔起，向四面飛出有數哩之遙。在一九一二年，米利斯冰川的許多冰河中有
一個冰河，曾爆開冰垣，拋了幾千噸重的冰塊到水裏去，那時有一個三十尺高的浪花潑到平地之
上，還有好幾噸重的冰山，竟壓碎了科柏河鐵道的橋樑。

第十二章 斯卡威——赴克倫帶克的門戶

當人們羣赴克倫帶克(Klondike)採金之日，住於林尼運河首端的斯卡威(Skagway)，乃
爲世界上最常說及的城市之一。牠是到新發見的黃金地上去的重要門戶，成千成萬的礦工到了
這裏，就循着牠們的路程，穿過許多山隘，而到育空河的水源處，再從那裏乘船到了陶遜，沒有好久，
牠就成了白山隘鐵道的終點。這鐵道爲採金熱潮最高之時所造，可以由此地通到育空河航路首
端的白馬地方，此時的斯卡威好像受着魔術似的，忽然由一個張着蓬帳的鄉村，一躍而成一個有
五千人口蓋着木石房屋的熱鬧城市。這些人民，大都是來往於金礦山間的過客，嗣後礦山將要採

空了，於是斯卡威的血液，就條而稀落下來，乳皮已由克倫帶克被撇而去，盛乳的瓶，也已空了，礦工日少一日，城市也就衰落下來，直到現在，據說祇有五六百人口了。

酒店和跳舞廳，早已消滅無存，旅館和居住的茅屋，已經坍毀了去，許多較好的房屋，也都空起來了。這城市已由一種充滿着賭徒，礦工，和獵取財產者的興盛而宏大的社會，一變而為肅靜而渺小的居留地，要靠着到育空領土和阿拉斯加內地去的過客，及每季由北方成千成萬而來觀看冰川和其他奇景的遊客為生活了。

通常的阿拉斯加遊程，只限於東南部的海島至斯卡威為止。許多遊客前往遊玩，都由鐵路而到白山隘的頂端，仍舊趕着他們的輪船，尚在海港停留的期內回去，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多少遊客，再向前走入坎拿大領土，而到陶遜去遊玩的。至於循育空河而下再橫渡諾吞海峽而到諾母，和我現在所遊行一樣的長遊歷，是更加少了。

許多不再向斯卡威前進的遊客，就在那裏停下來遊玩幾天，或幾個禮拜，並不乘坐他們的原船回去。這地方已成爲一個很適宜的避暑場所，他有溫和的氣候，牠的雨量，比較罕德爾其他的

部分更爲稀少。此外，斯卡威還可供給人們作騎馬，步行，或坐汽船等各種無窮盡的遊覽。這種遊客的旅行，只要我國的人民察覺了阿拉斯加的奇偉，知道在阿拉斯加他們能够享有充分的和暖，安適的居住，和良好的膳食時，立刻就可增加起來。

我能深深的知道斯卡威是怎樣得到牠的「阿拉斯加之花城」的徽號，因爲該地遍處是花，我曾參觀過管理着白山隘鐵路商店的韋伯（Weber）先生的花園，他有四十餘種顏色不同的大理亞花，有些是雪白的，有些是血紅的，其他是精緻的虎黃色的，他還有如遠山翠黛一般的藍大理亞花。

這樣的大大理亞花，牠們的花莖，可達九尺高，牠們的花朵，四周有大菜盆子一樣大，我用着兩尺長的尺，量得牠們的花莖確有這樣長，有一朵華麗的紫色花，直徑九吋闊。又有一種基沙（Geatsa）大理亞，牠有黃金色和大紅色的花，從花的這邊到那邊，約在十吋以上的。確，這花的大小有這樣的大，我並且自己立在一枝大理亞花底下，攝了一張影片，以證明我的述說。花莖高過我有如此之高，我只能剛剛接觸着牠的花朵，當我向上看時，這花好似和蛋糕盆一樣大，但牠從種在空地上的根

頭生長出來，還祇有兩個月哩。

韋伯先生多數的大理亞花，都不生長在暖房裏，而在草地上的花壇中的。牠們僅有的保護物，只是一塊當風牌，一座用玻璃圍着的鐵絲籬笆，這籬笆面對海峽，是以抵禦由海面和高山吹來的冷風的。我在這花園裏所看見的別種花卉，有五吋闊的金盞草，和與金盞草一樣大的紅天竺葵；又有日本的金帶荷花，花有人手一樣長，我在一根植物上，曾數出有十九朵這樣的荷花。

此時，白三葉草的大花床，正生長在街道的兩旁，山上也覆着灌木和野花，許多居民，都有小小的園圃，種植市鎮上所需要的一切蔬菜。今天早晨，我看見一小塊覆盆子的園地，那裏的叢樹，有我的頭這樣高，覆盆子有我大指一樣厚，我曾看見大黃的植物，生有一張新聞紙兩頁一樣大的葉子，莖高可以及肩。

我現住在浦倫(Pullen)飯店，據說這飯店招待了較顯貴的客人，比在阿拉斯加境內任何別的旅館所招待的還要多些。這飯店是浦倫夫人所開的，牠在黃金狂的時候到斯卡威，帶着四個小孩和七塊洋錢登岸，現在她已有了這一座有二十間房間，連着許多浴室和幾畝空地的新式旅館。

了。正屋的四周是平房，可以租給有家眷的人家，或朋友的團體，去居住，草地上種有樹木和花卉，穿過牠的山和水的中間，是一個小海島，那裏到處有樸素的橋樑，露着一種可愛的日本式的風味。

今晨我下來早餐時，看見我的菜碟旁邊，放着一塊藍的珉瑯盆子，盛滿了牛奶，我從那盆裏掠了一些乳皮沖進我的咖啡和麥糊裏去，這是浦倫飯店的特點之一。浦倫夫人從她的三百二十畝大的農田裏，得到她的菓子，蔬菜，和牛奶場的出品。這農田可以蓋滿帶伊亞（Dyer）城的舊址，她告訴我她有四十畝麥田，她種這些麥來做穀類的乾草，並且已經把她小麥乾草的收成放進倉廩裏去了。再說這個倉廩，爲荒蕪的房屋之一，是當帶伊亞有一萬人口，且在礦業興盛的時期內所造的。其他的房屋，已經坍塌了讓作收穫之用，尤其是昔曾興盛的礦業中心點，到於是沒有一點東西可以看見了。

當黃金第一次發現於克倫帶克的時候，共有兩條道路，或是兩條小徑由林尼運河的首端而越過山嶺。一條是由斯卡威爲起點，向上爬過白山隘而達本涅特（Bennett）湖，然後向前再下育空河而到陶遜。另一條路是由離開帶伊亞四里地的地方爲起點，走過契爾柯脫（Chilkoot）山隘，

而到育空。其初，帶伊亞曾超過斯卡威而爲先導，牠建造了一條空中的電車路，由一根電線上行駛，載着貨物而上山隘，可是旅客還要步行，或是和他們此地所說的「力衝」而上那三千五百尺高的峻峭的契爾柯脫山隘。當車子被鐵索舉起在空中時，這些車子向左右搖盪，不時有貨物跌下。某一次，有一輛車子載了九十四隻豬，這種搖盪的動作，弄得他們目眩頭暈，竟有半數的豬跳了出來，跌死在下面的岩石之上。

白山隘鐵道建成，而帶伊亞宣告死期的鐘聲就響起來了。那些居民，羣赴於鐵道起點的斯卡威去，有些人離開他們的房屋，也不想把牠們先賣了去；有些人竟捨棄了他們的傢俱而去，有一份人家離開的時候，桌子上已安放了一半的膳具，預備着吃大菜了，一切人們都發狂似的要想去採金礦，或去分享他們以爲在斯卡威可以得到的一種興隆事業。經過了一個短促的時期，所有居民都已離去，只剩下一個名叫愛密爾克雷脫（Emil Klatt）的沒有走，他在這個廢城的舊址上立起家來，把街道耕耘之後，就在城市的區域內，開起了他的田園，他在那裏耕種了好多年，成爲大衆所知道的帶伊亞市長，可是他的僅有的要素，只有牛和羊罷了。我想他並沒有多着銀錢，因爲他後

來就把這產業賣了出去，現在這產業，我已說過，是屬於浦倫夫人了。

聽斯卡威人說起他們城市最興盛時的故事是很饒趣味的，牠是——用土話來說『大開放』的，牠有六十一片酒館，每一片酒館都附着跳舞廳，那裏既沒有法院，也沒有巡警，其時在阿拉斯加境內，並沒有法律，只組織了一個市政府，美國唯一的代表，是一位副裁判長，他的性情粗魯，料想是和犯罪的分子聯盟的，但最少是沒有做出一些治績來。成隊的匪徒，攔劫了啓卡科 (Cheechako) 並且搶掠了從克倫帶克來的老礦工。

其後，這班犯罪的份子，被一個藍多爾夫 (Randolph) 哲斐孫 (Jefferson) 斯密司 (Smith) 糾合攏來，他有一種自昔相傳的名望，他在科羅拉多 (Colorado) 境內曾得了一個蘇皮 (Soapy) 的渾號，是因他擔賣肥皂，在買主方面看起來，似乎這肥皂有十元和二十元的鈔票包在裏面的，其實，這是在西方各處一種很有名的騙局。

約在合衆國和西班牙宣戰的時候到了斯卡威，蘇皮就召集起四百名當地的惡徒，把他們獻給美國總統馬琴力 (Mokinley) 當作一隊猛烈的騎兵，準備去打西班牙人，但總統對於他們的

性質。已經得到了信息，沒有應許他們的服役，於是蘇皮就把他們武裝起來，並且訓練他們，把他們用來魚肉社會，他們搶劫單身的旅客，和整隊的客商，又做了不少殺人越貨的事情，要是反抗他們，就得死於非命。此時人民異常恐懼，處在一種恐怖時代之中，足有好幾個月。這班匪徒，有種種的方
法，來劫奪那些到克倫帶克去的路過的礦工，和奪取由克倫帶克回來的礦工的金子。

蘇皮匪黨裏年高的經理人，常到西特里去，同着在輪船上的羣衆一齊回來，這些旅客，大多數是採黃金的人，每一個人，除了帶着够他們到陶遜去的盤費之外，都有一副約值五百元的行李，有些還要多一些，有些也有少一些的。蘇皮的經理人，假裝作礦工的樣子，常常藉口爲減少運費起見，去組織起團體來，並且從團體中每一個團員，取得一種單子，吩咐船家去把他的貨物卸給裝包者，或背送貨物的人，在起岸的時候，這些人就把這些礦工送到蘇皮聚賭的酒館裏去，在那裏不到一個鐘點，他們一準會把他的銀錢輸光，於是他們就沒有足够的錢去付運貨單了。結果，他們的行李，也就落到這班匪徒的手中。洪保德船的船主波斯門 (Boughman) 告訴我，在船停泊下來，讓這些採礦的人到岸上去之後，只要四五十分鐘光景，他們就得失去所有的銀錢，並且哭了回來，懇求一

張下等客艙的船票轉回家去。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匪徒的胆子愈弄愈大，事情也愈弄愈糟，從陶遜出來的礦工，他們袋裏的黃金，沒有不被匪徒偷盜去的。其後，在阿拉斯加任何旅客，都不能得到安全，這種劫掠的事實傳佈出去，因此斯卡威的城市，也就受着影響了。一樁猖狂達於極點的事情，是搶劫一個名叫斯條亞（Steward）的青年礦工，他剛從陶遜回來，帶着一袋價值二千七百元的金沙，這個青年礦工被劫之後，就造成一種騷動的局，於是有名望的商人，都去見蘇皮，請他把銀錢歸還這個礦工，但蘇皮拒絕不允，因此就成立了一人防禦委員會。蘇皮又恐嚇着要打死任何敢去攻擊他的人，當四個人想去捉他的時候，他就把扳着槍機的來復槍，對準那四個人中的首領名叫佛郎克（Frank）梨德（Reid）的肚子，梨德抓住蘇皮的槍，也拔出了他的手槍來，但斯密司（即蘇皮）就扳動他的槍機，把彈子打進梨德的身中，同時梨德也很快的連放了二三槍，並且有一粒彈子穿進蘇皮的胸口，另一粒彈子，打傷他的小腿，斯密司在未倒地之前，又發了一槍，打在梨德的小腿上，於是兩人一同倒了下來，蘇皮斯密司立刻身死，而佛郎克梨德也受了致命之傷。

斯密司打死的消息傳出去，使得他的黨徒，就和山兔一般急急的逃避到山上去了。在他們驚恐之中，並沒有一個匪徒思念着他，他的屍身躺在打死的地方，直到早晨的兩點鐘，纔有幾個婦人把他移了開去。

我問船主波斯門，誰人知道蘇皮斯密斯，他的銀錢又是怎樣用法的。船主答道：『他的錢一搶來就用光，他死的時候，除了他從斯條亞那裏得到約六百元的金沙之外，簡直沒有什麼可說的東西。這些金沙，是在身上一個袋裏尋出來的。蘇皮給了跟隨他的人很多的銀錢，其實，他要算到阿拉斯加來的人中一個手面最闊的人，他救濟了許多他鄉落拓之人，並資助他們回去。如果有一個人死了，蘇皮常肯替他的寡婦孤兒花去幾百塊洋錢，用在一切的雜用上面，他也肯隨便把銀錢贈給人們。他送給人們的食品，既有如此的慷慨，所以他對於斯卡威的幾家商店，一星期中都有幾百塊洋錢的交易，這就是有些人民爲什麼不反對他的一種原因。』

在他死的前幾天，他曾做了一位真真的七月四日的司儀官，有時傳教的人也要請求他的臂助，他們說起此地一位年青的啓卡科牧師的故事，他有一次爲着教堂的事務，曾得到蘇皮幫助他

去募捐捐款，但蘇皮加入一種意見，須這位牧師管理着一切的現款，當這個強盜看見這現款的總數，可以滿足他的慾望時，他就叫了他的一個黨徒，從這位祕密的教士那裏去偷了來。他的任務爲什麼不早受着阻礙，這裏面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蘇皮的仇人，常會很奇怪的失蹤了去，並且從此就毫無消息了。

現在的斯卡威，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了，那裏有良好的學校，自來水廠，縫紉機器，電燈，電話，和一引報館，幾座教堂。這城市的主要商務，似乎就是賣古玩給遊客，那裏有半打商店，出售首飾，彫刻品，鹿皮鞋，和花籃等物。首飾是印第安人做的，他們從銀元裏打出首飾來。彫刻品都是依士企摩人刻的象牙彫刻物。鹿皮鞋和花籃是由斯卡威四周的土人，和在阿拉斯加的其他地方所製造的。這些東西，沒有一樣是價廉的，最好的花籃，就是盛不到一夸爾（Quart）大的小花籃，也要售到五十元至一百元的價值，同樣質地的香煙盒，每件售十五元，要是出八元或十元以下的價錢，斷乎買不到精緻的花籃，最上等花籃，是在水裏做的，牠們是草織物，比最精美的巴拿瑪草帽還要精細，並且因爲有這樣的精緻和複雜，所以要打成一個和嬰孩頭一樣大的花籃，必須要幾個月的工夫，最優

良的出品，是從阿留地安島來的，牠們都是由年老的印第安婦女所編織，因為這種藝術將要失傳，或者在這一代時期內，恐怕就要消滅了。

有些很好的彫刻品，雖是由斯卡威和西特加四周的印第安人所刻，但大多數的彫刻品，是從育空河口附近的印第安居留地，和諾母的依士企摩人那邊來的。印第安人做他們自己的彫刻工具，都從舊剃刀的鋒口磨練出來，在彫刻的時候，他們把彫刻的器具向着自己的方向拖下，步着日本_的格式，刻出象牙的彫刻物來，這正和我們的彫刻家所做的方法相反。

做生意的攝影家，在阿拉斯加因為有牠的奇異的風景，和可以入畫的土人，也得到了一個很豐富的收穫，我知道有一張照片，曾給牠的主人網進了五百塊洋錢，還有許多長期售賣照片的人，每季也得到很好的進款。

第十三章 踏上採金者的足跡

我剛在阿拉斯加境內所建築的第一條鐵路線上，做了一次的旅行。這條鐵路，就是白山隘鐵路，由斯卡威開始，經過沿海的山脊，而到位於育空水源的白馬河。牠是在人們奔赴克倫帶克最紛擾的時候所建造，用來運載旅客，超過高山，而到他們可以覓得船隻往陶遜去的地方的。這工程在一八九八年開始，自從第一次的客車，就是一串平頂車，運出了價值二百萬元的金沙之後，不到二年的工夫，就告成功了。

這條白山隘鐵路，祇有一百七十哩長，雖沒有格琴喜母斯 (Guggenheims) 的科拍河鐵路這樣的昂貴，但也要費幾百萬元去建造哩。第一次的二十哩，平均的價值，超過十萬元一哩，有幾段路，卻只費了這種價值的一半多些，在建造的時期內，僱用着三千五百個工人，內有二十餘個工人，死於築路工程上面，這工程繼續進行，一直經過了冬季，在第一次開始動鋤之後，不到十八個月，火車

就運載着幾千的旅客，和值幾百萬元的貨物，到沿海岸來了。

白山隘鐵路，由林尼連河首端的斯卡威爲起點，經過沿斯卡威河的盤谷一帶的岩石，而上達沿海高山的峻峭的斜坡。各處的軌道，懸掛在山崖的兩旁，既這樣的峻峭，因此這些工人，必須由上面用繩索吊下去鑿開地層，以作鐵路路基之用。

自達到山隘的頂端之後，軌道沿本涅特河岸，蜿蜒了二十七哩，穿了一條二百十五呎深的峽谷上面的大鋼橋，掠過在克倫帶採金時代有名的白馬河的急湍，最後到白馬河爲止。該地離開陶遜，陸路有三百五十哩，水路有一百餘哩。那越過狹谷的鋼橋，乃是此世界上最遠的遠北肱木橋。

這條路從開始的時候，所有規劃，建造，和管理等等都是很好，不管雪是怎樣大，這條路在整個的冬季內，總有大多數的時候是通行的，因爲牠備有迴旋的雪犁，可以犁出一條通過雪地十二呎深的小徑。

在建築工程期內，只發生了幾樁不幸之事。在一處地方，有一副機器，從山崖上墜了下去，但工人們用着滑車和起重機，仍舊把牠提了上來；在另一個地方，就是現在有一個兩呎光景高的鐵十

字標記的處所，有一塊一百餘噸重的岩石，從山邊落下去，壓死兩個在那裏轟炸岩石，預備造軌道的工人。這岩石是如此的沉重，所以不能移動，而且這塊紀念物，竟有一半陷入土中。

這些工人的耐苦力，簡直難以令人相信，在山隘頂端，有一個造路的營帳，冬季之時，那餐膳的帳篷內由烹飪的汽水所結成的冰條，在每一次餐膳之前，必須把牠掃下，但在餐膳還沒有完畢之前，那些冰條，仍舊又結起來了。每一個人用膳的時候，都要把大衣，帽子和手套穿戴起來。

大量供給，很是需要，而需要物的根據地，卻在千里之外。這些需要物，不但須從凡庫非 (Vancouver) 或西特里，用輪船運到斯卡威，而且在牠們運到之後，還要捆載上峻峭的小路，送到建築正向前進的地方去。許多工人，都是探採黃金的人，喜歡乘着機會來得到他們的費用，他們一面可以等着春天的蒞臨，好把道路通入內地。他們是上等的勞工，但不常常可靠，當離開白山隘約二十五哩的阿特林 (Atlin) 地方，金礦罷工的消息傳來之後，其中就有一千五百個工人，放下他們的尖形鋤，紛紛的到那新礦田去了。

這位建築白山隘鐵路的人，就是邁克爾亨尼 (Michael T. Heney)，他後來又替格琴喜母

斯的銀行團，建造了科拍河鐵道，亨尼是一位老練的工程師，具有一副鐵的精神，並且是一個管理工人的好手。有一次，有一個屬於蘇皮斯密司匪黨的匪徒，在靠近路旁的一個帳篷內，開設一賭博的酒館，當亨尼叫他搬開去的時候，他拒絕不允，於是亨尼就轉向他營帳裏的工頭，指着懸於酒館主人的帳篷上面有一所房子一半大的一塊岩石，在賭徒可以聽見的時候，告訴他到第二天早晨五點鐘，去炸開那塊岩石。這個賭徒，想他是一種恐嚇，要他搬開去罷了，所以並不把牠當做一回事。到了第二天早晨五點差五分鐘的時候，工頭就去告訴他，叫他一定要起來走開去，否則他就得被岩石壓死了。這個賭徒回答他，叫他去見閻王吧，因此，這工頭就說道：『我今天早晨沒有工夫去，但你如果在我的表上二分鐘內，不跑出帳篷去，那末你自己就得去見閻王；我就要叫我的人，在六十秒鐘內，點起有一定時限的火藥線來，那火藥線，只能燃燒六十秒鐘，在這種時間終了之後，岩石就要落下，把你壓死在帳篷裏了。』

於是這工頭就叫點起火藥線來，並且去尋覓避岩石的地方，十分鐘之後，這匪徒也散着一件襯衣，跟着他在後面急急的奔跑。他繼續的跑去，到後來看見的時候，他是拚命的從小路上跑下來

了。

但請來同我在這條阿拉斯加的第一次的鐵路上坐一坐火車吧。車子很是安適，並且我們可以在上山的路上，到處看見狀麗的風景，好似活動的畫圖一般。我們從斯卡威出發，進了一條狹谷，那裏流過一條捷流的冰川，我們依着這狹谷，行了一哩路之後，才爬到山上，並在路中經過幾所木頭的小屋，據那裏久住的人告訴我們，這些小屋，屬於一個渾名叫力爾斯非 (Leansville) 的城鎮，因為住在那裏的人，沒有一個能夠說得真確的。稍為前進一些，我們可以看見那冰川穿出的地方，上山再遠一些，就可察得牠捷趨而下，滾到岩石上面，飛濺得如同羅多耳 (Lodoro) 瀑布一般。

沿着一路到山隘頂端的軌道，排列着紅花的花壇，低地上面生長着樹木，所有各種事物，都現着青葱的顏色，機車向上前進，很辛勞的上了懸崖的斜坡，依着一種馬蹄形的曲線，盤旋而進，直到高出海面二千九百呎的頂端為止。白山隘，在二十哩地之內，都要這樣爬行上去，沿着牠的全路，只有一條隧道。

當我們上了山時，氣候驟然變更，我們不時得到一陣由冰川吹來的小風，和憑着越過堅冰的

風翼所帶來的極寒的寒氣，簡直冷入我們的骨髓，這是在我們穿過狹谷，受着離狹谷不遠的繆耳冰川的寒氣之時，就可以知覺的。我們看見一座帶着一條銀線的冰川，落到牠下面的碧色山坡上，稍低一些，這條銀線，就漲得和繩索一樣粗，再低一些，牠就變成一條大的電纜，最後到了起泡波的斯卡威河，就越過岩石，急急的衝到海裏去了。

越過沿海岸山脈的高山，我們就入一個新異的國家了。斯卡威，是潮濕得和譜熱海峽一樣，而在育空領土內的白馬，卻是和但維爾（Denver）一樣的乾燥，在阿拉斯加境內，差不多每天下雨，土地好像一個濕的海棉一般，一旦過了山隘，我們就在一個乾燥如柴的地方裏了。在盛暑的時候，那裏熱得和撒哈拉一樣，因牠常要受着林木焚燒的影響的。

在山脈北面的斜坡上，有許多土壤，初看起來，這個國家，似乎很適宜於農業，但人家告訴我，這是不對的，這土壤是一種沙石層地上的沙泥，雨落下去，就會流失了的。再向北一些，土壤就改變不同，但空氣較爲乾燥，氣候如同我們落機（Rocky）山高原的一樣。

到山上去的全路之中，都延亘着採金者在鐵軌未曾建築之前所爬過的小路，他們履冰踏雪，

奔走他們的路程，有許多人犧牲了生命，從來沒有達到山隘的頂端。另有一部分的小路，就是人們所知道的死馬谷，牠命名的意義，是因為馬匹不能擔受這種長途的勞苦，多有死亡在此地的緣故。在這條鐵路造成的前一年，計算有五千餘匹的馬，死在這條小路上；有些是失足跌入下面的岩石上而死的，有些是不勝重載，力竭倒下，而被摔到岩石上去的，還有些是因氣阻而自殺，有意把自己摔到山崖上去的。有一個礦工，趕着一隊驢子，終於把這些牲畜，帶到頂端上面，在這位曾經兩次爬過這條小路的首領，跳上懸岩之後，就拖帶了其他的人，一同上去。

離死馬谷不遠，那裏有喬治白拉蓋脫 (George Brackett) 在蒸汽的路線沒有建築以前所造的舊路的遺跡。白拉蓋脫，由明尼亞波利斯 (Minneapolis) 來到斯卡威，造了一條路，通到山上，他在四處設着收稅門，定價自每一個步行旅客收一角五分起，至四匹馬一隊的旅客收二元為止。據說當白山隘鐵道奪去了他的營業時，他就把他的路，以四萬五千元現款的價值售賣出去。

在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的冬季期內，有三萬三千名男女，越過這條小路，循着他們的路徑到陶遜去，大多數的人，背着包裹在他們的背上，有些要旅行很多次的，每一次都帶着有五十磅到

一百磅的載貨，有些人帶着雪車，他們把牠拖上山去，一車載有二百磅重，克倫帶克人的平均行李，重約一噸或二千磅，把這種行李運到這小路上去的價值，是非常鉅大的，既要用着驢馬，而僱用印第安人負載一件行李到五十哩路遠，就要七分至一磅的價錢。那些土人，是全家都來工作的，一個男人，可以馱着從一百磅到一百四十磅一件，一個婦女，從八十到一百磅一件，男小孩和女小孩，從二十五到五十磅一件。有些白人，專去做裝包，和給一大隊人去服役的生意，據說有一個人，在裝運採金人的行李和需用品上面，曾賺了三百萬元。另一個人，在一條溪上，架了一根木頭，曾索價五角爲過橋費。

在我越過白山隘道路的旅行期內，我有一位同坐的朋友懷特(White)是去依附我們在白馬的美國領事的，他說的小路上奇景的故事，很有趣，他說：『這些人攜有各樣的貨物，我記得一個探礦的人，背上背着一塊磨石走上山去，大家都很奇怪，不曉得他帶着這樣東西在露天之下做什麼用的，他帶着牠先到白馬，最後到了陶遜，在那裏他叫了一個木匠，給他把這塊磨石配上一個木架，木架配好之後，他讓這些礦工去磨他們的斧頭和尖嘴鋤，每件收取二角五分的費用，他們在

那磨石上工作，他卻可以每小時收進一元或一元餘的磨石租稅哩。」

「另有一個人，背着許多玻璃窗片，當他到了陶遜的時候，他以每片二元的價格，把這些玻璃片賣了出去。在那時候，玻璃是這樣的稀少，甚至啤酒瓶，也要賣到和木屋上的玻璃窗片一樣的價錢，牠們用來順長堆起，或倒立於窗格之中，然後用濕泥去填塞了罅隙。」

那時，白山隘的鎖上有幾千座的帳篷，都住滿了那些等着木筏和船隻把他們由湖裏或川中運載到陶遜去的男女。

在一八九八年的春季，有二萬人住紮在本涅特湖端的篷帳裏，候着湖冰解凍。人們在湖岸上，至今仍能看見密克王的鋸木廠，這廠專鋸建造渡湖船隻的木料，每千根取價八十元，或八十餘元。

懷特先生說：「一切的居留地，都有酒館和跳舞廳，並有各種賭賽的遊戲，這些酷愛娛樂的人，曾做出種種奇怪的事情。我記得有一夜，我走進了白山隘一個酒館裏，那裏有一打礦工，環立於櫃台旁邊，作飲酒之賭，他們幸運的女神，是一種極小的小蟲，從前波拜朋斯 (Bobby Burns) 他看見這種蟲，爬在一位少婦的帽子上，曾把這蟲寫在他的一首詩裏，至今還傳誦着哩。這種小蟲，在那時

是遍地皆有的，所以這些礦工，不難得到一個蟲來做他們的遊戲。這些賭博的人，把小蟲放在櫃台上，再把他們的右手，都放在離開這蟲同樣遠近的地方，於是就等候在那裏，看這蟲先爬上誰的手上，就由那個不幸的人付給酒資。」

從斯卡威到白山隘頂端的距離，以鳥飛的路程計算，祇有十四哩，但鐵路的軌道，因有斜度的緣故，要較長六哩。我們的火車停在白山隘頂巔的火車交叉處，各種的水，都在該處流入兩洋的分水界中；還有亞美利加和坎拿大的國旗，也並排的飄揚着。此地有兩條溪流，彼此距離，只有數呎，一條溪流，向西流行，經過合衆國的領土，流了僅僅二十哩的路程，就在斯卡威地方急流而入於太平洋；其他的一條，紆迴曲折的流着，一直流進育空境內，在牠達到白令海之前，尙須流行二千餘哩。我把兩塊碎片，分投在這兩條溪裏，一塊早已沒入太平洋中，我希望其他的一塊，也可及時達到離開北極不遠的海洋。

第十四章 在育空河邊的低地中

我現到育空堡 (Fort Yukon)，正在極圈之下，前幾日，我曾乘着汽船，慢慢地由育空河下駛，經過阿拉斯加的大荒漠；這偉大的河流，發源於留埃斯 (Lewes) 和拍雷 (Pelly) 河的水源處，離開太平洋祇有二十五哩，牠深深地流入坎拿大的育空領土的內地，然後轉向白令海，完成牠二千哩的行程。育空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在北美洲大陸上只有四條河——密士失必——密蘇里 (Mississippi-Missouri)，溫尼伯——納爾孫 (Winnipeg-Nelson)，麥肯基 (Mackenzie) 和聖羅凌士 (St. Lawrence)——在長度和流過的盆地的面積方面，是勝過牠的。

此地，在所稱育空河邊低地之處，這河流有十哩至二十哩闊，牠的河道，盤旋於各種形狀和各種大小的島嶼中，緩緩的流着。有些島嶼是圓的，有些是橢圓的，有些是和完全含着植物和泥沙的新月一般。河水在白天時，好似油灰色的玻璃，但當旭日初升，金烏西墜的時候，卻現有虹的色彩。現

在已經快到午夜了，這條河，好像一張鎔化的金片，或是和金屬品由鎔鍋裏倒出時的流質的紫銅顏色一般。

在白山隘鐵道北頭的白馬地方，我坐着輪船，經過坎拿大的育空領土，而到陶遜，離開陶遜約九小時之後，我越過國界，仍舊到了合衆國的國土，那就是我上次在鐵路上火車交叉處所離開的土地。

育空河的路程，由白馬到陶遜一帶地方，是和萊茵，或多惱河的任何部分，有同樣的風景，牠全部的行程，則有一切的曠野，和一個未開拓國家的美景。

由育空河的上游下來，我們的汽船，駛過直上雲端的高山，經過高大如炮台的岩石，並盤旋於滿鋪着紫蛇色花的小山之中，可以使人回想到昔時蘇格蘭的野草叢生的山邱。剛入坎拿大的境內，我看見兩座岩石對峙於河的兩岸，有一座岩石，顯出一個很像男人的面貌；另一座岩石的側面圖，則像一個女人的面貌，這兩座岩石，就是人們所知道的「老人石」和「老婦石」了。

向河流稍下一些，有一個地方，是育空河通過高聳的懸崖之處，這懸崖，結成一打不同樣的色

彩，白的，金的，黑的，棕色的，綠的，和紅的，樣樣都有。這種層岩，生有和波浪一樣的摺痕，好像一塊雜布旗幟的條紋一般，牠們這樣的粗糙，看起來，簡直是被我們祖先時代那些缺壞的牙齒所嚼成似的。這樣生成的岩石，在歐洲，一定要給牠好些奇怪的名稱，但在此地，只叫做「花紋布的石岩。」當我們坐着輪船駛近牠的時候，有一位帶着一枝來復槍的旅客，曾把子彈打入層岩以爲娛樂，並預先聲明某種顏色的條片，是他希望要打中的。

離開這石崖，我們遇到一小片碧綠的森林，並驚走兩隻在河邊飲水的麋鹿，我們曾看見一隻山貓在河裏游泳，再向前一哩，經過一個用水流來轉動的捕魚輪，這捕魚輪正在挖起紫色的鮭魚，把牠們拋進一個在輪尾的木箱裏。在捕魚輪後面的岸上，是阿坦派斯干族的印第安人的篷帳，他們照這種樣子存放着冬季的食物，給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狗吃。

我對於在育空河這部分地方的阿坦派斯干人的家宅，覺得很有趣味，他們住在堅實的木頭房子裏，這種房子，都漆着虹的各種色彩，他們有許多房屋，有木架門和玻璃窗。有些印第安人，現正設備着花園，不少人家，用着白人所用的烹飪的爐灶和家具，雖然他們還留着許多他們舊時的迷

信，和習慣，但多數的人，已經成爲耶穌教徒。政府已在全數的大村莊裏，設立了公共的學校，那裏有一班較爲年青的子弟，正在學着說英語。

坎拿大邊界的界線，這樣標記出來，是很容易看見的。牠是一條闊的界線，從樹林中穿出來，經過了許多高山低谷，由南至北，又由我們近太平洋的界線終點之處，而到北冰洋。牠開始於太平洋的三十哩地之內，直向北極前進，經過八百七十五哩的路程，乃是曾經測量過的一條最長而壁直連接着的邊界的界線，我們能夠從輪船上，看見牠從河的南岸的山坡下來，一直攀登於北面的小山之上。

在國際的邊界，育空河是比較的狹窄，牠的闊度，依照河的水平線而各有不同，大約由一千二百呎到一千三百呎爲止。在邊界上，牠有二條河道，一條是六百呎闊，二十呎深，另一條是四百呎闊，二十六呎深。這河離開邊界，就漸漸的闊起來，並依着牠的紆迴曲折的路，穿過許多小山，約有二百哩地，直到牠達到圈線爲止。在那裏，就是育空河邊低地的大內地海開始之處。

在低地裏的土地，是低窪而由河的泥渣所構成的，這些低地，差不多有和南卡羅來諾(South

(Carolina) 一樣大的面積，橫臥於兩座接着阿拉斯加南北兩端的山脊之中。育空河，在一種泥坑，內地的大湖，和島嶼造成的牛軛所連成的網線中，如螺旋形似的經過這些低地有二百哩路。這河向前繼續伸張，愈伸張而愈闊大，兩旁低的河岸，生滿着樹木，如同籬笆一般，要是人們爬過籬笆就得沒入河中，人們站在輪船的弔橋上，幾乎可以看見樹木後面的地方，單就人們能看見的土地而言，大概都是平地。

育空河，到處都在做牠建造土地的工程，牠的河水，融化了遠代的冰塊；當這種冰塊，在青苔和污物下面二三呎之處開始融化的時候，那飾着樹木，好像大氈毯似的土地，就得倒入河中去了。沙洲可以在一季之中生長起來，島嶼的創造或毀滅，都憑着春季的洪水為轉移，但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岩石，河底都是沉泥，沉澱得非常深厚。這些島嶼之中，有這樣多的河道，假使一個人，沒有羅盤和航行的方法，一定會迷失路途。昔時，啓卡科 (Chiechakoas) 人，或新來的人，到此地採取黃金，確是很談諧的被警告着，要當心育空河邊的低地，因為他們或會迷入那種引他們到北冰洋去的河道，而當做育空河的大路的。我們的輪船，兩邊都備有圓的木料，可以投入河中，所以船要擱淺在新長

起，或是沒有繪入地圖的沙灘上時，船上的發動機，就可自動的把船身擡了起來。

這河流異常寂靜，有時我們行駛了一百哩，或更多一些路程，卻沒有看見一個市鎮，或任何住戶的痕跡，在育空河邊低地的範圍內，只有幾個樵夫，住在沿河道一帶，樵採薪柴，售與輪船上的人。有一天，船主對一個樵夫，問起薪柴的價格，這個人答道：「達夫德洛雷脫 (Dave Drolletto) 已經告訴四面的隣居，說我售賣薪柴，要五塊洋錢一捆，但事實並不是如此的。」其實，「隣居」嗎？這個人最近的隣居，離開他有四十哩地，而達夫德洛雷脫住在河的上流，有一百哩路遠哩。

這種缺少人煙的景況，使這荒涼的曠野，更容易印入人們的腦中，這偉大的河流，和巍巍的蒼穹，連同牠的似乎常常不變的垂雲，使我感覺到，我在這種偉大的世界之中，簡直是纖小和微塵一般了。大多數的時期，所能看見的惟一的生物，就是我們船上的人，所能聽見的惟一的聲音，就是船尾水輪翼的潑水聲，船艙板上的人聲，和我們帶到河流下面的客棧裏去的狗吠聲。

國際邊界第一個居留地，是一個印第安的村莊，在這村莊上面，美國的國旗，飛揚在豎立於一所木頭建造的教堂旁邊的一根竿子上，在附近的地方，就可看見邊界無線電台的黑桅杆，這種電

台，是我們軍隊中電信隊的最前線的前哨。他的電信制度，普及於這領土的較大的部分。再遠一些的地方，就是伊格爾（Eagle），係在育空河上第一個的美國城市，牠很自己誇贊牠的愛美國之心。這裏有一首詩，頌揚阿拉斯加比坎拿大怎樣的優勝，這首詩，是預備給越過邊界而來的遊客，做一種歡迎詞的，我現在把這詩的一段，節錄於下：

你在此地可以忘卻王冠和君王，忘卻美麗的宮女和類似的榮華；因為你，現在鷹的羽翼之下。

我們沒有看見房屋以前，就能看見鷹的美國旗，每一所小屋，都有一根長旗桿繫在屋頂上，我從育空河數得有一打的美國旗，飄揚在微風之中。

現在的伊格爾，已成一種古蹟了。他好像比在黃金探盡時所捨棄的西部的礦山營地一般，在牠興盛的時期內，牠是著名的伊格爾城，並有幾百戶居民，和從附近著有成效的探礦區來的各種遊手好閑之人。牠現在有一百所光景的一層樓的木頭小屋，但一半已經荒蕪，有些竟已坍塌了。

許多小屋，四周都有園圃，裏面有大宗的山芋和蘿蔔，可以收穫。街上滿生着青草，在齷齪的屋

頂上面，也生有很茂盛的花草。當我們的船，停泊下來的時候，我聽見一個雄鷄在那裏叫，我走上河岸之後，我能聽到放牧於城市抽水機附近的牛的鈴聲。

這個城市抽水機，是伊格爾的特點之一，牠安設在一口井的上面，並且是用一座風車來轉動的，風車的旁邊，有一個白色的高塔，前面還有一個吃酒的場所，在沒有禁酒的時期內，伊格爾有一個上等的酒館，但沒有公立的學校，我問一個婦人，這是什麼緣故，她答道：『這城市僅有的歲收，只有這酒館所付的一千元的執照費，牠全靠這筆費來維持這城市抽水機的。』

離開伊格爾，我們就在索葛爾（Circle）停着，這是另一個半荒蕪的村莊，靠着牠昔時的紀念品爲生活的。牠崛起於一八九二年，正當黃金發現在附近的柏赤（Birch）小河之時，不多久，牠就有一千礦工的人口，牠自誇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木頭房屋的市鎮，及至黃金將要採盡，大多數的人就紛紛的離開而到克倫帶克去了。牠現在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木頭造的住宅，又有一爿商店和一個餐館，全部的人口，共有二三百戶。

當輪船停泊在那裏的時候，我會去拜訪這餐館，館主布稜特嶺格（Brentlinger），把他從地

下三十呎深的冰塊裏，所掘出的一對北極牛的牛角，拿給我看，這牛角，從這端到那端，量起來有三呎長，而且是保存得很好的，他告訴我價目是五百元。全部的鄉村，都有古代動物的遺骸，藏在永久的冰窖中，在克倫帶克地方，曾掘得昔時巨象或其他大動物的骨骼，差不多每一個市鎮，都有一個大象牙，或一個在冰的時代以前，住在阿拉斯加的動物的骨骼。象牙做的古玩，在許多店裏，都有出售，如果人們要想採一個幾萬年前的象牙，或人的牙齒，也是容易採到的。

布稜特嶺格，有兩隻小熊，每一隻小熊，各住在酒館後面一個二十加倫的小桶裏，他們身黑如墨，活潑如小貓一般。

阿拉斯加的熊，從小把他捉到，當作愛物一般豢養起來，就能變成如此馴伏，很是奇怪，我曾在各礦產居留地中，看見好些這樣的熊，此地育空堡，也有兩隻，在該堡一箭之地以內，就是輪船登岸的地方，這兩隻熊，注視着陌生的人，並且會在他的手中吃喝東西，我也自得其樂的喂給他們一瓶汽水，我在吉姆海雷的店中，買到一瓶汽水，這些熊會在我手裏拿着的瓶中，把汽水喝完，或者我把汽水瓶交給他，他也會坐下來，自己把瓶裏的汽水飲盡。

育空堡，剛在北極圈內，在每年這個時候，二十四小時，都是明亮的。牠在育空河極北之處，是觀看午夜太陽的一個好地方。我在此地，曾試驗在夜間照相，我的快照，非常優美，祇把攝影機關輕輕一捏，就能得到最優良的結果。

育空堡，曾為一個礦業的中心點，地位很為重要，但現在卻以皮貨貿易場稱著了。黑森灣公司，常到此地來採辦皮貨，整船的貨物，現由印第安人，或別的皮貨商人，運下坡邱派因（Poreupine）河去，這河可以航行的地方，有二百二十五哩，或可航行到國際邊界那一面的蘭巴脫好斯（Rampart House）這樣遠，我們旅客中，有一個旅客，是皮貨商人，名字叫鄧卡粗（Dan Cadzo），他就是住在那個地方的，他在此地離開我們，走向坡邱派因上游，而到他的皮貨商店。

在阿拉斯加境內，人人都知道鄧卡粗的大名，他是遠北一個最大的大商人，他願意單獨住在離開最近居留地有二百哩遠的荒野地方，他的家宅，約在北冰洋南面一百五十哩，較離開在麥肯基支流上面的麥克佛而遜（McPherson）稍遠一些，距離育空堡是二百二十五哩，但他卻喜歡這個地方，今天他對我說：「我由外面回來，覺得非常快樂，因為我在人海之中，已經有點厭倦，必須要

回到一個清淨的地方纔好。」我請他把他荒野中的住宅情形告訴我，他答道：

「我的房屋，差不多是十六乘四十的面積，兩旁有翼屋，房子都用木頭造成，並用最好的木板把牠隔開，我們有百葉窗，有時寒暑表雖然降到零度下七十度，而我們燒木柴的大爐，卻使我們熱得和火炙一般。」

「那末請把你的商店的情形告訴我一些吧！」

「我的商店，剛在越過邊界的坎拿大境內，我用我自己的輪船，把我的貨物，由坡邱派因河的上游，裝運到那裏去，在這船上，大多數的船貨，是屬於我的。我的資本，約值二萬元，我把這資本同印第安人，依士企摩人，和在那裏獵取皮貨的捕獸的白人，彼此互相交易，我們有最上等的貨物，可以得到很高的價格，並用現洋收買皮貨，我們每一季中，要收買價值幾千元的皮貨，大多數是由印第安人那裏買來的，因為在全個鄉村裏，還不到半打的白人哩。我們所處的地方是如此之遠，所以竟不曉得在一九一四年，曾有一次戰事發生，直到在一九一五年，我們帶着皮貨出來，方纔知道了戰事。你看我們最近的郵站，是在此地的育空堡，我們每次到郵政局去，都要走上四百五十哩的路

程。」

第十五章 塔那那冬天的故事

塔那那 (Tanana) 可稱爲阿拉斯加的中心都市，牠是一個小市鎮，橫臥於育空河的右岸，正在太平洋與北冰洋間的半道中，和在育空河由伊格爾循着坎拿大的航線而下的中途。我從坎拿大下駛，曾在育空河中行了八百哩的路程而到此地，我還得再行八百哩，纔能得到小火輪，把我渡過白令海而到諾母。正對我停船的地方，就是塔那那河的河口，塔那那河是一條闊而遲緩的河流，由胡蘭吉山起，至牠流入育空河的地方爲止，約有一條六百哩長的航程，我由這河上駛，須費二日的光陰，方能達到菲爾邦克斯。

塔那那能有充分之地，足供他將來可有的人口之用，乃是毫無疑問的，牠現在的組合範圍，足够於不及三百戶人口之下，供給每一個男女和小孩各一畝地，而且還有餘地剩下來。市鎮上的木

頭房子，和木架的房屋，都沿着水的前面，好像一條線似的排列有一哩多路，在牠的較低的一端，爲吉本堡 (Gibbon) 的軍營開始的地方，這軍營伸張有三里之遙，並有一塊六十方哩大的政府保留地。

塔那那的人民，是熱誠的阿拉斯加人，他們有一個活動的商會，一座北極同僚的營帳，和一所欽建的土人的宿舍。同他們談起他們的村莊，他們能使你想着這村莊是一座樂園，如同有喀什米爾山谷 (Kashmir) 一樣的美麗，和勞斯安極立司 (Los Angeles) 一樣的清潔。裁判官代尼，是合衆國的委員，他在此地有好多年了，我問他對於這裏的氣候有何感想，他答道：『我喜歡這種氣候，我在夏季和冬季，都保持着健康和快樂，我們的夏天，從五月至九月中，是比合衆國任何地方的夏天更來的可愛，寒暑表常由零度上四十五度起至九十度爲止，大部分的時間，很難得有一小時，是沒有燈火不能在家讀書的，從六月十五到七月十日，就在午夜，也不會真黑。』

『你的冬天是怎樣的呢？』我問道：

『從此地走出去的人說，我們有九個月的嚴冬，過了嚴冬，還有三個月的溶雪的期間，這些話，

簡直是一種謊話，我們的冬季，約在十月一日開始，寒暑表降到零度上十五度光景，那時地面冰凍，在整個冬季中，並不溶化，寒霜落於阿拉斯加一大部分土地下的冰床。就我所知道的面言，我們一年之中，有七個月住在不融化的冰塊上，這種冰川的冰，夏天並不溶化，寒霜祇能穿過十呎或十餘呎深的青苔和污泥，拖出污泥，可以看見污泥下的地面，凍得很是結實，假使你把青苔和污泥掃清，牠會向下溶化到八呎或十呎深光景，但在冬季中，這種地面，似乎由頂上凍到底下，一直要到全部的地面，都硬如岩石爲止。寒霜約在五月一日，當大熱的太陽把冰溶化時，始由地面散放出來，於是夏季就開始了。」

「但你們冬天的天氣必定有可怕的寒冷。」

「沒有這樣壞。沒有這樣壞。」裁判官代尼說：「這裏的天氣，由十月份起，一天寒冷一天，一直冷到冰點下十五度爲止，雖然不時也有冷到冰點心四十度，甚至到六十度的，但整個的冬季，卻都保持着那種平均的度數，我曾見着這裏的天氣，冷到冰點下七十三度，至於零度，乃是冬天和暖的天氣，我們並不爲在零度下十五度的天氣是不舒適的，在這種時候，我們都穿着平常的冬季衣

服，要是我們在那裏做着勞苦的工作，還要把上身的衣服脫去哩。我由俄亥俄（Ohio）坎吞（Canton）來到此地，覺得在育空河上冰點下十五度的天氣，還不及在俄亥俄冰點上十五度的天氣那樣冷，因為我們的空氣乾燥，所以不會覺得寒冷。

「此外，」裁判官繼續的說：『我們的房屋，沒有寒氣可以透入，牠們是木頭造成的，所有的罅隙，都用北極的青苔填塞着，我最暖的房屋，是我的木頭的鷄房，這房子是用構架的工程，把牠隔開的，並且裝有天花板，當中的空間，填塞着鮑屑，走進裏面，好像裝着一個不透空氣的火爐一般，我的母鷄，在整個的冬天，都睡在這屋子裏。』

我同裁判官走出去看他的小鷄，他共有小鷄一百五十隻，大多數是羅得（Rhode）烏紅色，和普里穆斯岩石色的鷄，那種類純良的鷄，要賣五元一隻，他在夏季，一打鷄蛋售賣一元五角，如在冬季，可賣到二元五角。

說起小鷄，我對於牠們在這種遠北寒冷的區域，是怎樣處理的問題，卻發生很大的興味，我們船上帶着八百隻新孵的小鷄，向育空河下流駛去，這些鷄，由西雅圖下船，是運給一個在菲爾邦克

斯的人的，牠們現仍留在船上，明天就要上駛到塔那那河去。我在陶遜地方，遇到比里（Billy），他曾有過九百隻小鷄，在冬天售賣鷄蛋，竟售到五元一打的高價。

從合衆國運進的小鷄，除非牠們每天的日夜時間，能和牠們在美國時有一樣的比例，是不會生蛋的，我聽說有一個在極圈裏的人，他從合衆國運進一大批小鷄，要想創設一個養鷄場，但一個星期之後，這些鷄，都漸漸的精神委頓起來，牠們既經消瘦了去，他也無論如何，不能得到鷄蛋了。有人告訴他，這些鷄是受着缺少安眠的緣故，因為那時正是中夏，在二十四小時中，光線都很明亮，這些小鷄，沒有日落的時候，可以做牠們栖息的準標，所以只管鎮夜的在那裏挖掘沙石了。於是這個人，就決計在下午八點鐘起，把牠們放在黑暗的籠裏，一直放到第二天早晨為止，因此，這些母鷄，就立刻恢復了牠們從前的勇敢，並開始生下『農場的蛋』，這些蛋，都售得極高的價錢。又有人告訴我，在冬天永久黑暗的日子，這些鷄籠，必須點起燈來，好使鷄能生蛋。

已往的幾年中，在阿拉斯加境內，人們喜歡飼養這種『有益的母鷄』，好像成了一種狂熱病似的，大多數的居民，都養着小鷄，和徵集牠們的蛋。其初，許多人都在夏季中養着牠們，等到寒冷的

天氣到了，就把牠們售賣出去，好省下在永久的冬夜期內去把雞籠弄暖，和點起燈來的費用，但在第二年的夏季。他們仍須運進第二批的雞來。現在有一種習慣，是在夏天養着小雞，在冬天把牠們寄養出去，在幾個極大的城市中，有許多小雞寄養所，小雞在那裏，都保護在有適當的溫暖和適當的光亮的雞籠裏，而且寄養小雞，都有一定的價錢。冬天所生的蛋，歸房主所有，等到天氣和暖，物主再把他的小雞領回，因此人們就可飼養合於烤火的雞禽和小母雞，同時也可有很多的雞蛋。

在冬季中，全部的地方，是一個冷食貯藏所，要保存食物，很容易，每一個家主，先決定了多少小雞，要寄養出去，然後把其餘的殺了，把牠們洗清和調製之後，再把牠們掛在戶外，或掛在一個不燒火的房子裏，在第一天的晚上，牠們就凍得很結實，於是就可藏在一個冷的地方，以備不時之需了。

一位教員告訴我，他們在整個冬季之內，怎樣得到新鮮肉食的情形，他說：

『在航行停止之前，我們把活的牛羊運了進來，約到十月月半的時候，我們知道寒冷已定，非到春季不會變更了，我們就把牠們殺死，調製起來，掛到戶外去，然後再把牠收藏好了，等到市上需

要時，把牠們溶解出來。我們冰凍麋鹿，也用這種同樣方法，去年有一個屠夫，冰凍一隻連皮帶角的鹿，看起來好像和牠活的時候一樣，他把這隻獸屍，放在他店的前面，當作一種招牌。」

以河冰爲賭賽，是世界上最部分地方的一種常規的遊戲，許多的猜想，對於冰是何時結成？冰凍有怎樣深？和冰在春季何時溶化？有一位巡河的隊長告訴我，他曾量過育空河的冰，察得牠有時竟有五呎厚，在普通的時令中，大部分的河冰，祇有二呎半或三呎深，在冬季的天氣，這種冰就成了重要的旅行大道。

我請這位隊長把關於育空河冰凍的情形再告訴我一些，他說：

「在陶遜地方，航行開始於五月六日至十六日之間，通常停航的時期，約在十月二十五日，當河中心沒有冰凍之前，沿河岸一帶，早有不斷的冰條發現，並有冰塊飄流河中，天氣繼續寒冷，河冰就越伸張越遠，直到河道變成非常狹窄，輪船不能通行爲止。此時，飄流的冰塊，增加無數，積聚成堆，後來牠們成了狹處的障礙物，在那裏結成堅實的冰塊，到冬季寒冷已定的時候，全河上下，都冰凍得如此結實，就是一列火車，也能在冰上行駛了。」

『育空河上最有趣味的時期，』船主繼續的說：『是當春季冰解之時，河的上游首先溶解，向河的下游一路推進，當牠前進時，又溶解了其他的冰塊，船在冰後起行，一路儘速的駛去，有時小的船隻，都在冰裏出發，冰經溶解之後，河水就不再結冰，於是我們就有夏季的長日，和太陽高照之夜了。』

我又請船主把關於以冰解爲賭賽的事情告訴我，他道：『那是最興奮的事情了！沿着全部的育空河，人們都以何時發生巨大的冰解爲賭賽，他們在陶遜和菲爾邦克斯，組織了聯合的賭注，那裏有大宗的款項，在霜神的監視之下，判定了輸贏。在陶遜地方，他們把育空河中的冰，鑿了一個洞，豎起一根約四寸厚和二十呎高的竿子，等到這根竿子凍結實了，於是他們就把一條鐵絲電線的一端繫在竿子的頂上，把那一端拴在岸上一個用電開關的鐘上，在冰移動竿子的一瞬間，鐘就停了，而且這一瞬間，就可標記出冰解開始的紀錄，和決定一切的賭賽，當鐘停止時，立刻就有汽管吹起來，使人人都能知道移動的時刻和分數，通常冰解的日期，約在五月十日，正是中部合衆國種稻的時候。』

「在陶遜地方，這種賭賽的合資賭注，通常約有六十個人署名。」船主接下去說：「賭注的總數，有六千元之鉅，一個合資賭注成立之後，就把六十張寫着一號至六十號數的紙條，放在一頂帽子裏，每一號，代表每小時的一分鐘，當洪水流到陶遜時，這個人，他得到已停的鐘上所表示的分數，就贏得這筆賭注的錢了。還有以月份和星期的日子來賭賽，也有以汽管吹起來的那一天的時刻為賭賽的。有一年，一位沙拉船上工程師，下了一塊洋錢的資本，在一個五百元的合資賭注裏，竟把全數的賭注都贏了去，這是一種賭賽日期，時辰，和分數的，合資賭注，因為他猜的時期，連分數都是對的，此外，並有個人的賭賽，當冰塊顯出溶解的跡象時，羣衆就聚在河岸上注視着竿子，要是汽管一吹起來，全城就和發狂一樣了。」

同樣的賭賽，也在菲爾邦克斯進行，牠的時間剛在城中心的奇諾（Chena）河上的，橋被冰沖毀之時，每年春季，冰塊把橋沖毀一次，沖開了橋柱，好像牠們是敵人似的。

對於阿拉斯加的冬季，我聽到各種不同的意見，全數的人，喜愛冬季的寒冷和黑暗，卻不像我所問的那些人這樣的熱烈。

我在此地遇到的一個婦人說：「我告訴你，這裏的冬季是可怕的，這些人說，在寒暑表降到零度下二三十度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很是快樂，並且不覺得寒冷，但我告訴你天氣確是寒冷，不過這裏的天氣沒有風，不會叫人十分難受罷了。」

當寒暑表降到零度下二十餘度的時候，我們女人都躲在家裏，男子要是能夠躲在家裏，也就躲在家裏了。大部分的日子，我們都點着燈工作，當春天到時，人人都是疲弱和死人一般，等到長日光臨之後，我們的容顏，也就回復如初，在夏季中，我們就能身體康健面現紅色了。

但是這種長而黑暗的日子，使你的神經幾乎緊張欲裂，你對於你自己和你的朋友，都覺着厭倦，要想在娛樂方面得到一些新的趣味。人們祇是儘量的睡覺，並不注重光陰，各種集會，都開得很晚，常要開到深夜纔會完畢，於是款待客人的困難就發生了，各人只有同樣的供給品，和同樣的罐頭食物可以選擇，你到了你的火食房裏，向架上一看，就得失望，簡直不知道拿什麼東西去獻給客人纔好呢。」

人們出外，在零度下六十或七十度的溫度時，必須避免激烈的運動；據人家告訴我，冰凍的空

氣中，一種深長的呼吸，足使肺部感覺到如同呼進燃燒的鐵鋼一般，大約在寒暑表降到零度下五十度時，馬就不准由溫暖的馬棚裏走出去，因為他們此地的人說，冰的空氣，會燒毀他們的肺部，而使他們死亡。

別的阿拉斯加人對我說起喪葬的事情道：『安葬死人入土，乃是一樁難事，因為這裏的土地，在青苔下二呎深的地方，就藏有遠古的冰塊，人民必須把下面冰凍的沙石，用火把牠溶解開來。在冬季中，人們有時須從冰塊裏坎出墳墓，不必需用磚牆，或水門汀，祇要把棺材放在冰墓裏，再把泥土鏟回去，一會兒，這些東西就仍舊凍的很堅實了。冬季安葬的屍體，冰凍在那裏是沒有盡期的，許多年後再拿起來，看上去，還是和活的人一樣，因為冰已把他們變成石膏像一般了。』

在這些長而黑暗的月份中，對於外界唯一的技能，就是用狗隊拖過幾百里冰凍的路程而帶到的郵件，如果我們仔細想到內地的城市，因為郵遞不良，就要受着怎樣的影響，我們對於那些攻擊政府，要求遞寄函件，報紙，和雜誌的懇求和訴苦，就能立刻表着同情了。

人民所怨苦的，是他們應當在冬季內收到的一大部分報紙和雜誌，要是牠們整宗遞寄的，就

要被截留起來，等到第二年春季纔送，例如一個郵政局長，在六月裏收到六百袋這種郵件，其中有許多是標着去年九月十月和十一月這樣遠的日期，試想要得到一大袋你所心愛的今年冬季出版的全分報紙，須待來年五月纔能收到，是怎樣的痛苦啊！

況且阿拉斯加的人說，這種長久的冬季，正是他們閱讀書報的時期，他們很想他們的報紙和雜誌如期送到，他們所最抱怨的一樁事實，乃是在離內地很遠的陶遜地方，這些加拿大人，無論牠運輸的困難，竟有和到阿拉斯加各城市去的困難一樣大，也都能如期得到他們的郵件。

第十六章 冷地的溫泉

阿拉斯加的溫泉，冰川的河床所噴出的沸水，幾百呎深的古代冰塊邊際的土地中升起來的蒸氣，北極陰影下的天然浴桶所設備的熱水中的沸水浴，這些，都是我們大領土內的奇蹟，牠的沿岸，是爲寒冷的白令海和結冰的北冰洋所沖洗的。

自從我到阿拉斯加以來，已經聽見溫泉的名稱。由判罕德爾的海島，一直到北極的邊際，都有溫泉可以尋得；在克契根北面五十哩的地方，就是柏爾 (Belle) 島溫泉，那裏的水，爲法倫表、一百六十四度，或是有足夠煮熟雞蛋的熱度。向北稍遠一些，是西特加溫泉，牠的水，曾有零度上一百五十六度的紀錄，在西特加與朱諾之間的契卡考夫 (Chechagof) 島上，是忒那基 (Tenakee) 溫泉，曾經成爲冬夏兩季的一個興盛的會集之處，其實，地質的測量，已經在這領土的各部分內，發現許多溫泉了。

我剛探訪過的培克爾 (Baker) 溫泉，是在塔那那河流域，距塔那那和吉本 (Gibbon) 堡，約有輪行十二小時之遙，離開菲爾邦克斯爲一百哩，牠們坐落在塔那那河後面，約有三哩光景。我上岸時，得到一輛載乾草的貨車，把我載赴與溫泉相近的市鎮，那裏有一條精良而橫鋪的道路，滿覆着鋸屑和污物，穿過低地而上達於溫泉，這種地面上，現在生滿許多小方的叢樹，和我膝蓋一樣高的青草，有些青草，生長得和垂纓一般，地上散佈着紅，黃，白色的野花，牠們的名稱，我卻不能知道。

到了近市鎮的地方，我們馳過一條架在流入塔那那河的小溪上的木橋，並在郵政局門前停

下，這郵局，是一個綑着鐵絲的小房間，附設在北方商業公司塗有亞鉛的鐵屋裏的。美國的國旗，在三座木頭房子上面的高竿子上飛揚着，表現出牠們主人愛國的熱忱，離開郵局不遠，有一個焚毀的旅館廢址，從前是一個冬夏遊息之所。這旅館，有大浴池和游泳池，牠是用木頭造成的，據說牠的價值在四萬元以上，可是現在只剩有一個浴池了。浴池的上面，建着一間小屋，池水是由半哩以外光景的溫泉裏，用管子抽來的，我用寒暑表放在浴池中試驗一下，剛剛是法倫表一百十四度，當我跳進浴池的時候，牠的熱度，足夠把我的皮膚，泡成猩紅的顏色。

離開這個廢址，我走上山去探訪溫泉，途中經過一塊三百畝大的農田，這條路，經過一塊麥田，那裏有三十畝雀麥，正要收割，在麥田的中心，我看見玻璃的大暖房，造起來供給黃瓜，蕃茄，和其他蔬菜，以為旅館和礦工場之用。

到了由溫泉流出的蒸汽的小河，我們經過一個長約四百呎的雞和豬的牧場，當營業興盛的時候，牧場的主人，在那裏養有六百五十隻母雞，五十隻鴨子，七十隻豬，和同樣數量的牛馬。這牧場，建築在溫泉所流出的山中，地面甚熱，所以在整個冬季中，都能養着這些鷄禽，和其他的家畜，使牠

們很爲安適，並且可以不用火爐，如在阿拉斯加別的部分所需要的一般。

這種熱水，幾乎可以調和全部農田的土地的溫度，附近的山坡，是天然的溫床，降在這溫暖地面上的雪，溶化得異常迅速，所以地面上難得積着白雪，每次在兩天以上的，霜的沒入地下，也只要一吋或一吋光景，在這種溫地的邊際，那些初生的防風，在三月裏的時候，就可從雪中把牠們掘出，還有別的收穫，也比其他各處所種的來得早些。

在溫泉的旁邊，熱水流出的數目，每一分鐘有一百五十加倫，泉水瑩潔，如同水晶一般，牠蒸汽的溫度，有法倫表一百二十五度。當我注視着地質測量隊的溫泉專家瓦林先生，在那裏試驗水的熱度，和測量牠的水流的時候，他說這水的熱度，足夠在十分鐘內，煮好半熟的雞蛋。

走下水流三四十呎，我察得有別的小河流入這水流裏來，以爲這種水流，和我們剛纔試驗的水流，也有同樣的溫度，但我把手伸入水中，水是如冰一樣冷，我乃偻偻而下，走到兩水流之間的狹窄歧處，把一隻手放在熱水裏，又把一隻手放在冷水裏去。

我坐在載乾草的貨車裏，經過那橫鋪的道路，一路顛頓着，回到塔那那河邊，和托穆大衛斯

(Tom Davis) 並排而坐，他是一個農夫，結着隊由塔那那前往此地北面的金礦區去，他告訴我，他們現在由我們船上卸下來的乾草，在塔那那河邊，可以值得九十元一噸，要是運到礦區時，就要值一百四十元一噸了。我表示這種價錢，似乎是一種奇昂的價格，但他說道：

『這價錢在阿拉斯加，並不昂貴，我知道乾草，曾售到八百元一噸，或四角一磅的高價，那是在克倫帶克地方，當黃金狂正利害的時候所售的價格，我有一次，售給那些水客一千磅乾草，竟售到五角一磅，並且還是用雜貨秤秤的。』

在我停留在阿拉斯加的期內，我遇到西特里的斯科飛德 (Schofield) 先生，他是秀厄德半島上好些最大的溫泉的主人。這些溫泉，甚至比培克爾溫泉更爲奇怪，牠們位置於諾母之北約七十哩，在鋸齒 (Saw Tooth) 山的山腳下，高在水平線有五十呎，許多溫泉，從地面沸溢出來，約有法倫表一百六十度的溫度，而且冬夏兩季熱度相同，這些溫泉造成一條河流，叫做熱水港，流過一塊三百二十畝大的農田。我問斯科飛德關於這種農田的情形，他答道：

『我們有四十畝農田，正在耕耘之中，還有六十畝，就可得到收穫了，全數的一百畝，都由溫泉

和地下的熱水保持得很溫暖，假使你在這個區域內，任何地方開掘下去，你可以得到熱的泥土，而且掘得下面一些，泥土也更熱一些，掘到六呎深的地方，你就不能把泥土握在手中，這全部的一百畝農田之下，好像有一層熱水的層地似的。反之，在這區域以外的土地，都冰凍得很堅實，究竟凍得多少深，簡直沒有人可以知道，我們的農田，彷彿是一個熱饅頭的外殼，新從爐灶上取出來，放在冰的上面，但從來不會冷了的。」

我們一個玻璃的花房，有三十六呎長，十六呎闊，建造在一個溫泉上面，因為熱水供給着熱氣，外面的溫度，即使降到零度下三十度，裏面也不結冰，整個的冬天，植物都生長在暖房裏，在夏季中，我們有甜瓜，黃瓜，菌，蕃茄，和西瓜，我們也種植萵苣，葱，和其他青菜，我們還有一種樹上的葱，也生長得很好，牠是生長在一根十二吋或十四吋高的樹枝上，並不種在地下的。

我問斯科飛德先生是否有許多人來探訪熱泉的。

他說：「是的，我們有一個旅館，可以供應三十個旅客，人們都由諾母和秀厄德半島的各部分而來，我們最好的時期，是在冬季，一般旅客，都坐着狗拖的雪車前來，有時，你一次可以看見四百隻

狗之多。在冬季，由諾母來的旅程，通常須走兩天，但在夏季，把狗拖的車，放在路軌上行走，祇要一天就可以走到，這種狗車，能把你拖到距溫泉六哩以內的地方。」

從塔那那而到溫泉，我鎮天都在塔那那河上，這河挾着這樣多的沉泥，所以河水混濁，如同豆湯一般。河裏常有許多沙洲，我們經過各種時期所構成的島嶼，由赤裸裸的沉泥小方地起，至被波浪所沖洗，上面覆有森林的地面爲止。不時，又有飄浮的小島，和上面長着叢林和樹木的碧色的大河床，都向這河的下流消去，在幾處地方，這河有五哩至十哩之闊，並且是十分低淺的。

我看見土壤和樹木，叢林和泥土，都在我們眼前，倒入河流之中。河的兩岸，排立着依然碧綠而生存的樹木，都是這樣的倒入河流中的，有時，河水溶化了冰凍的層地，就有許多穴洞，在整片的青苔之下，構造成功，不論何處，要是有一個空隙，並沒有樹木的地方，這一片碧綠的青苔，就傾入河中，如同一塊綠色的大氈毯，由河床舖到河岸一般。

在採薪區內，有好些由豐草之中所生長的紫紅色火葦的大花壇，至於區內的樹木，早已砍去，售給輪船裏的人，當作薪柴之用了。我們走向河的上流，可以到處看見那些開創的人，從森林之中

所開闢出來的許多小塊的農田；他們先把樹木砍下，一年之後，再把樹椿拔去，因為冰離地面很近，樹根不能深入土中，所以這些樹椿，很易拔去，等到把樹木清除之後，他們就設置蔬菜的小方地，或麥田，但是沒有一塊農田是大的。我相信此地的市場，必須經過很久的時期，纔能擴大起來，足以酬報合衆國農人離去他們安樂的家庭，而到此地來開拓的辛勞哩。

第十七章 菲爾邦克斯——阿拉斯加的芝加哥

菲爾邦克斯(Fairbanks)，可以做叫阿拉斯加的圈心，是美國新鐵道的北端，和水陸交通的會集點，牠的地位，在這領土的中心，離開白令海和坎拿大邊界，差不多有相等的遠近，適在太平洋和北冰洋之間的半道中。

人們如果知道這個城市，在政府的鐵路沒有開出通海的捷徑之前，是怎樣一個交通閉塞的地方，那末，菲爾邦克斯的商業，就更可令人驚異了。

從吉本堡沿塔那那河上行，而到菲爾邦克斯，要費我兩日的行程。塔那那河，在菲爾邦克斯以上，還有好些可以通航的路，牠的山谷內，現有幾百萬畝耕種的土地。

菲爾邦克斯有一可愛的特性，牠是有美景而樸素，既華麗而古舊，又是新又是舊的一種結合地。與我所見過的其他城市完全不同。

人們試看牠主要的商業街道，乃是一條闊而不潔的道路，兩旁有木板的行人道，行人道的那邊，聳立着木骨的一層樓和二層樓的房屋，商店前面的牆垣，高出屋頂，並且是平截着的，既可使房屋看起來較為高些，又可形成一個差參不齊的地平線。這些商店，都運有大宗的商品，因為菲爾邦克斯，是內地阿拉斯加商務中心點，貨物都由此地運往塔那那，育空，庫易庫克（Koyukuk）和英諾加（Imoka）河一帶的金鑛區去，有些批發的商行，能做幾百萬元的交易，所以輪船是常常靠近主要的街道停泊的。有許多工廠，裝滿着探礦的機器，許多商店，運着各種供給礦工的貨物，包括着下雨天所穿的雨衣，和加基（Khaki）人穿的衣服，他們出售高統的白橡皮靴，和釘鞋，以為爬山穿林之用，他們也有絲綢，哆囉呢，和時式的鞋子，又有用小珠裝飾得很華麗的鹿皮鞋，人們走進銀行，

可以看見他們在一個窗子裏拿進了金沙，在別一個窗子裏付出銀行的鈔票，每一個銀行都收買金子，全數的銀行，牠們都有化驗和鑄鑄的工場，金子在那裏試驗之後，就製成金磚，運往外埠。

街上的羣衆，是一種混合的人民，包括着穿得和阿利給尼以東任何城市裏的人們一樣華麗的男女，和穿着藍斜紋布或加基人所穿的衣服的礦工，在街角裏，還有許多貧苦的人，戴着軟帽，或闊邊帽。

現在把你的眼睛，轉到大路上一看，有幾十輛裝貨物的汽車，向此地阿拉斯加的中心地駛來，有每客收費五分的公共汽車，每天按時開到金沙港去，又有一種陸上的郵車，牠的行程，由菲爾邦克斯越過美麗的道路，而到庫拍河鐵道終點的啓廷那（Chitina）地方。循着這條路，人們可以坐着汽車，駛過三百餘哩的曠野，然後再坐二百哩路的火車，就可到海邊了。

菲爾邦克斯，有好幾家旅館，我所住的，是在前街的吞尼諾台爾（Tony Nordale）旅館，那裏我有一間會客室，和一間臥房，須三塊洋錢一天。我的餐膳，是在一位青年少婦所開的菜館裏吃的，她的玫瑰色的面頰，和拖曳着的頭髮，使她得到一個雅號，叫做「絕色的小瑞典人」。她的定價，是五

角到七角五分一餐，食品很是精美。她的旅館，和許多別的旅館一樣，也有一隻珍愛的棕色熊，就是用鐵索繫在外面門上的那隻小熊，他能做許多巧技，來賺白糖梅子和甜的蛋糕吃。

今天我去剪髮，所出的價錢，比在合衆國剪髮的價錢，要貴一倍，我出了理髮店，在外面一個擦皮鞋的攤子上擦一擦皮鞋，花去一個二角五分的小銀幣，這一天天氣很熱，所以當一個礦工，用着他營地裏的語法，來問我要不要，「洗洗我的項頸」的時候，我因為知道他所說的意思，就說了一聲要的，於是他就請我吃了一杯嘴嚙水，花了我二角五分洋錢。再上前一些，有一個賣報的童子，售給我一份阿拉斯加的公民報，我又給了他一個二角五分的小銀幣，這是報紙規定的價格，這種二角五分的小銀幣，是在此地通用的最小的錢幣，約和美國一個鎊幣的價值相同。

菲爾邦克斯，是一個有團結的城市，內有市長和市政廳，可以算作阿拉斯加境內最活躍的都會，牠有充分的市民精神，一切社會的組織，和城市的活動事業，比合衆國同等城市所有的要多幾倍；牠的婦女俱樂部是和婦女俱樂部聯合會相聯屬的，那裏除了一個救火會，和電話局之外，還有兩種日報，和一個令人注目的市立圖書館。這圖書館，是用木頭建造的。此地的教堂，有半打以上的

名稱。

菲爾邦克斯最顯著的特點，乃是人民的家宅；那些住宅，大都是木頭的房屋，大小由兩間房子的小屋起，至有一打或二打以上房間的大廈爲止。這些房屋，是用松柏或楊樹建造的，建造的樹木，去皮不去皮，卻任憑建造者的喜歡，木頭的罅隙，都用北極的青苔填塞着，牠們的轉角處，連結起來，有時成爲凹口形，有時是以鴿尾樺去接合的，有時把木頭凸出，好像稻桿子所造成的洋囡囡房子一般。差不多每一份人家，都有走廊，較小的房屋上，那低而隆起的屋頂，都向前面伸出很多，預備在炎夏之際，好遮蔽着眷屬閒遊的處所。有些房屋，是一半木頭，一半木架的，有些房屋，用木板做屋頂，有些也有用綠色鍍鉛的鐵做屋頂的，還有別的房屋，牠的屋頂，用柱子撐着，上面覆蓋着泥土，最後的一種，大都有花草生長在上面。大多數的房子，備有地窖，一切的房子，都有牠們的牆垣，深深的埋入地下，四面圍着，以取溫暖，在較大的房屋，有大的住房，配着裝得很精巧的大窗子。

多數的木頭房子，有悅目的青草地，連同種着美麗的花卉的花壇；一切的房子，都有菜圃，差不多每一個菜圃，各有牠的蕃薯，和蘿蔔的小方地。可愛的豆棚，約有一人之高，拱立在菜圃的一邊，

粟花的六花壇，成行的排列於穿過圃中心的路上。我在任何地方，沒有看見過有這樣大，這樣鮮艷，和天生這樣柔潤的花卉，也可說，我從來沒有到過幾個城市，那裏的人民，有如此酷愛花卉，和他們有這樣多的花，可以供給我們自己和他們的朋友的。

在各家屬之中，關於那一家能有最佳和最早的蔬菜，卻有一種友誼的競爭，昨天晚上，我去拜訪一位貴婦人，她拿了她暖室裏的一個有三磅重的蕃茄，和從她菜圃裏拿來的一個菜頭有最大的大菜盆子四週一樣大的捲心菜給我，她又有如同南方所種一樣精美的高苜菜，和幾排六呎高的豌豆，豆莢有一個人的大指頭一樣粗。這位婦人，在菲爾邦克斯有了最早的蘿蔔，因為她在霜未出土之前，就把蘿蔔種在泥做的箱子裏，再把牠放在廚房裏兩個星期，或兩個星期光景，所以纔能產生最早的蘿蔔。

要想稍微知道菲爾邦克斯和內地阿拉斯加的商業狀況起見，我今天曾去探訪在菲爾邦克斯的北方貿易公司的總行，這公司是阿拉斯加商業公司的繼承者，牠在我們買進這領土約一年之後，曾租得好些產生海豹的島嶼，並且成立了一個如同黑森灣公司一樣的皮貨貿易的總商店，

牠在海豹皮上面，得到這樣大宗的款項，所以付給我們政府的租費，不久就超過這領土的原價了。阿拉斯加公司是開創和發明阿拉斯加的航運的，牠的商店和貿易場，不單在東南的島嶼，阿留地安島，大陸的南面海岸，和白令海中，但也在育空河口的聖邁克爾，和沿着那條河一直到坎拿大邊界一帶的地方。

當阿拉斯加商業公司解散的時候，北方貿易公司就在內地阿拉斯加接受了牠的營業，現在有許多商店，在育空河流域，和卡斯科琴地方，供應各礦區和皮貨貿易場的需要，牠又供給許多小客棧，並做着躉賣和零售的營業，遍及於約有合衆國十分之一這樣大的領土以內。這公司有三百五十萬元資本，牠的股票，大都是在舊金山和英格蘭承銷的。

在北方貿易公司之外，還有其他的商行，做着大宗的營業，但沒有一家商行，能遍及於這樣一個大區域，和辦齊一切人民所需要的貨物。牠們在此地菲爾邦克斯的機關，包括商店，棧房，和連有一塊六畝或八畝有地板的地窖，以及機器廠，洗衣作，冷的和熱的貯藏所，專作躉賣和零售的支店，自來水廠，蒸汽和電汽公司。

牠的貿易部，現在備辦現成的，有值一百萬元以上的雜貨，食物，和其他的需用品，至於牠的零售部分，好像合衆國的一個小百貨公司一樣。

貨物必須大宗的買進，因為這個地方，一年之中，有七個月是被冰封閉着的，自從有了新鐵路之後，這種存貨，就可不必需用如此之多，但較少的資本，將因購辦貨物而至周轉不靈，因此，那些商人，必須能以較廉的價格出售他們的貨物，纔能維持下去。在一個地窖裏，我看見有一萬罐凝結的牛乳，凝結的乳酪，和其他裝罐的食品，連蛋粉包括在內，據說礦區的廚子，把蛋粉來做蛋糕，可以用農場鷄蛋做的蛋糕，有同樣佳美。我看見幾千個帶殼的鷄蛋，這鷄蛋由合衆國裝包，運了千哩的路程，而到斯卡威，等到穿過高山之後，始由育空河裝運下來；我又看見裝罐的山芋，和玉蜀黍，這些山芋，是整個燒好裝在罐裏的，這樣的山芋，可以售到四五十元一斛，有些玉蜀黍，連穗一起裝在罐裏，在仲冬的時候，祇要熱一熱，就可以有連穗軸的玉蜀黍，給阿拉斯加的礦工吃了。

運到阿拉斯加去的貨物，一定要仔細地裝包起來，牠們還要耐得住氣候的變遷，如夏季的炎熱，和冬季的嚴寒之類。容易壞的食物，須用膠質包裹，譬如火腿，必須這樣的保護着，那末，牠們就是

浸在雪中，和落到河裏，也不會壞了。每一隻火腿，各用帆布把牠包好，再放到膠質裏去浸一浸，使牠有了一層膠質的外皮，就能不透空氣。還有酪餅，也是用這種法子裝包的。

這公司，辦有彈子台準備裝運，牠有貨車和雪車，有些雪車，有十噸的載量，牠又有狗拖的雪車和狗具，連皮疆繩，頸圈，和背帶一起在內。狗拖的雪車，平均是十元一具，還有其他貿易的物品，就是狗的食品，大半爲牛羊的脂肪。這些拖車的狗，在路上和在薄暮的時候，一天只飼養一次，牠們普通的餐膳是乾鮭魚，和用脂肪煮的飯。北方貿易公司，預計在第二年的冬季，可以售出約十萬磅的脂肪。

在鐵器部分，是各種的機器和另件，其中有用來拖出礦裏泥土的大捆的鐵絲電線，有蒸汽機，空氣壓縮機，和用來溶解地面的蒸汽轉轍器，有供給養雞和養狐場用的成捆的鐵絲，有用來做魚輪的鐵絲網，和供給鍊金場用的好些精良的細網，又有各種農業的機器，如耕犁器，收割器，和刈草器之類，以及測鉛的需用品，窗框，和磁器的浴盆。

北方貿易公司，設有一個蒸汽廠，把熱氣供給菲爾邦克斯的商業區域，牠有一個總站，有汽管

通到一切的屋宇，包括着許多私人的住宅，計有幾排房屋的面積。這蒸汽廠，供給熱氣給牠的用戶，在全年之中，每月有這樣多，甚至在寒暑表標明在零度下六七十度的時候，牠也能保持着商店和住宅的溫暖。汽管和自來水管，是並排裝着的，所以自來水管在冬季中也不會冰凍。

有些小商人，指摘這公司爲專賣公司，這種陳述，或有相當的眞確，但任何人，卻都能裝運貨物進口。此地有幾家商行，替世界上這部分地方做了一宗很大的商業，一家是民衆聯合社，另有一家是領士貿易公司，兩家商行，都有總行在菲爾邦克斯地方，並把貨物推銷到周圍一百哩內的礦區裏去。

貨物都由小火輪向很遠的育空河支流輸送上去，有一個遠北貿易場，是在比脫爾斯 (Beatrice)，爲庫易庫克 (Koyukuk) 河航路的上端，許多需用品，是由比脫爾斯運送了五十哩光景，經過鄉間，而到沖積礦床的礦區的。

另一個貿易場，是在威茲曼 (Wiseman)，離比脫爾斯約九十哩，牠在庫易庫克河上，但該處河流甚淺，貨物都要轉運到馬拖的駁船上去，因爲運費的價格，要一元四角一噸，所以在威茲曼的

貨價，很是昂貴，大多數的商品，都用金沙付價，店主售了若干貨物，就由礦工的囊中秤出相當的數目。

阿拉斯加的商業，大多數是賒賣的，人們要想多銷貨物，必須延長收款的時期。此地的居民告訴我，一般商人，對於放給礦工的墊款，是很寬容的。昨夜，我和一個客商談話，這個客商，在起程到菲爾邦克斯的時候，一路帶有六匹馬拖着的貨物，不料他在路上，遇着陸寒的天氣，他的馬匹完全凍斃，他到了菲爾邦克斯，祇有足夠一個礦區的需用品，但店主答應借款給他，因此他就聯合了一位股東，租得某礦區的一個礦產，收取百分之二五的贏利，在年終時，他負欠了二千元的債務，到了第二年冬季，他和他的股東，已沒有錢來付給工資，但他們憑着自己的工作，得到價值三千元的金沙，於是纔把他們的債務還清，在第二年內他們採完了礦產，一共得到三萬塊洋錢。

其實，能證實我們阿拉斯加商務的擴張和可能性的人民，真是很少，在這領土內的商業，一年之中，有一百一十兆元，幾乎有我們和西班牙或瑞典所做的商務一樣多，並可及到我們和南美洲全部所做的貿易總數五分之一之多，出口貨較進口貨要多一倍，以白人的人口來做比例，這種貿

易，比較世界上任何國家所做的都要大些，牠的各個資本的商務，約爲二千二百元，而大不列顛的各個資本的商務，卻祇有二百七十九元，這就是阿拉斯加的貿易，對於每一個男女，和小孩，比較在大不列顛的每一個男女，和小孩所做的貿易，平均要大八倍。

當是時，這種土地還是一個荒廢之區，地上覆有很多的青苔和其他的植物，其中祇有三分之一光景的土地，曾經過一次概括的測量，已經可供耕種的土地，千畝之中還不到一畝，這種事實，如果真確，那末，這個國家有了鐵路，和將來發展之後，我們還有什麼東西期望不到呢。

第十八章 極圈下的家宅

塔那那山谷，得有阿拉斯加境內最大片的沃土，許多土地，是在人們所知道的塔那那河邊的低地中，爲一片約有二百哩長的曠場，在好些地方，有七十哩闊，全部約有新澤稷邦一樣大，可以耕種的面積，等於俄亥俄邦五分之一。今天我坐着汽車，經過一種山坡起伏的區域，風景美麗，如同阿

利給尼的小邱一般，至於我們是否正在極圈之下，卻是很難證實，寒暑表在險處是九十度，高山之頂，並無白雪，邱壑之間，綠樹叢生，有時，我們經過許多平原，都覆着稠密的野花，有幾處地方，地上生滿藍漿菓的叢樹，他們的菓實，大如櫻桃，菓汁很爲豐富，現在我們經過了樺樹，松樹，和柿樹的森林，那些樹木被斬伐，或燒去的地方，都生有一大片紅如火焰之花，高與車輪相齊，而且到處的路旁，都好像有碧綠的青草，和高及輪心的紅花，圍成籬笆似的，我們不時越過鋪着橫木的道路，發出空洞的聲音，我們的汽車，在捷馳於北面邊界的機休（Jehn）途中，常常跳躍甚高。

我們經過許多樹林中開拓出來的小農田，有大麥和馬鈴薯的植物正在開花，我們看見耕牛正在吃草，並慢慢的到了政府創辦的農業試驗場。這試驗場，在塔那那山谷的中心，離開菲爾邦克斯約有四哩，這農田包括着一千二百八十畝漸漸傾斜的山邊，和低窪的土地，在農田的一端，兀立着一個新阿拉斯加農業專門學校，可以俯瞰塔那山谷上下五十哩地的壯麗的風景，和注視菲爾邦克斯與距離很遠的青山，在天晴日麗的日子，就是北美洲大陸最高的馬琴力山峯，也都可以看見。這個學校的園地，內有一個其直如矢，其色如銀的樺樹叢林。

當我們駛近農田的時候，可以看見人們在那裏砍取樹木，和焚燒叢林，再上前一些，我們到了稻田的前面，這些稻田，並非小小的小方地，卻是和維基尼亞的農田一樣大的，我們經過正要收割的雀麥區域，車子穿過四呎高的大麥，在麥田上面的山邊，有長條的西伯利亞小麥，和並排成熟着許多種類不同的實驗穀類。

這些實驗場的工作，與平常的農田不同，穀類的收成，雖然足夠存儲，有時還有多餘，卻不是收集起來售賣的。美國的農業專家，在此地阿拉斯加的業務，是在試驗穀類和植物，覓取適合於這個國家的種子，這些美國的專家，曾不憚跋涉搜尋到了中華民國北部地方的戈壁沙漠（Desert of Gobi）和泊米爾（Pamir）高原各處，又搜索到這種嚴寒的地帶，來覓取適合於這領土的種子，他們有從阿比西尼亞（Abyssinia）覓得的種子，和從北非洲的亞特拉斯（Atlas）山採來的樣本，並且有由芬蘭（Finland）、挪威，以及北美洲和坎拿大各處而來的無窮無盡的植物。

現在察得阿拉斯加這部分地方的馬鈴薯，生長得很好，每畝地能產生二百斛，這山谷，現在種着一切城市和礦區所需要的馬鈴薯，有一年，實驗場售去五畝地的出產，得價三千五百元，還有三

畝地的紀錄，在連年之中，每畝能產生由五百元至六百元的價值，有些人說，這種馬鈴薯的塊莖，缺少落機山所種的馬鈴薯塊莖的粉質，但我所有的馬鈴薯，卻是乾燥而美味的。

實驗場農人的家宅，是一層樓的小屋，園有美麗的花卉，小屋的附近，有一間暖室，裏面生長着蕃茄和黃瓜，穿過大道，有積穀倉，和屋外的儲藏室，裏面貯有乾草，以備冬季之用，在離開積穀倉不遠的山邊，還有一個基本的地窖，馬鈴薯和其他基本的收成，在牠們被掘起時，就立刻藏貯到地窖裏去，大約開掘的時期，是在八月之中。正對着那個地窖，並略略向下一些，是一大塊種紅蘿蔔的園場，我爬過籬笆，拔起一個有八吋厚的蘿蔔，牠的葉子有十七吋長。

菲爾邦克斯農田的收穫，和在蘭木巴脫的政府實驗場的收穫，是相同的，蘭木巴脫正在極圈之下，在我由育空河下駛而到塔那那的途中，我曾在那裏停留了片刻，有一樁使我感到很有興趣的事情，是馬鈴薯發芽的方法。牠們常由花窖或涼棚架內種起，約在未種植前四個星期，就把牠們放在托盤裏，上面再薄薄的舖了一層泥土。萌芽發生，由半吋至三吋長爲止，當牠們被種到戶外去的時候，牠們種在土中，祇有一些萌芽，剛剛露出地面。馬鈴薯塊莖，要是在戶內這樣種起的，比用平

常方法所種的馬鈴薯，能多一倍以上的出產。

在蘭木巴脫，另有一種產生很好的收穫，就是由西伯利亞運進來的一種開黃花的苜蓿，在合衆國內，苜蓿的根，有時生在土中有好幾呎深，但此地在阿拉斯加，當苜蓿的根遇到冰川的冰床時，根端就被冰凍了去，可是牠的根，卻仍在冰層的上邊，四面伸張開來。

說到蘭木巴脫，我記起我曾在那裏看見雷克斯俾基 (Rex Beach) 的傾圮的小屋，當往昔金礦區內，屋宇雲連，人聲鼎沸之時，牠也雜處其中，自黃金採盡之後，直到於今，這個地方，已經是完全荒廢了。許多房屋，早已拆去，當作薪柴，其餘的房子，也都傾圮成爲廢址；至於俾基的房子，是一所一層樓的茅屋，用木片和板背造成的，牠的柴門之上，懸着一對白的鹿角，這種鹿角，恐怕小說家杜撰出來的，現在這房子的外面，據說還有一堆木料，仍舊同最後的住戶離開時一樣的堆着。

人家告訴我，雷克斯俾基到此地來採金礦，他並沒有採到金子，他所發現的礦脈，乃是可使我們大家快樂的各種有趣的奇聞，和冒險的軼事。他居住蘭木巴脫的歷史，很是平凡，我現在所選出的一個故事，是說一個印第安婦人，她依着此地的習俗，在她的下頷上，黥有三條藍墨水的直線，雷

克斯俾基曾向這婦人買了幾條魚，並想尋她買些別的物品，人家請他敘述這個婦人，他說：

「我不知她的名字，但她的頭是向上昂着的，她是矮而齷齪，並且下頷上畫有她房子的號碼的，這號碼就是三號。」

但現在仍舊要回轉來說菲爾邦克斯了，我們離開實驗農田之後，就在附近參觀幾家家宅，第一家是一位姓楊的人住的，他在十年或十二年前，來到阿拉斯加，領取了三百二十畝官地，其中有一大部分，現已開始耕種，他正種着雀麥和馬鈴薯，他還有一個大花窖，那裏生長着蕃茄和其他蔬菜，以供各礦區和城市之用。當我們去訪時，楊先生沒有在家，但楊師母領我們到四面去參觀，我們看到農田的時候，我問她是否歡喜住在這邊遠的阿拉斯加？她說，在去年夏季，她沒有出外遊歷以前，曾覺得住在這裏，有些不大滿意，但自從她回家之後，她不願再到別處去了。

她說：「這個地方，是我的家鄉，而且是一個極好的家鄉，這裏的夏季的情形，你是知道的，但在冬季期內，我們也很舒適，我們吃的東西很多，所售出的一切物品，價格又高，而且每年都有很快的進步。」

當我們正在檢閱積穀場的家畜，看見其中兩隻大母豬，每隻母豬有八隻或十隻一個月大的小豬，跟着她在那裏跑的時候，楊師母指着這些小豬說：『我昨天售出這樣小的一對小豬，售了二十塊洋錢，這就能夠使你知道我們在此地可以收進些什麼東西了。』

我們第二次的參觀，是參觀一位新克利 (Hinkley) 先生所辦的牛奶場，在菲爾邦克斯所消費的多量牛乳和乳酪，都由這牛奶場供給，新克利先生，也售賣牛油，酪漿，和乾牛酪，他有二十隻母牛，平均每二十四小時，有三四加倫的牛乳，這些牛，就是在我們合衆國所稱爲良好的普通家畜。這位牛乳場主，已有幾年沒有購賣乾草，他只靠着本地的青菜，和雀麥乾草，來飼養他的家畜，他說這雀麥乾草，和專門飼牛的草，有一樣的佳美，而且還要鬆脆得多哩。

離開牛奶場以前，我拔起一束生長在積穀倉外面的雀麥，牠們雖種了祇有三個星期，但量起來卻有十八吋長了。

我們再向前進，去參觀菲爾邦克斯邊界一塊三百二十畝大的種蔬菜的農田，這是一座家園，在十五年前，由一個菲爾邦克斯商人之妻斯坦夏雷克脫 (Stacia Ricket) 所領到的，雷克脫先

生，在此地建造了一所很精緻的小屋，四面圍繞着鮮花，他的家宅，裝飾華麗，和合衆國任何富農的家宅，有一樣的舒適。他已開拓了四分之一的土地，這農田，乃是阿拉斯加的模範區之一，地面平坦，有如地板，草色青葱，好似尼羅河的山谷一般。他有許多畝雀麥，現在正在收割；又有大麥和馬鈴薯的大園場，此時的馬鈴薯正滿開着花哩。

雷克脫的農田，可以供給菲爾邦克斯一大部分地方，並裝運蔬菜到周圍數哩地以內的城市和礦區去，牠又輸送青菜至溫泉和吉本堡，以及到伊底他羅（Iditarod）和盧別（Ruby）金礦。

這農場的菜圃，有二三十畝大，我們穿過菜圃時，我問起收成多少，他告訴我，現在地下的，有二萬棵捲心菜，三千幹芹菜，和幾畝大的萵苣。這種特別佳美的芹菜，生長得有四呎高，幾年前，有好些芹菜送到蒙大拿（Montana）去賽會，塔夫脫（Taft）總統，在他經過蒙大拿的旅程期內，曾把這芹菜取作樣品，他宣布這是他所嘗過的最佳美的芹菜。在我們走過一方田地的時候，我拔起一棵捲心菜，放在花窖裏的天平秤上秤起來，足有二十五磅重。

那裏有好幾間暖室，每一間，專種一種特異的收穫，有一個一百二十呎長的暖室，祇生着瓜類，

包括西瓜、梨瓜、和卡沙巴瓜等等。梨瓜售賣一元一磅，有些梨瓜，可以售到四五元一個，瓜藤纏繞於鐵絲之上，由玻璃下面一路蔓延出去，並自苗床而上達屋頂，這些瓜，都從鐵絲上掛下，較重的瓜，須用弔索吊着，以免把瓜藤弄斷。其他暖室中，則生有番茄、胡椒、和黃瓜。

農業的狀況，和美國大部分的農業情形，完全不同。菲爾邦克斯，在極圈之南，約僅一百哩，生長的時期甚短，大約祇有三四個月，要是氣候良好，或可展長半個月。最後的春霜，在五月中還有得發現，等到八月底或九月初的時候，霜又重新開始下降了；但長夏的日光，卻可使播種的植物，生長甚速。

阿拉斯加的這一部分地方，是一個雨量稀少的區域，大陣的雨，差不多是沒有的，祇有在夏季時，常有連綿的細雨，至於多量的雨水，都在植物生長的時期內下降，每年平均的雨量，連冬季的雪包括在內，約有十吋或十二吋，除了雨水之外，尚有從地面下永久的冰層上所發出來的濕氣。

第十九章 由冰中溶解出來的財產

菲爾邦克斯四圍的地方，是阿拉斯加最富饒的產金區域，自從一八八六年，金礦在那裏開採之後，育空河的流域，曾產出價值一百三十餘兆元的金子，其中由菲爾邦克斯區域來的金子，約有八十兆元，這是阿拉斯加開採出來全部金子四分之一的價值。人們想到合衆國付出七兆元購買這個領土，約在四十年之中，得有三百二十兆元金子的出產，則在我們的投資上，似已得到一種很公平的酬報了。

菲爾邦克斯區域全數的金子，是從那些金沙港，和牠們的山谷裏淘洗出來的，這些山谷，都被發在地面上很遠的一種層岩，畫有一條條的花紋。產金的層地，有五六呎厚，平均每立方碼有五元以上的價值。試想一條由紐約至菲列得爾菲亞(Philadelphia)的土地，有平常的道路五倍之闊，每哩要值一兆元，或一兆元三分之一，那末你就可以稍稍知道這種財富之地的產金泥土的價值。

了。

這些礦工，仍在這些最老的金沙港工作，雖在好些地方，這種金沙港，幾乎是完全荒蕪了。昨天我去探訪金沙港時，曾經過現已空虛寂靜的木頭造的旅館和跳舞廳，又經過好些大堆的小石塊，可以當作昔時工作的紀念碑。我們坐着汽車，從這條河流上去，再從那條河流下來，經過一堆一堆的礦石渣；我們穿過許多村莊，都可和城市相掙，現在則已日趨頹廢了。我們經過福克斯（Fox）派特魯（Pedro），伊奇尼阿（Engineer），塊尼（Queenie），伊索爾（Eather）以及其他以昔時舞女之名為名的金沙港的山谷之後，就在沙吞涅卡（Chatanika）的克利來（Clary）停下過夜，這是菲爾邦克斯區域中一個最饒富的金沙港。

人家告訴我，有好些沿克利來一帶的地方，每一呎地，可值二千五百元，克利來已經產出價值約二十四兆元的金子，但據人們的計算，現在藏在地下的金子，比已經採出來的還要多些。他們對於好些需要的礦產，正在那裏做第二次的開採，因為有了廉價的煤，較良的運輸，和新式採礦的機器，大多數的礦產，將來都可重新開採。我聽得一個礦工，論及他的同人，很有以罷工而要求增加工

資的可能性，他說：「假使他們要罷工，他們儘可罷工，但我只要在垃圾堆中去工作，就能維持我的生活，我拿了一個淘金鍋，不論在一星期中的那一天，都能淘洗得十五塊洋錢。」

從菲爾邦克斯四圍的地下，所採出來的金子，幾乎全部都是沖積礦金，就是說這種礦金，是由金沙和金塊散佈在泥土和沙石中而成的，所以只要把牠拿來沖洗之後，就可得到金子。至於石英金子，此地產生甚少，雖有幾個石英礦，現在正在開採，並且還有更多的石英礦，只要從諾那那（Nana）煤礦運到較廉燃料之後，就可以開採的。

阿拉斯加的沖積礦床礦，和合衆國的沖積礦床礦，是絕然不同的。在加利福尼亞和落機山內，一個礦工開始工作，他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只要一把鉗，一把鏟，和一個盆子，就可以把金子淘洗出來，他或須再加一個淘金鍋，或幾種別的簡陋的機械，一切所說的東西，就是完全設備起來，也費不了多少銀錢。這種散金，大都落在地面，或河岸上，及在金沙港的河床裏，牠是比較的容易覓得，和淘洗出來的，但此地圍繞着菲爾邦克斯的地方，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豐富的金塊，卻藏在地下有四十呎至一百六十呎之深，大多數的金塊，都在冰凍甚堅的山谷底下，必須先把谷底溶解開來，纔能

得到金子。

這個地方，全部覆着青苔，要探尋藏在底下的東西，必須先把青苔剝去，探礦者試驗土地，一定要深入層岩爲止，結果，他的用具，就比在落機山更要多花錢了。這種用具，包括着一個在蒸汽溶解時所用的小汽鍋，汽管，橡皮帶，蒸汽轉轆器，和蒸汽的裝具，在地面溶解之後，他還要用一架絞盤，一根電線，和許多的吊桶，去把泥土取出，如果他想探探深的土地，他應當再有一架蒸汽機。此地有一套價值約六百元的探礦用具出售，包括着一個四匹馬力的汽鍋，一具起重機，蒸汽轉轆器，汽管，裝具，以及吊桶和電線，這種用具，都聯結在一起，可以裝運在一輛狗拖的車上。一種最好的探礦方法，是用鑽孔機去探探，但這種機器，運費甚大，很少有運進來的，至於這條新鐵道，能以較低的價格，運進最佳的鑽孔機，乃是當然之事，這種機器，在從前約須二千元一具。

一個人要在阿拉斯加去做冒險的勞工，似乎要花費好些銀錢，可是許多冒險的勞工，仍舊是做成功了。因爲外面的人，可以供給食品和用具，礦工也願意去探探，並以工作來換他們所採得的一半利益。有些礦產的股票，多握於合衆國人的手中。遍散於此地的許多小礦產，都照這個法子去

開採，大多數的礦產，處理得很適當，但不時也有一二個不是如此的。他們在此地菲爾邦克斯，述說着關於一個礦工的故事。這個礦工，不管他生產額的多寡，都以全副精神，去做他的工作，其實，這種生產額，是實在一無所有的，但他有多量的銀錢，似乎很是快樂，有人問他現在開採得怎樣了，他答道：

「好啊！好啊！」

「那末我想你已經掘到有酬報的層岩了？」

「是的，我一開始就掘到了。」

「但那有酬報的層岩在那裏呢？我沒有看見一些金子啊！」

「哦」他回答道：「這層岩不在此地，這層岩是在芝加哥呢。」

當我在沙吞坦卡 (Chatanika) 時，我曾走進幾個金礦裏去，在惱倫 (Nolan) 金礦中，我坐着一個吊桶，吊下一口有八十四呎深的井裏，出了吊桶之後，我們就穿着隧道走去，不時停下來，觀看礦工在那裏溶解冰層，這種工作，是用蒸汽轉軸器，或蒸汽管去做的，蒸汽經過轉軸器或汽管，而被

驟入於冰中，連接汽管的蒸汽鍋，則逼着蒸汽，通過橡皮帶而到鋼管裏去，這些鋼管，管端尖銳，管口有許多小孔，可以放出蒸汽，這些鋼管，則可用鐵錘錘入冰垣之中，當蒸汽把冰溶解時，管子就一吋一吋的向前通進，蒸汽能溶解鋼管四圍幾呎以內的沙石，這些被溶解的物質，此時可以把牠掘下，裝入小車，運到礦口和起重機上去。

我們看見產金的土壤，裝在我們坐下來的原吊桶裏，從礦中吊了出去，有一具機器，用一條高出礦口的電線，把這吊桶升起，在礦口地方，牠就從一個滑車上滑到沖礦槽上首的礦石堆中。採取礦石的工作，不問冬夏，都可繼續進行，但在流礦槽中淘洗或沖洗金子，祇能在天氣和暖時工作的。我們在惱倫金礦時，適在他每週出貨的期內，總算是很幸運的，金子放在一個約一碼闊，一碼高，和幾百呎長的槽內沖洗，這種沖礦槽，用粗木板製造，形成一個十五度或二十度的角度，一直可以伸張到藏有礦石堆的高倉庫的地面上去，到了出貨時期，在礦石堆中，開出一扇門來，把產金的沙石，傾瀉於沖礦槽中，於是就有一支水流流到沙石上，逼着牠向前進行，並把泥沙沖去，在沖礦槽底下，有鋼裹子或鋼格子可以收取黃金，因為黃金較岩石和泥沙為重，所以當水流沖去泥渣時，牠

就落到格子裏去了。

其初，水來很急，彷彿洪水一般，挾着沙泥細石一齊而下，此時有五個礦工，披着粗陋的衣服，穿了與腿相齊的橡皮靴子，立在水流之中，在水冲下的時候，去把成團的沙石攪拌開來，他們把大的轉石擄去，用乾草叉把灰泥和泥沙叉散，並到處用鏟把牠攔住，所以每粒金沙，都可冲洗出來，不一會兒，冲礦槽底的金粒，就可以看見，有些地方，槽已轉為黃色，金沙已積聚成堆，並塗滿在木板之上，槽底的格子，也裝滿了混合着黃金的黑沙，不時還有小的金塊，可以看見，於是再把格子提起，把含有黃金的黑沙，仔細的冲洗起來。

水在此時流得很慢，工人們把海草做成約和掃帚一樣大小的刷子去攪動牠，又用刷子把大多數的泥沙使牠和金沙分開，這些黃金的粉粒，則用杓子把牠盛起來，投入盆中，覆着盆底，好像一層粗糙的黃米飯一般。

從糟裏把金子取出之後，我們拿了一些到附近辦公室中，用火把牠烘乾，於是這些礦工，就把金沙向空拋起，把留存的沙粒吹了出去，他們把金沙拋入空中，很像人們把篩下來無用的東西，拋

給小雞吃一般，吹去了黑沙，把所有的金子留在盆中。這一週的出貨，約計三夸爾金子，價值四千餘元，這金子的容積，平均十七元一兩，這是一種小礦的出貨，更大的出貨，有時可達數萬元哩。

第二十章 黃金和採金礦者的故事

你喜歡把你的足趾，碰到一個金礦上去嗎？那就是露資好爾（Rhoads Hall）石英礦怎樣發現的原因，這礦是坐落於菲爾邦克斯附近，含有層岩的金沙港山谷中的。

這個礦山，現在已有一哩路以上的地下工程，並已給牠的主人，獲得淨利二十餘萬元了。發現這礦的人，名叫露資，乃是一個辛勤探採的探礦者，他在沖積礦床的礦業上，曾得到一些銀錢，但後來時運不濟了，他就把牠的心意轉到石英礦上去，他一路從山上下來，而到含有層岩的金沙港山谷，他的足趾撞在石上，就一個倒栽葱跌在地下，他爬起來尋覓傾跌的原因，察得是彼一塊附有黃色小金點的岩石拌倒的，他把這地方標記下來，就去尋取了一付用具，就向下掘去，直到他發現饒

富的石英礦脈爲止。他把一座需要的礦山，用木樁做成界址，並溶出一個礦口，通至五十呎深的坑道，用柴火把牠的路溶化出來，他每一週搗碎最上等的岩石，可以供給充分的金子，以爲他下一週的需用，在冬季中，他在地下工作，到第二年春季，他又在礦脈上開掘了地道，略而言之，他最後設立了一個有五架搗礦機的工廠，由這工廠中，他和他的姊夫好爾，已經出有二十五萬元光景的金子了。

旅行在這樣一個黃金國裏，使人們容易發生貪婪的心，人人在菜館中，想的是黃金，說的是黃金，並計算牠的價值，我簡直可以說，飲的和吃的也是黃金。一個人在礦山和銀行裏看見這樣多的黃金，他覺得好像一個叫化子，把他的鼻子貼平在糖果店的玻璃窗上一般，要是他和所取之物的中間沒有這一層障礙物，那就可以得到許多東西了。我在出貨的礦區，曾握着金塊，和人們握着有壳的穀類一般，也曾在化驗所，拿過一塊價值萬元的金磚，在陶遜地方，我看見價值二十萬的金磚，在一輛貨車上轉連着，恰如人們在一個地方的火車站所看見的一般，這些金磚，很是沉重，可值一萬五千元至三萬元一塊，在同樣的地方，我又看見一噸包含着水銀和金子的化合物，準備裝運出

去，化成金條。

我曾在菲爾邦克斯遇到一個人，他已經溶化了價值五千餘萬元的金沙和金塊，這個人就是柏勞特 (Berard) 先生，爲第一國民銀行的化驗師，他是一位著名的化學家和冶金家，當克倫帶 克黃金狂的時候，他是陶遜地方的政府化驗師。

在菲爾邦克斯，一切的銀行，都有鎔化鍋，金沙和金塊，都鎔成金磚，輸運到外面去，人們看見在銀行櫃台上的金磚，有些是和一塊甜巧格力糖一樣大小，其他的是如此之大，要是一塊金磚落在人們足趾上，簡直可以把牠們壓碎。

化驗和鎔化的工夫，通常是在銀行外面做的，柏勞特先生的工場，是一間粗陋而鍍鋅的小屋，如同一個可以移動的汽車間一般，牠包含着一具小的鎔化爐，和化驗師的各種用具，連模型和骨灰在內。還有好些天平秤，非常精細，就是一張紗紙上的鉛筆畫的符號，或一個嬰孩的一絲頭髮，也可以稱得出來。

這種金沙，由礦工放在囊中，或放在長約一尺，粗如手臂一般的鹿皮袋裏，拿到銀行裏去，銀行

的行員，就拿起袋來把金子倒在天平秤上，依照金子的重量，或是立刻付給現款，或是付給礦工一張信用的劃條，使他在金子鎔成金條之後，能夠享有牠的真實的價值。這種金沙，價值各有不同，有些混合着水銀的，還值不到十三元一兩，別的金沙，或可值二十元一兩，金沙到了柏勞特先生那裏，就把牠拿來化驗，那就是把金沙鎔化了再試驗金子的容量。

化驗，是在金子鑄成金磚之後舉行的，每一塊金磚，把牠鑿下一角，約和一粒大豌豆一樣的大，這一角金子，就放在一塊鐵砧上，用鐵鎚打平，放到轉機上去研輾，一直輾到牠和紙一樣薄，然後再把這張金葉子取下一小片來，放在精良的天平秤上秤過。化驗的法子，是把這一片金葉子，鎔化在一個鎔金鍋裏，把一切的雜物提出，單剩下一粒和小鈕扣一樣大的純金，再把這金鈕扣秤過，把牠的重量，和沒有鎔化以前的那一小片金子的重量相減，牠的結果，就可顯出一塊金磚的純金比例了；還有一種計算表，是以元分計算牠的價值的。

我問這位化驗師，對於他手裏所握着的金子，會不會發生一種貪心？他答道：

「我從不去想他的價值，我在金子上面，已經工作了如此之久，這種物質，在我看起來，正和玉

蜀黍，和雀麥握在一個農夫的手中一般。當我在陶遜地方第一次開始化驗金子時，因為我以前沒有看見過這種大量的金沙和金塊，所以我幾乎要發狂了。我喜歡金子的光彩，曾買了許多金塊，與金塊做的金別針，和金鍊條，我佩了一塊金塊，當作圍巾上的一枝別針，又有金塊做的硬袖鈕扣，但過了一個時期，我覺得有些厭惡牠們，就不去佩帶牠們了。」

我問柏勞特先生當初他在陶遜一週間就可發財的時候，他的經驗是怎樣？他說：

「金子來得這樣的容易，他們幾乎到處把牠浪擲了去，這些採礦者，常由這一個酒店，到那一個酒店去大宴賓朋，把他們盛金子的錢袋，隨便擲給店主，讓他稱出每次宴客的費用，而且他們非常大意，就是一個人或者取去雙倍的數量，也不至被他們察覺的，一個採礦的人，囊中常有價值一千元金子，並可在一夜之中，把牠如數花去，不時，還有人走進跳舞場，自己坐在一個樓箱裏，叫了一個舞女立在他的下面，把金沙倒在她的髮上，大約一個跳舞場的舞女，這樣的洗了一次頭髮，就可得到五十元金沙，我記得有一個名叫豪則（Hanser）的採礦者，他愛上一個舞女，竟付出和她身體一樣重的金沙，把她娶了回去，她踏上天平秤，到了常衡（十六兩為一磅）一百三十五磅

時，才使秤桿傾斜，計有金衡制（十二兩一磅）二千一百餘兩之重，那時每兩金子，價值十八元，那末他娶了一個妻子，已花去三萬八千餘元了。」

當礦區在最繁榮的時代，此地菲爾邦克斯，也有同樣的奢侈，有如此大量和帶有共產性質的礦工，常比開拓很久的國家的人們要仁慈得多哩。有一天，駐在菲爾邦克斯的美國裁判官歐雲（Erwin）先生對我說：

「此地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大量的人，籌措五百元來遣送一個患病的男人或女子，確是常有的事，僅僅幾個月前，就有一個人被遣送出境，還請一個受過訓練的看護婦伴送着他，並贈與充分的銀錢，足夠他支付在西雅圖地方的醫院費。我居住阿拉斯加已有十八年了，在這十八年之中，並沒有看見一個人流為乞丐。」

「我們有許多失敗的人，你是知道的。」這位裁判官繼續的說：「開礦這樁事，以廣義來說，也是一種賭博，有一個人成功，就有一百個人失敗，我記得一個人，可以當做一個例證，他舍棄了他的妻孥，背境離鄉，到菲爾邦克斯要想發他的財，但他沒有尋得金子，結果，患了病，就死於金沙港一個

小屋之中。當這些礦工檢閱他的信件時，他們尋得一封剛從他妻子在馬薩諸塞的一個小市鎮上寄來的信，信上滿寫着一個從他父親別後所生的嬰孩的消息，附着一隻嬰孩的襪子。當這封信開讀的時候，這些礦工都圍繞着死人，在這小屋裏立着，等到把這隻襪子出來時，大家的臉上，就都流下眼淚來了，其中有一個人，立刻走上來把襪子拿去，抽出他的錢袋，就把沙金和金塊倒下，足夠裝滿這襪的足趾，另一個礦工，又倒進更多的金沙，這事繼續下去，就把這隻襪從這隻手傳到那隻手，直到裝滿了金沙爲止。但全數的礦工，還沒有捐齊，於是又把金子倒出來，放在桌子上，這個倒出金子的礦工說：『我們把這金子倒出來，再從新去捐吧！』到後來，這隻襪子遂傳遍全部的礦區，結果，共收了價值五千元的金沙，便把這筆銀錢去送給那個寡婦。

合衆國的裁判官歐雲，得有一種無上的尊榮，因爲只有他一個人，曾驅了一羣火雞由太平洋橫渡過許多高山而到克倫帶克的金礦區域，當他告訴我這個故事時，我們就談起往事來了。

『我的父親，那時居住於墾塔啓 (Kentucky) 的丹維爾 (Danville) 附近，是在合衆國一個飼養鷄鵝的主要區域中，在我幼年的時候，飼養火雞，是那裏一種常規的事業，我們有時驅着鷄鵝

到六十哩遠的市場去，我們出發之前，一定還要把鵝穿起鞋子來呢。」此時我聽得笑起來了，「你不用笑」這位裁判官說：「這是真的事實，我們做這些鞋子，是把鵝趕到溶化的松脂上，再叫牠們走沙泥，這種沙泥和松脂，粘到牠們的腳上，就給牠們穿上一雙堅固的鞋子了。」

「再說我到克倫帶克時，我看見他們在家禽上面，得到很高的價值，我斷定，我可以由外埠帶些活的家畜到這裏來發一筆財，於是我就離開礦區而到西特里，在那裏，我買了六百隻小雞，八十四隻火雞，我把牠們帶上輪船，向北行了一千哩而到帶伊亞（Dyea），再由那裏，用貨車運送到白山隘。我趕着火雞行走，並沒有什麼困難，只是牠們一到夜間，一定就要停下，當日已西沉的時候，你要阻止一隻火雞，不要栖息，是做不到的，我曾試過一次，不讓牠們停下，但這些火雞，就要跳到岩石上去，我把牠們趕下來，他們走不了幾步，又要飛起來了。但我終把牠們帶過了山脊，而下達於勒巴奇（Lebarge）河，我從那裏，再用船把牠們運到陶遜。」

「那末你怎樣售賣成功的呢？」

「我售賣得很好，但我必須先要研究怎樣去售賣牠們就是了。因為在供給食品的人中，對於

新鮮的雞肉，大家競爭甚烈，每一個人，都想霸占市場，把他人擠了出去，當我走進第一家商店，告訴他們我有八十隻火雞，和六百隻小雞的時候，這個商人的臉孔，就沉下來，因為他知道這樣大的事業，他一個人不能獨占了。我於是就變更我的計劃，對於我所備辦的貨品，絕口不把數目說出，只把少數的鷄禽，零星售去，我把火雞售得二十元一隻，至於這些小雞，我售了八元或十元一隻，總共計算起來，我在小雞上面，得到三千元，在火雞上面，得到二千元，所以我這一次旅行的總收入是五千元。

第二十一章 在古老派中

「冬天到了，蒙德忒里爾 (Monte Terill) 將要下獄，我們可以去看護他。」這種口號，在菲爾邦克斯夏盡之際，人們可以聽見由一個菓壳裏傳播出來，這是在阿拉斯加中部所流行的一種怪現狀。這個地方，沒有裨益游民的設備，和扶助窮人的法律，那裏有開拓者的家宅，卻是真實的，這家

宅是在西特加，離開蒙德所住的地方，約有二千哩地哩。

蒙德 忒里爾，乃是一個人物，他的一生，常與惡運交戰，他雖是盲目和跛腳，卻仍舊不肯停止奮鬥，我不知道他的年齡，但他早已逝世有七十年了。往昔，當他初到克倫帶克時，他是一個最有大志，有決心和辛勤的「酸生麵」，這個名稱是那裏的人們稱呼刻苦阿拉斯加人的名詞。有一天，當他出外踏進陷穽裏去的時候，他陷入冰中，一直到了腰際，那時的寒暑表，是在零度下二十五度，他的兩隻小腿，凍壞得很利害，所以一隻小腿，須切斷到腳踝為止，其他的一隻，卻要截去了一半；但他裝上一隻假的小腿，和兩隻假腳，仍舊爲他生活去繼續奮鬥。他裝着假腳，四行走得甚好，所以只有少數的人，知道他的殘疾；他又得到一個職業，和一隊人同在科柏河鐵道工作，他不敢把他的情況，給他營造場裏的同事知道，因恐他要被人家開除職務。但有一夜，當他卸下假腳，把牠們放在他的床裏，靠近他身邊的時候，附在一隻木腳上的繩子，忽然掛了下去，觸着床下的人，那人把繩子一拉，這隻木腳跌了下去，打在他的臉上，於是蒙德的跛腳，就被人報告到工頭那裏去，這工頭便把他立刻開除了。

以後，蒙德就在各處飄流，能夠得到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並從這個營地，飄流到那個營地，最後，他纔在離菲爾邦克斯不遠的基那（Cheena）河上一個小屋中住下，他在那裏好幾年，都是靠着斬伐薪柴，售給輪船上的人，以維持他的生活。此時，他的眼睛又壞了，要看見他怎樣想隱瞞他的災害，不使人家知道的那一種情形，真可令人憫惻。他聽見有人來，他就立直了身體，很勇敢的向四面走去，甚至常常碰在一棵樹，或是一道籬笆上去，有人要想去扶助他，但他卻不肯接受，到後來，他已經要到餓死的地步了，纔被官廳以飄流的罪名，把他拘捕起來，判他冬季去坐監牢，所以一般公民，可以有一種法定的權利，去看護他，甚至到了此時，他還埋怨着說，他要回到他的小屋去，並以為他終有方法可以賺到充分的銀錢，來看護他自己的。

這樁故事，是警察局長兼美國駐菲爾邦克斯的裁判長歐雲先生告訴我的。裁判官歐雲，在一個和德國或法國一半大的區域內，有維持秩序的職責，這個區域，只有二萬人口，但這些人口，是這樣的散漫，所以有十五個副裁判長，分駐在全境的各地，由伊格爾附近的坎拿大，到育空河下游的俄羅斯教會，並由北極圈，到卡斯科琴區域的邊界為止。

在阿拉斯加的裁判長，和副裁判長，差不多事無細巨，都要向華盛頓請示之後，纔能舉辦，當一樁罪案犯出來了，要是沒有得到五六千哩路外的檢察長的命令，對於偵探罪犯上，不准妄用一文。不久以前，城外出了一樁可怕的命案，沒有一個人知道凶手是誰，這是趕緊要到鄰近去搜索，並且立刻要開始做調查的工作的，但在他能夠進行之前，這位裁判官，必須把下列的這種電報，送到華盛頓去。

「華盛頓總檢察鑒。昨夜在菲爾邦克斯五哩地以內，沿着鐵路的軌道，有一個婦人被奸殺，請求頒發命令，准予支付公署的費用，並在四鄉舉行調查的工作，華盛頓裁判官某某。」等到命令頒到，已經好幾天過去了，要是在育空領土內，發生這種案子，那坎拿大的騎巡，在被殺的婦人屍體未冷之前，早已開始工作，而且差不多立刻就**可把犯人抓到了。**

裁判官歐雲，在坎拿大境內，有很多的經驗，在他未來此地以前，曾在克倫帶克開過金礦，我問他，他們對於這種事情，是不是能做得較好一些，他的答語是很特殊的。

「是的，他們勝過我們一籌，當這些騎巡，沒有法律時候，他們定了一條法律，決定小的罪案，可

以不用經過法庭，據說育空領土內的殺人犯，從來沒有漏網過。」

法律的推行，因為受着華盛頓官樣文章的影響，發生了大大的阻礙，我面前現有一件阿拉斯加的公文，開列着十年前所犯的謀殺案二十五起，案內的許多兇手，也沒有絞決，也沒有槍斃，或是還沒有判決的。這公文說，假使裁判官能准許有充分的款項，以為搜索證據之用，各案的罪犯，早就可以定罪了；公文內又敘述了許多案子的情節，並在其他的故事中，述說兩個探礦者在產德勒（Chandler）地方被人謀殺，其中有一個名叫斯密司的屍體，被發現之後，就由裁判官用狗拖的雪車，裝運到菲爾邦克斯去，但在華盛頓的政府，反對付給狗隊的費用，且對於搜尋另一夥伴的屍體，和調查這謀殺案的任何經費，一概拒絕承認。

我問這位裁判官關於在阿拉斯加這部分的犯罪情形，他答道：

「這個領土，據猜想起來，一定充滿着惡徒，但這是錯誤的。此地的秩序，比我所生長的南方各邦要好得多，你至今不能檢出一張佐治亞的報紙，不載着鎗殺的新聞，但在最近十一年中，我知道在阿拉斯加，只有一個人是被手槍打殺的。此地僅有少數的人帶着凶器，所犯的謀殺案，都是用大

槍，棍棒，或小刀做出來的。

「我們的人民，和世界上任何人民，是一樣的奉公守法，竊盜罪，簡直沒有人知道，我在菲爾邦克斯住了八年，沒有把我的門上鎖過，這些人民，向來不做搶劫的勾當，我們雖然也曾罷過工，但沒有發生流血，和毀壞財產的事情。

「我們的人民，是仁慈的，菲爾邦克斯人的慷慨，可把舊金山的地震來做一個例證。」裁判官歐雲繼續的說：「地震的消息，是在一個星期六的日子電傳到此地的，當夜在伊格爾市政府裏，開了一個會，到翌日的正午，已經募集了二萬元，並即刻送去救濟那些被災的人了。一月之後，菲爾邦克斯發生一次大火災，幾乎焚毀了全城的房屋，外埠的人民，記得我們救濟舊金山的情形，都紛紛的願加救助，但我們一概謝絕，並由市長寄出這樣的一件公函：「我們感謝諸位的盛情。但我們尚能自給，並不需要救助。」」

在菲爾邦克斯地方，並不發生較多的罪案，卻是一樁奇事。這個市鎮，是在荒野之中，四面圍着礦業的營地，都產生價值幾百萬元的金沙和金塊，河岸上，時常充塞着黃金，在營地裏，每次出貨的

時候，都有幾袋黃金沖洗出來，金子常常裝在鉛桶，或其他貯藏器中，放在木頭的房子裏，而且我沒有看見有一間房屋，是不易毀入而搶劫的。價值幾百萬元的黃金，每年用輪船裝出，由塔那那河下駛，經過育空河的上游，而至白馬地方。現在裝運這種財寶的法子，是放在一個兩邊裝有箱環的舊式保險箱裏，這種保險箱，露天放在船艙板上，只有一條鐵鍊，鎖在船桅上面。

在從前，金子藏在一間堅固的房子裏，不時有人想去偷盜。一天，有一個水手，把這間房子的門撬去，偷出一萬三千元的金沙和金塊，他就和他的同伴，把一個救命圈繫在這箱子上，把牠由艙板上拋入水中，以爲這個救命圈能把這箱子浮着，等他們後來回去的時候，可以使他們尋到這個箱子。船在第二站停下，其中有一個人，就跳到水中，游到岸上，並回到河的上游，去尋覓那箱金子，但始終沒有尋到。其後，船上的職員，察得這間堅固的房間，已被損壞，而且失了一箱金子，他們把罪犯捉到，經過審訊之後，就把他們送到監獄裏去懲治了。至於這個救命圈，後來被一個印第安人尋得，但那箱金子，卻仍舊沉沒於育空河中。

在另一隻輪船上，有一個人名叫密勒 (Miller)，是完全從外面進來偷盜一大宗金子的船貨

的，他先謀得一個更夫的職務，有一天，當船停泊在碼頭的時候，他竟從堅固的箱子裏，獲得四萬元的金沙，並把許多打獵的槍彈，裝到箱子裏去替代金沙。在他還沒有把那珍貴的箱子送回原處之前，有兩個吃得半醉的人，走上船來，被這個密勒拿出來放在船艙上的小保險箱絆跌了一交，他們認清楚是個箱子，就在黑暗中把牠從船邊拋了下去，因此就把牠埋沒在岸上的樹林中了。第二天早上，其中有一個人，恐怕受着搶劫的嫌疑，就把他所做的事情，告訴輪船上的人知道，並且幫助他們去尋回這個堅固的箱子，可是當箱子開開來的時候，看見裏面裝着的東西，當然，只有密勒裝進去替代金子的槍彈了。從他購買的槍彈上，斷定密勒是主動的竊盜，並把他判了罪，關到監獄裏去，但那金子，卻始終沒有追回，料想他已安然的把金子藏到外埠去了。

菲爾邦克斯，雖已成爲一個安定的社會，沒有多少和在礦業營地平常所做的非法事情了；可是還有許多栩栩如生的特點，仍舊可以在此地察得。其一，就是混號的習慣，各人叫他的同伴，都叫他的姓，或是一種混號，至於先生的名稱，簡直無人知道。

此地一個大人物，是大衆所知道的「一個說死了烏鴉的人」這是一個礦工，他說話說得這

樣多，所以他的同伴，都憎厭着不去睬他，有一天，他們留下一隻烏鴉停在他房子外的籬笆上，據這故事說起來，這個人就對着這隻烏鴉談話，他對牠只管說去，直到後來，這隻烏鴉跌下來死了爲止。

另一個人，是人所知道的「短而齷齪」(Short & Dirty)，其他的，是「司古克母的發票」(Skookum Bill)，與「酸生麵的發票」(Sourdough Bill)，又有「馬拉繆脫小兒」(Malamute Kid)，是以他的優美的馬拉繆脫狗而著名的。

熊兒，是一個帶沙聲的小子，他這個名稱，是由於他在一羣大衆之前，和一個馴良的熊角力而得到的；飢兒，據說是不論什麼東西，和在什麼時候，他都能吃得下去，並且對於餐膳，是從不推辭的。

一個極瘦的人，叫做「蒸乾的小兒」(Evaporated Kid)，他的朋友說他是一個缸豆精，把豆已經脫去了。還有「吃人的佛倫克」(Eat'em up Frank)，他有一所小屋，在吉本堡和菲爾邦克斯之間的塔那那河上，他叫做吃人的佛倫克，是因爲他常常在酒醉的時候，就大聲叫着，說他能在人叢中，把任何人吃下，但他的重量，只有一百磅。『走半步的約翰遜』(Step-and-a-half Johnson)，他的腳是一隻長，一隻短的，但他卻喜歡賽跑，並能比尋常競走的人跑得更快，據說他賽跑的時候，

堅持跑道要沿着山邊，因為山邊的斜坡，可以給他的短腳一種便利。

另一個顯著的大人物，是「雙料的路易」(Two Step Louie)，他這個名稱，是在陶遜採金狂的時期內得到的，他是一個有成就的探礦者，也是一個跳舞場夜夜常到的人，舞場裏普通價目，是一元跳一次，他到跳舞場裏去，往往和他的舞伴，要跳到跳舞完畢為止，這故事說起「雙料的路易」，從前曾把他的礦山售得五千元，規定一千五百元，用阿來門特曼夫托 (Alamander Left) 的籌碼付款，每一支籌碼，可以跳舞一次，據說他有時來到跳舞廳，把一張一百元的鈔票，用別針別在音樂隊上面的帳幕上，告訴音樂隊的人，給這些舞客演奏有百年價值的「火雞在稻草裏」(Turkey in the Straw) 的音樂，這些音樂隊員，只奏了兩三次跳舞的音樂，就把這張鈔票拿下來了。

這些故事，在菲爾邦克斯的人民都保證是實在的，但我對於我在阿拉斯加聽見的種種故事，是否真實，卻不無疑慮。剛才有人告訴我，說起一個在懷特 (White) 河的礦工，他的腳趾，曾被冰凍壞，所以他的兩腳，都脫落到腳背為止。這人的腳趾，已經鋸斷，但他靠着一對裝在鹿皮鞋裏的熊腳，

仍能用他的脚跟行走，熊的腳爪，可以替代他的腳趾，告訴我這樁故事的人，還把這礦工帶着熊腳的一張照片拿給我看。

此地的人，說阿拉斯加是沒有蛇的，好像愛爾蘭在聖巴特里克 (St. Patrick) 降臨節之後，就沒有蛇的一樣。他們聲明只有一條蛇，曾到這領土來過，乃是幾年前藏在一包牛草中，從外埠帶進來的。這蛇在冬季之末帶到，牠從包裹爬出來的時候，寒暑表在零度下四十度，所以立刻就凍僵了。這是一條長蛇，凍僵之後，頭部稍彎，所以看起來好像一條柺杖一般，一位印第安的首領，把牠拾起來，在整個的冬季裏，把牠當作手杖用，據說直到現在，還是用着哩。他在春日降臨的時候，把牠埋在青苔下的冰塊中，等到寒暑表下降了，再把牠拿出，作為他老年時候的一種撐持物。

再說魚的故事吧！菲爾邦克斯的裁判官威克沙母 (Wickersham) 告訴我，在塔那那河源附近，有一個湖，他在夏季，常常要到那裏去遊戲的，河水清澈，如同水晶一般，從船邊下視，可以看見數百游魚，往來游泳，他選擇他所要釣的魚，把他的魚餌，單投在最好的魚的面前，要是一條小魚，或是一條種類不對的魚，要來吞這魚餌，他就把牠拖開。我記得他在一小時內，可以釣得一船魚，但他要

仔細選擇，或是當作一種遊戲的事情去做，那末需時就要久長一些了。

又據說菲爾邦克斯的婦女出去釣魚，她們不不做魚餌的蒼蠅，落到水面上，卻把牠們縛在釣魚絃的旁邊，略略的離開水面，並賭賽誰能使得鱒魚跳得最高，那賭輸的人，必須請大家吃一餐點心。

第二十二章 由吉本堡至海洋

自從今天由菲爾邦克斯坐着輪船向塔那那河下駛了二百七十五哩之後，我是再度到了偉大的育空河了。這一次，是循着我的路程，到白令海和諾母去的；在最近兩個月中，我總在這條大河，和他的支流裏旅行，我現在旅行的這一段，是人所知道的育空河下游，約有八百哩長，或有這條主要河流的長度三分之一。

這條河，雖然灌溉了數千方哩，但我聽說，育空河下游的流域，牠的人口，只能用百數去計算的。

向河下駛，我們不時經過一座印第安的村莊，並曾在幾處市鎮稍稍停泊，這些市鎮造成了金礦的河港，有一個主要的河港，就是盧別 (Ruby) 港，在吉本堡 (Fort Gibbon) 下面一百七十五哩。十年前，當黃金在盧別港發現時，這裏曾有一種營營擾擾情景，就是到了現在，牠在河的這部分地方，仍舊要算最重要的居留地，牠的木頭和鐵片的建築物，這樣的混雜起來，好像牠們是從天空拋下來，就生成這種樣子似的。

那裏的人民，靠着金礦維持生活，有些房屋，四周都有菜圃，並有兩個以精緻的蔬菜著名的暖室，其中一個暖室的主人，他搭上我們的輪船到諾母去，帶有一條十八吋長的黃瓜，做他的出產物的樣品，他說這不過是一條小黃瓜呢。

在盧別港下面一些，我們經過庫易庫克 (Koyukuk) 河口，這河有五百餘哩可以航行，並在河口之北，流入育空河中，牠的饒富的礦業營地，必須用小輪船方能達到。

出庫易庫克河口，只有幾哩路程，我們就在紐賴拖 (Nulato) 地方停下，這是一個印第安的村莊，為育空河上一個最古的貿易場所。這村莊，是凡標梭 (Van Buren) 做總統時，由俄羅斯人創

立的，約在台勒耳入居白宮之時，纔移轉於俄美聯合公司，而成爲阿拉斯加這部分的皮貨主要商場。

現在的紐賴拖村莊，所以覺得有趣，大都是因爲有牠的印第安的墳墓。我們的船，正停在牠的底下，可以很清楚地看見這些土人的墓碑，立在我們上面的峻峭的小山上。數十間黃、藍、紅、綠、和白的狗洞式的小房子，都散佈在小山的頂上，在這些小屋子裏，印第安人時常要去供獻食物，燒請那些幽靈。每一間房子上，有一個十字架，表示基督教和土人的宗教，是已經連合在一起了。墳墓的頂上，安放著許多鏡子，閃爍在日光之中，並放着死者的遺物，如槍，雪鞋，煙袋，和其他珍物之類，把屍體運到這種高聳的地面上去，一定是樁辛苦的事情，但到現在，據人家告訴我，有時還有獨木船運載生前請求安葬在此地的印第安人的遺體到這裏來哩。

紐賴拖 (Nulato) 的土人，很是醜醜，他們的房屋，也沒有育空河上游那些部落的房屋，收拾得乾淨，少婦都反對照相，當我把照相機對着幾個少婦時，她們就用圍巾，把頭的四周包裹起來，並把她們的身體倒在地上去。

在紐賴拖下面的一個市鎮，叫做開爾太格（Kaltag），為穿到攸奈拉力克（Unalaklik）的一條冬季小路的起點，由這條路到諾母，可以減短五百哩路程，循着這種運輸路而到沿海岸去，只有八九十哩，要是從小路去，就有六百哩的路程了。開爾太格是一個貿易場所，並且是一個政府的電信站，牠還有一種無線電台，由私人的團體建造起來，以為維持此地和伊迭他羅特（Iditarod）金礦區的交通。

當我們的輪船，在添裝燃料的時候，我起身到附近的鄉下，去走了一小段的路程，經過這村莊的一層樓小屋，足有一打之多，卻完全是用鎖鎖着的，因為這些印第安的房主，都去赴宴會了，此時，我覺得我自己，如同立在一個無人的荒野中一般。

地面覆着青苔，並點綴着短松，和生滿藍、紅、及少女漿菓的叢樹，青苔如此的深厚，我好似踏在羽毛的臥褥上，不論走到何處，我的脚都沉陷到脚踝為止。這種青苔，頗覺寒冷，我把牠拔了一些起來，察得永久冰塊的層地剛在下面；這種纏結的根上，雖沒有泥土，卻是潮濕異常。

這次的散步，我對於阿拉斯加的蚊子，纔得到第一次的經驗，這些毒物，並不兇猛，牠們的刺螫，

不及那些新澤稷的種類來得利害，我雖沒有手套和頭罩，也不覺得十分難受，人家告訴我，這是很特別的，這種蚊子的刺螫，大都不能忍受，牠們在五六月間，冰塊溶解未久的時候就來了，在此時，人們經過鄉下，必須戴着頭罩，雙手要用手套保護起來，最好還要穿着靴子，因為這些蚊子，能從人們的鞋孔裏刺進去，牠們的刺螫，可以使被刺的地方，兩邊腫起和大鈕扣一樣大的肉來，我曾聽得有好些人被蚊子刺死，他們說馬和別的動物，如果放到樹林裏去，就會因受蚊子的刺螫而幾成顛狂。

離開爾爾太格，育空河向南一直流了一百五十餘哩，而到聖十字（Holy Cross）教會，在該處附近的地方，有英諾科（Innoko）河流進育空河來，英諾科河與著名的伊迭他羅特金礦相接近，到礦產的營地去，可以由英諾科河上駛而到伊迭他羅特河航程首端的戴克門（Dykeman），這是一條英諾科河的支流，牠的距離，約有三百五十哩，由那裏到礦業的營地，還有七十五哩。伊迭他羅特區域的礦產，在發現後二年之中，曾產出價值二百萬元的黃金，僅僅一個礦山，在一季中，每一個星期，能產生價值四萬元的金子，其中許多礦山，已典給或售給谷琴海母斯（Guggenhiems），他正用着許多大的挖泥機，在那裏工作。

在開爾太格和聖十字教會之間，爲恩味克（Anvik），是一個有一所俄國教堂的印第安人的居留地，在河下面更遠一些，爲恩特里夫斯基（Andreafski），是在一八五三年由俄羅斯人創立的。恩特里夫斯基爲育空河兩岸的一個小貿易場，該地有一個大油池，輪船都在那裏停下來添裝燃料的，這市鎮的人口，幾乎全是依士企摩人，其中僅有的白人，都是商店的店主。

育空河流，由恩特里夫斯基地方，漸漸闊大起來，直到牠的河身有三哩闊爲止。此時，牠又分成許多闊的河道，每一條河道，都流至海中。牠的許多叉口，是由一個一百哩闊的扇形似的大河口分出來的，在大水的時候，整個的地方，都被河水淹沒，一夜之間，可以產生島嶼，每次的航程，都能看見新漲的河洲，有些地方，河流是這樣廣闊，人們所能看見的，只有一片汪洋，四邊籠罩着碧色的天空，近岸之處，生長着青草，有嘴嚙青草一樣綠，船行其間，如同經過一片大牧場一般。

政府對於改良育空河航路方面，並沒有做了多大的工作，在這偉大的河中，河道是這樣曲折，支流是這樣的衆多，變幻無常的沙洲和島嶼，又不知幾千幾百，而唯一燈塔，卻只在河流入海之處，纔有得看見，有些船主，只好自己設立些標記，以爲他們第二次航行的臂助。當我們經過河口時，我

們輪船上的船主，指出一個在一塊大沙洲中的琵琶桶給我，當上一次的旅行，他把琵琶桶安放在那裏做標記時，這塊河洲，還在水底，這些船主，都保存着每次旅行的紀錄，注意河道的變遷，並把他們的草圖，轉給了那些接着他們在這河中上下行駛的船主。

第二十三章 金沙城

我現在諾母（金沙城）的金門旅館中，今天當潮漲時，我立在前街，拋了一塊石子到海洋裏去，牠飛過一塊海灘，乃是從前一個金礦的舊址。黃金發現於附近小港的層地裏的消息，已在一八九九年，黃金正在此地海灘上尋得的時候，開始引進許多探礦者到秀厄德半島的這部分地方來了。金子是由一個合衆國的水手發現的，他每天洗出充分的金子，當作一種額外的收入，嗣後有密蘇里皮爾（Missouri Bill）曾從事大規模的沖洗，在一日之中，洗出價值一萬二千元的金子，不久，就有成千累萬的人，從世界各地，潮湧而來，要想在海灘的沙中洗出這種易得的錢財。

這金子是一種紅色的沙，藏在層地中有六吋至二呎深，這種層地，沿着海岸有四十哩，當探礦者來時，每一個探礦的人，就在他立的地方，打下一個樁子，並在他四圍的沙上，畫了一個標記，有和他的鏟子可以及到的這樣遠，不到兩個月，就有價值一百萬的金沙，在諾母前面的沙灘上，從這種小的地盤內洗出來。剛在城市之西，有兩個人，在三天之內，曾洗出三萬八千元金子。

當海灘的礦業在最興盛之時，人們如同發狂似的，此時探礦用的淘金器，需求甚大，木材的價格，漲到四千元一千呎，煤價到了五十元至一百元一噸，小屋和一間房子的臨時小舍，每一所要賣六百元；工價立刻跳到十元一天，在一部分的時期內，甚至漲到一小時兩元，於是這些金沙，就漸漸的採完了。在一九〇〇年，那些在諾母前面的金沙，曾產出三十五萬元，但到第二年就跌到七分之一的這樣多；別的沿海岸沙灘的礦產，也有同樣的情形，其中有些礦產，也產出幾十萬元，只是不久就淘完了。

今天下午，我走上沙灘的時候，仍舊看見有人在河中淘出金子，他們在一個地方，設立了一具機器，上面張着一個粗陋的篷帳，有一根直徑約六寸闊的管子，與機器連着，把水運到一個二三十

呎高的沖礦槽的頂端，人們把沙投入槽中，水就把沙沖去，單剩下金子，留在槽底的裏子，或鐵格子裏。

再向北一望，有些人正在手提的淘金器中，搖出金子來，而沿着沙灘一帶，也還有小規模的探礦，正在進行，我看見一個婦人，劃出一塊礦產，用竹竿把牠圍着，她似乎抱怨我去視察，因為她是一個獨斷獨行的婦人，不願有人去參觀的。

人家告訴我，還有金子在諾母前面的沙中，而且每一次潮漲的時候，就有更多的金沙帶進，人們把沙沖洗一下，幾乎不論何處，都可得到黃的色彩。一種可值五角洋錢一立方碼的低級沉澱物，據說沿着海岸，蜿蜒有數哩之長，要等着發明機器，好把這種金子，能夠有利益的開採出來。

我相信在前街的木板路底，還有一宗財富，而且在草原上的屋宇，如果能夠完全拆去，把苔原開採起來，一定可以得到利益，有些房屋，都有地窖，這些地窖所產生有進款的泥土，足以付給掘窖的工資，這種黃金，大都以小方地或穴洞的形式散佈在土地中，恐怕有許多穴洞，或者還沒有發現出來呢。

在諾母的後面，人們可以看見許多已把金子採出來的礦石屑，那裏有一塊約四哩闊的平原，由海岸起蜿蜒到一條低的山脊爲止。這山脊，是由昔時經年累月所漲起的三塊沙灘所組成，從這些沙灘中，已有價值幾百萬元的黃金開採出來了。

在諾母登岸的事情，我是不會忘記的，這是在一天極早的早晨，當我們的船在一哩或一哩光景之外停下來時候，就有一隻沒有甲板的汽船，把我們由船上運到一個碼頭，這碼頭上，建立着一架大的望遠臺，有一條電纜，把這臺和在大陸上另一同樣高大的望遠臺連接起來，旅客和行李，都裝在一個月臺式的籠裏，由洋面上的望遠臺輸送到陸地上去，這籠沿着高懸於大浪之上的電纜，一路搖蕩過來，足使人們心驚目眩。

諾母城是一個零零落落的城邑，爲我在阿拉斯加所看見的一個最不整齊的都市，那裏的房屋，足夠一萬人居住，可是現在的人口，卻還不到這數目的十分之一。牠的地平線，好像一個小孩的牙床，剛剛生着第二批牙齒一樣，屋宇都散佈於鋪着木板，碎石，或海岸沙泥的街道一帶。

上端是依士企摩人的村莊，這村莊由篷帳，陋室，和木板小舍組合而成，其中大多數的房屋，當

初都爲沖積礦床的礦工所建造，現在卻爲依士企摩和擅居公地的人所佔住了。城市的本身，下離海灘很遠，主要的街道是前街，爲一條鋪有木板，和兩旁排列着一層或二層樓房屋的康莊大道。有些屋宇，包含着許多精美的商店，但現在空着的不少，召租條子，在每一帶街面，卻可以看見。

在諾母城裏，大房子很少，最大的就是金門旅館，乃是一所慘淡的四層樓倉屋，前面橫着許多凸出的窗子，色景的淒涼，卻和窮人的平屋一樣，屋宇是用薄板造成的，傳起聲音來，好似一具四弦拉琴的箱子，在底層的地板上，移動一張床鋪，可以把一種鬧聲傳送到頂樓的房中，這地方的優點，只是善於在旅客所需要的小事情上，索取極高的價格，撇一撇電鈴，要花我一角洋錢，至於洗衣作的價單，更加不好計算了。

在諾母地方，能給與陌生人以適當指導的最便利的地方，就是木屋俱樂部，款待周到，是全阿拉斯加所著名的，這俱樂部的房屋，陳設古樸，可以入畫，牠的巨大的正房，中間擺着一張五呎闊，三十呎長的桌子，似乎是獨塊的厚板做成的，這桌子擦得如此光滑，人們可以在桌面裏照見自己的容顏，前面有木頭的門，門上的大鉸鏈，是以人工打成的鐵做的。

當諾母開創之時，那裏沒有木材可得，最初的家宅，就是篷帳，其後纔建有木骨的房屋，高出於篷帳之上，或當作一種合併於篷帳的附加物，等到許多小舍造成之後，方有迂曲的二層樓或三層樓的房屋，甚至到了現在，大的房屋還是很少，一所房子，大都祇有三四間房間，其中的原因，是由於薪柴的價格昂貴，和在寒冷的冬季期內，不易使房屋溫暖的緣故。

這種小的屋宇，必須有高的烟筒，纔可使牠們的氣流，不至被那些圍繞着牠們的較高建築物所隔斷，結果，是一所小的茅屋，往往要有一根和茅屋自身一樣高的鍍銀的煙筒，伸出在屋頂之上，人們俯視城市，彷彿看見屋頂上生長着一座煙囪的叢林，牠們好似下面房屋之柄，並可使人想起許多愛爾蘭的棍棒，烟囪是棍柄，屋子就是棍端的圓球。

許多房屋，都有菜圃，因為諾母是在遠北地方，所以夏季雖短，而那時的太陽，卻可照十八至二十四小時，人們也能種植萵苣，紅蘿蔔，和其他的青菜。每一個婦女，幾乎都有花卉在她前面的窗中，有些婦女還有花卉生長在屋外，走進裏面去，你可以察得這些家宅，都設備得很好，她們有鋼琴，和別的音樂器具；這些房子備有書籍，和雜誌，其實，凡合衆國的文明家宅所有種種的設備，牠們無不

俱備。

街上有許多男女，穿得和我們城市的男女一樣整齊，有些人穿着合於在遠北做苦工的粗布衣服，有些礦工，穿着用帶繫到腳膝的鞋子，或長到腰際的白橡皮，或黑橡皮的靴子；又有依士企摩人，穿着麥克爾克斯（Mukluks）和皮革的衣服，他們肥胖的蒙古人容貌，從那些鋒毛有帽針一樣長的皮帽中露了出來，有些穿着皮的或棉的派卡斯（Parkas），把腳穿在海豹皮的靴中，一直穿到膝蓋為止。還有小的依士企摩婦女，把小孩子綁在她們的背上，這些小孩的臉孔，都從他們母親的肩上探露在外面。當下雨時，這些依士企摩人，看得很是奇怪，而且此時，正是下雨最多的時候，於是這些士人都穿起海象水胞做的雨衣，這是一種和紙一樣薄的皮，能夠不沾雨水，就在最濕的天氣，也能使人們不至受着潮濕，這種皮很小，都用針縫成球莖狀的小方塊的。

諾母最顯著的商業特點，是古玩鋪，與銷售礦業的材料，和各色皮貨的商店，好些皮貨商，有北極熊的皮，價值從四十元至七十五元一張，冰川熊的皮，價值只有北極熊的皮四分之一，此外又有大張棕色的熊皮，這些商店，還有白狐皮，鹿皮，和銀鼠皮，這種銀鼠皮，潔白如雪，尾端有黑毛一撮。售

賣礦業需用品，和金類器的場所，是格外大的，我走過一戶金類器的商店，一年要做幾十萬元的商業。諾母不單爲秀厄德半島的礦業營地的躉賣中心點，也爲北極阿拉斯加的礦業營地和西比利亞東北部的許多礦區的躉賣中心點。

食品的商店，採辦存貨，都以社會的大小爲比例，尤其是在秋季中，那時全部的需用品，必須預先購辦以供長期的冬季之用。最後一次輪船，是十月底到的，從此時起，這個地方，有六個月或六個月被冰封閉着，貨物買進來時，須用狗拖的雪車裝運，關於這種貨物的運費，價格要比平常昂貴一倍。

此時正在炎夏的中心，天氣有和紐約或馬薩諸塞一樣的和暖，空氣中充滿了這樣多的臭養氣，所以人們好像呼吸着香賓酒一般，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光亮，我在午夜，也能閱報，在十月中，這些諾母人首先可以看見冰塊由北方流下，大約在水現成如雪水一樣的狀態之後，沒有好久。諾母就要被冰封閉起來，一直經過七個月的冬季爲止。寒暑表降到冰點以下，就固定着，不再升高起來，有時溫度降到冰點下四十度，而在海岸的後面，還要降得更低一些。

許多人離開諾母，在合衆國度過寒冬，到第二年夏季，再回轉來，那些留在諾母的人，採用一種衣服，很像依士企摩人的衣服，他們有皮衣，皮鞋，和皮靴，並用無指的皮手套，保護着他們的手，多數的居民，此時都蟄居於城中，但也有乘坐狗拖的雪車，到鄉下去旅行的，除在猛烈的風雪期內之外，諾母和康薛爾（Council City）城市之間，仍舊是交通不絕的。

那裏的居民告訴我，冬季是一年的最有興趣的時候，那時人民有跳舞，有社交，並舉行展覽會，和清客的演劇，至於穿着冰鞋，經過鄉野，由城市而到金沙港和礦產的營地，乃是常有的事情。諾母地方，有一個跑冰總會，時常舉行跳躍和競走的比賽，這種比賽，都有獎品，至於乘坐狗拖的雪車，是另外一種娛樂，普通的一種冬景，是一個情人裹着皮的衣服，坐在一輛狗拖的雪車裏，駕車的人，握着車上扶手的橫木，在後面趕着車子。這種雪車，是赴隣近礦區所舉行的跳舞會的，駕車的人，駕着車子，彼此競賽。

我愛這些諾母人，只有少數是懶惰漢子，其餘都是勇於任事的人，他們不期望他們的城市，能有從前一樣多的人口，但他們說，諾母地方，因為有這種大區域的低級的黃金土壤圍繞着牠，幾世

之後，必能成爲一個礦業的中心點的。他們又說，諾母地方，將來可以常爲秀厄德半島的主要海港，這半島，乃是一個有極大的礦源，尙未開發出來的領土。

第二十四章 造成大富翁的金沙港

形成阿拉斯加極西一端的秀厄德半島，是北美大陸的黃金角，牠有馬里蘭 (Maryland) 兩倍這樣大，等於俄亥俄一半的大小，牠的一大部分，都和撒胡椒一般撒滿着黃金，這個地方，已經產生價值八十兆元以上的金沙和金塊，鄉野都被挖掘得很殘壞了。阿拉斯加地質測量隊的隊長布魯克斯 (Dr. Brooks) 博士計算有二百兆元價值的黃金和沙石混合着，大約礦產的生產總額，有我們付給阿拉斯加地價的總額五十倍，或五十餘倍之多。

我剛和林德卑格 (Lindenberg) 經過秀厄德半島許多極大的金礦的旅程中回來，這些金礦，是屬於林德卑格，布林塔遜 (Bryntesen) 和林特白魯 (Lindbloom) 三位幸運的瑞典人所創立

的創始礦業公司 (Pioneers Mining Co.) 的，自從那時以後，已有價值六兆餘元的黃金，由金沙港中採出，還有幾十兆元，是由牠經過的沿岸平原中得來的。這個創始礦業公司，現在約有三千畝產金的土地，並有五百萬元的資本。

當黃金發現之時，林德卑格和他的夥伴洗出第一次的金沙，是用手洗的，並用熱水把冰凍的泥土溶解開來；但現在這種淘洗的工作，都用最精細的礦產機器去做了。河流的水，會被運上山去，供給巨大的動水機之用，產金的土壤，也從管子裏把牠強迫送上五十呎的高度，而到沖礦槽中，金子就在這槽裏洗出。有些公司土地，產金非常豐富，三百畝地，或約公司的土地，三分之一，據林德卑格告訴我，可以每畝產生七萬五千元，至十萬元的黃金，或者以全數三百畝計算，可以從二十兆元到三十兆元，至其餘的二千七百畝地，也都含着較多或較少的金子。這公司目前有充分的工作，足夠牠多年的忙碌。

我常常遇見林德卑克，他與布林塔遜和林特白魯造成這種的發現，結果，有了諾母的大礦田。其實，三人之中，都沒有一個在金礦業上，有多大的經驗；布林塔遜是由密執安 (Michigan) 來採

煤的，林特白魯曾由瑞典移住到舊金山，他在那裏做成衣匠的工作，聽得科策部（Kotzebue）海峽有黃金發現，纔到阿拉斯加來的。林德卑格從挪威來輔助合衆國的遠征隊，這遠征隊是由挪威帶着馴鹿去供給在陶遜地方的受餓的礦工的，他聽得克倫帶克有了金礦，就訂下運鹿的合同，好到礦產的地方去，當他把鹿運上岸的時候，他知道秀厄德半島上，已經發現金子，就從北方來到聖邁克爾（St. Michael），當他遇到布林塔遜和林特白魯時，他正沿着魚河，在聖邁克爾附近的地方探礦，於是他們三個人，就決計向西前進，並試探蛇河四圍的鄉野，牠的河口就是諾母所坐落的地方，他們試探了半打流入蛇河的小港。當他們在安味爾（Ahtul）金沙港，造成他們的發現的時候，曾尋得或多或少金子，那時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日，天氣已經寒冷，但他們能用熱水去沖洗沙石，並在數日之中，取出價值一萬八千元的金子。

創始礦業公司的財產，是在安味爾金沙港中，和港的四周，並包括最初發現之地。取出金子的主要媒介物，就是水，牠從管子裏衝出，成爲和電桿四圍一樣粗的河流，往往有幾百呎長，這些河流的力量甚大，要是一個人想穿過一條河流，簡直可以把他沖成兩段，牠們是如此迅速，就是用刀斧

也劈不進去，牠們用來沖山，可以把山岩和沙石沖起，並把牠們射入空中，達於雲表。在我旅行的一個地點，其中有一條水流，由我和太陽之間射出，把水和泥沙沙石等混在一起，幻成了各種虹的彩色。

我立了一會兒，看着這些人在那裏工作，他們穿着雨衣和白橡皮靴子，那水流所從來的管子，是這樣靈敏而平衡的附在一個樞軸上，所以只要用手指一觸，就能移動，並可用來轉運指揮水管之人所擇定的地方的產金之土。當水沖到藏有金沙石在裏面的冰塊時，水就沸騰起來，牠溶解了冰塊，把泥土沖去，並運載大宗的土壤和沙石，到動水的起重機上；有一處地方，我看見這種水流，移動整山的沙石，牠們到處強迫着金子、泥沙和沙石，由大管子上升，而到沖礦的槽中。

我和林德卑格先生，看見這急流衝下沖礦槽裏去，這種水的力量，如此之大，要是一個人墜入其中，就得被搗成爲肉醬，如果他逼近了牽引至沖礦槽的管子底下，他就會被一種吸引力，把他拖了進去，這一種慘劇，不久才發生過，有一個礦工，倒在該處，曾被吸入管洞裏去，弄得全身的血都被沖盡，四肢也都斷裂開來。

我們考查沖礦槽之後，林德卑格先生，領我們到一個山邊，並指示我們那部分礦山的豐富的產金泥沙，他用鏟在山上鏟了兩夸爾的泥沙和沙石，來到一條流過坑底的河流，把鏟侵入水中，在四面緩緩的移動，洗去污物和泥沙之後，他給了我們一撮大小適中的純金粒子，有粗糙的咖啡至精細的食鹽那樣大，我的女兒，她和我站在一起，表示一種志願，要去洗出一些金子，她掘起一帽子大小的泥土，居然淘出約值七角五分金沙。

在我和林德卑格談話之中，我請他把關於礦產變遷的事情告訴我一些，他說：

『其初，我們用鉗鏟去挖掘泥土，用舊式的淘金鍋去淘洗金子，稍後，我們造起沖礦槽，並有馬匹和刮削的器具，然後纔有蒸氣鏟，現在我們所做的大部分的探礦工作，是用水，和動水起重機去做了。』

在剩餘的金子數目中，已發生一種巨大的變化，不能以老法工作，而得到利益的地面，現在也有很好的進款了。用着動水機的沖礦槽，我們能够溶解冰層，直至產金沙石所在之處，我們用水把冰層沖去，在一個月或一個月光景之內，空氣就可把沙石溶解到這樣的一種程度，使我們能夠把

牠強迫的送到起重機上，去把金子取出。在冰川的泥土，被除去之後，我們察得產金的物質，可達四十餘呎之深，牠們豐饒的程度，各有不同，但既有這樣多的物質，我們希望可以無盡期的開採下去。這種遠北之處，採礦的時期很短，只有夏季九十天到一百天，可以進行。

我今天在諾母工商銀行的鎔金室裏，看了好些時候，金子的鎔化，是在一間與銀行連接着的小房間裏的火爐內舉行的，這種火爐，很像一具廚房裏的爐灶，沿着牆壁四週的架子中，有各種的溶化鍋，鍋的下面，是蘇打，或別種材料的箱子，當爐蓋開着的時候，我看見這火爐是有火燒泥糊着，並有一根吹管，和他連接的，牠的熱度，簡直有野蠻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曾投進三個以色列人的那種『燃燒發焰的火爐（Burning fiery furnace）』一樣熱。

這位化驗家，是一位由俄亥俄的錫德尼來的青年，並且是俄亥俄省立大學的一個畢業生，他每年鎔化價值約二百萬元的金子，我看他在那裏工作，他先拿一些蘇打，或其他的化學品，放在兩個半加倫容量的黑鉛鍋裏，於是再倒進兩夸爾光景的金沙和金塊，他處理這種質料，當牠好似許多玉蜀黍的粉一般，他把鍋子放在火爐發焰的底盤上之後，就把整個火爐罩了起來，並送入一股

氣流，把溫度升到法倫表二千五百度光景。鎔化金子，只要有一千八百度的熱度，所以這種質料，不久就成爲沸騰和起泡的流質，當他把火爐開起來時，這種蒸餾之物，是一種金紅顏色，而鎔鍋自身，是熱極的了。他用鉗子把牠們提起，並把鎔化的質量，倒進鋼模裏去。

當金子冷了的時侯，所有藏在金子裏的不潔物，都升到頂上，成爲溶渣，這種溶渣，粉碎開去，就剩下一塊價值數千元的純金的金磚，這位化驗師，把牠投入一個裝滿冷水的木桶中，不一會兒，把牠拿出，用普通刷指甲的刷子去擦洗着，然後再用一條價值一角五分的毛巾，把牠揩了乾淨，拿給我，簡直有一個新的結婚戒指一樣的光彩。

第二十五章 阿拉斯加的競狗

我剛從狗車鐵路上，坐着狗車回來，這種鐵路，載着人們從諾母地方，經過產金的平原，而到高山爲止；路軌是一種狹的尺度，在一九〇〇年，由雷因（Lane）建造起來，供作汽機之用的，這條路

沒有什麼收入，牠惟一的火車，就是狗拖的小車，牠和現在在秀厄德半島上所通行的一條鐵路，性質很是相同。

這種狗車，包括着一輛裝着車輪的無篷車，車上設有一二個粗陋的坐位，牠的原動力，是用一根長繩，把一隊由七隻至十五隻狗的狗隊，裝配在車的前面，憑着駕車者的口號去指揮牠們。他叫一聲「唛」(Gee)，就是叫牠們向右轉，叫一聲「噫」(Haw)，就是叫牠們向左轉，叫一聲「嗎噓」(Mush)，就是叫牠們走快一些。在狗隊的前面，是一個隊長，他的挽革，緊繫在繩子的末端，在他的後面，是兩隻狗並排走的，其餘的隊伍，都是這樣兩隻一排的排着，最後的兩隻，離開車子，只有八呎或十呎遠，每一隻狗，有一副皮具，和一匹馬所用的皮具，很是相像，領圈是軟皮做的，並且填塞得很好，那堅韌的挽革，牢牢的繫在領圈上，還有皮帶把牠支持着，一直通過狗背為止，但沒有狗勒或頭絡，惟一的指揮，只憑着駕車者的口號，這些狗都是服從迅速，急於奔跑，好像很樂於拖車似的。

我們坐着狗車出去，經過位於高山之麓和白令海之間的苔原，由野鵝礦業公司的愛伊亞 (Ayer) 先生親自駕着車子，他是一個著名的礦產工程師，也是擁有世界上這部份好些最優良

的賽跑和運輸之狗的主人。這苔原含有腐爛的植物，植物下面有二三呎深的冰塊，混合着污物和藍色的泥土，還有裝滿了水的軟點，和許多植物的團塊，人們踏上去的時候，牠們還會轉動哩。在我們的旅行中，有好些地方，路徑已經陷落，路軌上都覆滿了水，在這些地方，狗都在水的兩旁行走，有時也從較淺的水中走過，他們不時奔跑起來，我們就在路軌上平平安安的飛渡了過去。人家告訴我，他們走得比在雪地上拖着雪車要快兩倍。狗的名字，是露佛爾 (Rover)，布里沙特 (Blizzard)，皇俄 (Leo)，拔白爾斯 (Bubbles)，琴格爾 (Ginger)，愛羅 (Arrow)，和林格 (Ring)，統統都是精選的牲畜，並且都在每年的瑣羅門 (Solomon) 和鏗特爾 (Candle) 賽跑中與賽跑過的。

諾母的競狗，是西北邊遠地方重大的戶外遊戲事件；競狗之於阿拉斯加，恰如競馬之於英格蘭一樣，一年到頭，人們都談論着競狗之事，競狗時期將近的時候，這些競賽的狗，就成爲討論不盡的題目，在各種的跑狗上面，都賭着幾千元的輸贏，差不多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有一筆賭注，投在這幾種或別幾種的跑狗之中。

最大的跑狗，是全阿拉斯加的香賓賽，每年四月從諾母跑到在北冰洋的鏗特爾城，然後又回

轉來，這次的賽跑，曾賭賽二十萬元之巨，彩銀多少不一，計自一千五百元起，至一萬元爲止，有一次彩銀，爲一萬元金洋，這錢陳到於一座巨大而可愛的銀杯中，得勝狗隊的主人，就把金洋傾入駕車者的衣裾裏，留下銀杯，以爲這樁大事的紀念品。

這種跑狗的距離有四百八十哩，普通得勝的紀錄，約在三四日之間，一九一零年，由約翰遜 (Johnson) 駕御的陸軍大佐來木賽 (Ramsey's) 的狗隊，造成七十四點十四分四十二秒的紀錄，這紀錄保持到七年之後，纔由駕御林德卑格的西比亞狗隊的挪威人賽派拉 (Seppala) 以超過四十秒的紀錄把牠打破。

除了全阿拉斯加的香賓賽之外，還有每年三月裏舉行的賽跑，是從諾母到瑣羅門河，然後又跑回來，這就是人們所知道的瑣羅門競狗，賽跑的距離，有六十四哩，有一年得勝的狗隊，在六小時跑到，平均的速度，計每小時跑十餘哩。

在瑣羅門河競狗的別種特點之中，又有一種負重的賽跑，在這種賽跑中，狗要拖着一個客人，和五十磅行旅，奔跑七十五哩的路程。這客人，通常爲一位女子，大都是狗隊主人或駕車者的妻女，

或情人，這種旅程，曾在八小時以內跑到。至於到康雪爾的負重賽跑，則常在一幕跳舞終了的時候就跑到了。

我問瑣羅門競狗的得勝者愛伊亞先生，這些狗是怎樣預備着去賽跑的，他答道：

「他們在幾個月前，就要訓練，餵養，和好好的喂飼起來；一部分的食品，是鮮魚，羊肉，和雞蛋。在賽跑期內，牠們每天吃一餐烏雞炙肉片，沿路設有食物和水的篷帳，賽跑的前三日，就不准牠們走出狗房，但在距比賽三星期以前，他們必須練習長距離的奔跑。」

依照諾母跑狗總會的法規，駕車的人，一定要把一隻狗，不論死的或活的，都帶回來，以免有虐待的嫌疑，通常繫於比賽車上的鞭子，只用於狗對狗相打之時，從不用來催促或敲打他們的，沿路必須帶着毯子給這些狗用，假使太陽射着的白雪，閃耀得太利害，還要用綠色的面紗，把牠們的眼睛遮蓋着，如果冰塊割傷了牠們，就得用法蘭絨的鹿皮鞋，把牠們腳保護起來，夜間，在替換賽跑的篷帳內，每隻狗都要擦上一次酒精。

愛伊亞先生，回答我的詢問，繼續的說道：

「我不以為本地的阿拉斯加狗，是最快和最合於賽跑之用的，我的狗隊，大多數是用捕狐的獵狗，組織而成，他們在拖車，耐久，和速力各方面，通常都勝於馬來繆脫狗，我從不帶着鞭子，對於這些狗，也不呼叱牠們，只要一個命令，就能使他們立刻遵行，並很容易使他們保持着一小時十一哩至十四哩的速度，他們樂於賽跑，似乎知道我所希望他們的意思，他們跑完五十哩，仍舊和在起跑的時候，有一樣的壯健。」

阿拉斯加的競狗，大都受諾母跑狗總會的指導，這總會由亞爾伯特(Albert)芬克(Fenk)所創設，以為改進用做輸送礦工和需用品之狗的。在沒有想到競狗之前，這總會就已組織成立，這種戶外遊戲，在改良狗種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最近幾年，曾有許多俄羅斯捕鹿的獵狗，大種的丹麥(Danes)狗，和密蘇里(Missouri)捕鳥的獵狗運進來，使他們和本地狗雜交，俾可產生較良的牲畜。此地現有一大批的西比利亞狗，比馬來繆脫狗略小，看起來，外貌很像捕狼的狗一樣，他們是以能耐久著名的。

這種競狗，是以公正聞名，毫無詭詐的，只是在一九一四年的鑿特爾競狗中，曾發生了一種圖

謀，想以詐術勝過優良的狗隊，其法，是把一張粘滿豪豬刺的毯子，安放於路軌之上，外面鋪着一層薄薄的雪，好使狗奔過時，受傷成爲跛腳，而這個主謀的人，他可轉導他自己的狗隊，在路外行走，以避免這種陷穽，要不是這塊毯子，剛剛在賽跑之前被人察覺，他一定可以得勝了。

在永久的冬季期內，到諾母來的每一張郵片，每一件信件，以及新聞紙和雜誌等等，都要用狗隊拖過一千五百哩的冰雪之地。這種郵件，是用狗由非爾邦克斯運到盧別，伊迭他羅特和吉本堡的，其實，這樣大領土的全部內地，都靠着狗以爲牠冬季的運輸。在夏季時，這些狗，有時被探礦的人用作馱獸，當採金狂的時候，他們的價格，高漲得很快，如果這種採金狂是發生於冬季的時期，那末更加要漲得快了。夏季之中，人們可以二十五元僱用一頭好狗，但在冬季時，就要出一百元，纔能僱到這種同樣的狗。

在每一個大城市中，有許多人，除了駕駛狗隊之外，很少有做別的事情的。冬季的郵件和貨物，都裝在十六呎長的狹小的雪車上，運過鄉野地方；這種雪車，可以載重八百磅，要用九隻至十九隻狗去拖帶牠們。承運郵件的人，是按月支領工資的，其中有些人，一天可以得到十元之多。

一個以狗裝貨的人告訴我，麥肯基河的黑斯基（Husky）狗，幾乎是在北方所能覓得的行路最優良之狗，這種黑斯基狗和馬來繆脫狗一樣，是一種介於狗狼之間的雜種，並且是阿拉斯加，久已聞名的一種動物，在黑森灣公司還沒有到西北來的三世紀以前，就被印第安人所使用了。黑斯基狗，是很耐辛苦，並以他的良善性情著名的。

我問狗在路上是怎樣管理的呢？

答語是：「每一個駕車者，有他自己的方法，最要緊是要好好的款待牲口，如果旅程是長而辛苦的，這些狗，應在開始的時候，要寵愛他們兩三天，使他們增加興味，可以持續全部的路程，一個善於駕御的人，能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來救助他們的狗隊，他只在下山的時候，乘坐車子，大多數的時期，總在前面跑着，把指揮竿去維持他的雪車，不使拖出路外，在寒冷的天氣，駕車的人，都情願跑路，不情願坐車，我曾駕着車，於寒暑表在零度下五十三度之時，一天趕了五十四哩，差不多全天都是跑路，跑到終了時，我覺得我的肺部，簡直和燙傷一般。又當寒暑表在零度下七十二度之時，我也曾乘坐雪車過的。」

「那末你一天能駕幾點鐘的車呢？」

「我們想駕御八小時，或十小時，但常常只能最多駕御六小時一天，至於停息的時間，是要依照路途或客棧的情形而定的，如果事實許可，我們常在夜間把這些狗蔭庇起來，大多數的客棧，都有狗舍給他們用，要是沒有蔭庇的地方，這種本地狗，就會安身於白雪之中，或爬到高出白雪的任何物件上去，當他停下息夜的時候，他會咬去腳趾中的冰條。在旅行中，狗的和馬的腳一樣，是同一種重要的要素，一種生得緊湊而有圓球或厚皮的腳，對於一個行走小路的狗，是很關緊要的，而且腳趾之間，還要稍微有一些毛纔好，否則雪嵌進去，就要結成圓球，和形成冰柱，使他成爲跛腳了。」

「在旅程中，你用什麼東西，去喂養這些狗的呢？」

「我們往往帶着乾鮭魚，沿路喂飼他們，等到旅程終了，再把魚、牛、羊、脂肪，和米飯等煮熟的餐膳給他們吃。他們每天只吃一餐，要是這種奔馳是辛苦的，那末在正午的時候，他們還要再吃一餐乾鮭魚的點心，但吃過點心之後，必須讓他們休息一二小時，否則他們就要生病的。」

阿拉斯加狗的故事，完全是種神史，他們的功績，勝於阿爾卑斯（Alps）山有名的聖伯爾拿（St. Bernard）。有帶着皮具，旅行了千萬哩的黑斯基和馬來繆脫狗，並有在他們主人幾乎凍死或失蹤在雪中的時候，他們怎樣救了主人性命的故事。諾母的包爾第（Baldy），是一樁故事裏的英雄，在全阿拉斯加的香賓中，他是司各梯（Scotty）阿蘭（Allan's）的狗隊的隊長，在賽跑之時，他覺得雪車已經輕了好些，向後一看，不見他主人的影踪，於是他就帶轉他的隊伍，在原路上走回去，走了好幾哩路，纔尋到司各梯。此時司各梯已經面色灰白，不省人事的躺在雪上，他因為撞着一根標記路界的鐵桿，所以就被打暈過去，包爾第停了下來，就去舐那失了知識的人的灰白面孔，隨後又狂吠了一聲，並把他主人的胸口，用爪抓開，等到後來，司各梯恢復知識，爬回雪車，繼續指揮他去賽跑為止。包爾第繼續賽跑，結果，仍舊得到第一。

這隻狗的故事，曾記在一本小書中，書名叫做「諾母的包爾第」是為達令夫人所著；她紀念阿拉斯加狗的美德，較任何別的著作家為佳。達令夫人，有幾隊狗隊，都會贏過全阿拉斯加的大香賓賽，每一個愛狗的人，當能賞識她這一首詩吧！

有時你覺得命途多舛，世界好似一個恐怖之場；你的狗，總是默默地蹲在你的腳邊，他的渴望的眼睛，就會轉到你的臉上。

他要你察覺他知道你的愁懷，他所請求你的，就是分享你的命運，不論是好和壞；希望有一個機會，可以把他的忠實和真誠表現出來。

你被失敗污辱了嗎？他不理會，你是一個罪人嗎？他不憂慮；你是他的主人，那就是他認為一句有價值話，他的日子，很是優美。

你的出身和你的地位，毫不與他相干；一座皇宮，和一所茅屋，都是一樣；他的愛情，在光榮和平安之中獻給了你，這是你的緣故，纔受到恥辱和災難。

他人雖忘記了你和舍棄了你，他卻是你永遠的忠實良朋；他準備把最好的心腸給你，坦白無私，自始到終。

第二十六章 供給美國市場的鹿肉

鹿肉出售於我們美國市場，好像售賣牛羊肉似的日子，是要到了。這種鹿肉，從阿拉斯加運來，裝載於有冷食倉庫的輪船和火車中，運往合衆國各城市，成爲大大的一種裝包事業的基礎。

現有二十五萬隻冰鹿，在這領土內，如果這種鹿羣，能依照他們現在的增加率，繼續下去，數年之後，他們就可超過百萬的數目；據人們計算，阿拉斯加可以養一千萬隻冰鹿，結果，美國的主婦，必能由阿拉斯加買到富於汁液的內排和燻炙肉，價值和我們西部牧場的肉排和燻炙肉一樣的低廉，其實，這種事業，現已到了如此地步，就是阿拉斯加的鹿肉裝包者，必須催請國會保獲他們，用提高關稅的方法，以對付挪威和瑞典的競爭，因爲她們既享有低價的出產，而運到美國的運費又很低廉。

阿拉斯加的鹿肉裝包事業，現在尚在萌芽的時代，在八年前，當二十五隻死鹿運到西特里時，

乃是第一次運出的船貨。鹿肉售賣二角至二角五分一磅，嗣後銷路，每年都有增加。

現在他們正在開始宰鹿，以爲本季的裝船之用，我看見這種工作，在諾母後面的屠宰室裏進行，這種宰鹿的店鋪，是一座電鍍鐵所造的大屋，附有鹿閑，和鹿被拖到屠宰室去的通路，我爬上屋頂去看這些動物，看見每一個鹿閑，關着五十隻鹿，都是狀態華麗，肥壯如牛的。這些鹿雖有許多鹿角，卻並不兇猛，以一隻鹿平均的大小而言，他們還不能大於一隻三個月的澤稷小牛；但我希望可以看見更大和更重的鹿。帶毛的獸尸，重約一百五十磅，而政府的專家，預料經過好好的養育，不久可以增加一倍的重量。

我看見被屠宰的鹿，是屬於一家在諾母所組織，以爲發展這事業的股份公司的。這公司，是一個自己營業的公司，有七十五萬元註過冊的資本，都屬於大財主所有，其中一個股東，是林德卑格，我已經說過，他約在一八九八年，當陶遜鬧着大飢荒的時候，曾被合衆國政府委他帶領一羣鹿，從挪威至阿拉斯加；當時的用意，是要帶這些鹿到阿拉斯加沿岸的地方登岸，並驅策他們越過高山，而到克倫帶克，以備供養那些飢餓的美國礦工。這些鹿，雖已登岸，但這樁事務，單就以大宗食品供

給礦工而言，卻沒有得到什麼成效。

我問林德卑格，「你以為在合衆國內，能夠創設一個鹿肉的市場嗎？」他答道：「能夠的，現在歐洲已經有了這樣一個市場，挪威、瑞典以及芬蘭和俄羅斯，都已裝着大宗鹿肉，到歐洲主要的心點，甚至運到合衆國了。有一次，當我在巴拿馬時，我看見從挪威買來的鹿肉，併在政府的需要品中，拿去供給運河一帶的工人，俄羅斯的北部，銷用鹿肉，比較牛羊肉還要多些。」

我希望以較低的運費率，使鹿肉可與現在合衆國的國內國外的肉類需要品相競爭，因為鹿肉味美，那些不時喜歡改換味的肉食者，一定需要牠的。

鹿肉裝包的人說，此地裝包室的副產物，快有和芝加哥的副產物一樣多的日子，就要到了。現在除鹿肉之外，他們只售賣鹿皮和鹿角，但在將來，鹿血可以用來裝桶，鹿蹄可以用作膠粘的物質，並有某種鹿骨可以供作其他之用。鹿角售給諸母的人，是以磅計算的，他們把鹿角運去，做成小刀柄，用鹿皮來做鹿皮手套，和鞋面，有些鹿皮，硝過之後，當做皮貨出售，染色的鹿皮，比在合衆國所穿的小馬皮，更為美麗，皮既較細，革又較輕。

三十餘年以前有十六隻鹿由西比利亞帶過白令海峽，去創立第一次的鹿殖民地於阿留地安島的恩那拉斯加（Unalaska）地方。那一次的實驗，並沒有成功，這種鹿的殖民，是在數年之後，纔真真開始，政府在一八九二年把他們輸入，嗣後又繼續的運輸了十年，直至俄羅斯禁止這種動物再行出口爲止。在一九零二年，已成立了九個鹿羣，政府有二千隻鹿，可值五萬六千元。此外，土人遂有二千八百隻鹿，可值七萬一千元，現在在土人手中，已有十五萬隻鹿了。

合衆國政府運鹿到阿拉斯加所花的價值，是三十三萬五千元，據說一共輸進的鹿，祇有一千二百八十頭，現在除了還有二十餘萬隻鹿之外，約有十萬隻鹿，已被宰殺，供作食品，和運至美國的船貨之用，據人們計算，由原來的鹿羣中所增加的總數，已可值六百萬元，政府原有的投資，在三十年中，約增加了二千分之一的價值。

養鹿的事業，是由一種學徒制度發展起來的，如果一個本地的青年，要想成爲一個鹿羣的主人，他須和學校的當局，訂立契約，先學習一年，學習期滿，就給他四隻雌鹿，和兩隻雄鹿，在第二年年終，他可留養五隻雌鹿，三隻雄鹿，並連同每年增加之數，等到第四年上，他就可以得到牧人的證書，

並留養六隻雌鹿，四隻雄鹿。此時，他可以把多餘的雄鹿，用來當做食品，或出售，當他的鹿羣，達到五十至一百五十餘隻之間，他須招收一個學徒，使他學滿了學習之期，他的鹿羣如再增加，就得添收更多的學徒了。

依照現在的法律，依士企摩人和印第安人，不准售賣他們的雌鹿。私人的團體，只能從那些帶鹿進來的養鹿人家和那些傳道會去買鹿，這種傳道會是有他們自己的鹿，不仰給於依士企摩人的鹿的。

至於阿拉斯加所能供給的鹿，曾經專家計算，約有一千萬的數目，全部的國家，都很適合於鹿的象養，有一部分地方，除養鹿之外，簡直沒有別的事業，可以合用，據說這領土內，計有二十萬方哩，或有比紐約州大五倍的面積，可供這種牲畜的放牧之用，他們吃着一種生滿在北阿拉斯加大地方地方的特別的黃苔，這種黃苔，堅硬而柔軟，好像珊瑚一般，牠只伸張於地上，難得有長到三呎多高的，這些鹿，用他們的腳，在雪下把他掘出來吃。

幫助在阿拉斯加創成鹿的事業的人中，有一位羅卜 (Lopp) 先生，是這領土內的官立學校

的首領，他提議從西伯利亞把鹿帶過白令海峽，與瑟爾頓約克遜把他第一批的鹿，帶到阿留地安島是在相同的時候，不久就有一批鹿，從西伯利亞帶來，養在白令海峽附近的一個地點，由羅卜先生去管理，從那時直到現在，他對於土人所養的鹿，曾做了很多的工作，一切的鹿羣，是如此領到的，都在教育局的管理之下，時至今日，羅卜先生可說是開創這種實業的領袖，這些依士企摩人，因為羅卜先生替他們做了不少的工作，都叫他爲『湯姆革拉 (Tom Gorrah)』或『善人湯姆』。

有一次，羅卜先生會同四個依士企摩人，趕着一羣鹿，經過野鄉，走了七百五十哩，去救一隊凍餓在北冰洋沿岸的捕鯨者。這一次旅行，歷時兩月之久，要經過科策部 (Kotzebue) 海峽的浮冰，當他們到了冰的盡頭處，這些鹿必須游過短短的一段距離，纔能達到大陸。

其初，西伯利亞人曾被請來教授這些土人，去經營養鹿的事業，但他們並沒有得到成效，直到羅卜先生訓練了這些青年的依士企摩人之後，他們才獲有很大的進步，現在他們在養育和保護鹿的上面，已經是很老練了。他們有大的鹿羣，有些人竟有一千六百隻鹿之多，一個人有這樣多的鹿，就可稱爲依士企摩的鹿大王，這位鹿大王，就是陪同羅卜先生去救助捕鯨者的人中之一，他的

鹿，可值一萬四千元。

羅卜先生對我說：「養成鹿羣，和養成羊羣，能一樣的容易學成，依士企摩的兒童，都預備去學這種事業的，六個或八個牧人，就能看獲一千隻鹿。這種動物，必須牧於有青苔小地方的地方，並要看守着他們，以免走失太遠，這些牧人，都住在篷帳，或臨時的茅屋中，在冬季時，這些鹿，很容易走失到離篷帳數里外的地方去，所以那些牧童，一到早晨，就得去把他們趕回來。這種動物，有些是掛着鈴的，他們最易受驚，如果被狗追着，就會逃散得和一羣羊一般。他們和牛一樣，是一種反芻的動物，要是讓他們盡量去吃，他們就會大大的吃一餐，然後坐下來慢慢的咀嚼。」

牧人放鹿，並不驅趕他們，只在他們的後面跟着。在夏季中，這些鹿，一直跑到海邊，不單是因為他們急欲尋求在內地所不能得到的鹽吃，也是因為被蚊所驅，在海邊有海風可以把蚊子吹散的緣故。

羅卜先生告訴我，用鹿運輸貨物，和郵件的企圖，並沒有得到效果，許多傳佈關於鹿的速力的故事，他說，是不確實的，普通的鹿，一天不能走到四十餘哩，要是走長路，每天還走不到二十五哩。鹿

是不能耐苦的動物，所以一隻鹿，每次只能驅策五天，或六天之久。

羅卜先生說：「所困難的，是鹿在路上，必須得到他自己的食物，而青苔的滋養料，又不能如乾草的滋養料一樣多，人們既不能期望僅憑乾草而驅馬於長途，就不能單以青苔而驅鹿於遠道，如果全日要趕路程，到晚纔能覓得青苔來吃，那就更加困難了。把鹿用來當做鹿隊，是單在阿拉斯加最冷的部分，而且只有依士企摩人，是使用這種鹿隊的。一隻鹿，雖拖帶一千六百磅之多，但平常雪車的載重，只有三百磅光景。」

「阿拉斯加鹿的事業中，有一樁有興味的發展，」羅卜先生繼續的說：「乃是舉行兩種鹿的展覽年會，其中的一種，在卡斯科琴河上游的阿啓亞克(Akiak)舉行，另一種則舉行於秀厄德半島的馬利雪屋中；這種展覽會，很像合衆國的家畜展覽大會，但他們的惟一家畜，只有鹿就是了。依士企摩人由四方遠道，把他們的鹿，帶了進來，他們在套索，屠殺，驅策，喂飼，和結隊，各方面去競取獎品，他們有各種的賽跑，而且對於最佳的皮件，雪車，和皮衣，也是有獎品的。這些獎品，都由諾母，西特里，和別處的商人捐助而來，這種展覽會，要開好幾天，是依士企摩的偉大的盛舉。」

上一年，馬利雪屋的展覽會，是在正月十一日開始的，歷時數日，方纔閉幕，有一部分時期，寒暑表是在零度下三十五度，人們睡在篷帳裏的雪地上，雖沒有生火，但大家睡在他們鹿皮的睡袋之中，都覺得很爲舒適。第一種的比賽節目，是用三種方法去宰鹿，並討論那一種爲最佳；在這種競賽中，兩個依士企摩人，都一刀就刺入鹿的心中，還有別的依士企摩人，只一擊就把鹿頸的靜脈分開了。

套繩的競賽，舉行了三天，以在九十分鐘內，能套鹿最多的人爲得勝，有八百隻鹿的鹿羣，供作這種比賽之用，得勝的人，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套得十一隻鹿。

驅策野鹿的競賽，共有十四次，每一次競賽的人，必須走進一隊鹿羣，把一隻無角而不馴服的雄鹿，用索套捕過來，罩以頭絡，配以皮件，繫以韁繩，並須把他驅趕一哩半路，而到河邊，仍舊又趕回來，此時，他又須把他除下韁繩，卸下皮件，脫去頭罩，而且一切的事情，卻要一個人做完，不得有人幫助。

這種展覽會，一切都很有成效，他們希望以後還可逐年增加興趣，和進益哩。

下面的一段話，乃是美國總計阿拉斯加鹿的事業，和賜給依士企摩人一切的利益的。

「輸運鹿的目的，本爲令海峽附近的阿拉斯加的依士企摩人，供作衣食來源的，那時遊牧的獵人和漁人，僅憑着快要消滅的獵獸和鮮魚，以維持他們堅苦的生命；不到一世之久，鹿的事業，已經進步了有一個完全開化的時期，這些依士企摩人使得從巴羅（Point Barrow）海角至阿留地安島之間的廣大的放牧之地，都成了有居民的區域，把他們從原始的時代，進而爲畜牧的時代，由遊牧的獵戶，進而爲開化之人，因爲他們有了鹿羣，就可維持自己的生活，並有機會以增進他們的財富了。」

第二十七章 在依士企摩人中

我在育空河下游一帶，第一次看見依士企摩人，在聖邁克爾島上，是第二次遇到他們，現在又尋得他們在此地的秀厄德半島。據說他們在這島上有三千五百人。

許多人以為我們大多數的依士企摩人，都住在北冰洋沿岸，這是不確實的；五分之四的依士企摩人，是發見於北極圈之南，他們多數住於沿海岸的平原，這種平原，一直斜到白令海為止。又有許多依士企摩人，在卡斯科琴和育空河口的三角洲內，他們的居留地，也有發見於阿拉斯加的半島上的。

關於依士企摩人的書籍，已經出版了這樣多，人們或以為他們是在人類中居於一種重要的部分的，其實，他們的人數，一統計算起來，還不到三萬，其中祇有一萬，或一萬五千人，住在阿拉斯加，有幾千人住在格林蘭，內中有好些是受過教化的，還有少數人，在臘布刺多也曾受過教化，其餘較多的人數，多散處於坎拿大領土的北部，由黑森灣至麥肯基河的河口為止。又有少數人，在西比利亞，但不論在何處，他們除了當做一種人類的古玩，或在一小部分地方，視為獵取獸皮，以供給世界市場的捕獸者之外，並不居於何種重要的地位。

阿拉斯加人，有他們自己的一種服式，但其中有許多人，尤其是在城市中的，都穿着和白人同樣的衣服，許多婦女，則穿着和外衣相似，周圍有皮鑲着的印花布的巴卡斯 (Parkas) 衣服，並圍

着有獾皮鑲邊的頭巾布，這種獾皮，從她們的臉部突出，是一種爲巴卡斯（Parlas）衣服最通用之皮，因爲在冬季中，氣息呼在這種皮上，不會結成冰柱，如同呼在別的皮上一樣。這種巴卡斯衣服，下垂褲際，塞入於皮的長靴，或麥克爾克斯（Muklaks）之中。

他們不論穿什麼服裝，也容易認出是依士企摩人，因爲他們的臉孔，都是蒙古人的式樣，在我經過西比利亞和中國北部沿長城一帶的旅程中，我曾看見許多和他們相像的人。依士企摩人的眼睛，傾斜得和戈壁沙漠人的眼睛一樣，他們的臉孔，有同樣的黃銅或紫銅的顏色，他們比北美洲的印第安人較爲輕快，但一樣是有高顴骨的。他們平扁的臉孔，是方形的居多，並生有小而肥的鼻子，年青的男女，有玫瑰色的面頰，和鮮紅的嘴唇；大多數年長的婦女，由下唇起，黥有條紋，一直伸至下頷，表明她們是已出嫁的女子。你不時又可看見一個人，有一個骨做的袖口鈕扣，穿入他嘴邊附近的肉中。諾母的依士企摩人，有黑眼睛和深黑的頭髮，婦女們佩着長的髮辮，下垂於她們的背上；這些人民，有一種友愛和誠實的面貌，他們雖充滿了談諧的樣子，但很少能使人發笑，他們是天生伶俐而良善的商人。

我願我能把依士企摩的嬰孩，寫給讀者知道，他們是在我周遊世界中所遇到的，最聰明，最可愛，並可以說是最醜醜的小泥人，他們充滿着談話，並隨處做着玩皮的戲耍，學着他們父母和別人的樣子，他們大半都穿皮衣，有些看起來，好似絨毛狀的大皮球一般。因為他們的父母，有一種迷信，以為兒童被攝影之後，他們的靈魂，不論攝的人遠離何處，都要受攝影者所支配的，所以他們看見攝影機，就得避開，我攝取我的依士企摩兒童的照片，須用相當的騙術，我所以能攝取成功，是先把攝影機朝着別的方向，然後趕快的把機折轉，並在他們沒有知道已被攝進之前，就用快鏡把他們攝取下來。

另一種依士企摩人的迷信，就是相信每一個兒童身上，都附有一個祖先的靈魂，所以他們從不責罰他們的兒童，深恐冒犯着某一個尊敬的祖父，或祖母。在諾母地方，據說有一樁故事，說起一個依士企摩人，他的兒子，曾被一位官立學校的教員，重重的鞭打一頓，這位父親，就立刻把那教員用槍打死，然後召集了一個部落的會議，來處置這樁事情；因為他們知道這個人，是要被合衆國懲罰的。依據這個會議的決議，就叫這過殺人的兇犯，先掘好他自己的墳墓，當他立在墓旁的時候，再

由他選定他的姪兒去槍斃他。

許多土人，現在都說英語，他們的兒童，都進了官立的學校，在秀厄德半島上，已開設着二十一個學校，約有八百個依士企摩兒童，在這些學校裏讀書，有些兒童，具有高尚的意志，還有許多兒童，對於讀書寫字，都有極深的造詣，有一個小女孩，新由此地到了紐約的普拉德堡 (Plattsburg)，在那裏進了五年級。在此地阿拉斯加一個同樣的依士企摩學校，比她較低的一班中，有兩個男小孩，一個是完全依士企摩種，另一個是一位白人的兒子。這個白種的男小孩，他曾進過合衆國的學校，以爲他可以很容易的壓倒這個本地的男小孩，但在第一星期之末，這個依士企摩的男小孩，已例居於該班之冠，一年到頭，他仍保持着這個地位。這個男小孩，學習算學，包含着百分數，利息，折扣，客費，以及贏虧等等，他能計算鯨魚骨的價值，從鯨魚身上取下之時起，直到牠變成貨物，帶捐款，就把斯加爲止。

這些人民，是常常笑嘻嘻的，他們也常唱歌，好像喜歡音樂和跳舞似的，昨天去，他們現已知道舞會去，這會在一個舊校舍裏舉行，離開諾母的依士企摩人區域不遠，這校美洲半道之中的白令

方呎大的房間，四面都開着窗子，午夜的阳光，把他的內部，照得和白晝一樣。所遇到的，最聰明，最可音樂師，穿着土人的衣服，坐在窗下一張長凳上，室中擠滿着跳舞的人，音樂從好^看他們父母和別人上發出，每一個鼓，包括一個如菜盤一樣大的箍，上面有一層皮，緊緊的綁着，每一個^母，有一種迷信，杖一樣長的細而白的枝條，敲着他的鼓，有些鼓比別的鼓爲大，八位樂師，奏起第八度音^以他們看見調子，他們對敲對唱，很是合拍。

无把

第一次跳舞，由五個強壯的青年人，穿着長皮靴，袴子，和襯衫，在那裏跳，各人帶着皮革的手套，大家都光着頭。這種跳舞，大半是一套姿勢的表演，這些人條而頓足於地，條而躍入空中，條而揮臂於左，條而揮臂於右，種種動作，都和音樂的節奏，互相脗合，他們有時唱一會兒大而發沙聲的音調，他們的聲音，常依曲中的故事而變換，他們不時現出發怒的樣子，就似乎唱着戰爭的歌曲了，要是這故事是滑稽的，他們就又笑起來了。許多跳舞，都好像俄羅斯的跳舞，並有一二個跳舞者，乃是西比利亞的土人，後來又有婦人和少女加入跳舞。有一次，一個少婦，背上背着一個嬰孩，立於舞場之中，並引出許多玩笑。

依士企摩看客的熱烈情形，簡直不易描寫，繞壁而立，或盤腿而坐的，這種紫銅色皮膚的人，足有數十之多，他們傾斜的眼睛，發出了光輝，並於音樂悠揚之中，拍着他們的雙手。這班羣衆，比我在合衆國的一個音樂會，或跳舞會中，所看見的任何人，更能知道欣賞哩。

跳舞完畢之後，我們走到校舍的外面，去看一個抬舉毡毯的展覽會，二三十個土人，圍着一張稍過的海象皮，約有十平方呎的大小，他們用手把毯子低低的抬着，此時就有一個依士企摩的兒童躍入毯中，他壁直的立着，等到一個命令發出之後，他們就把皮毯拉緊，把這個兒童拋入空中去了。當他下墜之時，他們就走攏一些，然後又向後退開，把他越發拋得高些，他們這些樣繼續做去，直到那個兒童，不能立足爲止。其後有一個依士企摩的女子，來替着這個兒童，於是，又有一二個生客，踏上這張皮毯，並在他們的依士企摩朋友的歡聲之中，把他拋了起來，我們徵集了一宗捐款，就把這筆收入，散給這些表演的人。

依士企摩人，把一張北極的熊皮，或一捆狐皮，去換一個魚鈎的日子，早已過去，他們現已知道他們皮貨的價值，並把牠們帶到最好的市場去出售了。前日，有在亞洲與北美洲半道之中的白令

海峽內的帶奧米第(Dionede)島的大王，把他的人民一年中所捕得的獸皮，帶到此地諾母來出售，這些皮，包括着狐皮，北極熊皮，和其他的獸皮，可值數千元之巨。我看見這種買賣，是在旅館中的彈子房裏舉行的，這位年老的首領，穿了滿身的皮衣，彎着脊背，坐在一張椅子上，吃着一根依士企摩的煙管，對於買主所出的價錢，也有接受，也有不接受的。他的臉上，生着皺紋，好像黥有黥記似的，他向我提起我在新西蘭所看見的毛利的首領，他的皮膚，是深棕色，但他的如鬚毛的頭髮，卻白得和他的北極狐皮一樣。人家告訴我，他是忠實，而很受人尊敬的人，他們說，依照依士企摩人的觀察，他是很富有的，他有一萬元的貲財，並有一隻帆船，是他花了三千元買來的。

諾母四圍的依士企摩人，都以漁獵和售賣象牙的彫刻物爲生，我對於他們拿到旅館去售給遊客的古玩上，那種精美的細工，很爲歎賞，他們在海象牙上，刻着人，熊，海豹，和狼的肖像，又把這種象牙，做成紙牌，和裁紙刀，並鑲成柺杖和洋傘之柄，新近曾有一種極大的海象牙，由他們彫刻起來，贈與合衆國的總統。

在這些出售的彫刻物中，有古時巨象的象牙，與數千年前漫遊於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古

代動物的長牙，我自從到了世界的這部分地方之後，已看見許多這種長牙了。牠們是在沿克倫帶、克河一帶的土地中掘出來的，在陶遜和非爾邦克斯，也可以看見牠們，或是保存於室內，或是豎立於屋宇之外。在克倫帶、克河北面交叉處的一個礦工房屋外面的礦業營地內，我看見一個長牙，和我的小腿一樣粗。

現在一切依士企摩的彫刻物，是以鋼的工具做成的，但也有遠到石器時代的細工品，至今仍舊存在。年紀大的依士企摩人說，他們祖先用的是火石的工具，這就可以知道他們彫刻象牙，已有許多時代了。有些最窮苦的和住在最荒遠地方的人，都以他們的精美細工著名，他們做這種工作，似乎做來當作娛樂的，並且做了許多玩具，和洋囡囡，以供兒童之用。他們還有一種方法，可以在他們未彫刻之前，使骨角和象牙，成爲柔軟，如果要使這些彫刻物，更爲清晰，他們就在牠的面上，先塗了一種火藥和血所調成的黑漆，然後再從事於鏤紋的工作，這種漆，塗在新切下的骨上，可以永不退色。

這些依士企摩人，變遷甚快，他們的居室，已和大多數的北極旅行書中所描寫的不同，在秀厄

德半島上，他們有木頭和皮的房屋，至於雪屋，除非在嚴冬之中，已是比較的沒有人知道了。他們有些冬季的房屋，都是四五呎深和二十或二十五呎見方的地窖，地窖中安設着浮木的屋柱，以增加牆垣的高度，柱頂橫架着木材，又把齷齪和草根泥，堆積於洞的四週，直到他們有一個大土坵一樣的形狀爲止。在窖頂的中心，有一個穴孔，約和一頁報紙一樣大，上面綁着一張海豹或海象水胞，使光線可以透入下面的窖中，這種房屋，由一條連接於六七呎深的豎坑或礦井的甬道走進去，在井內，還有一架梯子。圍着住室的牆垣，有一座高台，乃是家屬的寢所。這種房子，異常溫暖，依士企摩人，往往裸着身體，在室內行走，但屋宇黑暗，空氣不佳，常常要受着蚤蟲的騷擾罷了。

有些住在白人居留地附近的依士企摩人，正在改變他們建築物的式樣，他們也在地面上，建造家宅，並和我們一樣，購買窗框玻璃片，以及門戶等等；其中有許多人，用着爐灶，以替代舊時的海豹油燈，白種的商人告訴我，依士企摩的婦女，現在學着烹飪，他們加了一些由酵母花做成的酵母，就能烘得極好的麵包，這種酵母，是由店裏買來的。這些商人，都把常常所傳佈的一根牛羊脂肪所做的洋燭，作爲依士企摩兒童的糖菓的故事，當作一種笑話，他們說這些依士企摩人喜歡吃脂肪，

但他們對於這種脂肪，大都是和在別的食品裏用的。

我請其中的一個商人告訴我，他售些什麼貨物給依士企摩人，他答道：

「各種物品都有，但主要的產物，是糖，和麵粉，尤其是以糖爲大宗。他們喜歡糖果，一個依士企摩人所吃的糖，比白種人一家所吃的還要多，我們售給他們各種罐製的食物，如桃、梅、梅醬，和密餡等等。近來他們也購買衣服，包括內衣和襪子在內，在他們捕海豹的旅行中，他們還購買熱水瓶帶在身邊。他們需要鋼的魚鈎，和最佳的獵槍，這種依士企摩人善於用來復槍，他常購買一種連珠槍，並願出高價去購買牠。」

第二十八章 北極學校的共和政體

設有由人民創立的市參事會的依士企摩鄉村！

管理得好像由學生所組織的共和政體一般的依士企摩學校！

由土人所開設，以獲得他們工作上和金錢上，最大的利益的合作社！

如同在合衆國一樣多，並依據金科玉律而造成的基督教社會！

這些，乃是阿拉斯加土人中的幾種由美國人所促進的文明特點。這種工作，在我們得到這領土之後，沒有好久，就由那些傳教士開始了，過了十年，政府纔來幫同傳教士工作，再後一些，乃完全由政府去擔任這種職務，把牠當作一種獨立的事業。於是一天進步一天，到了現在，美國人確已成為這些遠北的紫銅色皮膚的兒童之祖了。他對於他們的學校，已花了百萬餘元，現在還支出二十萬一年，以爲教育和開化他們的費用；他正在注意他們的衛生，增進他們的實業，教授他們自治，並使他們成爲美國的公民，總之，他是正以各種方法來啓迪他們。

這種工作，是由華盛頓的教育局，憑藉牠的阿拉斯加支局去實行的，這支局的總部，設在西特里，牠有許多督察員，到各處巡遊，和研究改進土人的方法。阿拉斯加支局的局長，就是羅卜，他在哈禮孫（Harrison）做總統時，來到白令海峽充當依士企摩人的傳道教師。他已把鹿佈滿在全部的北冰洋沿岸，並會參觀過大部分內地的狗拖的雪車，他每年在他考察的旅行中，須走遍數千哩地。

依照羅卜先生所說，阿拉斯加是地球上最大的學校區域，這領土分爲五區，每區有牠自己的督察員，其中的一區，有和伊里諾斯（Illinois）兩倍一樣大，其餘四區的每一區，平均都較密蘇里爲大。

爲着阿拉斯加的依士企摩人和印第安人而設的官立學校，共有六十七個，每一個學校，都有牠自己的校舍，這些房屋，普通爲一層樓，是用木頭或木架造成的，室中憑著薪柴，以取溫暖，在北極的冬季，全日昏黑的時期內，都點着煤油，或石油的燈。在大多數的學校中，每星期上課五日，每日上五小時功課，學期的長短，按照季候，或當他的職業，而各有不同，在舉行大田獵之時，就得減少功課，要是在冰上打殺一條鯨魚，這些兒童就可放一個星期的假。

每一個學校中，都有一個，或幾個白人教員，而每一個教員，都爲在社會服務之人。校舍是社會的中心，及人民集會的主要場所，這些矮小的依士企摩人，都要施以教訓，使他們知道敬禮那飛揚於校舍之上的美國的國旗，兒童們，則示以飲酒的惡果，並不准他們在學校裏吃煙。

這是一樁重大的改革。依士企摩人是一向通行吃煙的，他們從參觀的捕鯨人那裏，學得吃煙

的法子，在從前，如果尋得出一個十歲以上，不吃煙，或不用鼻煙的兒童，就要算是一樁怪事了。沿着科策布海峽一帶的依士企摩人，把他們所吃的煙草，和切碎的楊木髓混合起來，使他可以吃得長久一些，他們又把樅樹的菌燒焦，並把牠的粉末，和在切得很細的墾塔啓 (Kentucky) 的黑煙草中，以做鼻煙之用。

飲酒這樁事，早爲這些土人的一種禍根，於今是漸漸地減少了。最劣的威斯克酒，和酒精，都由捕鯨的人，私運進來售換皮貨的。遠北的依士企摩人，早就知道從調着水，並放在一個舊油罐中燒煮的糖汁、白糖，和麵粉中怎樣蒸取酒精。這舊油罐中插着一根槍身，並用麵粉，或泥土糊着，使接合的地方，不透空氣，然後再把這根槍身，穿進一塊冰中，那些從混合物裏蒸出的蒸汽，被冰凝結之後，就一滴一滴的流出，成爲一種沒有製過的酒精。

衛生，是由教員和醫生教導的，教育局的醫藥指導員，常去參觀學校，並指示教員怎樣去看護這些土人，現在有九位醫生，和十四個看護婦，不斷的在這些人民中工作，並與結核病和其他流行的疾病作戰；但這些人數，還不敷用，必須要由國會決定較大的經費，以備辦一種適當的醫務纜好。

這些教員，都能盡其所能，以指導人民怎樣去保護他們自己，大多數的學校，都有浴盆，許多的兒童，現在都是每一個星期，就要洗浴一次，甚至成年的人，不時也有來洗浴的了。白令海峽北面一個依士企摩的啓法林拏 (Kivalina) 鄉村的教員說，浴盆是他的學校中許多主要特點之一，在一個學期內，啓法林拏 (Kivalina) 學校，曾登記了四百九十二個浴。

現在的沐浴，都用肥皂，從前可厭的沐浴方法，早已廢除，但在好些鄉村裏，舊式的沐浴，仍舊通行，這種汗浴，在冬季期中，每星期舉行一次，浴室是用木頭和草根泥構成的，室當中的地上燒起一堆火，煙則從屋頂方孔中流出，等到各物都已燒紅就把煤蓋起來，再用一張皮革，把屋頂的洞口遮沒，所以就沒有熱氣可以從室中透出，然後用一束楊柳枝敲擊着身體，把汗引出來，依士企摩的洗浴者，都坐在屋子一端的一座高台上，以熱氣代替毛巾，去拭乾他們的身體，有時他們從這浴室中衝出，把冰孔中的水，傾倒在他們自己的身上。

我對於北冰洋沿岸，和在秀厄德半島，育空河和卡斯科琴河流域中的依士企摩的共和學校，會有極大的興味，有一個共和學校，在愛雪 (Toy Cape) 海角和巴羅 (Barrow Point) 海角之間

的威因來特 (Wainwright) 地方，牠會制定牠自己學校的規章，並且在教員的指導之下，來治理牠自己；凡學生能讀第一冊讀本的，就是共和學校的合格會員，官長中包括着一位總統，一位市長，和一位審判官，每人有一個月任期，又有一個議會，每逢星期五下午開會，由總統做主席，並制定一切規章，各種提案，要是不經議會通過，和市長簽字，是不能成爲規章的，規章中有下列的幾條：

「共和學校的公民，不得在教室中說依士企摩言語。」

「共和學校的公民，不得在上課時間互相耳語或向後觀看。」

「共和學校的公民，不得喧嘩，或有粗魯行爲，不准穿着皮的巴卡衣服走進教室，如果蓬頭垢面的來到學校，應受相當的懲罰。」

這種規章，規定有公民資格的學生的義務，和各人對於維持學校清潔方面所做的工作，他們備有學生上課的點名簿，村中獵戶打死野獸的紀錄，天氣好壞的筆記，以及用去紙張鉛筆和書籍總數的簿冊。

學校的市長，統轄着三個警務官，一個是考勤官，一個是衛生官，還有一個是幼稚園的班長，其中一個警務官，甚至在休息時間和放假日期當校舍已用作一種俱樂部的時候，都是常常在教室裏的。

啓法林拏地方的共和學校，有一個總統，一個副總統，一個審判官，兩個和平官，兩個衛生官，和兩個勞工的委員。衛生官監察鄉村中一切兒童的清潔，他們使每一兒童都清潔而無蚤蟲，當一個新生進校的時候，把他領到浴室裏去梳理他的頭髮，又嚴格的檢查他的身體，叫他洗手和洗臉，如果他的衣服不乾淨，就送他回家去更換衣服，或把衣服洗乾淨來。勞工的委員，須擔任學校的手工，如小心火燭，洒掃教室，和把冰雪拿到浴池裏去。

啓法林拏如同遠北全部的依士企摩鄉村一樣，是有一個市議會的，這議會由五個人組合而成，三個是年老的依士企摩人，其他兩個人，年紀較輕，能讀，寫，和說英語，這議會主持鄉村一切的事情，連食物和薪柴的供給，都包括在內。有一年，貯藏的薪柴，沒有充足，到第二年的夏季，就在議會的指導之下，從二十哩外的一塊海灘，把浮木用船裝載下來，並建造一個足夠第二年冬季用的市木

材堆棧，現在這議會正籌劃乾魚的供給，以備下一季之用，並想在沿河一帶，設起市捕魚機來。

依士企摩的市鎮，坐落於諾泰克(Notak)河上的諾泰克地方，在北極阿拉斯加境內的科策布海峽之上，有好些路程，牠有一個政府，包括着五個被委託者，由他們決定人民中一切的爭端，牠每年要選舉和平的官員，這些官員，禁止酒類輸入他們的鄉村，那裏的教員說，在去年整個的冬季期內，並沒有一滴酒運進諾泰克來。

阿拉斯加學校中一個最有趣味的學校，是在巴羅(Point Barrow)海角，乃為世界上最遠的遠北學校，那裏的居留地，除教員之外，包括着六個或八個白人，和二百個光景的土人，白人都從事於捕鯨的事業，依士企摩人則打漁獵獸，和捕捉鯨魚，及海豹，他們還有鹿羣，可以增加他們的進款，以全體而言，他們是很富裕的。

巴羅海角的校舍，價值六千元，包括教員的住宅在內，牠有一個鐵工廠，附有可移動的鎔鐵爐，兒童們都教會了怎樣使用白人的工具，他們學習木工，並做各種物事，由狗練起至獨木船的蓬蓋爲止，這工廠的本身，是由志願的工力建造起來的。

在塞來威克 (Selawik) 的學校，有一個縫紉部，和一具縫紉機，這機器供給鄉村婦女之用，周圍數里以外的女子，都來學習怎樣縫製衣服，但這機器，也有爲年青的男人，用來縫製風帆，以供他們的船隻之用的。

在北冰洋沿岸的一個學校中，每星期有三班烹飪班，女學生，不論在校或家庭，都會製麵包，麵包，餅乾，和生麵餅，現在在每個依士企摩人的雪屋中，都有酸生麵的餅乾，和熟的雞蛋糕，他們在謝恩節和耶穌聖誕節，都有盛大的譙會，有時由女學生擔任全村的烹飪。

依士企摩人，在縫紉方面的進步，很爲顯着，不多年前，一大部份的縫紉，都用骨針做的，惟一的材料，就是獸皮，這種皮如此堅硬，所以在針未穿進以前，他們必須把皮放在口裏嚼過，並有許多依士企摩的婦女，因爲她們的職務是女裁縫，多有摩損她們的牙齒到齒齦爲止的，現在每個學校，都有牠的縫紉班，並在那些學校裏，一天還有一個鐘點，專爲縫製各種衣服的，較小的女孩，則做毛巾，或揩碗布的鑲邊工作，並縫製柳條布的圍裙，以供縫紉班的女生之用，在一個學校中，每個初級以上的女生，須爲他自己做一件衣服，年紀較大的女生，還要替較小的兒童做衣服，在好些學校中，她

們都在棉布上繡着阿拉斯加的花鳥和動物，至於補綴和修補的工作，是男女生都要教授的。

依士企摩的兒童，現正學着怎樣處理銀錢，並由以貨易貨的時代變成信用交易，和現款交易的時代了。數學的課程，包括着買賣貨物，售賣皮貨，和從外面運進物品等問題，在巴羅海角地方，那高深的班次，須應用郵單目錄中的價目表，並計算郵寄皮貨的價格，他們能計算郵寄狐皮至西特里的費用，和算出熊皮，鯨魚骨，和象牙的價值。

貨幣的價格，曾透徹的解釋着，時間和距離的關係，也都教授過了，往昔這些東西，在依士企摩人中，沒有什麼重要，距離的遠近，在一種行程的期內，都以宿的次數來計算，譬如威因來特的學校，南離巴羅海角是三宿，北離愛雪海角是一宿，就是一個例子。

第二十九章 產皮的海豹和養狐場

當我撰述的時候，維多利亞(Victoria)的輪船，正把我載過白令海峽，我們剛離了普里俾羅

夫(Priblofs)羣島，現在那裏有五十餘萬產皮海豹，這數目中有十五萬以上是生產的雌海豹，每一個海豹，每年準可產生一個小海豹，這些小海豹，一半是雄的，他們的皮，將來可以在世界上的皮貨商場出售，加入我們從這些海島已經淨得到的許多利益之中。

但普里俾羅夫是什麼？牠們在世界的地圖上，是落在何處呢？牠們實在是白令海峽中多岩石的火山山峯，牠們如此之小，所以在一張如彈子台一樣大小的太平洋地圖上，還沒有蒼蠅的污點這樣大，以全體而說，牠們有一塊不到六十方哩的面積，差不多是世界上最不中看的地方，這些海島，是以斷岩和沙石互相伸展而組成的，有些地方，背後有升起四百呎高的山崖，牠們位在海洋最幽暗之處，在冬季中，常被浮冰和冰山所圍繞，在夏季時，則包藏於濃霧中，很少有太陽射着牠們，一切的船隻，只有憑着羅盤和地圖，纔能駛到那裏。最近的土地，爲阿留地安山脈，離開牠們的南面，在二百哩以上，

在不可記憶的時期中，普里俾羅夫曾爲一個產皮豹的主要生產地，自從牠們被發現之後，牠們已經供給世界上有很多的海豹皮了。

現在只有三個海豹的生產地，略爲重要一些，其中一個，屬於烏拉圭(Urugway)，一個屬於俄羅斯，還有一個屬於合衆國第一個是羅波斯(Labos)島，在拉巴拉他(Rio de le Plata)河口之外，俄羅斯的生產地，是在白令海的西部，合衆國生產地之在普里俾羅夫(Pribilofs)者，是三個之中最大而最有利益的生產地，在前世紀的後半世紀中，曾有二百餘萬張海豹皮，從該地購得，即在現在政府嚴厲取締槍殺海豹的規程之下，牠送到聖路易去售賣的大宗皮貨，每年還有一萬五千張海豹皮哩。

普里俾羅夫羣島，是以俄羅斯的海軍大佐而得名的，他發現這些海島，正在我們宣佈獨立十年之後，俄羅斯人由阿留地安島的島民那裏，聽得一種傳說，說產皮的海豹，是從北方來的，他們就在白令海上四面偵探，一直探了十八年之久，纔尋得產生海豹的地方。普里俾羅夫爲着這些海豹，曾費去三年的搜索工夫，他在這些海島的附近，巡邏了好幾個星期，並沒有尋得海豹，有一個故事敘述他怎樣聽到海豹的叫聲，並因此而趨向產生這些動物的聖喬治島去，數星期後，他又發現聖保羅島，那一年，他就取得五十萬張的海豹皮了。

銷售皮貨的最要市場，是中國，俄羅斯人從他們的買賣上面，漸漸的富裕起來，有一次他們取得的海豹皮，是如此之多，所以這種捕殺之事，不得不停止幾年，雌的海豹，都一概不准捕取，這就是在我們購進阿拉斯加時的事情，那時這種獸羣，據計算起來，有二百萬至五百萬牲畜，自從合衆國接管之後，這些海島，就由政府租給阿拉斯加商業公司，這公司，每年付出五萬五千元租金，並在每一張海豹皮上由政府徵收二元六角二分的用費，這公司在牠掌管普里俾羅夫島的二十年之內，幾乎捕殺了有二百萬海豹，自此之後，這些海島，又以一年六萬元的租金，租給北方貿易公司，並在每張皮上徵收十元光景的捐稅，後來這個公司，也取得數十萬張海豹皮，在一九一〇年，租賃期滿的時候，政府就把這些海島接管過來，現在這種海豹事業都由商部所轄的漁業局去管理了。

這種產皮的海豹，只在夏季期內，纔到這些海島上來，其餘的時期，都在海中度他的生活，他在暮春的時候，來到普里俾羅夫羣島，等到冬季到了，就循着他的路程，向南經過阿留地安島，並遠達於加利福尼亞，有些雄的大海豹，在阿拉斯加海灣過冬，較小的遊至舊金山的緯度之南那樣遠，雌的海豹，則向南遊得更遠了。回來的時候，成羣的雄海豹，約在五月初達到生產地，雌的和較大而未

婚的海豹，都居留在外面，要到六月裏纔來，二歲大的海豹，是在七月裏來的，至於一歲大的海豹，就要在八月底或九月初纔來了。

一個長大成年的雄海豹，量起來有六七呎長，他伸展出來的前足的尖端之間，長有六呎，他的重量，有一百磅至五百磅重，雌的海豹，約四五呎長，稱起來常有一百磅重，剛生出的小海豹，有二呎長，他的重量，祇有三四磅，他們是在陸上生養的，他們的母親，必須教導他們游泳，他們在兩個月之大，開始學習，不久就非常諳練，所以在一季終了時，他們就能隨着他們的母親到海洋裏去，並可在海洋中停留六個月，完全不到陸上來。

產皮海豹的實業，就是一種豢養家畜的事業，這些動物，在生育期內，甚至比牛馬還容易馴理，雄的海豹，非等他們長大到五歲，在他們生出一種毛髮或鬃毛之時，並不開始生殖，這種鬃毛，就是辨別他們和較幼的海豹的一種記號，雌的海豹，在三歲時就開始養育，並繼續的生育了十年，或十餘年，在五歲以下的雄海豹，以及那些不能獲得家屬，和管理家屬的海豹，都叫做未婚者，那些被殺死取皮的海豹，都是剩餘的雄海豹。

海豹是多妻的，每一個完全長大的雄海豹，都有權利可以有許多的雌海豹，只要他的力量，能夠佔領多少，他就可以有多少雌海豹，有時最兇的雄海豹，曾有七十五個雌海豹之多，但養海豹的專家，察得每一個有眷屬的雄海豹，應當只有三十五個雌海豹，才能維持他的獸羣，得到最優良的狀況。

當他們在夏季移殖到普里俾羅夫羣島之時，每一個年長的雄海豹，就在近水的岩石上，選擇一塊周圍約五十呎的地方，用作他和他的眷屬的家宅，約一月之後，雌海豹開始前來，他就知道他可以得到他應有的部分了，任何別的雄海豹，要想走到他的領土中，他就得和他們爭鬪，把他們驅逐出去。

每一個雌海豹來到之後，不久就各產生一個小海豹，自從那時起，她不時要到海中去尋覓食物，並常游到三百哩以外，去尋覓極好的產食料之地，雄的海豹他們在來的時候，很是肥胖，可以幾個月不吃食物，或者要等到生產期將滿的時候纔吃東西，嗣後他們雖偶然出去吃了一餐，卻仍舊回到海島來的。

普里俾羅夫海島的四周，海貨很少，現在最近的產食料之地，約在一百哩以外，最好的地點，是在沒入海中的高原上，或在坐落於阿留地安羣島稍北的海岸，這些海豹，大都吃的是烏賊魚，但也喜歡吃青魚，鮭魚，和別種的魚，不論何時，只要他們能吃得下去，他們就把這些魚飽食了一餐。

他們能夠向天睡在水中，把他們的後腳高高舉起，並使他們的鼻子，剛剛露出水面，至於在陸地上，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睡覺，人們可以常常看見雄海豹和雌海豹，甚至小海豹，都完全的熟睡在那裏。

人家告訴我，最好的皮貨就是從三四歲大的海豹身上取下來的，政府所宰殺的，也是這種年齡的未婚海豹，至於雌海豹，是完全留着生產的。

這種宰殺海豹的事情，須按照規定的方法去做，大約在六月底開始，到九月初以前完結，每一個選出來宰殺的海豹，先用一根粗棍子打在他的頭上，把他打暈過去，在他還沒有恢復知識以前，就得用刀刺入他的心中，使他流出血來。

已死的海豹，就一排一排的排列着，由土人去剝皮，他們在皮上留下一層由一寸四分之一至

半寸厚的油，而且工作得如此精嫻，所以剝下來的皮，好像前面有二個圓孔的袋似的，這圓孔，就是海豹的前腳所穿過的地方，大多數的剝皮專家，都能在二分鐘內剝下一張海豹皮來。

第二步手續，是把皮鹽漬，或製乾了，然後一對一對的包裝起來，用船運往市場，從前全數的皮，都運到倫敦，這是銷售生皮的世界市場，生皮到了那裏，就依照大小和質地，把他們分成等級，每一百張一套的拍賣出去，在一九一〇年，政府在這些海島上取得的一萬三千張海豹皮所得的平均價格，是每張三十三元，自從世界大戰之後，政府的皮貨拍賣，已改在聖路易舉行，在晚近的一年中，有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二張海豹皮，曾售到每張一百十五元的平均價格。

依據一九一一所訂的條約，在海上捕殺海豹的事情，已經大大的停止了，我們有緝私的小艇，保護這些海島的四周，並看守着日本、英國和美國的捕海豹的海盜。在從前，當這些海豹游向產食料之地，或由產食料之地游回，及他們在一年之中，依着他們的路徑，向南游去，或向北游來的時候，都有一隊小艇，去監視他們，在一九一一年以前的三十年之中，這些海盜，捕殺雌海豹和雄海豹的數量，是如此之多，所以他們取得之皮，幾有九萬張光景，但他們所毀壞的皮，卻比他們所得着的皮，

更要多些，據計算起來，他們每取一張海豹皮，總有四五隻海豹被宰殺和死亡的，更有許多雌海豹被殺的時候，身上還懷着孕，或有小海豹在陸上因此而餓死的，假使一個母海豹死亡之後，他的兒子，就沒有活的希望，因為這種海豹，除了他自己的子孫之外，對於任何小海豹，都不肯哺乳，總計在海洋中捕殺海豹的損失，可達數百萬之巨。

在普里俾羅夫羣島，除了海豹的漁業之外，還有由漁業局養在那裏的藍狐的狐羣，也是合衆國的重要的歲入之源，一年之中，約有一千張皮出售，可以售到八萬元，在普里俾羅夫島上，這些狐羣，可以讓他們自由奔走，但在養狐甚多的阿留地安和東南阿拉斯加的海島中，他們通常都被養在欄中或正式的養狐場上的。

養狐的事業，顯然是阿拉斯加南部和東南部一種將來的大實業，大約在沿海岸或海島上的氣候狀況，似乎特別的適合於藍狐，他們比黑狐和白狐，是的確較有生產力，但黑狐和白狐的皮，卻可售到最高的價格。

我曾參觀過好些阿拉斯加的養狐場，看見在遠處地方，有這樣一個養狐場，如同一個有鐵絲

網牆垣，並有許多小雞籠在裏面的大養雞場一般。這種鐵絲網，很像養雞場的鐵絲網，但牠是用堅韌的鋼做成，而且有圍着一個網球場的鐵絲網一樣高，網的下端，陷入地中，約四呎深，然後再彎轉來，使牠在地下通過二呎之遠，以防狐從地下挖洞出來，網的上端，則有一個二呎闊的凸垂部分，這是防止狐從欄內爬出去的。每一個狐欄，都有牠自己的板木做的狐房，進口之處，有一塊斜的木板，狐就從這板上走入，但有時也有用一根一呎見方的木管子，當作一個進口的，狐從這管子中跑進跑出，並常常把他們的食物帶進去吃。

通常在一個單獨的欄內，只養狐一對，這種動物，非常胆怯，必須很小心的去處理他們，尤其是在配偶的時期，他們對於奇怪的景象，聲響，和氣味都很易感覺，大多數養狐的人，不難遊客走入他們的養狐場中，因恐他們使狐受着驚嚇，當這種動物受了刺激時，他們就會發狂，有時竟會把他們的小狐吃了下去，反之，他們和養狐的人卻伴得很熟，有些變成如此的馴服，所以陌生的人，也能撫摩他們，在我參觀塔那那河上一個養狐場的時期內，我的女兒，也和我在一起，他曾檢起兩個和小貓一樣大小的銀灰色的小狐，並把他們抱在懷裏，我就用快鏡把他們攝取下來，這種狐，每個的價

值可值一千元。

幼小的狐，常常隔別的養在幼狐欄內，他們有長而蓬鬆的尾巴，小而尖銳的鼻子，和閃耀如黑玉一般的眼睛，在同樣的欄內，有時養着小貂，頭大不及一個嬰孩的拳頭，眼睛只有一枚黑頭別針一樣大，牠的頭下，有一片華麗的黃毛，其餘的毛片，則爲深褐顏色，其實，他是一種黑貂，有時人們稱爲阿拉斯加的黑貂，最佳的，可以和俄羅斯的黑貂相匹敵。

在這同一的養狐場上，我看見一窠小狐，是一只貓撫養的，她有三隻小狐，將來長大之時，每隻可值五百元，至一千元，或者還可更多一些，這些小狐的母親，本是一只很強壯的狐，養狐的人，恐怕她會弄殺她的小狐，所以把他們拿給貓去當作她的小貓，這事，好像對於貓和小狐兩方面，都安排得很滿意似的。

如此看來，似乎養狐場的四周，必須還要有貓來應付這種複雜的情形纔好，有一樁故事說一個在坎拿大東部的人，他不肯出高價去買一隻貓，所以就損失了一窠銀狐，因爲狐的母親，已經死亡，養狐的人，要想採一只貓來替代他，但四處尋覓，祇尋得一隻貓是合用的，誰知道這只貓的主人，

知道他的需要，說他的貓，非有五百元不肯出售，於是這個養狐的人，就忿忿地拒絕了他的要求，結果是他損失了五只小狐，這些小狐，或可值到二千五百元，完全爲着一隻五百元的貓，就此受了這樣大的損失，在非爾邦克斯地方，有一隻狐，是由一隻貓飼養的，他的皮，可值八百元。

尋覓野狐，以作生產之用，是在養狐人中，一種很大的需求，有一個人，因爲採購黑狐，曾出了一千元一隻的高價，並出一百元或一百元以上的價格，去購買紅狐，此地是有一種禁止獵狐的時期的，但有些養狐的人，向來都把錢，付給印第安人，去定購他所捉到的活狐，用船把他們運到東部，作爲農場生育之用，不久以前，政府守護獸皮的人，曾在印第安人手中，查得四十二隻活的小狐，並把他們完全放走，這數目中，有十六隻黑狐，每隻至少要值一千元，當他們把狐放走的時候就有一萬五千至兩萬元，逃入樹林之中，這些印第安人，因爲恐怕犯法，也只得無可奈何了。

當一個印第安人尋得一個狐洞時，他就看守着牠，等到禁獵的時期過了，再用捕獸機去捕捉他們，這種捕獸機，用布保護得很好，所以捉到的動物，一些不會使他們受傷。

第三十章 阿留地安島

美國領地中最不著名的部分，乃是阿留地安（The Aleutian Islands）島，我現在沿着他的海岸航行，我曾經過白令海，並遊歷過阿拉斯加半島一帶，這半島是一條從這領土的西南端，伸出有紐約至克利夫蘭一樣遠的大地岬；我又旅行過卡特梅（Kamaj）火山脚下的海岸，這火山在數年前，曾撒下一層灰燼，廣播於附近的地上；我也看見過科地亞克（Kodiak）島上的東西，這島是阿拉斯加境內最大的島，政府正在那裏做着牛奶場，和畜牧場的試驗，至於這個地方的全部情形，卻完全沒有人知道。

白令海有黑森灣兩倍一樣大，牠的面積，大於墨西哥海灣，由南至北，有由芝加哥至新奧爾良一樣長，牠的闊度，比較黑森河口，與俄馬哈的密蘇里河之間的距離還要更闊一些，這海較太平洋更冷，牠通太平洋的海道，被阿留地安島所隔斷，而氣候的狀況，是海面常為大霧所遮蔽的，牠以風

暴著名。在冬季期內，大部分的海，都爲冰所覆沒。

當我們離開諾母之時，水面很是平滑，在赴阿留地安島的全程中，也都毫無風浪，此時，天氣清明，到處有白雲浮於天際，遠處不時有濃霧，可以看見，但沒有充分的微風，能把水面吹起白頂的波來，水的顏色，通常是綠的，過了一日或二日光景，因爲水量加深，或受着雲的影響，牠就變成一種深藍的顏色，至於北面一半的白令海，卻水淺異常，如果有人能把華盛頓的碑投入海中，牠的鉛做的尖頂，可以升出於浪花之上，沿着阿留地安島，更向南一些，水深可達二哩之譜，在海島附近，有許多長堤，彷彿和紐芬蘭的長堤一樣，在這種長堤上面，供給有幾十兆鱉魚和大比目魚，牠們是世界上最優良的漁堤，爲我們水產的富源中一種大資產。

當我們來到南方的時候，我和船主談論到他的航程，他在六月十日的通航期內，從西雅圖至諾母環遊了四五次，船常從浮水中衝過，並爲嚴霜所侵，冰在一夜之中，幾乎就可達到諾母，牠先沿着海岸冰凍起來，然後整個的海，就變成糜粥一般，水上覆着一層雪水的白波，此時如遇寒風吹到，海水就從海岸冰凍得很遠，但在初時，冰凍不厚，經潮水沖開，即便飄浮而去，如果風是吹向陸地上

去的，就要把牠吹上海灘而堆積起來了。當寒冬已定時，冰可從諾母伸張到嫩尼法克（Nunivak）島那樣遠，並由北冰洋經過白令海而飄流進來。

當春季水溶之時，牠去的速度，有和牠在秋季來時一樣的快，在海岸與堅冰之間，可以形成一條河道，或有一條河水，兩邊都有冰做的河岸，有時有許多最早的旅客，都從冰上登陸，船則凍在冰中。

我第一次看見的阿拉斯加的景象，是不會忘記的，當我們到了在阿拉斯加半島極端的攸尼馬克（Unimak）島時，已有兩天沒有經過陸地，這半島爲組成由阿拉斯加幾乎達到亞細亞洲的小島大連鎖的起點，那些島嶼，列成一個新月形狀，好似海面上的階石一樣，並形成由西半球至東半球的一個大圓圈之弧，攸尼馬克島，坐落於世界上我們的這一面，但我們最沒後的海島阿丟（Attu），在東方有一千五百哩之遙，離開堪察加並不甚遠，當緬因的太陽上升之時，在東半球內加夏島上我們加煤場所的薄暮的微光，還是沒有消滅，約翰部爾（John Bull）常有英國無落日的豪語，我們美國的領土要是以阿丟島和斐律賓羣島來說，也是同樣的沒有落日。

阿留地安島，是已經沒在海中的火山之頂，攸尼馬克島有兩座活火山，其中最高的火山士夏爾丁 (Shishaldin) 有九千餘呎的高度，當我們駛過攸尼馬克山隘時，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牠，牠的山脚，是碧綠的，但在很高的山邊，青草都沒入高山的雪中，山峯也藏在雲裏去了，在我們經過山隘之時，太陽好像落在船與海島之間似的，有一塊大的烏雲飄浮於我們和攸尼馬克島間的天空之中，由雲底下射出四條闊的光線，成了船與海島間一幅半透明的面紗，並漸漸的沒於海中。穿過晚霞的光線，我們可以很明晰的看見遠處海島的暮煙籠罩的外廓，此時太陽的光線，對於世界的這一方面，以及攸尼馬克，似乎已經完結而要隸屬於別一方面去了，虹由黑雲中射出之後，黑雲之上的天空，就現成燦爛的藍蔚顏色，再高一些的地方，還有落日所繪成的金黃的雲彩，這是我在世界上別的部分，從來沒有見過的一種海陸空的結成品。

攸尼馬克是阿留地安島中最大的海島，守護着到白令海的主要山隘，牠的附近，爲攸乃拉斯加 (Unalaska) 島，那裏有嘴囁 (Dutch Harbour) 港，是這領土的一個安全的海港，牠在一個背靠小山的海灣上，這些小山，由水面漸漸的上斜，直到牠們沒入後面的高山爲止，船主庫克，在那裏

登岸，剛在我們向英國宣布獨立的兩年之後，這些阿留地安人是在一七四一年，由外塔斯白令（Vitus Bering）發現的，但庫克是把他們的許多事情，說給英國人聽的第一個人，他察得這些土人，是溫良而無害的，並說他們或可當作世界上最文明國民的一個模範，他形容他們為矮而肥胖和形狀良善之人，女人都穿着海豹皮的衣服，有些男人，有鳥皮做的服裝，用羽毛附在他們的肉上，這些男人，唇上有孔，孔內穿有骨做的鈕扣，他們的房屋，就是地下的穴洞，覆有浮木做的木架，並有鯨魚骨撐着，他們走進洞去，須經過一條地道，和走下一座梯子，主要的房間，有由十呎至二十呎的週徑，他們都用燈火來發熱，家用的器皿，包括着碗，匙，和吊桶，這種吊桶，用稻草做成，編織得非常精密。

當俄羅斯人佔有阿留地安島的時候，那裏有三萬阿留地安人，他們都是獵戶和漁人，並精於捕捉海獺，那時的海獺差不多是人們所知道的最有價值的皮，這些俄羅斯人，把阿留地安人，開拓到這種地步，弄得他們幾乎是要絕滅了，自從我們購得阿拉斯加之後，他們仍舊繼續的減少，現在究竟有沒有一千個人生存在那裏，卻還是個疑問哩：在嘴嚨港和好些別的海島上，一般人民，住於

白人所建築的房屋之中，但在許多小島上，當船主庫克到那裏的時候，他們還有一半家宅，都在地下，仍照着他們從前一樣的住着，他們很是貧苦，現在政府定了一種阿留地安人的鳥獸保留權，因此他們的狀況，就更加惡劣了。依照現在的法律，人們必須從政府那裏先領到執照，才能在這島上獵獸，瓊斯（Jones）博士在數年前，曾以商部代表名義，到這些島上遊歷過，他說有些島民住的地方，離開郵局有八百哩，要請一張打獵的執照，等於坐着獨木船去旅行三千四百哩往返郵局的路程，他們去請一張這樣的執照，或須費了幾個月的工夫，而且還不能擔保究竟何時可以得到批回的。

我對於阿留地安的氣候，覺得很為奇怪，牠們的夏季比西特加還要涼些，而他們冬季的天氣，卻比田納西（Tennessee）或聖塔啓的天氣更為溫暖，在攸乃拉斯加，正月裏平均的溫度，是零度上三十度，全數的海島，都是潮濕而多霧的，一個月約有十寸雨量，據說攸乃拉斯加，在一年之中，竟有二百五十天的下雨之日。

現在阿拉斯加境內開着的兩個捕鯨場之一，是在阿庫吞（Akutan）島上，其他一個則在巴

倫諾夫島南端的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 海港，距離西特里的北面約一千哩。

捕鯨實業的狀況，自從我們美國的幾位祖先，在這種事業上發了財之後，已經大大的變更了，有油成水綠的大汽艇，以替代他們的小帆船，現在的魚叉，是從一枝三吋長的機槍中射出，並連結於一條用蒸汽絞盤去轉動的電纜上的，這種絞盤，在鯨魚被叉刺入之後，就把牠們拖了上來，捕鯨的船隻，都有空氣的壓縮機，以爲鯨魚被殺後，用來吹漲牠們的身體，使他們在水中能被拖得較爲容易一些。現今最優良的捕鯨者，要算是挪威人了，在一切捕鯨的海洋中，都有他們的蹤跡，至於最大宗的捕獲物，則在世界上極南的海洋之中，在歐羅巴和北美的海洋所捕得的數目，還不及全數四分之一。

鯨魚的肉，據說是又美味而又滋補的，在美國的市場，偶然曾有出售，大約一條鯨魚，有一百隻短角牛肉的一樣多，這種肉，平常都連肉帶骨的用來當作肥料，並售賣極少的銀錢，至於鯨魚油，只能得到上面價錢的一小部分，從前許多售鯨魚骨的賣買，已經是減縮得幾乎要沒有了，有人提議魚肉的製罐所，可以在牠們每年不製造的幾個月內，去把鯨魚肉罐製起來。

在阿拉斯加的海洋內捕捉鯨魚，很是危險，因為船隻在北方，如果停留太久，恐怕就有被冰凍住的危險，從前有三百個捕鯨者，在八隻船的船隊上，曾被迫在巴羅海角過冬，要是美國政府沒有派遣救護隊，帶着一隊鹿羣去做他們的食物，他們就要餓死。

阿留地安人，能否供養巨大的人口，乃是一個疑問，至今除了幾個來飼養藍狐的農人之外，他們那裏並沒有白人，有些人主張把這海島用來開辦牛奶場，但對於這牛奶場，能否得到利益，大家的意見，卻頗不能一致，那裏的氣候，是如此潮濕，所以五穀不能成熟，雖然，各種的野草，生長得非常繁盛，在低地上也常年都有青草，但牠的土壤是一種混合着火山灰燼的種菜的泥土，田野很不齊整，並且沒有地方，可以開成任何大小的農田。

在科地亞克島上，能够飼養牲畜，當然是沒有疑問的，但科地亞克並不是一個屬於阿留地安的島，牠坐落於東方很遠，離開秀厄德西南，祇有二百哩光景，牠在阿拉斯加半島之南，與這半島隔着一條瑟列考夫 (Shelikof) 海峽。科地亞克，是阿拉斯加各島中的最大的海島，牠的面積，幾乎有康涅狄格 (Connecticut) 邦一樣大，並生有有些極精緻的青草，搖擺於美國的旗幟之下，這海島，

是大部分沒有樹木的，但山上卻都覆蓋着碧草，俄羅斯人在那裏飼養牛羊，美國人則遠在一八八〇年，已有田地開拓出來了。政府的畜牧場，是在東面的一端，距離海港和科地亞克城，約有十五哩，城中有幾百人民，差不多完全都有菜圃的，他們在菜圃中，種着白菜，蕃薯和蘿蔔，其中有些人民，養着牲畜，並貯藏着好些乾草，以為大雪時期之用。

實驗場上，有積穀倉，和乾草房，以及現代畜牧場的種種設備，牧場有鐵絲網圍着，一概是新式的建築，還有一所牛奶場的屋中，沒有隔離室，和其他製造牛奶的機器，合於氣候的牲畜試驗，現在正在進行，至今所察得最優良的牲畜，是加羅威（Galloway）種，因為他們有長毛的外衣，可以在多雨的天氣，保護着牠們的身體，他們是優良的勞動者，而且在大部分的冬季中，都可飼養在外面的。

加羅威種，雖為強壯的牲畜，可是產乳甚少，現在想把他們和西藏或蒙古的犂牛雜交，西比利亞，伊爾庫次克（Irkutsk）的俄羅斯試驗場場長說，他現正預備把這種犂牛和國內的牲畜交成雜種，這些雜種，雖多半不能生育，但其中也有好些是能生產的，如果能够努力去改良，那末對於阿

拉斯加就可有極大利益。至於西比利亞的犁牛，牛肉既佳，產乳又多，他們也可用作拖車的牲畜，和負重的馱獸。坎拿大政府曾給與菲爾邦克斯的試驗場，一隻雌和一隻雄的犁牛，養在班夫（Banff）地方的國民公園之中，所以使他們和加羅威種雜交的事情，現在可以試驗了。

科地亞克海島的山上，現仍覆着一九一二年降下的卡特梅火山的灰燼，這火山距離科地亞克的西北方祇有九十哩，這種灰燼，由一陣風吹到這個海島，風在火山爆發的時期內，曾繼續吹了兩天，降了四十八小時的灰燼，好似飛着雪片一般，直到牠們把全海島覆沒到十八呎深為止，還有許多灰燼，則從山上和山邊傾瀉下來，牠們傾瀉到那裏，就把那裏的圍場摧毀，並把好些試驗場的房屋，幾乎掩沒了去，有些小羊和小牛，都被窒息而死，在積穀倉外邊的活牲畜，竟有兩個全日，沒有飼喂食料，當火山爆發停歇之後，植物上都滿覆着火山的灰燼，一切的牧場，幾乎全被毀滅，在下雨之時，這些灰燼流入各小河中，變成一種危險的流沙，羊在夜間睡下，似乎是睡在完全乾燥的地方，但在第二次的早晨，察得他們自己陷在泥中如此之深，簡直沒有法子可以立得起來，還有不幸的事情，就是科地亞克的熊，因為不能在山上得到牧草，或在河中得到魚吃，也都從山上走下來捕食

牲畜了。

此時，一切的泉水，已被堵塞，人們必須掘出井來，把水供給這些家畜去吃，又要把乾草運進來作他們的食料，再把許多牲畜裝運到外埠去過寒冬。

人們雖憂懼火山的爆發，會把這島的農事完全毀滅，但在第二年卻仍種植五穀，並察得這種灰燼，覆在土壤之上，可以發生一種作用，如同一層厚的肥料一般，由灰土中發出的青草，長得比從前更好，五穀的收成，也格外豐盛，這海島的現狀，竟比從前更好了。

自從卡特梅山飛下大陣的灰燼之後，不到幾年，就有『萬煙谷』的發現，這山谷以牠驚人的噴出物，成了世界上的奇景之一。

俄亥俄邦大學的教授，格利格斯（Griggs），曾爲着國立地理學會而作卡特梅火山的研究，並察得火山的附近，有一山谷，發出千千萬萬的煙雲，汽柱，和其他熱的汽體，結果，就由這學會派遣了遠征隊，前往阿拉斯加，由格利格斯領着隊去做全部的探查，不單是探查萬煙谷，並且還要探查四圍的面積哩。

格利格斯教授，察得卡特梅火山的爆發，有一種力量，比任何別的火山爆發不知要大幾多倍，牠炸毀了全個山頂，形成一個三哩闊的噴火口，在這火口的底部，現有一個深不可測的綠鑿色的湖，這種爆發，又使地下裂成一個大的罅隙，橫更於「萬煙谷」之下，並伸張至許多哩地以外，這些探查者，示明這山谷和牠的無數的分支，一共有三十二哩長，並有一千七十二方哩的面積，那裏不但有萬道煙，而且可以相信有幾百萬的火門，噴火口，和罅隙哩。穿過這些裂口，又有如雲的蒸汽，從地心的內部湧現出來，這種區域，簡直是一個近代的地獄，格利格斯教授隊中的一個隊員，把牠比做「地獄魔鬼的祕密窟」在好些地方，熱的氣體衝出來時，帶有一種吼聲，有些地方，牠們成了一種轟轟之聲，還有別的地方，又只有沙沙的聲音了。溫度的紀錄會達到可以把鋅鎔化的高度，全部地面都很炎熱，探查的人，通常都在較小的火門上烹調他們的餐膳，有好些的地面會被燒得緋紅，那有臭味的煤氣，則在噴火口和煙孔的邊際，留下色彩鮮豔的硬壳，這個區域，包含着一個熱水湖，湖中飄流着極小的冰山，那裏的山谷，據幾個已經看見牠的人說，因為牠充滿着有這樣驚人的現象，簡直可以使人們發生一種奇怪而神祕的印象，彷彿在另一個世界內一般。

因爲卡特梅遠征隊報告的一種結果，威爾遜總統就把卡特梅山的區域棄置一旁，作爲一種國家留爲特用的公地，如同「黃石公園」和「大峽谷」一般，將來到了若干年後，當有千千萬萬人去參觀這種偉大火山噴火的奇觀。卡特梅山距離海岸只有二十五哩，這海岸坐落於赴阿拉斯加的一條主要航路的附近，如果有一條汽車路建築起來，遊歷的人就可於晨餐後離開輪船，坐着汽車，經過火山的區域，而回到船上用他的餐膳。

研究過萬煙谷的科學家，以爲這山谷，可以維持他現狀，至許多年代，並可代表遠古以前在「黃石公園」的溫泉面積內底一種情狀，不過範圍較爲廣大一些吧了。

第三十一章 秀厄德的城市

秀厄德是阿拉斯加新鐵道的南端，並且是——秀厄德 (Seward) 人所說的——這個國家未來的主要海港，牠的人民，已把牠比做幾乎有四十萬居民的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並以

爲牠是將來的一個達到富源的門戶，這種富源，可以和四個斯干的那維亞國家的富源相等，他們指出在同一緯度之內，而有很相同氣候的挪威、芬蘭、瑞典和丹麥共有十四兆以上的人口，並說阿拉斯加將來必有一日可以有二十兆或二十餘兆的人口哩。

秀厄德坐落於大阿拉斯加海灣之上，約在這領土南海岸的中間，牠正在復活灣 (Resurrection Bay) 上，爲墾乃 (Kenai) 半島下端一個巨大的海口，四面有高山圍繞，並有海島保護着，所以船隻在牠的海港內，簡直有和傍在亨堡和利物浦的船塢一樣安全。

這城市，距離西特里輪船第一站所停泊的克契根和由紐約到克利夫蘭的距離一樣遠，牠離開西特里，只有五六日的行程，假使沿路不停靠，這種航程，很容易於三日之內達到，依照新鐵道的路線，牠在距離非爾邦克斯五百哩地之內，從非爾邦克斯就可坐着河輪而到內地阿拉斯加的一大部分地方了。

當我爬上由復活灣的一面壁直上升底高山的峭壁時，請人們跟着我來作一次城市的鳥瞰吧，離開碼頭，穿過商業和住宅的區域，我們就可以向着青苔的路上走去，等到我們拉着一枝枝枝

的樹根，攀登上去之後，最後就立於高高的海港之上了。

山的峭壁，壁直的升起於秀厄德之上，一直升到數千尺之高，然後投入於界限這一邊海港的大山脈裏，和消滅於後面的積雪山峯之中，起首的一百呎，是有綠樹覆蓋着的，其中有些樹木，有二呎長的直徑，固著於岩石之上，壁直的生長在那裏，造成一種自然的懸岩，其中有些灌木，成了一種叢林，可以使我回想到喜馬拉雅山的較低山坡，有巨大的鳳尾草生在赤楊和鮭色漿菓的叢樹之下，全數的草木，都從極深的青苔中生長出來，我們的腳踏在青苔內，好像是陷在羽毛裏一樣。

從左面的樅樹中看出去，我們能夠看見羅厄爾河港的白色的冰水，發着吼聲，帶着泡沫，衝過岩石，下流於復活灣中，牠們又中途改變水路，而經過城市的上部，並在圍繞海港的鐵道堤岸之下，穿了過去。

轉過身來，我們能夠看見在海灣末端流進的復活河，經過海口，又有另一高山的峭壁，豎立在前，牠的山峯，是黑的火山石所結成的，在山的空穴中，密集了許多冰川，結着灰綠色的冰，太陽射在冰上，把牠幻成碧玉的顏色，在山邊的高處，有閃着銀光的小塊雪地，緊貼着黑色的山崖，

在下面的山邊，則有覆着南部阿拉斯加的大片的綠林，由水面上升至一千呎或一千餘呎。

這種覆着樹林的峭壁，伸展到海灣的盡頭處，就在那裏墜入海中，在峭壁的外面，又有許多海島，拱衛着這個海灣，幾乎使牠被環鎖在陸地之中，一眼看去，陸地是好像連續不斷的，但在佛克斯島與聖乃半島之間，卻有一個狹窄的水道，所以世界的船舶，得能駛進駛出。

這海灣的本身，只有十六哩長，四面沒有暴風可以吹入，水有六百呎至二千呎之深，所以碼頭外惟一的碇泊處，只有在佛克斯島以外的散尼水灣，那裏約有一個三百二十畝的面積，水淺得剛够船錨達到水底。

我曾參觀過世界上多數的大海港，包括着在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金角 (Golden Horn)，被陸地所圍的悉德尼 (Sydney) 海峽，澳大利亞海峽，和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的奇異海灣。秀厄德海港，既有這些海灣一樣的美麗，並有他人所不知道的奇觀，牠的碧色的四周，夾着冰川和白雪的景色，在地球上是有沒有第二個海港可以比擬得上的，他的全部，是一個偉大橢圓形的劇場，有碧色的低地，和藍蔚的水，有積雪的高山，和覆着冰川的小阜，而劇場的屋頂，

就是明朗的天空。

秀厄德就是在這種劇場的場內，新近得到他的生存。在海灣的北面，向後而至復活河的河口，乃是一片平原，牠有充分的空地，足供大的城市之用，但現在卻只有在突入海中的一個地岬上面，建有一些房屋，那裏有船隻靠在建築於木橋上的碼頭旁邊。城市的商業區域，是在碼頭的後面，那裏的地面升高有一哩的三分之一，排水極爲便利，此地的街道，爬上小阜，又要走過一個山坡，這山坡漸漸的向上伸展過去，一直達到後面的高山的峭壁爲止。

較好的房屋，乃是精美的平房和藝術化的茅屋，幾乎都有種着花木的平滑而青葱的草地，這些房屋，雖不甚大，卻很舒適，並裝設得很好，牠們有電燈和一切現代的設備，建有寬闊的行人道，和一條橫過山壑的木板橋，山壑內有羅厄爾小河流過。

秀厄德的新家宅，都落在這些平房之外，那裏是復活河西岸，這些新家宅，建設在城市區內，並有不動產的標誌，散處於篷帳小屋之間，有許多篷帳，都有木板的牆垣，和地板，普通的木板小舍，須做一個有眷屬二人至十二人的家宅，他的面積，還沒有十呎闊，和十二呎長哩。

秀厄德的商業區域，已經填滿了靠近碼頭的兩三條街道，現在主要的街道，都已造成馬路，並敷設着水泥的側道，商店是一層和二層樓的房屋，有些用木架建造，其他是用鋼骨造成的，在一帶房屋的中間，我看見一間小舍，只有一個用柱子撐着的鐵的屋頂，下面設着椅子，並貼有『高等擦皮鞋室 (Royal Bootblack Parlour)』的招紙。

秀厄德地方，有許多餐館，和幾個旅社，我正住在一家面對海港的旅社中，有半打光景的小冰川，可以遠遠的看見，我住了兩間相連的房間，裏面點着電燈，燒着火爐，房價是二元半一天，同在這一層樓上，有一個洋磁的浴盆，我可以化五毛錢去洗一個浴，要是預先招呼，還可有熱水洗浴，這個旅社，按照阿拉斯加的慣例，是沒有餐膳的設備的，但我在一家開設在兩排房屋以外底一條主要街道上的餐館中，卻得有極精美的餐膳，我在那裏，只要化七毛五分錢，就可吃得很好了。

秀厄德海港，是全年不結冰的，吸水深的船隻，在一年之中，不論何時，都可進口，沿海區域的冬季氣候，比西特里或波特蘭的氣候，冷得並不很多，較之諾福克 (Norfolk) 和巴爾的摩爾還要和暖一些，夏季的溫度，由零度上五十度至八十五度，冬季的溫度，由零度上三十度至五十度爲止，有

一次寒暑表會降到零度下七度，但這是最冷的紀錄了，那裏的雨量，大約與俄亥俄和維基尼阿的雨量相同，沉澱的總數，每年爲四十二吋。

想到光着脚在阿拉斯加境內行走，似乎是奇怪的事情，但是秀厄德的兒童，在全個夏季中，卻真個是光着脚行走的，到復活海灣的水中去洗浴，和游泳團體到離鄉村後面有好些距離的墾乃河去游泳，乃是他們野遊中的幾種特點。

當政府接收阿拉斯加北方商業公司的鐵路之時，地價大漲，商業區的產業，漲到三四倍的價格，郊外的產業，也有同樣的情形，土地的價格，雖是很高，但這個城市，要發達到可以滿足地主的希望，卻還差得很遠哩。現在加入城市地址上的附加物，是在復活海灣的首端，那裏已經建起帳篷，造起有木架的房屋，並有眷屬住起家來，在復活河的山谷十哩以上，人們已經建築了家宅，還有農田，和小方地的菜圃，也到處開墾起來；有些家宅，在十年前，就有領地的請求書遞上去，但因為地契方面，受着政府官樣文章的影響，這些請領的人至今還沒有完成他們的所有權哩。

復活海灣是俄羅人所取的名稱，因為他們適在一個復活節的日曜日，發現這個海港。當華

頓盛第一批的公衆屋宇，造到頗陀馬克 (Potomac) 河岸時候，此地有一個白人的居留地，最初的居民，就是俄羅斯人，他們在科地亞克海島上已有一個殖民地，彼此相隔，約有二百哩之遙，他們到此地來建造船隻，因為牠是一個海港，而且附近又有木材，所以就選中了這個地方。在北美洲西岸所造成的第一次的船隻，就在此地建造，其中有一隻船，還是在華盛頓喬治充任着第一期總統的時候下水的，其後俄羅斯的政治中心已由科地亞克移到西特加，這些船塢，也就放棄不要了。

自從俄羅斯人離開之後，復活海灣就成爲印第安人常到之地，他們是到此地來打獵捕魚的，約在一百年之後，然後纔來了一個白人，名字叫羅厄爾 (Lowell)，乃是從緬因來的一個水手，他住在現在的秀厄德地方，有一個印第安人和俄羅斯人所生的雜種的妻子，這種人，是人們通常所稱的一種「與印婦婚配之人。」羅厄爾在此地住了十年，或十二年之後，約在一八九〇年之時，他就拋棄了他的妻子，和五個兒女，移到科地亞克去住，羅厄爾夫人則仍留在此地，當阿拉斯加北方鐵道公司選擇復活海灣爲牠路線南段的終點之時，她會向牠請求所有權的權利，她在這種請求上曾從鐵路公司收得四千元現款和城市內的三十七段土地。

第三十二章 騎馬經過墾乃

試想比馬薩諸塞更大的一個荒蕪而未開墾的區域，有彷彿和灣州四分之三這樣多的優良土地，有較為和暖的冬天，和較為風涼的夏季，並有充分的雨量，足以生長不易得到收穫的植物；想像牠是一個異常優美的國家，一個含着川湖，和美麗山谷的區域，有和阿爾卑斯山一樣偉大的高山，和勝過歐洲大陸任何著名冰川的冰川；再想到牠是一個有大量的獵獸，麋，鹿，熊，以及各種野禽，和無數魚類的國家；人們有了這種景象在心中，就可以一看阿拉斯加的墾乃（Kenai）半島，一個敷設着新鐵道的最富庶的區域了。

我能够告訴你一些墾乃地方的事情，因為我剛經過這個半島，我離開秀厄德，從美國接管過來的阿拉斯加北方的鐵路線上走到「二十七哩」地方，然後騎馬走上高山，經過糜（Moose）山，陰而到離開雙轉臂（Turn-Again Arm）東端不遠底遜拉斯（Sunrise）小礦業營地，我在路上

沒有看見一打居民，這個國家，很少有人前往尋探，有好些內部的地方，是從來沒有白人的足跡的。從秀厄德至墾乃半島的鐵路旅行，是世界上奇異的旅行之一，人們走到位於最壯麗的山中，而以復活海灣為終點的山谷，就好像由瑞士走下海洋一般，可以在冰川和白雪之下，經過山谷，和青翠的山邊，那裏有水勢湍激的溪流，和紆迴曲折的湖沼，有巨大的峽谷，和覆着林木的懸崖，有天生的露天公園，鋪滿了鳳尾草和野花，以及生長得與腰相齊的青草，肺和鼻孔，可以充滿着從山邊樅樹中所透出的芬芳空氣。

離開秀厄德六哩，有一個熊湖 (Bear Lake)，坐落於四面有積雪高山圍着底一個天然的公園中，那些山邊懸有藍蔚的冰川，和青翠的林木，這個區域，叫做伍德魯 (Woodrow) 公園，是以威爾遜總統的名字為名的，有一個客棧，在牠的邊際，近着一條清明湍激而有鱒魚的溪流，這個地方，是一個郊遊和消夏的場所，那些平房，都四散於綠樹之下，可使人們想到一個沙托夸 (Chautauqua)，或是一個營帳蒼集之所。

向北再走過去，我們經過由樹林中開拓出來的小家宅，在十二哩 (Mile Twelve) 地方，我

看見一間荒蕪的木頭小屋，去年夏季，曾有幾個到此地來打獵的城裏人，住在裏面，他們本想耽擱一星期或是十天的，但竟留住了兩個多月，可是在這時期內，他們在食物上面，實在支出的現款，還不到十元，他們化了五塊洋錢，作購買麵粉，蕃薯，和咖啡之用，其餘的食品，則爲鮮魚，獵味，和他們在樹林中所採得的漿菓。

墾乃湖從「十九哩」地方開始，盤繞着羣山，流行了二十七哩，這湖只有一哩闊，卻沒有人知道他的深度，測量水的深淺，曾測到水面下一千三百五十呎，但還沒有到底，那些高山，上面都覆蓋着白雪，人們在雪線下的青翠的山邊，可以看見山羊的足跡，四圍的景色，則反映在晶瑩的湖水之中。我離開鐵路，就在「二十九哩」地方，換乘了馬匹，經過鄉野而到遜拉斯，這「二十九哩」地方，有一個客棧，是屬於克立斯吞遜（Christenson）的，他是一個狡猾的瑞典人，有六匹馬租給人，家作爲運輸之用，爲了兩匹馬，和一個領路人，他要我出十六元一天，告訴我一到路上，就有領路人來的。

在出發之前，我曾在客棧裏餐膳，所吃的麋肉，或阿拉斯加的牛肉，是由廚子在煤火上烤熟的，

他廚房裏的火爐，是一個鐵灶，爲俄亥俄哈密爾敦地方的出品，在附近廚房的一個起坐室內設有桌椅，和一個紅木匣子的留聲機器，還有幾打唱片，放在匣子上面，窗子裏都擺着花，沿着牆壁安放着鋼絲的床，起坐室的火爐，好像是一段周圍有麵粉桶一樣大的自來水管，火爐的脚是煤氣管做的，這火爐有這樣的長大，就是整細的木柴，也可以放得進去。

我離開客棧之後，費了兩天光陰，騎着馬穿過森林，而到遜拉斯地方，馬是很好，但馬鞍非常惡劣，我對於騎馬，頗爲諳練，每一個冬季，在華盛頓附近的公園中約跑過一千五百哩，但這次越過墾乃的騎馬，卻又是另外的一樁故事了。我們的馬是闊背的法國馬，馬鞍是一種高鞍鈕的式樣，這種馬鞍使人們必須騎到很前面去，如同踏着裝置很壞的馬踏蹬坐在一個鋸木架上一般。

這樣的騎馬，使全身的筋脈，都要在那裏活動，並使我受到初次騎長途馬的人的感覺和痛苦，但我覺得不走是不成功的，所以騎了十五小時的馬之後，當我們來到一個礦業營地的時候，我已非常疲倦，不能不爬下馬來了。第二天，我只走了一部分的路程，而且不論在何時騎馬，總得爬下馬來休息一回。

在我的旅程期內，我們知道已經走錯路了，領路的人，並不能如我們的期望，把我們即刻帶到正路上去，當他尋出路時，天色已經昏黑，他領我們沿着山崖的邊際，走過一條山路那裏燒着野火，路上十分危險，我們還要在黑暗中跳過一堆木材，也不知道那邊究有何物，及至走到遜拉斯之後，我一夜竟睡了十二小時。

我很失望，不能把這次旅行的美景，寫給讀者知道，我騎着馬，經過一個一個的小山谷，到處都有偉大的高山可以看見，我沿着溪流，彎彎曲曲的走去，那裏有生牛排一樣顏色的紅色大鮭魚，在水中跳躍，我又掠過美麗的湖沼，湖中映着巍巍的高山，連同牠們驚奇的植物，和怪異的輪廓，這種顏色的外觀，使我想起圖畫的藝術，好像在圖畫中施着一大塊一大塊的顏料，使牠陰陽面的綴色，分外顯明似的，我經過一畝一畝的野火燒過的山地，那裏的青草，生長得和肩膀一樣高，開着鮮紅的大葦，直立起來有六呎長，在許多地方，那些樹林，都鋪滿了妨礙樹木發育的鳳尾草。

虎尾樅的樹林，有時是綠色的，有時是銀灰的，有時是純白的，這種銀色和白色的樹，都是被野火燒死的樹木，牠們如花邊似的樹枝，都變成了象牙，看起來好像極精緻的彫刻物一般。

於是就要講到我在旅程中看見的生物了，我已經說過鮭魚，我們也能看見在溪裏的鱒魚，人家告訴我，一切的河流都充滿着鱒魚，和別種精美的魚，我在路上遇到一個人，他在特來爾河口，停留了一小時，釣着二十七條鱒魚，他釣魚非常的迅速，只要把絲綸一放下去，就可把魚釣出來，我在較小的溪流中，能够很容易的用手捉到鮭魚和鱒魚。

在我的旅程中，我不時驚起成隊的松鷄，有些有小鷄一樣大，他們在我的馬前跑了有幾百尺路，好像火鷄一般，並不十分驚恐，我停下來在一所小屋裏餐膳，有一個礦工，把他剛打死的雷鳥燒起來吃。

其後，我在小路上看見到處都是棕色熊的足跡，並有一二次發見豪豬，向青草裏急急的跑去，我的領路的人告訴我，要小心騎着馬，不要踏在一個豪豬身上，因為馬被豪豬的刺刺傷，就要成爲跛脚的。

在此地遜拉斯地方，我可以有許多新鮮的獵味吃，我們吃着燻烤的麋肉，和夾着蔓越橘燒的鹿排，至於野禽，也很豐富，並且還有從六哩河和雙轉臂得來的極佳的鮮魚，不時又有熊肉帶進來，

有時人們也能有山羊吃，但熊肉卻不是尋常有的，牠的肉味，好像和堅韌的牛肉一般，只有山羊，乃是阿拉斯加境內一切野味中最美味的東西，此地大多數的食品，都產自荒野之中，可以由人們捕獲而得，所以生活程度，也因此降低了。

至於阿拉斯加邊界區域的未來希望，似乎大半都在牠的農田之中，農業部的專家，幾年前會到過這個區域，他們計算在墾乃半島，及馬太諾斯加（Motanuska）和蘇雪那（Susitna）山谷內，約有四百萬畝很優良的土地，其中有些地，都覆着沼澤，須用抽水機去把牠們抽乾來，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清除之後，就可預備得到收穫的，那裏有充分的土地，足以做成八千餘個農田，每個有一段四分之一的土地，或可做成四千個三百二十畝地一個的農田，這就是現在在阿拉斯加境內，准許給與一個家宅的土地的總數了。

在阿拉斯加的這部分內，差不多到處都有優美的芻秣，依照農業專家的意見，這個區域有許多地方，可以作為豢養牲畜之用。

但墾乃半島上開創的農夫，必須經過一番奮鬥，纔能得有成功，因為大部分的土地，都覆着青

苔，在許多地方，竟有一呎深光景，而且土壤如此潮濕，還要需用石灰，在起初的時候，這種泥土，很少能够產生良好的收穫，必須把他掘開，並暴露在空氣中，纔能使牠變成肥沃。那裏有大量的濕地，都是一種含有被水浸透的泥炭的澤沼，除了好好的把水抽乾了去，這種土地是毫無用處的。

這半島大部分的地方，都好好的覆着樹林，最佳的樹木，是在低地中和較低的山坡上面，材木只長到二千呎高的山坡爲止，這些樹林，大都爲樅樹，松樹，和白楊樹的小樹林，其中有小方地的灌木，和露天的牧場，這些樹木，通常是很小的，有些樅樹，有二尺餘的直徑，但許多的樹木，周圍都不到電桿木一樣大，白楊樹多生長在菁密的樹林中，他們是高直而美麗的，樹又有在低地中的木棉，往往長到二三尺深，截至現在止，有許多木材，都由政府的保藏所保護着，在秀厄德島內，雖在十哩或十二哩路以外，就有很好的木料，但他們仍舊付出高價，去購買從普熱海峽運進來的材木。的確，大部分在阿拉斯加的人民，都以為這個國家保守得太過，而美國對於他子孫的種種憂慮，卻好像把一種桎梏加在這領土的頸上一般。

第三十三章 我們北方獵獸的保存

在阿拉斯加境內，合衆國有一個爲全世界中獵取大宗野味最佳的狩獵場所，假使這個國家，被鐵路線，或汽車路開發起來，美國的狩獵者，愈加要乘着這領土的許多好機會，前來畋獵了，這些機會，現在還是很少有人知道呢。他們將羣集於墾乃半島而追蹤巨大的麋和棕色熊，並追逐野冰鹿而過塔那那山谷，爬上阿拉斯加山脊而槍殺各種山羊，他們將到馬琴力 (Mekinley) 山去遊行，有些人，或須更向北走遠一些去獵取偉大的海象和北極熊。

政府爲預備這些狩獵者光臨起見，已制定嚴密的法律，規定每種動物的狩獵時期，並預留着極大的野獸保留地，其中一個竟包圍着整個的馬琴力山，每一個非阿拉斯加的居民，須付出五十至一百元，去請一張准在這領土內狩獵的執照，如果要在緯度六十二度之南槍殺麋鹿，須另外再付一百五十元的費用。

此外，對於獵人所殺動物的數目，都有一定的限制，假使沒有從阿拉斯加政府領到一張特別的護照就是本地的居民，也不能把獸肉裝運出口，或把牠們的頭送出去以作獵獲的物品，一個獵人，裝運一隻大麋出口，須花四十元的費用，但輸出四隻鹿，兩隻野冰鹿，兩隻羊，兩只山羊，和兩只棕色熊，卻只花十塊洋鈔，這種法律又禁止用狗獵取野獸，或用較十軌距更遠的獵槍。

打獵的時期，各地不同，在緯度六十二度之北，隨時可以獵取棕色熊，從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日，可以獵取麋，鹿，羊，和海獅，從五月十日至七月一日，可以獵取海象，從九月一日至三月一日，可以獵取松鷄，和其他飛鳥。

任何人在不論那一年內，如獵取在兩隻麋，一隻海象或海獅，三隻野冰鹿，三隻山羊，三隻棕色熊，或六隻鹿以上，就是違法了，他在任何一天內都不能有二十五隻以上的沙鷄或竹鷄。

在聖乃半島上，是需要一個註過冊的領路人的，他可收取五元至十元一天，這些領路人，不論是白人或印第安人，都由政府指定，並把他們的名字公佈出來。

在我經過聖乃半島的旅行中，我看見好些由合衆國各大城市來的遊獵者，其中大多數，是來

獵取麋的，因為在那個區域內麋鹿甚多，所以他們對於他們的希望，都很興高彩烈。

在東南阿拉斯加境內，現在是禁止獵取大麋的，就在墾乃半島內，那禁止槍殺野冰鹿禁令，也還取銷了沒有好久。據計算所得，現在在遠北的荒地上，仍有很多野冰鹿，他們夏季住在那裏，到了冬季，就整大羣的，到南方去過冬，幾年前，有三萬隻一羣野冰鹿，來到離陶遜一哩之內，並在山上覓食，人們坐着汽車前往觀看，且有很多野冰鹿曾被人們槍殺，這種動物，對於人們似乎並不畏懼，就是這許多汽車，也沒有使他們發生一種紛擾。

離非爾邦克斯約四十五哩，有一座小山，叫做坡邱派因圓頂 (Porcupine Dome) 山，據打獵的人說，那區域的野冰鹿，都在該處聚齊，然後成羣結隊的向南而去，他們動身的時候，都是幾千隻一羣繼續的走着的，在南方度過冬季之後，他們在二三月裏，仍舊一百一羣的開始掙扎着回去，這野冰鹿，在離開他們夏季的住所一千哩之外，遠在林尼運河之南，也還可以看見。

野冰鹿的主要食品是鹿苔，他們所珍愛的食料之地，是在這領土的無樹木的部份，包括着北冰洋沿岸一帶，下達於阿拉斯加半島旁邊的苔原，他們在夏季中，是四面散開的，到了秋季，纔成隊

的聚在一起，每一隊有一個首領，據說這個首領，如果被人槍殺，其餘的羣鹿，就要變成驚惶紛擾，現出走頭無路的樣子，直到別個野冰鹿起來充任首領為止。

沿着育空河和塔那那河之間的分水界，差不多每年都聚有一大羣野冰鹿，從四十哩，伊格爾，索格爾，和這區域的其他市鎮而來的獵人，都靠野冰鹿爲他們一部分肉食的供給。

自從我來到阿拉斯加之後，我曾看見許多大麋，當我們在輪船上經過育空河邊的低地時，我看見他們在那裏游泳，並沿着河岸，用望遠鏡照見好幾個大麋。

他們布滿在這領土的山林之區，尤其在墾乃和阿拉斯加半島上爲最多，他們與野冰鹿不同，都在沿育空河底和山邊一帶的樅樹，樺樹，和白楊混合的森林內覓食，在冬季期內，他們吃着楊柳和赤楊的嫩枝葉，並從雪中掘出小叢樹來吃。

墾乃大麋是鹿屬中最大的一種，角可以出售，量起來從頭至尾，有六呎長，人們不時可以採得一對六呎餘長的鹿角。

麋在將近夏季之時爲最好，他們吃着豐盛的植物，長得很爲肥壯，當牠們被蚊子趕到河中或

湖裏的時候，最易捕捉，在冬季期中，人們都穿着雪鞋去捕捉他們，這種大麋，身體很重，陷在雪中要到肚皮爲止，他們由林木中出來之後，就會走到一條河或一個湖邊去，在那裏，如果雪已從冰上吹去，他們能從冰上走過。在礦業的市鎮中，人們把一只小麋或小牛拿來當作愛物，並不是希罕的事情，小牛都在五六月裏產生，等到第二年的春季，就能跟着母牛行走了。

阿拉斯加最美味的肉，是山羊肉，牠能售得比市場上任何別的野味的價格都要高，但這種山羊肉，很難得到，而且這種供給是永不會多的，一個在非爾邦克斯的商人告訴我，他有一次看見六百隻一羣的山羊，他覺得很幸運，他能在他們沒有逃走以前打到兩隻。這種山羊，和落機山的山羊不同，他們的皮毛，很像頭髮，不像羊毛，又由阿拉斯加探險家達爾而得名的達爾(Dall Sheep)羊，是全身純白兩角深黑的。

山羊以在墾乃半島和阿拉斯加山嶺爲最多，在馬琴力山的四周，也有好些山羊，那裏有很好的獵場，可以由鐵路達到，還有很多的山羊，則在育空河北的恩狄科特(Endecott)山中，他們吃草，在大部份地方，都是遠出於森林線以上的。

現在有些企圖，要想把山羊飼養成爲家畜，把小山羊捉到，把他豢養起來，離開法爾得司 (Valdez) 約一百哩，有一個在科拍中心地附近的農夫，正在那裏想把這種山羊，和他由蒙大拿 (Montana) 及其他北美各邦所輸入的羊，彼此互相雜交，他對於他的好些小羊，已經得有成效，並由半打光景的母山羊，漸漸繁殖起來，這種雜交結果，得到一種大而馴服的動物，牠的羊毛，是一種髮和毛的結合物，毛是厚而緊貼於皮革上的，髮則伸出在毛的外面，這種羊的肉，據說除了山羊自身之外，比任何別的肉類，都更爲佳美。

在阿拉斯加境內，差不多到處可以看見熊的，科學家已經認識有十三種之多，普通的有四種，就是棕色，灰色，黑色，和北極熊，除了北極熊之外，棕色熊是人們所知道的最大的熊了，在科地亞克島上，和阿拉斯加半島內，以及離哥爾多華 (Cordova) 不遠的雅庫塔脫 (Yakutat) 附近，可以尋得熊類中最大的熊，我曾看見棕色熊的皮，有十餘呎長，六呎餘闊，上面的毛，有三寸厚，我在朱諾一家商店內，問過一張熊皮的價目，是六十五元，在諾母地方，各種皮的價格，都很便宜，我在那裏購了兩張小灰色熊的皮，每張十塊洋錢，並把牠們用包裹郵寄回家，他們稱起來，剛在二十磅以下，寄到

華盛頓，要花二元四角的郵費，極大的北極熊皮，在諾母只賣六七十元一張，不過等於牠們在合衆國所售的價錢的一個分數吧了。

至於普通的黑熊，在礦業營地的四周，是如此之多，所以當屋主出外的時候，他們常會跑進房子裏去的。沿育空河一帶，每一個礦業營地，和村莊，都有一二個馴服的小熊，能在你的手中吃食物，和依着命令做各種的戲法。

阿拉斯加的北極熊，發見於白令海和沿北冰洋一帶，獵人要想捕取這種獵獸，必須在春季中前往諾母，再經過冰田，向北而到北極，這些熊，隨着浮冰向南北往來，他們向南遠達於海豹島，向北遠達於緯度七十九度爲止，牠們的食物，大都是海豹和魚類，最大的北極熊，都臥於冰孔的附近，那裏有海豹出來呼吸，這些熊，當他們的鼻子浮出水面之時，就把他們抓住了。

這些熊，在水中非常諳練，有人看見他們在距離陸地或冰塊有六十哩路的北冰洋中游泳，據獵人告訴我，他們在人們走近的時候，往往就逃避開去，但當他們飢餓時，也要吃人的。此地有一樁故事，說起一個在巴羅海角的依士企摩人，他疊面遇到一隻熊，是被一隊獵人追趕而來的，這個依

士企摩人那時正在射擊野鴨，看見熊來，就把子彈射入熊的身中，這隻熊轉過身來，就舉起一隻熊掌，把他打倒，並咬去他的腦壳，然後繼續奔逃。

在北極區域內，只有一種動物，足以和北極熊匹敵，這就是稱有一噸餘重的大海象了。北極熊，常要攻打小海象，但他們卻很畏懼大海象銳利的長牙，這種象牙，有時長有二呎，有人看見一個大海象，在一個已死的鯨魚身上，有一個北極熊，只是很飢餓似的在這鯨魚的四面游泳着，卻不敢上去攻擊他。

阿拉斯加的野禽野獸一種顯著的特點，乃是所天賦與他們的一種保護物，有些鳥獸，在冬季中能變換他們的顏色，所以在雪地之中，不至被人看見，例如松雞，是阿拉斯加松雞類中最美麗的一種，夏季的羽毛，是一種五彩的顏色，而冬季的羽毛，卻是雪白的，還有兔子，也是一樣，他們在夏季是灰的顏色，但在冬季也是雪白的。

南阿拉斯加的兔子，雖沒有北極的山兔那樣大，卻比我們東部各州的兔子要大兩倍，他有時稱做雪鞋兔，因為他們的脚，又大又軟，走在雪上，不會沉陷下去的。

兔子有如此之多，所以他們就成了許多野獸的食品，他們爲狼，狗，熊，甚至爲山獺，山貓，所食；老鷹，烏鴉也要捕食他們；還有印第安人獵取兔子，都是成羣獵取的，他們把兔子趕到一個中心地點，然後槍殺他們，這些兔子，又有被陷阱所捉，或被槍打死，拿去喂飼養狐場上的狐的，我遇到一個售皮的農人，他在一年之中，曾打死二千七百只兔子，作爲狐的食品。

雖然有上面這種事實，但這種動物繁殖的很快，如果不是按期有一種瘟疫，把他們成千累百的瘟死，那就要遍野都是兔子了，人家告訴我這種瘟疫，每七年來一次，而且每次瘟疫之後，那些麋鹿和其他野禽，野獸，就會增加起來，當兔子多的時候，只有很少的麋鹿，等到兔子少的時候，麋鹿就很多了，這種事實，或是因爲兔子能殘壞麋鹿所飼的牧場，好似羊的毀壞別種活牲口所食的牧場一樣，在冬季中，這些兔子，都靠着楊柳樹的樹皮爲生活，一直要吃到雪溶爲止，他們圍繞着樹木，儘量吃着樹皮，因此就毀滅了很多的森林。

第三十四章 阿拉斯加境內最偉大的東西

阿拉斯加境內最偉大的東西，是政府的鐵路，我說牠偉大的意思，並不注重在牠的五百哩長的軌道，牠的車輛和設備，或是牠所拖載的噸數和旅客，卻在他對於這領土的將來所處的地位。牠可以爲建造機車和汽車路，以及建造其他鐵路的先導，牠可以減低煤價，減低運費，減低生活和礦業的費用，他可以更多的土地和財源，開放給殖民和採礦的人，牠簡直可以造成阿拉斯加發達和興盛的一個新紀元。

預備政府在阿拉斯加境內建造鐵路的議案，在一九一四年通過，准許此地鐵路的建造和設施，不得伸張至一千哩以上，並不得多過三十五兆元的費用，受了這種委任，威爾遜總統，就把阿拉斯加北方的鐵路收買過來，並決定把鐵路伸展到非爾邦克斯，計有四百七十二哩的距離，約需二十七兆元的費用，這路的建築，是委託阿拉斯加的工程委員會辦理的，在一九一四年六月開始測

量，到第二年五月開工，在一九二二年的早春，從秀厄德至非爾邦克斯的鐵軌，已經全部鋪設完竣，現在火車的臥車和餐車，已和閃電般的駛過從前只有狗車通過的曠野了。由西雅圖運到非爾邦克斯的郵件，從前要一個月至三個月，現在只要九天就可達到，貨物到火車的終點，也可較從前節省三星期以下的光陰。

原定三十五兆元的特用金，如果不因歐戰的情勢，把工料的價格提高，當然是可以敷用的，其後追加的款項，用到全路通車為止，曾把總數的數目，加到五十六兆元，或是剛剛等於我們付給這領土的地價八倍光景，還有由衆議院所規定的十一兆元，是用作建築碼頭，計劃城市基地，鋪設街道，創辦自來水，和設置溝渠，以及開發路權以內的煤礦的。

依照陸軍大佐彌爾斯 (Mears) 的計算，這條阿拉斯加的鐵路，連車輛和終點的車站在內，約花八萬元一哩，或除了車輛和車站計算，爲六萬七千七百元一哩，比較合衆國在一九一八年中每一哩鐵路所投的資產，爲八萬三千餘元是省得多了。

起初派在阿拉斯加工程委員會的三個人，是愛特斯 (Eides) 彌爾斯 (Mears) 和里格斯

(Riggs)，統統是極對能勝任他們的工作的，愛特斯先生，是一個有三十年經驗的西部鐵路的建造者，剛在他受委任以前，曾擔任建築從舊金山開始的太平洋西北部的鐵路；陸軍大佐彌爾斯，在西方和巴拿馬境內，已經做過十年的鐵路工作，里格斯先生為卸任的阿拉斯加總督，曾在合衆國的地質測量局服務，在他受委任以前，正擔任着阿拉斯加國境測量的事務，所以他對於這領土，是完全熟悉的。

對於阿拉斯加的地位，曾研究過四五年的人，雖以為這條路，是造起來開發這個國家，並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但牠卻可算作一種半自給的性質，據委員會的計算，這條路的進益，最後可以達到一百萬元左右一年，而替合衆國海軍把煤從馬太諾斯加 (Matanuska) 礦田，運到海邊的費用，還沒有包括在內哩。

這條路線的南端，雖然是在秀厄德，為美國所購進的從前阿拉斯加北方鐵路的起點，但新的鐵路，卻開始於雪泊 (Ship Creek) 小灣的恩格來治 (Anchorage)，那裏已成了工程委員會的總部。恩格來治，是在最短時期以前被砍去以備發長的樹林殘幹中開闢起來的，現在已成爲一個

繁盛的鐵路城市，有美麗的家宅，商店，政府的工場，電氣的組織，溝渠的設置，和自來水廠，並有一個全阿拉斯加境內最優良的公立學校，這學校的圖書館，藏有一千餘種的參考書，牠雖是僅僅一個初開闢的城市，但牠的人口，已在一千以上，並且是這領土內的最大城市，只較朱諾稍遜一籌，牠已經有一種活潑的社會生活，有黨會和跳舞場，有影戲院和遊息的公園，還有許多同業的組織，連同一個農民協會，一個展覽協會，和一個強有力的婦女協會了。

恩格來治雖然發達得異常迅速，但我還能在那樹樁，篷帳，和茅舍的時代中看見牠，卻是很幸運的，我現在可以把我在那裏看見美國工程師和行政官吏怎樣完成他們巨大的任務之時所寫的記錄，供獻給讀者知道。

我察得秀厄德的人民，對於恩格來治是很妬忌的，他們主張只有他們的海口，將來可以在鐵路的南端，成爲一個真真的城市，因爲復活海灣是常年不冰凍的，而且一切的船隻到恩格來治，一定要多走數百哩地，牠們必須從庫克海口進來。牠是半島西面的大海灣，伸展約二百哩而達於陸地，這海口，在好些地方，達到五十哩闊，但在北端，就漸漸的狹窄下去，到了尼克海股（Knikarm），

只有數哩之寬，這個尼克海股，就是恩格來治所坐落的地方，海口的下游，因為有日本海的熱流，所以全年是通航的，但牠的上游，在十月或十一月之中，就要冰凍，大部分的冬季，船隻都不能進來，這地方，是一個有高潮的地方，在海口的兩臂中，海水升起有四十五呎至六十五呎，好像牆垣一般，每日突進兩次，成了一種高潮，和芬地（Fundy）海灣，或呼格里（Hugli）河的高潮，有相同的性質，從呼格里河而上，人們可以達到加爾各答（Calcutta）。

我曾從遜拉斯至恩格來治，對於這潮水，已有一些經驗，當潮水在午夜高漲的時候，我們一定要離開遜拉斯了，我們的船，是一隻約十八呎長的小汽船，裝有一具十二匹馬力的汽油機器，船主是一位遜拉斯的德國商店的店東，機師就是他的兒子，年齡只有十八歲，這位船主，至少須有三十元纔肯把船開駛，我們就招集了七個客人，同坐一船，這七個人，是官產局的帕克斯（Parks）五位探礦者，和我自己。

我們的船約八小時走一百哩，這個德國人，回到家裏，須在六天以上，我們走出雙轉臂，而到火島（Fire Island），在那裏停泊一小時，避過風浪之後，又向前經過尼克海股，而達雪泊小灣，我們

在這灣內必須等候數小時，等到潮水上升，然後纔能登陸，我們本可乘坐一隻平底小船划到海岸上去，但在恩格來治的污泥，是一種藍色的冰狀泥，粘韌得和膠質一般的，輪船停泊，常離海岸有好些距離，一切貨物，都用駁船運到岸上，政府的碼頭高處於木樁之上，有好些月台，比較棧房的地板略低一些，那些駁船，就停泊在月台的上面，潮漲的時候駛進，等到潮落之後，就被月台擱起來，所以能在閒暇的時候把牠們的貨物卸下。

我喜歡我們的工程師，處理業務的方法；在此地恩格來治，沒有那種官樣文章，也沒有騷動的事情，這些工程委員，都和汽管幹子一樣的樸實，同着工人一路行走，並步行或騎馬而到工場的四周，這裏一所給委員會建造起來的兩層樓房屋，在合衆國每月還租不到十五元以上的租金，大多數的辦事員，都在帳篷或木頭房屋內做他們的工作。森林局，是一所二間房間的小舍，設有可以摺疊的帆布床，委員的屋宇，都用木頭建造，鄰近的馬房，是帆布做的，那裏住着有五十匹至一百匹馬，工人和政府的職員所用的旅館或聚餐室，乃是一所木頭的小屋，三餐都在那裏備辦，每天須洋一元，我曾遇到一個官吏，他不論什麼衣服，都肯穿，他們大多數的人，走到各處去，都把褲子塞在他們

的靴中，至於這位委員，所穿的衣服，還不及在一引舊貨店裏所購得的羊毛衣服的價值。

鐵路路工所得的工價，比較在合衆國內付給同樣工作的工價，更要高些，所用的工人，各國人都有，而以阿拉斯加人爲最多，這些工程師告訴我，他們覺得要得到美國人來做這種粗工，是很不容易的，他們都想做工頭，監工人，或司事者，他們願意做得同探礦和採礦一樣的勞苦，都不喜歡拿着插去剷土，以獲得每天這樣多的工價。至於阿拉斯加人，現正做着許多清除的工作，並訂了很多採取枕木的合同。

今天我走過恩格來治附近的一部分路基，這條新鐵道，看起來似乎可以成爲一個全國展覽會中的一種陳列品，這鐵路是穿過森林的，但軌道兩旁的土地，都已清除，並有陰溝把水排去，不論在何處，我都沒有看見過較牠更美觀的路基，牠在表面上，比較賓夕法尼亞或紐約中心的路基還要好些。

工程師在此地，可以沿着沙石積成的山而得到建築上的便利，因爲只要鑿開路軌旁邊的山石，就可得到一切填土的質料，此時可把鑿通的山口砌好頂蓋，把車子駛進山崖裏去，然後再用重

力來裝載貨物，我知道由此地至菲爾邦克斯之間，有許多路線，都是這樣性質，而且大部分的路軌，便可容易修理了。

許多不知道阿拉斯加情形的人，對於冬季通車的困難，都覺得很爲憂慮，委員會現正希望把寒冷和下雪的困苦，可以比較的減少一些，大概最大的雪，是在海岸的附近，將來在沿海岸和在雙灣四圍的區域，可以建立避雪的小舍，至於內地雪量就要較少了，即在總山脊的頂端，最大的雪，也只有七尺光景，這是很容易用附在機器上的旋迴雪犁去處理牠的，在恩格來治的雪，很難得有二呎餘深，就是最深的雪量，也還不到三呎。

在我停留在恩格來治的時期內，我從里格斯先生那裏，得悉鐵路所經過的鄉野情形，他對於這裏的尺土寸地，已親身走過幾次，他告訴我這區域的大部份地方，還沒有完全查探過，土地上都覆滿青苔和別的植物，牠們把岩石這樣的隱蔽着，所以很難知道那裏究有何物，但這條路，可以使人容易接近許多黃金的倉庫，卻爲人所共知，而且礦業的營地，一定也會沿着由秀厄德至菲爾邦克斯的道路，到處成立起來的。近着阿拉斯加北部的路線，有石英金礦，在聖乃半島其他的部分，則

有石英礦和沖積金礦。

離恩格來治的北面四十哩，乃是威羅 (Willow Creek) 小灣，那裏有許多礦產，附着一個有十個搗礦機的工場，稍北一些，爲塔基脫那 (Talketna) 河，該處有優良的田地，那部分的鄉野，是由有叢樹點綴着並覆着青草的平原和山谷所構成的，距離他的西面不遠，是顏脫那 (Yentna) 和斯關脫那 (Skwentna) 礦區，探礦的人，正在那裏採出沖積礦金。

一個沿着新鐵路，最有希望的礦區，是在布洛德 (Broad Pass) 山隘的附近，路線在那裏經過高山，有高出海面二千四百呎的高度，這山隘，約有五哩闊，兩邊有八千或九千呎高的山，向西遠望，可以在六十哩外，看見馬琴力山，東邊是卡色特里爾 (Cathedral Mount) 和嘿茲 (Hayes) 山，幾乎有富士 (Fujiyama) 山或派克 (Pike) 山一樣高。

在布洛德山隘的西面，據人報告有低級的石英金發現，越過馬琴力山脚，就是鏗的虛那 (Kantshna) 礦區，牠有金礦，銻礦，和其他的金屬礦，現在只有六十個礦工和捕捉鳥獸的人在那裏，有些也做得很好。

沿鐵路線更遠一些，爲尼那那 (Nenana) 煤田，然後就是陀羅佛那 (Tolovana) 的金礦區，距離尼那那與菲爾邦克斯之間，道路並不甚遠，但至今所發現的一切礦區中最重要的礦區，就在菲爾邦克斯本身的四周，塔那那山谷的鐵路，已由政府買來，並且是政府鐵道系統的一部分，這條路，從菲爾邦克斯北面，伸展四十哩而入沖積礦的區域，使這豐富的礦區，和外界有了一種直接的鐵路連絡。

阿拉斯加的礦區，有了從鐵路上運來的價廉的燃料，將來可以獲得非常的利益，墾乃半島，馬太諾斯加山谷，和布洛德山隘以南的一切礦區，現在都有從契卡羅 (Chickaloom) 煤田來的廉價煤了。至於在山隘的北面，和在塔那那山谷內的礦區，則有尼那那地方的大煤倉庫來供給的，從馬太諾斯加來的契卡羅煤，據說可以和撲卡亨他斯 (Pocahantas) 的煤相等，有一條鐵路支線，由在馬太諾斯加會合處的總線穿出，而至契卡羅煤田，政府曾在海軍的軍艦上，採取和試驗過幾千百噸煤，察得煤質很佳，這煤可以用來烹飪，將來並可成爲第一次的阿拉斯加商業之煤。

尼那那煤田，範圍極大，有鐵路經過這些煤田，並從該處一路向下傾斜，而到菲爾邦克斯地方。

煤的倉庫，由鐵路向東伸展約有一百哩的距離，露出的煤層，能見於懸崖絕壁之上，在好些地方，礦脈有四十呎深，這煤是一種高級的木煤，適合於一切當地的商業之用，牠的質地，並不甚佳，不能運送出口，但對於內地的礦工，卻有很大的價值。

要想估計這種煤，對於礦業區域有什麼價值，必須記得大部分的黃金倉庫，是藏在冰凍的地中，冰與霜都向下一直達到層岩的，這種地土，冰凍了許多年代，一定要用火或蒸汽把牠溶解出來，單是一個優良的金礦，往往一天要銷耗十捆至十二捆薪柴，在鐵路能運進廉價煤之前，除了薪柴，並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替用，至於薪柴值到三十餘元一捆的事實，現已日漸消滅，自從六元一噸的木煤，運進來充作礦產的燃料之後，結果，就有極大的產低級金區域底面積，現已開工，牠的功用，是把許多新的石英礦產，開採出來，並使在山谷和平地中得以增加大量的礦產，那裏的沙石，能用撈物機，和動水的沖礦槽把他沖洗出來。

除了廉價煤之外，還有食品，也是由政府鐵路備辦的，東南阿拉斯加對於二十二哩的阿拉斯加安索來雪脫 (Anchorage) 鐵路，感覺得很有興味，這鐵路從康特勒勒 (Controller Bay) 海

灣的一點，通到白令河的煤田，那裏有和馬太諾斯加種類相等的煤，據一般人猜想，這煤田是當阿拉斯加境內的言詞競賽開始時，爲格琴海姆人的雄辯之地。牠伸展出去，可以接近哥爾多華和科拍河鐵道。

現在約有五百邱農田，在離恩格來治不遠的馬太諾斯加和蘇雪脫那 (Sustina) 山谷中，並有許多新的家宅，在塔那那山谷，這些農田，開拓起來，目的都在供給當地的市場，牠們正在增加大量的生產，但終無法以應各方的需求，鐵路委員會，想在商人和住戶之間，成立一種合作的制度，可以從外面少運一些貨物進口，並使本地的出產，可以多銷一些，現有許多農田，正由可以成爲貿易中心底新城市的四周勃興起來。

第二十五章 最高的馬琴力山

馬琴力爲北美大陸上最高的高山，印第安人稱爲得乃里 (Denali)，就是最高的意思，他們

把牠當作旅程中的一種地界標，所以牠的故事，也就成爲他們野史的一部份了。世界上多數的大山峯，都從一種高原上升，但馬琴力（Mount McKinley）山，牠有四哩路的積雪山巔高高插入雲際，乃是從一種低的苔原層地上聳立起來的，此外再沒有別的爲人們所知道底高山，能從牠自己的基地上，升起有如此之高，這纔給牠有這樣一種無上的高大的色景哩。

我曾從菲爾邦克斯附近底塔那那山谷的小山上，看見過馬琴力山，人們在阿拉斯加的許多部分中，也都可以看見牠，並且因爲去參觀馬琴力山和馬琴力山公園的遊客，一天增多一天，牠將來可以成爲同富士山，勃朗（Blanc）山，和派克山峯一樣的著名，可以列作世界奇景之一，並可成爲地球上最高的高山。如果人們坐着一架飛機一直上升至四哩之高，就可和牠的頂巔，同在一條水平線上，當你站在道路末端的山坡上時，那裏有汽車可以把你送到，你就可以看見一種爲阿爾卑斯山，安第斯（Andes）山，或喜馬拉亞山所不能及的山景了。

所有這些區域，我都已遊歷過，我曾見過大多數的世界上極高的高山，試把安第斯的大山峯阿公加瓜（Aconcagua）來說，牠其實較馬琴力山高出海面只有半哩，但牠最好的風景，祇在人

們身在高出海面一哩半或兩哩之時纔能看見，那時人們可以見牠高在別的山峯之上，這些山峯好像可以減低牠的高度似的，一個觀看挨佛勒斯 (Everest) 山最好的地方，是在喜馬拉雅山北面的山坡，我曾從離開大吉嶺 (Dajiling) 不遠的虎 (Tiger Hill) 山看見牠，我在該處約高出海面有一哩半，我是在黑夜中出發的，並在那裏等着太陽上升，該處空氣清新，太陽的光線，使得這偉大的山峯，看起來好似覆着生銀一般，但人們卻還不能證實他是真個凝視在地球著名的最高峯上呢。挨佛勒斯山峯，高出海面，幾有六哩，但我的視線，曾被較低一千呎的金城章嘉 (Kunehin-junga) 山峯所隔斷，而這個山峯，卻又被其中別的高峯使牠矮小下去。

這些奇異的高山，各有牠自己的壯麗風景底特點，但沒有一個能夠現出如馬琴力山的奇高的景色，這山的北面，上升幾如絕壁一般，站在北面的山麓上，人們可以看到一萬七千或一萬八千呎的山壁，而無一些阻隔。

我只能從傳聞，或從美洲營地救火會 (Camp Fire Club) 的著名爬山者布牢溫 (Browne) 的華麗的圖畫而給你一種馬琴力山的，嚴密的觀察。

布牢温先生，是一位藝術家，一個探險家，並且是「征服馬琴力山」一書的著作家，他曾想從南北兩面上登馬琴力山，有一次，他竟達到離山巔幾百呎以內，他走遍了公園內的大部分區域，他曾把山中的奇景，和在山坡上所看見的大羣野禽野獸，繪了一張圖表，送給衆議院的委員會，我從他那邊也曾得到了我對於這公園的許多良好印象。

我又和紐約逢克洛刻特 (Boone Crockett) 俱樂部的，瑟爾頓 (Sheldon) 先生談過關於他在馬琴力山山坡的經驗，他是在禽獸遍地人跡罕到的區域中另一個大人物，數年前，他在山邊造起一所小屋，在那裏度過一個寒冬，並替合衆國生物學檢查局搜集了許多標本。

除了這兩個人之外，凡想攀登這山的各隊的隊員，我在阿拉斯加境內，都已會到過，只有以探尋北極著名的庫克博士隊中的隊員，乃是一個例外。

這偉大的高山，是早爲俄羅斯人所深知，並爲航海家温加華 (Vancouver) 所道及過的，温加華，曾以他的名字而得名，他在一七九四年駛入庫克海口，並達到現在恩格來治城市的地址，他有記載，記述他的意見，以爲「這些壯麗的積雪高山，是彼此絕不相同的。」他一定會看見過馬琴

力山福來克(Forsaker)山和其他的高山了。

在我們接管阿拉斯加十一年之後，有兩個探礦人，名叫美奧(Mayo)和哈拍(Harper)的，曾做了一次向塔那那上遊航行三百哩的旅行，在回來的時候，他們說起曾在南方看見一座極大的冰山。

在一八八九年，有另一個探礦者名叫登斯摩爾(Densmore)，他對於這山，曾寫了一篇熱烈的報告，到了一八九六年，又有一位普麟斯吞(Princeton)的畢業生迭開(Dickey)先生，曾旅行過蘇雪脫那山谷，並對於這山，做了一種擴大的記述，迭開先生把總統馬琴力的名字來做這個山名，並記載這個名字於一八九七年紐約太陽報所刊布的一封信中，迭開先生計算牠的高度爲二萬呎，稍後，我們地質測量局的厄爾特立治(Eldridge)和穆爾特魯(Muldrow)曾用三角測量法，測出他的高度爲二萬〇三百呎，這是大衆所公認的數目，但我也看見過許多估計，把牠記高了二三百呎的。

在一九〇二年布魯克斯(Brooks)博士，和雷裴(Rayburn)先生對於這區域一部分，曾另

做了一次顯著的測量，他們是首先實地踏上馬琴力山山坡的人，我曾和布魯克斯博士談及他的經驗，他在西面和東北方面曾做了一次偵察的測量，並且是第一個設計登山之人，布魯克斯博士計算馬琴力山的高度爲二萬〇三百呎，福來克山的高度爲一萬七千呎，聖伊來亞 (St. Elias) 山一萬八千〇二十四呎，洛干 (Logan) 山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九呎。

現在來說攀登這偉大山峯的事情吧！第一個要想攀登山峯之人，乃爲威克爾沙 (Wicker-sham)，是由這領土選出的一個衆議院議員，威克爾沙告訴我，當他初次來到阿拉斯加的時候，他怎樣從很遠的育空河上游看見這種山峯，和決計要竭力爬到牠的頂巔。到了一九〇三年五月，當他在菲爾邦克斯做過第一任法官之後，他就帶着四個同伴，和兩匹驢子，一齊出發，他坐着一隻輪船，向下到了塔那那，並向甘的虛那 (Kantishona) 上達於航路的首端，他離開河道，向前經過了鄉野，就達到該山的山脚，但他想從彼得斯 (Peterson) 冰河上去，卻爲北山峯的許多巨大而覆着冰的懸崖所阻，沒有達到目的，他回來說，只有一個氣球能把人們帶上山巔。他花了一個星期，希圖爬上山去，只因他備辦的糧食已經告罄，所以祇好回到菲爾邦克斯來了。

第二次的試探是由庫克博士去做的，他說他曾在山峯上立着，並在華盛頓演講過一次有聲有色的演說，報告他怎樣達到那裏的情形，這事和他的北極旅行一樣，到後來被人察覺，乃是一種誑語。

第一次真真登上馬琴力山的事實，是由菲爾邦克斯地方三個酒店店主資助而成的一隊探礦者所造成的，這些探礦的人，就是魯意馬克公奴吉爾 (Lloyd-Mc-Gonogill) 泰羅 (Taylor) 和安得森 (Anderson)，有一個店主，是馬克非 (McPhee)，我曾在菲爾邦克斯遇到他，他和其他兩個店主，每人各出五百元，以為這次旅行的費用，這個總數，已足供這隊人的需要了。我在菲爾邦克斯的塔那那俱樂部，曾和領隊的魯意有過一次談話，並且也和泰羅及安得森敘談過，這兩個人，我在塔那那河上，曾和他們一同由尼那那旅行到奇那 (Chena) 為止。

這些人，達到山脚，約在一九一〇年三月初一，魯意他是一向在這區域內獵取山羊的，領着這隊人，由平易的山路走上山坡，並循着他的路徑，爬過巨大的穆爾特羅 (Muldrow) 冰河，他們帶着狗和需用的物品，而到冰河的頂端，共走了二十五天光景，在四月初十的那天，泰羅安得森和馬

克公奴吉爾做着他們最後部份的登山工作，他們把鐵繫在他們的鹿皮鞋上，手中拿着有鉤的棍棒，就爬過那些冰塊，他們並不用繩子把他們自己連在一起，也不開鑿踏步，每一個人，只管着他自己好了。他們帶着一根十四呎長的旗竿，漸漸爬到北山峯的冰上，就把這旗竿插在山峯上面，至今這根旗竿，還是插在那裏呢。

這山頂是好像一隻馬蹄形似的，牠是一個已息滅的火山，南面山頂，要比北面山頂高三百呎，魯意安得森、泰羅和馬克公奴吉爾一行人，本可很容意的爬過南山峯，但他們要把他們的旗竿，插在他們誤信在一百五十哩外的菲爾邦克斯可以用望遠鏡看見的地方，所以就沒有到南山峯去了。

在一九一三年，斯圖克(Stuck)帶着阿拉斯加的巡查兼引路人卡斯登斯(Karstens)一同達到南山峯的頂巔，於是上昇最高峯的榮譽，就歸該隊所有了。布牢溫在一九一二年，曾到了離這山峯一百呎以內，因被震落大量冰塊的地震，和上達如此之高的風雪所阻，沒有爬上山峯的頂巔。

至於卡斯登斯和亞撒當坎斯圖克的功績，當我們在菲爾邦克斯的馬克非商店中，大家坐在一起閒談的時候，我曾從卡斯登斯那裏，得到牠的歷史，卡斯登斯是一個青年捕獸者，和打獵的人，他在山路上，向以膽力稱著，他是一個有名的領路人，在獵人來到育空的時候，曾帶起了他們發了好些財，他曾首先帶着郵件到菲爾邦克斯，並首先帶着信件到甘的虛那，他和亞撒當坎合股來做登山的旅行，是由亞撒當坎供給一千塊洋錢作爲費用，以抵卡斯登斯的經驗的，他們還有一種諒解，是在亞撒當坎斯圖克敘述登山的書籍和演講集上所得的利益，由他們兩人彼此均分，這兩個人在路上，共走五十二天，其中登山費了十五天，下山只費了二天，讀了斯圖克所着的得乃里一書，人們就可得到這旅程的一種入神的描寫了。

馬琴力山籠罩着政府最大的保留地馬琴力山公園，這公園有二千五百餘方哩的面積，或有羅得島面積兩倍之大，那裏有長着豐草的山谷，有美麗的鳳尾樅，白楊，和萍樹的樹林。偉大的冰河，衝擊着山的兩旁，穆爾特魯冰河，有三十五哩長，但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冰河，卻只有十六哩的長度，那裏遍地都有從昔時火山中流出底大量的流動火山石，造成了許多鮮豔底紅、紫、青、黃的小方地。

許多野獸，充塞在這面積的全部，現在並有政府保護着他們，將來可以使這公園成了這大陸上最大而最繁殖的獵獸保留地，我知道可以和這公園比擬的唯一地方，是一條二哩闊的長狹之地，由非洲東海岸的蒙巴薩（Monbasa）起，一直蜿蜒到在內地六百哩遠的維多利亞（Victoria Lake）湖爲止，這一條地，在鐵路的兩邊，各有一哩闊，孳生着紋馬，和各種的羚羊。

在馬琴力山公園內，也和這條狹地一樣的情形，這個區域，有成千累萬的冰鹿，或美洲野冰鹿，布牢溫看見有一個鹿羣，有一百二十五隻鹿，牠們有時結合幾千隻鹿的鹿隊，在公園中往來行走，謝爾登告訴我，他在一日之中，曾數過五百隻山羊，這公園，也是熊，和海狸的巢穴，牠又有麋鹿，在沿溪流一帶的灌木和低樹之中，並有狐兔，山貓，以及在阿拉斯加境內所覓得的各種飛禽，牠簡直是研究博物學的最有趣味的地方，大多數的動物，因有法律的保護，都成爲非常馴伏，就在遊客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們也不逃避，並可永遠的留存作爲我們這個地方的動物的奇現。

以前這個區域的，確是普通旅客所難達到的地方，但有了鐵路之後，已使這個區域，幾乎成了和我們任何國立公園一樣容易達到了。火車經過有一處地方，只在公園十五哩以內，而且這山

的北麓，是很容易由一個個的山谷上面造起馬路來的，所以遊客或可坐着貨車，或汽車，一直到了山脚爲止。

第二十六章 墾涅科特的歷史

哥爾多華，從秀厄德經過普鱗斯威廉姆海峽有二百哩，是阿拉斯加產銅的中心點，這礦石運到海口，只從二三個礦產來的，但牠們可以代表世界上一個最廣大和最豐盛的銅鑛區域，有四百餘個產銅的地方已開發起來，這一帶礦石，據人們所知道的，有七十哩長，和二十哩闊以上，這些蘊藏之物，既有這樣豐富，所以阿拉斯加或可以牠的銅礦著名，好像他曾以黃金著名一樣。

第一次火車所載的礦石向下運到哥爾多華，包含着價值五十餘萬的金屬品，現在在碼頭上的礦石，每一車貨，可值一萬二千至一萬五千元，這礦石是用蔴袋從墾涅科特鑛產裝下來的，每一袋裝着一百五十至二百磅的鑛石含有價值二十八元的銅。

墾涅科特 (Kennecott) 礦產的鑛石，產銅如此豐富，所以牠能從地下掘起來，就成爲金屬品，可以運到市場去售賣，幾分洋錢一磅，牠們現在取出的鑛石，平均已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銅，還有一大部分的鑛石，藏着有百分七十二的銅，比較起來，亞利桑那 (Arizona) 的銅鑛，產生約百分之五，蒙大拿 的銅鑛，約百分之三，密執安 的還不到分之一，你對於墾涅科特 鑛產的收入，覺得驚異嗎？本地的銅器，在白人未到這領土以前，都是科拍河 的印第安人 所用的，在探礦者的沖礦槽中，曾經尋得銅的舊鎗和箭頭，又有銅的禮刀，直到於今，土人還拿來割切第一次捉到的鮭魚哩。

在俄羅斯人 把阿拉斯加 售給我們很久以前，他們已經發現有銅礦在那裏，他們有銅塊和銅製的家用小器皿，但他們沒有尋得大量的貯藏物，直到我們接管阿拉斯加 一世之後，那些探礦者，循着他們的路，由普麟斯威廉姆海峽 到了克倫帶克，纔知道有科拍河 的區域，在同一年中，合衆國的地質測量局，報告有一個同樣的銅鑛脈，在胡蘭吉山 的北山坡，離菲爾邦克斯 之南，約有二百哩。最重要的發現，爲墾涅科特 鑛產，牠們是由摩爾根 (Morgan) 谷琴海姆 (Guggenheim) 銀行團所開發的，這些貯藏物，在一九〇〇年曾被兩個在此地探礦的礦工所發現，稍後一些，這種財

產，又有一個年青的礦產工程師史梯芬去考查過，他把這產業引起了資本家的注意，並製成許多計劃，使牠成爲世界上一個最大的銅鑛。

在和柏赤(Birch)先生一種談話中，我纔知道這礦發見的故事他說：「這事起初開鑛狂熱的時候，這種狂熱，乃在人們紛紛奔赴克倫帶克之後，當其時，在阿拉斯加土地到處遊行的探礦者，共有十一個人，是在一種合股契約之下工作的，這些人都是一對一對的出發，先用抽籤的法子，決定他們應當去的是這地方的那一部份，契帖那(Chitina)河上游的區域，曾由窩涅和斯密司抽得，斯密司在亞利桑那山上，足跡所至，既有這樣廣大，所以人們都把他當作「亞利桑那的百足蟲。」

將近一九〇〇年的夏季之末，窩涅(Warner)和斯密司，已經很仔細的走遍了分給他們的地段，但他們一無所得，行將失望而去，他們的勞動，也正迅速的減少下來，當他們來到墾涅科特的時候，他們決定去探探墾涅科特冰河與尼古拉斯(Nikolas)小灣之間的土地，以結束他們的工作，要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尋得的，這一年就不再做了。他們走了只有三哩地，當窩涅在一塊岩石

上碰損了他的腳踝時，他們兩人，就在一條河流的旁邊，坐下來休息，在他們吃中飯的時候，斯密司叫窩涅注意在山邊上那些岩石中間的一大片綠色的小方地，他說這塊小地方，看起來很是奇怪，他們應當走上去看看牠，究竟是塊什麼東西，但窩涅回答着說：如果斯密司要去，就請斯密司去，他卻不願爬到這樣遠去看一塊牧羊的草地，他以為綠色的小方地，乃是青草，是阿拉斯加這部分地方的山上所有的一塊飼養山羊之地。

斯密司因為窩涅的反對，覺得很是沮喪，當他將要拋棄他的主張的時候，他忽在這溪流的河床中，看見一塊含有礦物岩石的浮塊或碎片，就把牠拾起來和窩涅一同來研究，他們把牠劈而為二，因為這破面上有一種銀色的形狀，他們以為牠是銀子，其後，他們又在這小灣內，尋得更多的浮塊，當他們走上溪流時，浮塊的數目，就愈加增多，並漸漸的把他們引到他們以為是牧羊的草地的地方去，於是他們纔知道這露出的層地，乃是銅鑛，並證明牠是曾經發現最豐富的礦產。

「在尋得一種礦苗之後，一個探礦者所要做的第一樁事情，就是替他尋得之物，選擇一個名字。」柏赤先生繼續的說：「但他們應當把這新礦產取個什麼名字，卻是一個問題。約克斯密司，他

走在窩涅之前，首先發見有可以取名字的地方，就掉轉身來對他的股東說：「上帝知道的，窩涅，牠是一個聚寶盆呢！」對於這話，窩涅回答着說：「好呀！這就是牠的一個好名字，我們以後就稱牠爲『聚寶盆礦產』好了。」

「這礦產現已證明是一個聚寶盆，只開採了四年半之後，牠就產生八兆餘元的紅利，嗣後牠的賺錢額，每年總在六兆元以上，到了現在，還沒有人知道這個庫藏確實有多少大，但牠在數世之後，仍能支付紅利，卻是可以靠得住的。」

當這些探礦者，回到他其餘團體所在的發爾得司 (Valdez) 地方之時，柏赤先生因他自己的，和紐約城某資本家的利益起見，正在那裏尋覓有希望的礦產去投資，這些探礦者，就把他們的發現，告訴了他，並把礦樣給他看，他答應在第二年春季去察看一回，假使他們願意把這鑛的契約特權給與他。

在第二年春季，柏赤先生回到阿拉斯加來，察得這庫藏完全與所說的相符，且比原來所希望的還要豐富，於是他就訂定一種新的契約特權，允許付給這十一個人的團體，每人十萬元，要使這

個契約特權完全有效，他必須得到十一個探礦者的簽押，而這十一個人，也都願意簽字，但其中有幾個人，會夾有別人的股子，所以這筆錢須由三十二人均分，而其中每一個人一定都要同意纔能有效，所以這契約的成立，竟發生好幾樁訴訟的案子，其中有一樁案子，曾上訴到合衆國的最高法院，因此阿拉斯加的資本團，直到五年之後纔開始做他真正的開發工作。

這個資本團，雖連建築科拍河鐵道的費用在內，必須投入二十五萬兆元在這礦產中，但他們已無疑的得回了他們的銀錢，他們在紅利方面會收到比買價還要多些，而這礦產的市價，還可值到幾倍於牠所值的價錢。

在我們繼續的談話中，柏赤先生曾談起在普麟斯威廉姆，海峽中底拉菟基 (Latouche) 海島上的銅礦，這海島，有豐富的銅礦脈，但礦砂的性質，與附近的贊波 (Jumbo) 和聚寶盆的礦砂卻完全不同，拉菟基銅礦，爲低級的生產者，牠們的礦砂，是種黃銅礦，平均約產百分之三的銅，這礦在俯瞰水面的山邊開鑿，是用浮漂的方法採取的。

發見拉菟基銅礦的故事，由一個在秀厄德的老探礦者告訴我，是和發見聚寶盆銅礦，有同樣

的趣味，拉菟基銅礦，是由會食一頓不好的蚶子而產生的，有許多礦工，正行駛於拉菟基島的沿海岸一帶，當他們停在一個蚶子集合地的時候，他們就掘起許多蚶子，拿來作爲一頓餐膳，牠們把蚶子烹調起來，但在未吃以前，他們察得這些蚶子，是極毒的，因爲有許多銅綠，生在蚶子裏面，其中有一個礦工，就暗示這些銅綠，是一定從附近的銅礦而來的，他們不如暫停片刻去把那些岩石探查一回，結果，就在將近海邊的地方，發現這些低級銅礦的大倉庫，這些礦工，決定自己來開發這個礦產，但這礦砂，含着銅的成分，如此之少，所以他們不能得到什麼利益，然而他們仍繼續的開採，以爲這礦的倉庫，既有這樣大，他們必能把這礦產，售得巨大的價格。

其後有一個礦工，名叫皮遜 (Beatson) 的，聲明他已厭惡這種工作，並要到外埠去過冬了，他帶着一些礦砂，到了紐約，在那裏，他勸誘一個富有的親戚，付他三萬元的墊款，去買這礦產，並默許他可以保留着他的股份。

皮遜於是他就回到拉菟基，但在未回去之前，他把這筆銀錢，換了三十張每張一千元的一黃色鈔票，把這鈔票，縫在他的大衣夾裏中，當他來到礦產的時候，面上裝出一種憂容，他說銀根很緊，大

衆都不願投資，並只管說着時勢的艱難，到後來，這個礦業營地，就完全罩滿了一種愁雲，所以其他的礦工，也決計把這礦產出售，祇要他們在這礦產上面，能够隨便得到一些價值就是了，當他們在這種情形之下，皮遜就請他們說出一個價格，最後，他們同意把這礦產只售賣幾千塊洋錢。在沒有露出他的銀錢之前，皮遜問道：『如果我能覓得這筆銀錢，你們是否一定願意售賣這種價格呢？』等到其他的礦工都答了是的答語之後，他就請他們把售價寫出來，他們以爲他是個誠實君子，便把價格寫了出來，於是他乃拆開他的衣服，取出一千元一張的鈔票，把他們所要的總數，如數付足。這種黃色的票子，是這樣的精緻，所以他們就把票子收下，而這個礦產，也就變成他一個人所有了。此時，皮遜就開始來開發這個礦產，最後，他又把牠售給阿拉斯加的資本團，他們現在正在開採，很能獲得利益，我雖不知道他售出的價格，但人家告訴我，牠的價格甚高，足以使他置身『安樂之鄉』享受他的餘年。

開採銅礦，必須要有資本，所以牠不會吸引小的探礦者，如同金礦一樣，雖據人們說，在阿拉斯加境內，可以眼見有一千萬價值的銅，並有一塊三噸重的銅塊，曾被開採出來，但探礦的費用，如此

昂貴，至今祇有一種含銅極多的礦砂，方可使採礦的工作，獲得利益，這種礦砂，必須運到合衆國去鎔化，這事，除了長而化錢的拖載之外，還要費許多手續。接近銅鑛的區域，又有許多煤礦，能適合於製鍊所之用，白令河的煤田，落在近康特魯鹿（Controllor）海灣的哥爾多華稍東一些，現在有阿拉斯加的安色來雪脫（Anthracite）鐵路，可以直達，祇要這些煤田開發出來，和價廉的煤通行之後，就一定有許多製鍊所，能在接近銅鑛的區域，建造起來，並開始工作了。

第三十七章 在科拍河鐵路上

科拍（River Railway）河西北鐵路，就我所知道的而言，乃是世界上的惟一路線，能裝載旅客，直達偉大的冰河之下，且准許他們去觀察天然的奇景，而把火車等在那裏，約在我們輪船到哥爾多華一小時之內，有一列遊覽的火車，正由碼頭上開出，把火車上的遊客載到有五十哩遠光景，再上達科拍河山谷而到邁爾斯（Miles）及柴爾德冰河，牠們差不多是面對面挺立在火車軌

道兩旁的兩個偉大的冰的河流。

離開哥爾多華，這路紆迴曲折的繞着高懸在水面的小山，攀到覆着濃密植物的石崖，稍後一些，牠進了科拍河谷之口，而掠過愛亞克（Elyak Lake）湖，這湖填滿一塊爲昔時冰河所挖出的星形的凹窟，牠幾乎是被那由水邊壁直升起，而有林木的高山完全關閉着的，循着紆迴的河岸，經過四哩地之後，這條路線又穿過愛亞克（Elyak River）河，這河夾着愛亞克湖結冰之水而到海中，哥爾多華的船隻，就憑着這條河而進出於愛亞克湖，在夏日期內，這條水流，有許多游船，和各式的汽艇，行駛其中，異常美觀，這湖充滿着魚類，兼有精美的鱒魚，在冬季期內，牠有時冰凍起來，可以作爲溜冰和乘橇之用，那時並有從冰孔中釣魚的事情。

離開這湖，我們經過一個鳳尾樅的樹林，並紆迴着我們的路，而上科拍河的三角洲，又從內地的大冰河穿過一條一條的溪流，河邊的低地，東西伸展有十六哩，爲一篇碧草平鋪的廣袤，有一半是池塘，到處有水出現於碧草之中，成羣的鵝鴨，在我們火車經過的時候，都從池中驚起，我們從火車中，常能看見碧色的冰垣，那些冰河，在陰雨之日，可以達於雲際，冰是好像樹巔俯瞰着我們似的。

我們看見幾個礦工的墳墓，他們是在採金狂的一八九八年中，要想從這條路通到克倫帶克而失敗的人，稍遠一些，我們穿過隆 (Long) 島並在三十四哩地方，到了熱糕 (Hot Cake) 峽的橋上，這種名稱，是因為有一隊工程師，在建築鐵路期內，曾被禁錮在那裏有好幾個星期，除了熟蛋糕之外，簡直沒有別的東西可吃，所以纔取這個名字。

一路到山脚下，工程師必須涉過污泥去鋪設道路，並且很難尋得堅實的路基，在二十九哩地方，我們離開白令河煤田，只有三十二哩，向前再走二十哩，就到了邁爾斯與柴爾德冰河之間的狹道，鐵路在此地穿過花費一百五十餘萬元所造成的邁爾斯冰河橋，然後循着他的道路，向前駛上高山。

有許多較小的冰河，可以從火車上看見，但我們來看的冰河，是邁爾斯與柴爾德，為全山谷中最巨大的兩個冰河，柴爾德冰河，距離軌道約四分之一哩，至於邁爾斯冰河，只要人們坐在火車中，面向着橋，就可一目了然的。這兩個冰河之中，邁爾斯更要大些，牠由高山的雪地中開始，有五十哩長光景，在進科拍河山谷的地方，牠形成一個大球形物而伸展出來，在球形物末端之處，橫長有一

哩半，環繞着全部的前面，約有十二哩半。

我們的火車，憑着一個關閉機關，停在橋的附近，兩面的冰河，都可以完全看見，我們有一小時或一小時光景，可以到四面去遊覽，我們離開火車，循着我們的路到了冰河末端的石堆，這石堆，是由各種大小的岩石做成的。

植物現已凋謝，我們立在一條河岸上，河中有似乎和中乳皮一般的冰水，我們現在站在一座偉大的冰垣之下，這冰垣從水面壁直上升，達到比在華盛頓的我們國會議事廳頂蓋的高度還要高，這冰垣被河流沖洗着，牠沿着水流的堤岸，伸展有四哩之長，然後折回十餘哩，而上達山谷，牠由斷裂不平的青灰色的冰岩所組成，從這種青灰色的冰上，現正繼續的落下巨大的冰塊。

當我們立在銀河對岸的冰垣之下，我們可以看見和聽見冰塊的爆裂，起初，發出一種爆裂的響聲，如砲台的重砲一樣，於是一塊幾千噸重的純白的冰塊，從冰河上瀉了下來，好像在半空中略停一停，然後如雷轟一般的投入水流之中，濺起一種煙雲似的大水花，轉瞬間，煙雲消散，就可以看見冰塊浮沉於水中，把水浪幾乎送到我們的腳下。

冰的爆裂，是由於溶解的緣故，也有當結冰的大河，慢慢地從高處流下之時，受到他的壓力而爆裂的，冰河的移動，其速度時時不同，在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和一九〇八年期內，牠一天只前進二三呎，但在一九〇九年內，牠的移動，增加至五六呎，在一九一〇年的八月中，牠前進的速率，每天有三四十呎，自此之後，牠又開始轉慢起來了，在一九一一年六月中，牠的行動，每天還不到兩呎，科學家在他活動最劇烈的時候，曾下了詳細的觀察，並把柴爾德冰河攝影下來。他們常在早晨出去，察得有好幾噸冰停在他們攝影機第一天安放的地方，並看見一根百年的大樹，倒在地上，樹根壓在冰河的下面，這根樹，在前一夜，還壁直的立着，離開冰河也還有好些距離哩，在這種行動中，冰的動作，好像許多耕犁一般，把土地拆裂成爲岩床，並把草泥和叢樹堆積起來，要比平原的水平線高出十呎或十五呎。

想到這些工程師在建築這條路線中所做的事實，說他們能打退一座冰川的前進，似乎卻不是一種糊亂的誇獎呢。這路的敷設，經過這大陸的一個最崎嶇不平的山區，戰勝了一切的冰河，和結冰的水流，以及瀑布峽谷等等，在三角洲的低地中，很難得有可以適合於建築營地的土地，惟一

的燃料，祇有青葱的楊柳，有時要費半載光陰，去採辦材料，從哥爾多華裝上了船而運至結冰區域。有時，因測量隊走入內地較遠，他們都要在寒暑表在零度下五十度的時候工作。

在夏季中，許多建築的材料，必須由人們拖到河的上游，然後再推進他們的路，而經過白楊的森林，其他的人，還要涉足於河流之中，使船隻不至碰着岩石，在冬季中，這種材料，一定要用雪車從冰上拖過，這些冰，有時堆積起來，有堡壘一樣高，有時則布滿了許多危險的穴洞。

在這條路上最顯着的工程成績，是在邁爾斯與柴爾德冰河之間的河上，建造一座一千五百呎的橋樑，但有一次，這一百五十萬元投資的命運，曾遇到千鈞一髮的危機，把幾千根木樁深深的打入河底，並凍到七呎深的冰，方才構成第三橋架和最後橋架的一時之基礎，這些造橋的人，工作異常迅速，以冀戰勝春冰的溶解，但在他們還沒有得到一個機會，趕快地完成最後的橋架之前，冰已開始移動，竟把這橋架席捲而去，於是就有一隊工人，用斧去砍着冰，並用蒸汽管去溶化牠，另有一隊人則用着絞轆和繩索去把捲去的橋架截住，並一寸寸的把牠拖回原處。最後，又用鐵條把牠欄起來，並用釘把牠牢牢的釘着，現在每一個橋脚，卻有一排八十磅重的鐵欄杆圍繞着，彼此

相距一呎，好像用來當做一種破冰的工具似的。

科拍河鐵路，如同白山隘路線一般，是建造起來作為商業之用的，牠遇到許多極大的困難，仍舊一直向前造去，在一九〇六年開始建築，直到五年之後，方纔完成九十六哩的軌道，總價值是二十兆元，或約十萬元一哩，但這條路卻已得到酬報，因為這路線接連着胡吉蘭山脈，是阿拉斯加著名的豐富的礦產區域，牠有金、銅、銀，和世界上最優美的銅礦。

第三十八章 在美洲最後疆土上的婦女

舉觴稱祝阿拉斯加的男人，他們每人都承上帝的眷戀，他們出了全力，去忍受午夜太陽之地的試驗。

但那勇敢的婦人，是做什麼的，她緊緊的迷戀在他們身邊，她跟隨他們的足跡，（他們以為她是脆弱的，）怨罵着一切的困苦顛連。

情人，妻子，或母親，她只爲着情愛而蒞臨，她抑制了恐懼，戰退了眼淚，重創起新的家庭。

舉一觴稱祝阿拉斯加的婦人，他從克契根而至諾母，她的價值，比地球上所含蓄的黃金更多，舉一觴稱祝婦人，並祝她的住所。

這幾行詩，是我從克哥亞卡沙 (Kegoah Kozza) 或北光 (Northern Light's) 的會刊中引述下來的，北光兩個字，是諾母婦女會現在和未來的名稱，這會反映着北部阿拉斯加境內婦女工作的曙光，克哥亞卡沙，有牠自己的房屋，就是在爲諾母一條大街上的一座精緻的小舍，牠有一筆餘款，存在牠的倉庫之中，牠有牠底公民的事務，牠的大掃除日期，牠有每年款待會員丈夫的茶話會，和每年歡送到外埠去過冬的會員歡送會，牠的研究班，是常年開着的，屬於這會的婦人，乃是這領土其他部分中的文明婦女的模範，她們服裝整潔，品格優良，而且是受過高尚的教育，有不少是大學畢業學生，全數的會員，款待客人，較之合衆國普通招待客人的待遇，都要優渥一些，其中有許多人住在阿拉斯加，已經歷有年代，她們不論現在和已往，都是特別有趣味的。

直到一八九八年，當克倫帶克地方，發見金子的時候，纔有許多婦女來到阿拉斯加，以前來到

此地的婦女，大都是政府官吏，和海陸軍軍官的眷屬，有些就住在她丈夫住所的地方，其餘都住在沿海岸的大城市中，在西特加和東南阿拉斯加的其他部分，則有傳教士的妻子，和偶爾有一二個船主或捕獸者的妻子。

首先在庫克河口成立一個家庭的婦人，乃是母親懷特，為一個航行於白令海和北冰洋的捕鯨者的妻子，她在海邊上建造了一所木頭房屋，和客棧，離開新城市恩格來治的地址約二百哩，懷特馬沙 (Martha White) 小姐，就生長在這個地方，為看見世界上這部分日光的第一個白種兒童，當政府鐵路上的工作開始時，她曾被選取去舉行開始釘釘的典禮。

懷特夫人設立她的商店和客棧，至今已二十餘年，她一向是和印第安人及捕獸者交易的，其後，又創設一種罐頭製魚廠，和食鹽製造所，有一年，她收藏了二千桶鹽漬的鮭魚，賺到很多銀錢，都投資於開礦之中，她在黃金狂的時候，前往雙轉臂的遜拉斯地方，在那裏賺錢賺得如此之多，本可退隱林泉，去享清福，可是不好的命運，卻又光臨了。

她把所賺的錢，統統投在沒有成效的產業上面，以致完全虧蝕了去，於是祇得再來重理舊業，

就在和普 (Hope) 城和遜拉斯地方，設立了幾間小旅館，這些旅館，卻是很有成效，所以她又漸漸的積了一些財產，同時她的女兒也已長大，懷特夫人，就決計離去阿拉斯加，前往合衆國去教育她的女兒，她遷移到芝加哥並在那裏開了一間小商店，這商店維持着她的生活，直到馬沙的教育完成爲止。

此時回到阿拉斯加的願望卻又來了，這種願望，充滿在此地住過家的一切人們的心靈，懷特夫人的心靈，也因爲充滿着這種願望，所以她就在芝加哥別了她的女兒，單獨的走向北方去了。

她含着淚告訴我，她是這樣回到和普和遜拉斯的礦業營地去的，許多她所熟識的老探礦者，仍舊還在那裏，她覺得她的朋友，和她的家宅，是在此地，於是她又回到芝加哥去把她的女兒帶來。當阿拉斯加鐵路的工作開始時，她是第一個住在新城市恩格來治地面上的人，她帶着一批木材和布幕，來到此地，在一根鐵軌還沒有安設，或任何開掘還沒有開始之時，她已在河邊的低地，搭下了許多篷帳，以供飲食居住之用了。她睡臥的篷帳，設備着一層一層的靠壁床，好似臥車上的床鋪一樣，每一張床，每夜可以給她收進一塊洋錢，在恩格來治的新地址選定的時候，她就在大街上造

起了一所有木架的旅館了。另一個在阿拉斯加做得很好的婦人，是普倫旅館的普倫夫人，我在斯加威曾住過這個旅館，憑着他給與年老的礦工和經濟困難的探礦者的恩惠，她就得了『北方之母』的稱號。普倫夫人來到斯加威，正在人們紛紛前往克倫帶克去採取黃金的時候，她是譜熱海峽一個富戶的女兒，當黃金發見的當兒，她是一個帶着三個小兒子的孀婦，她在阿拉斯加境內上岸之時，幾乎是一錢不名的，那時適有一個礦工，到輪船上來僱一個廚子，僱到他的營地上去用，她請求這個職務，並當時就告成功，她在那裏做得很好，後來就成爲一個寄宿舍的廚師，在那裏，她的生煎燒餅，蘇打餅乾，和蘋果饅頭，不久就出名了，她看見運貨過山可以賺得大宗銀錢，於是就把她最初積蓄的款子寄回西特里去，她從她父親的農田上購進了六匹馬，另又輸入一輛貨車，並開始在山路上運載貨物，他自己駕着馬，叫她的顧客，裝載他們自己的貨物，她得到有這樣高的費用，所以她不久就可淨得二十五元一天。

在春季之末，她已積有一千塊洋錢，這筆款子，她足以建造一所小屋，並創立一個旅館，自此以後，她不但能够生活舒適，和賺進銀錢，而且可以給他兒子一種良好的教育，如我們國家所供應的

一般，這些兒童，都在斯加威進了學校，他們在斯加威，得暇就去做工，在放假的期內，則幫助他們的母親工作，後來她把他們送到合衆國去進大學，最小的兒子，曾在朱諾溺死，其他兩個中的一個，是首先由阿拉斯加被派到西尖（West Point）去的，另一個，曾畢業於華盛頓大學，兩個兒子，在世界大戰中，都着了很勇敢的功績，蒲興（Pershing）將軍曾說過，他甚願有一隊普倫的軍隊。

另一婦人，由朱諾來到北方，他是一向在朱諾一個洗衣作裏工作的，她的年幾，有四十五歲，乃是一個白種人，但她是如此的強壯和粗魯，所以她能夠拖曳她自己的二百五十磅重底雪車，從林德門湖走完，而至勒巴基（Le Barge）湖，並循着她的路向前下達於索格爾城。她創設一個洗衣作和麵包店，售賣她的麵包由五角至一元一個，其後，她來到克倫帶克，並在厄爾多刺多（El Dorado）小灣上，以樁記一個需求的礦產，從這個礦產上面，她曾得了三十萬元。

採金狂時代的婦女，曾做了種種事情，並忍受了各種艱難，以求達到金礦區域，許多婦女，常在斯加威或帶伊亞地方遭受了經濟的窘迫，這兩處地方，是山脚下的海港，過了山，就有山路通到金礦的營地了。

有一個年齡七十五歲以上的老婦人，也乘着探金狂的時候，來到北方，她沒有銀錢可以通過山路，因此她在動身之時，就一路售買着報紙，售買二角五分至五角一份，這是那時通行的價錢，但她是這樣的年老，所以能引起人們的憐憫，有一個富有的礦工，常常給她五塊洋錢買一份報紙，並告訴她不必找錢了。她自始至終，總睡在一間小屋中的風琴箱子裏，朋友們恐怕他在冬季要凍死，就想法子請她在蒙大拿的親人，寫信來叫她回去，當她離開斯加威的時候，他已在售報上面賺得二千元了。

衣服粗陋的邊疆婦女的舊典型，已在迅速地消滅，豐富營地的礦業，也漸漸的入於大資本家的手中，到了現在，只有少數的婦人，擁有巨大的探礦資本。馬加雷脫 (Mar Gare) 密楷爾 (Mitchell)，她自己稱爲克倫帶克的石英礦皇后，深信由克倫帶克的盆地和小灣中所洗出的一百八十兆金沙，一定是從附近的豐富礦脈中開發出來的，她費了好幾年的光陰去尋覓礦脈的根源，並購進許多石英金礦，她的產業，據說有好些可以得到巨大的價值。

馬加雷脫密楷爾，常常是一個首先趕到每一個新礦田去的人，因此就得到『奔竄的馬加』

的渾號，她又注意那些由礦主疏忽不去做他每年需要的估價工作而失去的礦產，她不時拾得有價值的礦產，並有時拾到一個是屬於大資本家的礦產，我知道她要是攫取了這樣一個礦產，那些大富翁，必須付給他六千元的代價，她纔肯放棄她所得到的新權利呢。我曾遇到「奔竄」的密楷爾，並察得她是一個容貌美麗而又強壯的中年婦人，她確信有石英金礦生存在育空河的上游。

我在恩格來治，常常在「雙姝蛋餅店（Two Girls Waife House）」早餐，這一對女子，是眼睛明媚，雙頰緋紅，而又肥胖的青年婦女，他們在恩格來治初開闢的時候，從西特里來到該處，並在河邊的低地，開設一個臨時的餐館，當這城市移上山時，她們就把她們的房屋，裝在一輛車上，趁着這個時候，遷移到山上去了。不論何時，我走到她們的店中去餐膳，座客都是滿滿的，因為她們的蛋餅，都從焙器中火熱的送上來，並附有許多好的牛油，糖漿，和咖啡，簡直可以使一個飢餓的人，垂涎三尺哩。

我察得還有許多別的婦女，側身於恩格來治的商業場中，有些是打字員，有些是商店中的書記，其他的，是她們自己商店的店東。在第四條街上，有一個女理髮匠，還有城內一升上等織品和玲

瓏器皿的商店，是由一個年可二十餘歲，容貌很美麗的紅髮女郎所管理的，另有一個年青的貴婦人，曾從伊里諾斯（Illinois）上來，和我住在同一個旅館中，她告訴我他常常渴望着北方的自由生活，正想去開設一月女帽店，她從合國衆，帶來有一千元的貨物。

現今阿拉斯加較大的城市，或者已有如男人一半多的婦女，昔時的篷帳，和小舍，已變成安適而有園圃和花卉的住宅，社會的狀況，和合衆國各城市的狀況，也相差不甚遠了。每一個住何大小的城市，都有一個如在諾母一樣的婦女會。朱諾的婦女會，新近開了一個會，歡迎搭格來斯島的婦女會，這會是在市政廳舉行的，在供人閱讀的論文中，有一篇是論英國的文字，另外一篇，是論歐洲各天主教的城市，第三篇，是論有綽塞（Chaucer）註釋的古英人，菲爾邦克斯的婦女會，會對於公民的事務，感有特別的興味，牠的會員，替本地報紙寫着好些怎樣改良衛生和教育狀況的論文，她們做了許多事情，輔助這個城市，在這國家內，從克契根至諾母的各婦女會，也都有同樣的事實。

這些婦女會，對於學校方面，非常注意，所以一切的會，多少不同，都帶有文化性質，阿拉斯加的婦女，來自世界的各部，其中有許多婦女，遊歷甚廣，他們對於公共的事業，具有遠大的見識，而他們

的評論，也佔了極大的範圍。

據我想起來，我似乎是能永遠地寫出阿拉斯加的事情，我會遊遍全世界，參觀所有的大陸，和大多數的國家，但我卻沒有尋得一個比我們北方奇偉的土地更要可愛，或更有趣味的地方。

據說飲過尼羅河水的人們，都常想回到埃及去，我對於阿拉斯加有很相同的感覺，我在這旅程中所遇到大多數的探礦者，遊人和旅客，都正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來觀光這些奇偉的曠野的，至於阿拉斯加的魔力，究竟是在那裏，卻很是難說，這魔力或許是在空氣之中，因為這種空氣，充滿人們的肺部，有這樣的興奮，所以人們好像呼吸着香賓酒一樣；也許是在風景之中，因為這種風景，可以和新錫蘭，或瑞士的任何風景相等；牠也許是在曠漠之中，因為這種曠漠，能使人覺得自己也是個最初的探險家，如同哥倫布或赫南得一般，阿拉斯加的魔力，最能解釋得明白的或者要算塞維斯 (Service) 的『育空的符術』一篇了。牠說：

『有一片土地，那裏的高山，是無名的，許多川河，流到何處，只有上帝知道牠們的地方；許多生命，是迷路而無目的的，只有一髮之微懸着他們的死亡。』

有許多困苦，誰來把他們記下，有許多山谷，都寂靜而無人住；有一片土地，哦！牠點頭招手，點頭招手，我要回去，我願意回去。」